

加爾默羅專輯

聖女小德蘭

# 回憶錄

聖女小德蘭／著  
張秀亞／譯



# 聖女小德蘭回憶錄

里修小德蘭 著

張 秀 亞 譯

*AUTOBIOGRAPHY*  
*OF*  
*ST. THÉRÈSE OF LISIEUX*

Translated by CHANG HSIU-YA

Publié avec l'autorisation  
de l'OFFICE CENTRAL de LISIEUX  
éditeur  
des " MANUSCRITS AUTOBIOGRAPHIQUES  
de Sainte Thérèse de Lisieux."

本書得「里修服務中心」許可譯為中文本，特致謝意。

# 目次

## 第一部

譯者前記 . . . . . 001

原題為：早春時節，一朵白色小花的生活史

——寫呈依搦斯姆姆

第一章 家庭 . . . . . 007

第二章 童年 . . . . . 013

第三章 德蘭同瑟琳 . . . . . 019

第四章	在阿郎松度過的童年	026
第五章	移家里修	032
第六章	幼年的信心	040
第七章	德蘭和慈父	047
第八章	學校生活	056
第九章	病中	064
第十章	康復	073
第十一章	準備初領聖體	081
第十二章	初領聖體與堅振	088
第十三章	重返學校	094
第十四章	瑪利入聖衣會	101
第十五章	稚氣漸減	111
第十六章	內在的進步	120
第十七章	走向加爾默羅的第一步	130
第十八章	謁見主教	139

第二部

第十九章	赴羅馬途中	148
第廿章	羅馬觀光	158
第廿一章	在聖城	165
第廿二章	歸程	172
第廿三章	行將結束的百霜籟家居生活	179
第廿四章	初入修院	187
第廿五章	慈父健康日損	194
第廿六章	發愿的前夕	200
第廿七章	發愿·珍尼微姆姆	208
第廿八章	流行感冒·副院長依搦斯姆姆	216
第廿九章	瑟琳進入聖衣會修院	224
第卅章	致聖心瑪利修女書	237

第三部

第卅一章	獻給龔撒格院長姆姆的手稿	257
第卅二章	中心迷茫	267
第卅三章	德蘭與遠方傳教	274
第卅四章	禁院內的小犧牲	282
第卅五章	愛心	291
第卅六章	做初學者的導師	302
第卅七章	關於祈禱	310
第卅八章	再談犧牲	319
第卅九章	德蘭與傳教地區的昆仲	330
第四十章	德蘭的祈禱傳教事業	337

## 譯者前記

法國近代的一位聖女德蘭所寫的自傳（今爲求簡單，改稱「回憶錄」），是一部優美的好書，也是一本奇書。聖女在世間不過停留了短短二十四年，而她的高深修養，嘉言懿行，卻有如一朵永恆的百合，留下了久不飄散的芳香。她的這部自傳，在我國的第一個譯本是出於大儒馬相伯先生的手筆，譯名爲「靈心小史」，後又有名作家蘇雪林先生的譯本，譯名爲「一朵小白花」。馬先生的譯本，確如蘇先生所說：勁健生動，妙趣橫生，善能曲傳原著的丰神，而文言白話揉雜，是其唯一的缺點。故於三十八年，香港真理學會又託蘇先生譯出，蘇先生的譯文空靈鮮活，朗潤如珠，堪稱媲美原作。所以前年光啓出版社的負責人要我試譯時，我始終猶豫，不敢應命。我的理由是：我自知修養



不夠，既有兩位大家的精彩妙譯，我又何必多此一舉？後來，該社的神父們向我說：此次所根據的是聖女自傳的新版本，與以前的版本不大相同，舊版本是經聖女的姊姊增刪潤飾過的，而新的版本則是經後人仔細重加整理，已恢復了聖女文字的原貌，不妨試譯一下。我乃勉強承當下這力所不勝的工作。

聖女的這本自傳，是一本聖書，更是一本文學傑作，確如蘇雪林先生所說：聖女文學天才極高，文字雋美，但我的譯文並未能傳達出其妙處，深覺惶愧。聖女在文字中，屢次以田間一朵小花自況，她曾說：

「如果，一朵小野花會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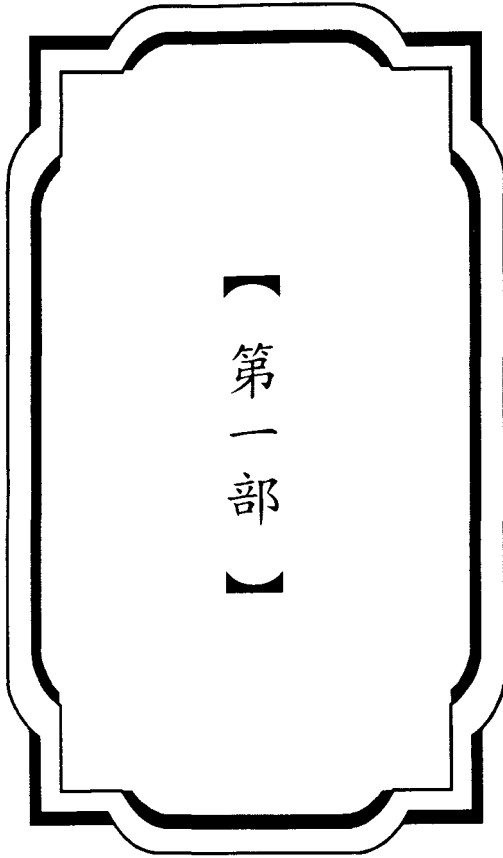
它一定會坦誠說出造物主對它所行的一切。」

她的雋才靈思，表現於篇頁上，輕盈活潑，真如同搖曳在微風中的一朵小花，如詩如歌，使人嘆賞不置。而本書的可貴，不只在文字，更在含蓄其中的人生哲理。她在本書的一章中曾說到：一個人的偉大處不在於以炫赫事功顯示於人，而在盡力為善，不求人知——宛如右手做的事不使左手知道。她一生隱居潛修，默默的走著仁愛的路子，以純真的「小」孩子般的心靈，以細「小」的善行，給「偉大」二字下了最正確的定義，以渺小來解釋偉大，所以是真正的偉大。

她生時曾以和悅仁愛的微笑，來安慰人的心靈，辭世後，更要散下芳香的玫瑰花雨，來滋潤人們的心田，她是可敬的，更是可愛的。她指示給我們修德的小徑，即在眼前——狹狹的一條小路，那麼近，那麼平坦，雖然幽僻一些，但耐住寂寞，不求聞知的人儘可以走上去。——我們讀她的這篇自傳，固不僅是欣賞其文字之美而已。

前些時候，有些位學者曾極力提倡傳記文學，這本聖女的自傳，實在是一部極有價值的，傳記文學的代表作之一。

我的這部譯文是根據諾克斯 (Rev. Ronald Knox) 的英譯本譯出的，亦曾參閱聖女的原著。諾克斯曾獨力完成了聖經的英譯本，他行文雅健，久已飲譽國際文壇，這部聖女自傳的英譯本是他的精心妙譯，評者謂其文筆生動、自然而有力，無愧原作，其價值之高，可見一斑。但翻譯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兩種不同的文字中，有時實難找出可以確切互譯的精當之詞，諾克斯的譯文雖然極其精彩，但牽強之處仍屬難免，聖女的原文再經我第三次的傳譯，自不免有失真之處，雖然有些字句經參酌法文原本，已經細心改了過來，但不能達意傳神之處仍有，蒙光啓出版社的前任社長鄭聖冲神父逐字逐句對照法文本及英譯本，詳加審閱，並賜指正，這是譯者所深深感謝的。此外，周弘道社長、雷煥章神父、顧保鵠神父、王三錚神父對我之試譯此書，皆多所勵勉，均此一併致謝。



## 家庭

親愛的姆姆，我即將敘述我靈魂的歷史了。我將之獻呈給你，曾兩度做我慈母的人。（譯者註）當你最初要我敘寫之時，我有點惶悚，我唯恐將心力完全縈迴於自我省察上，而不遑他顧，但是後來，吾主已使我清楚了解，祂要我做的，就是聽命。而我所將開始做的，亦即永恆工作的一部份——一次再次的敘述天主對我的仁慈事蹟。（註1）

提筆之前，我跪倒在聖母像前，這聖母像即是天國之后屢賜我們豐多聖寵的明證。我禱求她指導我，使我的手絕不寫下一行不合她心意的字句。隨後，我又翻開了福音，我看到了這樣的句子：「祂隨即登山並召喚那些祂喜歡召喚的人前來；那些人便來跟隨

著祂。(註2)「那可說是我的生命史的簡述，我全部的工作；且是耶穌對我靈魂的特殊要求。祂並不召喚那些配接受召喚的人；不，祂只要祂喜歡呼召的人，宛如聖保祿所說的，天主向祂所憐憫的人表示憐憫，向祂要向之行仁慈的人表示仁慈；那皆是由於天主的簡選之恩，而非關人力。(註3)」

我常常納罕，為什麼吾主不給予每個人同樣的聖寵，而卻有所偏愛。為什麼祂要給一些會與祂為敵，後來成聖的人特殊豐多的聖寵，像聖保祿、聖奧斯定等人，祂就是強迫著他們(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接受祂的賜予？而在讀聖人傳時，我們可以看到，天主曾對其中某一些人自始至終皆抱持於懷，當他們向祂而去時，一路順利，暢行無阻，聖寵永遠籠罩他們，結果，他們絕不會有玷那領洗時的潔白長衣！而我也常常不解；那些可憐的身處蠻荒的野人，以及一些與他們類似的人，其中有很多未能聞道而死，終生未聽見過天主之名。而我於凝眸大自然的冊頁之時，關於這宗神秘，耶穌即會仁慈的給予我啓示。我乃看出，祂造的一切花朵皆極美麗，嬌艷的玫瑰，純白的百合，並不能掩住細小紫蘿蘭的甘美香息，以及雛菊那份動人的純樸。我了解，如果那些小花都要做玫瑰，那麼大自然就會失去它春天的燦爛外衣——不復有小花在鄉野點綴成一幅圖案了。靈魂的情形亦然，那乃是主的花園，祂要有大聖人做祂的百合同玫瑰，祂也同

樣要一些小聖人；而這些小聖人定也心滿意足的來做雛菊同紫蘿蘭開放在祂的腳邊，像那些平凡的花朵來一娛祂的心目。所謂的完美，純是承行祂的意旨，是祂願我們所是者。

由此我也很清楚的了解：——祇要去敬謹接受我主施於卑微靈魂的愛，即會感到，與祂施予那些得天獨厚的靈魂的愛，並無軒輊。因為，說到底，愛的精義不過是自甘卑屈渺小而已。如果我們都完全像那些碩學聖師似的，以講道時所發的高言宏論增輝教會，那麼在天主這方面，來到他們心中時就無須過於「屈尊」了。但是事並非如此，祂還造了許多孩童，他們懵然無知，而只以叫喊呼求表示他們的心意：祂更造了那些可憐的野人，除了任著自然律生長以外，渾渾噩噩，一無所知；而祂卻欣然的忘卻自己的高貴，照樣來到他們心裏——這便是那些野花凡卉，以它們單純來愉悅祂。藉了這樣的降尊紆貴，天主表現出其無限的偉大。陽光照耀著扁柏樹，也照耀著每一朵小花，好像它才是唯一堪愛的；而我主也以同樣的方式來表現對每一個靈魂的特殊喜愛，好像唯有它才是獨一無二的。在每件事上，都有為某個靈魂好處設想的意圖。好像時間流轉，節序更易，當規定的某一時間來到，就使那最微渺的雛菊瓣兒展放。

親愛的姆姆，你此刻一定覺得納悶吧，我到底要寫些什麼，還未有一字提到我的生

活史呢？但是，你知道，你會囑告過我，要寫下心中一切的思緒，毫無保留，而並非全然局限於生活史的範圍；有時，我想到的是仁慈的天主所賜的適合於我的恩寵。現在，我可趁此生活中片刻的餘暇來回顧以往。內在及外在的痛苦烈焰，使我的生命漸臻成熟階段；我像是一朵花儿，在風雨之後，又恢復了它的生氣，昂起頭來。我在第二十二首聖詠之中，看到了一些字句，那恰好可用來形容我生活經歷：「主是我的牧人，我還會感到什麼匱乏呢？祂引我憩息於綠色草原上，祂引我來到清泉之旁，我的身心舒暢而愉悅。祂向我光榮的保證，祂引我走的是坦途正道，雖然峽谷幽暗，但是主呵，祢與我同在，我有恃又何恐！」主對我永遠是「親切悲憫，忍耐而仁慈的。」（註4）

姆姆，我能在你的身邊，濡筆敘述主的仁慈，是多麼的幸福！我要給你寫下這被耶穌擷下的一朵小花的生活，我可以隨意向你說些什麼，不必顧慮到我文字的风格，以及常常離題。一個孩子以他那不清的口齒喃喃而語時，一位慈母自然也會懂得；而你，姆姆，你是自幼即陶冶我的靈魂，且將之呈獻於耶穌之手的，你定能了解，猜測出我的一些意思。

如果一朵野花會說話，我想它一定能坦率的告訴我們，天主對它所行的一切；爲了可笑的謙虛，故意的說什麼自己不夠高貴體面，沒有芳香，太陽炙曬得花朵兒不能盛

放，風又折斷了花莖等等……，這種說法完全不是真實的，因我們無須將主的恩典隱瞞不吐。一朵小花的生活史全然不是那樣的。我絕不如此，我願意將事實全部記錄下來，將天主賜我的一切寵愛，毫無遺漏的寫出。我深知我全無邀祂的寵眷的美點；我的一點好處，完全是出於祂仁慈的施予。

是祂爲我挑選了我生長於其中的沃土——神聖的土壤，一切都浸潤在（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純潔的芳香之中。祂先使八朵燦白的百合在我之前生長。祂更充滿了愛意的，將祂的這朵心花在世俗的空氣中加意護持；當它才一綻放，祂即將它移植於加爾默羅山上——那裏，已先有兩朵百合播散清芬，在那受祝福的初春時節，這小花即曾有幸得到它們友愛的陪伴。自從那靈魂的愛者將小花移植於自己的山園，七年已經過去了；目前，已有三朵百合彼此偎近，仰天而開；第四朵仍在耶穌的愛顧之下，含苞待放，燦然盛開爲期已不遠。而我們的父母，那孳生我們的受祝福的根株已如何了？在無限的永恒之中，在天國裏，他們又復結合了，並在那裏看到了他們的另外四朵百合，它們從未曾向世俗的眼睛開放。願耶穌對仍然寄寓在人間的我們大發仁慈，不要讓我們在這異域的邊岸停留太久，盡速，盡速使這一株百合在天國恢復了它的完整。

姆姆，我已將在天主給予我的祝福作了這樣簡短一個敘述，現在，我要詳述我的童



年。在別人也許覺得那是個乏味的故事，但是你，以慈母之心讀來，會覺著其中別有動人之處。並且，我要述說的往事，是你的也是我的；我的童年是在你的近邊度過的，我有幸與你得侍同一的雙親——世間罕見的賢父母；我們接受到同樣的慈愛。願他們降福這最小偏憐的女兒，助她寫出天主仁慈的事蹟。

（譯者註）聖女此稿乃遵其當時所在之聖衣會修院院長之命而寫，院長為其二胞姊，即書中後來呼為寶琳姊姊者，當聖女之慈母見背時，聖女即呼此姊為母，後又為其修院之院長，故稱之為「兩度曾為慈母」之人。

（註1）聖詠八十九篇二節。

（註2）馬爾谷福音三章十三節。

（註3）羅馬書九章十五節。

（註4）聖詠廿三篇一至四節。

## 童年

我將我入聖衣會修道前的生活，分做三個清晰的階段；其中第一階段為時甚暫，但充滿了值得追憶的往事。那是自我稍解事的生命中之黎明開始，而至親愛的母親離我們去到天國為止。慈和的天主使我的心靈開啓正早，一切的童年事蹟，皆深深鐫印其上，我要向你們敘述的那些事蹟，此刻想來，猶歷歷在目，宛如昨日。我想，吾主在這上面是有其可感的用心的，雖然祂那麼快的就為我們的母親加戴了天上的華冠，以為酬答，但祂深願我了解我有一位多麼可敬的慈母，故使我心智早開。

天主並使我生活中的每一片斷都充滿了愛，我早期的一切回憶皆是微笑與愛意。並且，祂既在我的近邊植以愛，祂也在我的心中播上了愛的籽粒，祂給了我多情敏感的心

性。我是多麼的愛爸爸同媽媽！我向他們以種種方法表示情愛，我是一個熱情洋溢的孩子，所用的方式真有點不同尋常，且看媽媽信中的一段吧：「寶寶真是你從未看到過的奇怪的小精靈：她走上來以雙臂圍抱住我，願意我能死去。『啊，可憐的小媽媽，』她說，『我真願意你死。』那麼，當你嗔怪她時，她就說了：『噉，但那只是因為我要你到天堂去：你親口告訴過我，一個人不死不能到天堂上去。』當她要表示親愛的時候，她也要她的爸爸死掉。」

我也很愛我的代母。我也常常的對人們的所行所言付與極大的注意，只是我很小心，不使人在外表上看出來吧了。並且我確實覺得那時也和現在一樣有批評的能力。每逢瑪利教瑟琳做一些事情時，我也仔細聽著，爲了也可以學著做。

下面就是一八七四年六月間，媽媽所說到的我，那時我還不夠十八個月呢。

「你父親裝置了一個鞦韆架子，瑟琳是再高興沒有了。但是你應該看看寶寶怎麼個邊法，那真叫人開心呢，她的樣兒，像個小大人似的，你會覺著她竟能靠在繩索上呢。但不多會兒她就叫起來了，因爲她嫌盪得不夠快，隨後，她又要貼在另一條索子上——這麼著，看到她呆在那兒的樣子，我真有點擔心了。日前，我同寶寶之間，還發生了那麼一段險事：平日我是五點鐘過一刻去望彌撒的，一起初我當然不願扔下她獨自走開，

但後來看到她在那時候還不會醒，我就決定去了。我把她抱到我的床上，將搖籃緊貼在床邊，那她就不會掉下去了。只有一天，我忘了把搖籃拉過來，我回來的時候，床上不見寶寶了！就在那時我聽到喉頭呼呼的聲音，我向四下裏望著，見寶寶坐在我床對面的椅子上，小頭靠在墊子上——睡著了，只因她的位子不舒服，所以睡得並不太熟。她原是躺在床上的，怎麼竟會到了椅子上呢，並且還坐在那裏，我簡直想不透。我感謝天主，她並未受到磕碰，那真是天保佑；她原本很容易跌到地上的，我每天爲了她向護守天神及煉獄諸聖祈禱，這次定是他們在護佑著她了。這是我對這件事的看法，你覺得怎麼樣解釋就怎麼樣解釋吧。」

在信末，媽媽又附上了幾句：

「寶寶走來了，用小小的手兒拍摸著我的臉，還緊緊的抱了我一下。這個可憐的小東西總廝守在我的身邊，不願離開我。她很喜歡到花園裏去，可是假如我不在那兒，她也不要呆在那兒；她一直的哭叫著，直到把她抱回我的身邊才算好了。」

在母親寫的另一封信中，更有一段：

「小德蘭日前問我，她是否可以到天堂上去。我說可以，只要你是個乖孩子就成；而她答道：『假如我淘氣，我想我就得到地獄裏去了，你想想我那該怎麼辦呢？你那時一

定在天堂上了，我就躲在你身邊，天主怎麼能捉到我呢。因為你的胳膊緊緊的抱著我呢。」由她眼睛中的神氣，我知道她當真是那麼想：如果她躲在媽媽的臂彎裏，天主便對她無可奈何了。瑪利很愛她的小妹妹，覺得她很可愛；那是當然的，這個可憐的小東西很怕惹她不高興。昨天我要給她一朵玫瑰，因為她平常是很喜歡那種花兒的。但是她卻求我不要剪它——瑪利說過，那花不能剪；爲了這，她的小臉兒變得通紅。我終於剪了兩朵，她不要在屋子裏見人啦。對她講這玫瑰是我的，毫無用處——她說：『不，不，那是瑪利的。』她真是一個極敏感的孩子；她犯了任何小過錯，必要立即講出來。昨天她偶爾撕下一小塊壁紙，結果真使人感動；一定得立刻去告訴父親，立刻！他得到四點鐘以後才會回來，每個人差不多都把這事忘了，但是德蘭直催瑪利：『快點把我撕壞壁紙的事告訴爸爸。』她就站在那裏，好像一個罪人似的等著宣判，她的小腦袋裏永遠盤旋著一種想法，那就是如果她自己認錯，就會更快的得到寬恕。」

當瑪利從往見會辦的學校放假回家時，我只有一个特別的請求——當她給瑟琳講一些道理時，也准我到她的房間裏去聽。那是說，我一定得很乖，並且把瑪利的吩咐做得很好才成；在她那方面，總是給我許許多多的小禮物，並不是什麼貴重的東西，卻使我歡喜不置。當我才會說話不久，有時，媽媽問我：「你在想什麼呢？」答語總是一樣

的：「想寶琳。」有時或用小手在窗櫺上劃著一道道的線條：「我在寫著寶琳呢。」我常常聽到人家說她一定要去做修女的，我不大了解那是什麼意思，也常常自語：「我也要去當修女。」這是我最早的回憶，而我的心意從未改變！姆姆，你於此可以見出，吾主了解：通過你的關係，來使我做祂的淨配是再妥當也沒有了。那時候，我們並不常見面，但你已是我的理想典型了；自從我兩歲的時候，我決心要那天上的聖配以來，我一直以你為榜樣。這種快樂的記憶的寶藏，我願與你共享！哦，不，我只是要提到園中那株小花生長的情形；我得以那個為寫作的綱領，如果我盡情的把對寶琳的崇慕詳細寫出，我的故事就永遠說不完了。

親愛的萊奧尼——她，我對她也是愛慕備至的，她是那般的愛我；黃昏時候全家都出去散步時，只將她留在家中照顧我。我如今依稀似聽到了她搖我入睡時唱的催眠歌。她一心要使我快樂，一切在所不計，而我呢，我也絕不願使她有些微不快。我對她初領聖體的那天記的很清楚，尤其使我難忘的是她將我抱在臂彎裏，帶我同去神父那裏。我當時覺得被一個和我一樣全身白衣的姐姐帶著，是一件很高興的事。那晚，家人讓我上床甚早，因為我還太小，不能坐著和人同吃夜飯，我記得在上尾食的時候，爸爸走了進來，給他的小公主帶來一塊冰糕。次日，也許是後幾日，我們一道同媽媽去看那和萊奧

尼一齊初領聖體的女孩。而我們的媽媽心地是多麼慈和善良，在那裏用過飯後，她將我們拉到一邊給了我們一些美酒，以慶祝那個好日子。她不願我們在任何方面稍感不足，同時，卻又不願使那經濟情形並不充裕的達高若太太難為情。慈母的心靈是如此體恤週到；這種格外細心體貼之處，時時顯示出她的慈愛。

## 德蘭同瑟琳

我得談談親愛的瑟琳，她和我同住在一間育兒房裏。我關於她的回憶是太多了，結果我不知說那一樣才好。我要把母親給你寄到學校去的信摘錄一些，如果我都引出來就太長了。這是在一八七三年寫的，生我的那一年：

「保姆曾經把小瑟琳抱進來，她是保姆的愛寵，當她笑起來時聲音很大，顯而易見的，她已經想作遊戲了；她快會遊戲了；她的小腿站起來，像個桿兒堅實；我們盼望她不久就會走路。我想她將來是個很好的女孩；她似乎很聰敏，圓胖的小臉兒像天使一般。」

直到我們不住育兒室時，我才覺察出我是多麼的喜歡親愛的瑟琳。我們彼此完全了



解；唯一不同的是我比較活潑，不如她的心性單純。雖然我比她小三歲半，我卻常覺得我和她同歲。這裏我再自媽媽的信中錄下一段，你可知道瑟琳是個多麼可愛的孩子，而我卻是多麼頑皮。

「我的小瑟琳的性情兒是再好也沒有的了。她的天性善良；她真純的心靈討厭罪惡。但卻極不容易看出另一個小精靈會變成什麼樣子；她是那樣的年幼，無思無慮。她比瑟琳聰明，但她沒有瑟琳那樣的好性情；她是那樣的執拗，你對她簡直毫無辦法——她說一聲不，什麼再也不能使她改變了。你可以整天把她關在小屋裏。她寧願在那裏過夜也不肯改口說一聲是。但她的心卻像金子一般的真純，那般的可愛而爽朗。當她淘氣的時候，你會看到她追著告訴我：『媽媽，有一回我推了瑟琳一下，我攔了她一下，可是，我再也不敢那樣了。』她總是這樣的。星期四的下午，我們到車站附近去散步，她定要跑到候車室中等車去看寶琳，她跑到我的身邊，模樣是那樣的快樂，看到她就會使人高興。但當她聽到我們不打算坐車去看寶琳，要回家了，她一路哭泣著走回來。」

這信的後面，使我憶起了我自學校回家時我那份歡樂。不消一會兒工夫，姆姆，我就在你的懷抱裏，瑟琳就在瑪利的懷抱裏了。我頻頻的吻著你，偎著你的肩，讚美的摸弄著你長長的髮辮。你會給我一片你爲我保存了三個月的巧克力糖；你可以想像，我拿

著它當成多寶貴的紀念物。我也記得到洛曼去時一路上的光景，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車；我們旅途上是多麼有意思啊，只有媽媽同我，只有我們兩個。但我不知怎的哭起來了，我不知道是爲了什麼；我們到了洛曼地方的舅家，可憐的媽媽只有帶著那個在路上哭得臉兒紅紅的，討厭而古怪的小人兒來和舅母相見。在舅母的客廳中，我只記著有一件事，她給了我一個糖做的小白鼠，同一只硬紙盒兒，裏面裝滿了糖，上面放著兩枚極好看的糖做的指環，大小正好和我的手指頭一樣；我於是高興的叫起來了：「啊，有一個是給瑟琳的。」但不幸當我們回家時，我捏著籃子的提手（我的另隻手被媽媽拉著），走了沒幾步，我低頭看我的籃子時，我發現我那些糖果差不多都灑在街上了。再仔細一瞧，才知道一枚戒指也和那些糖果一同掉在街上了——沒有給瑟琳的了！這使我大爲愁苦；我們定得回去找，回去找！媽媽卻好像一點也不爲這事著急，這真太令人難受了；我不掉淚了，卻喊叫了起來——她怎麼能對我的不幸這般不關心呢？這使得我更難受了。

我還要再引幾句媽媽給你的信中有關我和瑟琳的話；那封信對我的描寫是再恰當也沒有了，媽媽在這封信中相當難過的說出我的缺點：

「那天瑟琳搬磚頭玩，哄寶寶開心，她們動不動就爭吵起來，瑟琳總是忍讓；好爲

她的冠上多加一粒珍珠（她那麼想），寶寶呢，每覺做得不合她的心意的時候，她就格外的奮力，那樣兒怪可憐的，我看了這種情形，就少不得開導她幾句；她有時爲了自己未曾搞好而傷心的很厲害，往往惱怒得閉了氣。她是那麼一個容易激動的孩子；但是她很好，很聰明，告訴她的她全能記住。」

姆姆，你當然知道，我絕不是一個模範兒童，甚至於「在睡覺的時候也不大聽話。」在晚上，我比在白天給人的麻煩更多，我常是把被子都踢掉，自己仍睡著，在睡夢中卻去用頭撞那小床上的欄杆，自己疼醒了，就是一聲：「媽媽，我自己碰疼了。」可憐的媽媽就得趕快起來檢查一遍，再回到床上，但不多會又得了報告，我又碰疼了。無法可想，就只有把我捆在床上；因此每天晚上，瑟琳常常走過來，爲我綑縛好並打上一些結子，使這個小搗亂不致再吵醒媽媽。那以後，我至少在睡眠中是乖一些了。

我更有一種毛病，是個很大的毛病，媽媽在她的信上並未提過——那是過份自高的心理。在這方面我僅給你舉出兩個例子，因爲我不能把我的故事說得太長。「德蘭，我的乖乖，」一天媽媽對我說，「你親吻一下地面，我就給你半分錢。」在那時候，半分錢這個數目不算小，並且，那也不致有損我的自尊心，因爲我站起來離地並沒有多高；但是，不，想起去吻地我就起了驕傲之心了，我站得挺直，對媽媽說：「親愛的媽媽，

我不想那樣做；我寧可不要這半分錢。」還有一次，我們要到萊羅尼的莫內太太那裏去，媽媽告訴瑪利，要給我穿那件有花邊的淺藍衣裳，不要讓我露出手臂，說是怕太陽曬。我就任著她給我穿，一點也不反對，外表看來像那個年齡的孩們一樣，懵懵懂懂的，但是我的心裏卻始終不以為然，我覺得如果讓我露出兩臂，一定會顯得漂亮得多。

像我這樣的脾氣，如果在比較粗心大意的父母跟前長養起來，或是露易絲像嬌慣瑟琳似的嬌慣我，我會變得很壞，甚至會喪失我的靈魂。但是我已經將自己許給了吾主，祂在照顧著我；祂知道我性格的缺點在適當的時間內會被矯正，並且幫助我盡可能的向敦品勵德的方面發展。我有自高的心理，同時，我也要好心切。當我能仔細思考時，（我自幼即愛思索。）我就明白過來：「自己那種做法是要不得的。」我再也不願那樣做了。在媽媽的信札中，我很高興的發現出來，當我年紀稍大一些時，我已更能安慰她了。何況我的身邊有那麼多姊姊做我的好榜樣，我自然而然的也在模倣她們。媽媽在一八七六年的一封信中說：

「連小德蘭有時也要參加在她們當中做克己的工夫了。她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像個小鬼頭一般消瘦，很活潑，心性敏感。她同瑟琳是一對密友，不必有別人陪伴，她倆在一起就覺得很開心了。每天，晚飯後，瑟琳就去捉她那隻小花公雞，然後去捉德蘭的那

隻小母雞——這是我做不來的，但是她卻那麼能幹，一下就捉住了。隨後，她倆就都走進來坐下，兩個人分坐在火爐兩邊，就像那樣兒高高興興的坐好久。（小若斯送給了我兩隻小花雞做禮物，我就把公雞給了瑟琳。）前天，瑟琳在我的床上睡，德蘭就睡在樓上瑟琳的床上。她會讓露易絲帶她下樓來穿衣服，但當露易絲去找她時，看到床上是空的——原來瑟琳把德蘭喊走了。露易絲找到她後，就對她說：『怎麼，你不是要下來穿衣服嗎？』她回答道：『啊，對不起，露易絲，我和瑟琳就是那對小斑雞，我們是分不開的。』她說這話的時候和瑟琳緊緊的摟在一起。黃昏時候，瑟琳同萊奧尼去參加教堂中的晚會，沒有帶德蘭去，她很知道自己自己太小，不能去。『好吧！』她說，『能把我放到瑟琳的床上睡嗎？』實際上她知道自己不能去，她也就不再說什麼了，獨自守著床邊的燈；大約一刻鐘的工夫就睡著了。」

在另一日的信上，媽媽這樣寫著：

「瑟琳同德蘭好得分不開；你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相親相愛的孩子，因為上課的時候到了，瑪利就來找瑟琳，可憐的德蘭竟淚下如雨。噢，親愛的，她在世界上沒有朋友的時候，會多麼難過呢？這末一來，瑪利的心軟了，就把德蘭也抱去了；她在那裏竟能坐上兩三個鐘頭，可憐的小人兒自己在那裏穿些珠子或縫些什麼消遣。她做這活兒時，

一動也不敢動，往往爲了過份吃力而唉聲嘆氣的，線頭脫離了針孔時，她便想再穿上它，但總也穿不上，她卻一定不肯麻煩瑪利。看她吧。不多會兒你會看到兩顆大的淚珠沿著她的面頰流了下來。瑪利立刻上前幫忙，那個可憐的小天使未了含著眼淚笑了。」

對的，就是那樣，我記得離開了瑟琳我簡直無法忍受；祇要她站起來離開飯桌，我吃不完尾食也要離席。爲了和她一道走開。我自那特爲小孩準備的高椅子上轉過身來，求人將我抱下，我就和瑟琳一道跑開去玩了。有時候我們同市長的女兒一起玩；我們常常和她玩，因爲她會帶我們去看他們的花園，以及一些可愛的玩具。而我到那裏去卻是爲了使瑟琳高興；我個人倒是寧願停留在我們自己的小園裏，我們剝落著那裏的牆垣，把在那裏找到的閃爍的石片拿下來賣給爸爸，他做出很認真的樣子，從我們那兒將之買去。

## 第四章

## 在阿郎松度過的童年

主日天，我因年紀太小，不能到教堂去，媽媽便留下來照顧我。我的舉動很乖，在彌撒的時間裏，我只悄悄的踮著腳尖走動。我看到門開了，那在我好像是一種狂歡的信號，我就向那走進來的小姊姊撲去，她著了主日穿的最美的衣裳，看起來是那般的美麗。我嚷著：「瑟琳，快，快，祝聖過的麵餅！」有時，因為她去教堂晚了，不曾帶回什麼來；但在這情形下，我絕不肯罷休；我竟看那好像彌撒一般重要。於是，只有那樣做了：「如果你沒有帶來祝聖的麵餅，你就高高興興的祝聖一些吧。」話剛說完，她立即付諸實行，她打開碗櫥，取出麵包，切下一小塊，她對著麵包說了一聲：萬福瑪利亞。然後她就將麵包遞給了我，我們兩人都劃了十字聖架號，我很虔敬的將它吞下去，

我覺得那真有聖體的滋味呢。

我們常常談論到宗教，下面是自媽媽的信中摘下來的一段，可以做爲例證：

「瑟琳同德蘭這兩個小乖乖，是善良的天使——真正天使一般的性格。瑪利是那般的喜歡德蘭，並且爲了她而感到得意，你簡直不會相信她對聖體的道理信得有多誠，像她那般的年紀，竟回答得那般敏捷，她還提醒了年紀比她大一倍的瑟琳不要忘記那道理。瑟琳前天問她：『天主又怎能在那麼小的麵餅裏呢？』寶寶就說了：『那一點也不奇怪，天主全能。』『全能又是什麼意思？』『那就是說祂願意做什麼都能辦到。』

一天萊奧尼覺得自己玩偶人的年齡已經過去了，就拿著一籃子小衣服，以及一些可以做其他東西的漂亮零碎材料，上面擺著她自己的玩偶來到我們跟前。「寶貝們！」她說，「你們喜歡什麼就選什麼吧；這些都給你們了。」瑟琳伸過手來，拿了一個她喜歡的錦緞做的小球，我想了一會兒，伸出手來：「我全都要。」接著，就老實不客氣的把整個籃子拿了過來。許多人說我這個做妹妹的應該這樣，而瑟琳也從未想到要提什麼抗議。（實際上，她的玩具夠多了；她的代母經常送給她一些好玩的東西，而露易絲也常常想辦法去找來她想要的東西。）

那或者是我的一股孩子氣的性情，而一方面也可以說是我一生的關鍵。等我年紀稍



大一些時，我開始了解何謂完美的聖德，我覺得除非一個人準備忍受極大的痛苦，並永遠嚮往一些超性的事情，達到渾然忘我的境界，才能登賢關渡聖域。在神修方面，程度的深淺各有不同，每個靈魂都可以或多或少的來應答吾主的召喚；在許多種要人們獻出的犧牲之中，祂皆使之有選擇的餘地，而我在孩提時代，就會大聲的呼喊道：「我的天主啊，我要全部的，一半一半的絕成不了聖人，為祢而受苦我並不怕，怕的是我完全屈服於自己的意志。接受我的心願吧，我要全部，凡祢所願的，我都選取。」

書寫至此我要稍事停頓了；在此還未到我談及長成時心向的時候，只不過才講到一個四歲的小把戲。我記得我做過一個夢，那大概就是那時做的。至今猶深深的存留在我的記憶之中。一晚我夢見獨自到園裏去散步，當我走到那園門的石階上時，我感到一陣恐怖，遂趑趄不敢再向前行。在我的近邊，挨近一條必經的隧道，有檸檬樹排成的藩籬；我看見上面有兩個可怕的小鬼，以驚人的速度，急急的跳躍著，——驚人的是牠們的腳上都帶著鐵片。忽然之間，牠們那閃爍的眼睛看到了我，牠們顯然很懼怕我，尤其於我之懼怕牠們。牠們迅即自籬樹上躍下，躲到近邊洗衣室中去了。見牠們那樣驚恐，我不由得鼓起了勇氣，想去探看一下牠們到底在幹什麼。我就走到那洗衣室的窗邊；那可憐的小鬼沿著桌邊驚悸而逃，藏了起來。有時牠們悄悄溜到窗邊，急於想知道我是否

仍在那裏，牠們見我依然在盯視著牠們，牠們就來往跑躍起來，神情極其沮喪。當然，我這個夢並沒有什麼奇特，但我覺得吾主使我對之銘記不忘自有特殊的理由。祂要我看到，一個接受了豐多聖寵的靈魂，固無須去怕罪惡的精靈，牠們原是膽小而怯懦，經小孩子的目光一掃，就要驚惶而逃。

這裏還有媽媽信中的另一段，（可憐的媽媽，她已預先感到在世上的歲月快要結束了。）

「我並不為兩個小人兒擔心；牠們的行為良好，兩個人都好，具有如此罕見的心性。她們日後定能品格良好；你同瑪利在教育她們方面，不會感到什麼困難。瑟琳從未曾故意犯過。寶寶亦然。即使能獲得全世界的財富，她也不肯撒一句謊。我看出她比你們都更有特殊的秉賦，日昨她回到瑟琳還有露易絲在雜貨店裏；她和瑟琳關於生活的規範談得正起勁時，櫃台後面的那個太太問道：『她說的是什麼意思呢？她們在花園裏散心時，也只說著生活的規範，高其龍太太倚在窗邊聽了好久，想明白一下她們到底對所謂生活規範是怎麼個說法。』惹人憐愛的小乖乖，她是我們大家的喜樂；她將成爲一個很好的女子，現在你就看出一枝秀出的嫩苗了；她總是說到全能的天主，爲了什麼事她都不肯耽擱了祈禱。我真願你能聽到她講兒童故事，我從未見過這般逗人高興的事：她

自己恰好能挑出最合適的字眼，最合適的語氣來說。當她一遍遍的重覆的說著：『親愛的金髮小乖乖，你不是在那裏尋找天主呀。』真是招人喜歡！當她說到：『到那天上，那樣深，那樣藍的去處。』她仰起頭來，臉上的神情宛如一個天使，那真是可愛極了。引得我們大家總愛逗引她那麼說，她那小模樣兒太招人愛了。』

姆姆，那是多麼愉快的童年啊，我已經嘗到生命中的甘美，同時，也了解聖德的引人嚮往之處——我想我當時確和現在沒有兩樣，已很有自制的力量。陽光燦爛的童年啊，卻是如此的匆匆易逝！那些溫馨的回憶，仍深深的銘刻在我的靈魂之中。我記得最清楚的是跟了爸爸到園中洋台上去散步的快樂，最細微的情節，也永鑄我心，尤其是當主日媽媽也伴我們一道去散步的時光，我更是歡樂逾恆。當我看到那亭立的稻子點綴著花穗，以及一些野生的植物時，詩情畫意，自我心中油然而生，我此刻依然能夠記得。對那遙遙在望的遼闊地帶，無邊的景色，以及枝柯拂地的巨大樹木，我已經發生了一種感情，目前，大自然之美，仍然能重新喚起我心頭那種鮮明的印象。

在漫長的散步途中，常常會遇到一些窮苦的人，小德蘭能夠做個施主最為高興；只有當爸爸覺得小公主走的路太多，而要帶她回家時，她最為掃興。那時，瑟琳爲了安慰我，就把她提去的小籃中裝滿了雛菊，在到家的時候送給我；僅僅這一籃子花兒，最親

愛的好媽媽也覺得爲一個小女孩是太多了些，就拿走一大把花兒供在聖母像前。我理會出這個，但我小心著一言不發。每逢我的東西被人拿去，以及我無辜受責之時，我絕不以什麼理由來辯解，只一味的緘默不語。那原是天性中的寬仁之處，我並不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可惜不久之後，這份寬仁的心性也消失了。

## 第五章

## 移家里修

我不能否認，世界對我非常之好。好花處處點綴在我的足邊，而我的快活心性，使我更覺得生活寫意。但是，我的靈魂此刻要開始一個新的階段了，我要受到烈火的煅煉，早早的嘗受到痛苦的滋味，爲了早日可以獻給天主。春花在陽光下盛開以前，原是先要在冰雪下綻出蓓蕾。我曾經將自己比做一朵野地的小花，我當然要感受到冬日的嚴寒。

親愛的媽媽病中的詳情，我回憶起來猶爲之辛酸不已。她歿前的情形，我記得很清楚，瑟琳同我在那時就成了一對發配在外的小犯人。勒瑞池太太每天早晨來把我們帶走，我們白天就跟著她。一日我們在離開她家以前，還未來得及祈禱，瑟琳在返家時向

我耳語：我們應該告訴她我們還未祈禱嗎？我說應該。她就對勒瑞池太太很腴的說了一些話。她答道，「沒有關係，你們現在就祈禱吧。」說著就走開了，只把我們兩個人扔在一間大屋子裏。瑟琳瞅著我，我們都那麼想：「媽媽從來不會這樣的，她總是等我們祈禱完了才走開。」我們和別的孩子們一起玩時，心裏總想著媽媽。我仍記得，一天有人給了瑟琳一個甘美的桃子，她湊近我低聲的說：「我們不要吃，我要拿去給媽媽。」但我們可憐的媽媽是病得太重了，那時候，她已不能嚐味這地上的果實了；她將在天國天主的光榮中得到滋養；她將分享那「神秘的葡萄」了。那是吾主在最後晚餐中預許給我們，與祂在其父的王國裏共享的。那感人的終傳儀式使我畢生難忘，我依稀似看到跪在瑟琳的身邊——我們五姊妹都在那裏，以年齡的長幼爲序，可憐的爸爸也跪在那裏啜泣著。

在媽媽去世的那一天，也許是次日，他抱我在臂彎裏說：「來，給你可憐的媽媽最後一吻吧。」我一聲不響的以嘴唇緊貼可憐媽媽的前額；我記得我哭得並不太厲害！我的感情太深沉，我不願在很多人的面前表現。在寂靜中我默默的望著，聽著；沒有人擾亂我的注意。我想他們大人有意使不能看到很多情形，但我終於看到了。有一次我看到一口很大的棺材，我站在那裏，呆望了好久；我以前從未看到過，但我完全懂得它的

意義。媽媽的身軀怎麼顯得那麼短小了呢，我想看到這棺材整個的有多長，就翹首引領的來巴望；我真恨它的長度。十五年後我又看到了另一口棺木，那是珍妮微院長媽媽的；和媽媽的那口長度差不多，我不禁又憶起童年的往事。回憶如潮湧來，孩提時代的小德蘭又和我合而為一。只是我已經長大了，那棺材看起來已不那麼大得可怕了；我抬起頭來，不是要注視那棺材，而是想揣想珍妮微媽媽歡欣進入的天堂，一切的苦難都已完結，她靈魂中的冬日永成過去了。

在聖堂中為媽媽遺體降福的日子到來了；就在那一天，天主有意要我在地上自由選擇一個新媽媽。當時，我們五姊妹都在那裏，互相愁慘的望著，露易絲也在那裏，她看到瑟琳同我的神態，不禁說道：「可憐的小乖乖，現在你們沒有媽媽了。」瑟琳撲到大姐瑪利的懷裏說：「噢，對了，你就做媽媽吧。」我一向是愛模倣她的動作的，但是，親愛的媽媽，這次我卻轉身向你，好像遮隱著未來的薄紗就此揭開了，我撲到你的懷裏，嚷著：「我的媽媽就是寶琳姊姊。」

這一切（我上面述說的）為我開了一個新紀元，自那時起，我要進入生命的第二階段了，那也是一段極其愁慘的日子，尤其是當我選的新媽媽入了聖衣會以後。這階段可以說自我四歲時起，一直到我十四歲時為止。在這一段歲月裏，我雖然已比較懂得認真

的生活，但我又彷彿恢復了一些孩子的性格。姆姆，我要坦白自承，我以往那天生歡快的心性，自媽媽歿後完全改變了，那個如此活潑，如此喜歡與人來往的我，卻成了一個腼腆、安詳、過份敏感的小姑娘了，只要有人看我一眼，我便禁不住淚下如雨，只有在無人注意我的時候，我才感到歡欣自在；我不願和生人在一起，只有單獨和家人相聚時，我才恢復了高興。在這段時光裏，各方面都對我充滿了溫情與關切；爸爸對我體貼備至，他是我的慈父也是我的賢母。同時，你同瑪利不也是最溫愛最關懷我的兩個母親嗎？好像天主也看到了這一點；如果我描寫的那朵小花要在此處生根的話，是需要陽光的。她經受不住驟雨和疾風；溫暖與露珠以及春日的和風也同樣的應予以溫潤吹拂。即使在我這受嚴寒冬日考驗的時候，吾主也對我恩寵有加。

我不記得對離開阿郎松有什麼悵惘；孩子們都是喜歡新鮮的變化的，我們搬到里修去住，我很高興。我記得旅途上，以及傍晚時抵達舅家的情景。珍妮同美莉正在門口等我們呢，有這樣的表姊妹真是幸運，我也喜歡上她們了，好像我之喜歡舅母同舅舅一樣，而對於後者，我的敬愛之情尤深。我們住在新居百霜籟，真是再舒適也沒有。在那裏我真覺得生活很適意。每天你早晨走進來，問我今早做過奉獻沒有，隨即你就一邊寫我穿衣，一邊同我講天主，然後我就跪在你的身邊祈禱。稍待一會兒，你就教我讀書；



開宗明義的第一個字就是「天」。我親愛的代母教我寫字；其餘的則由你來教。在學習上我不算太聰明，但我的記憶力非常之好。道理同聖經史是我最喜歡的科目，我喜歡這兩門；但是爲文法卻不知灑了多少眼淚——你還記得爲了字的陰性陽性惹來的一些麻煩嗎？當下課後，我就到屋頂上那陽光朗照的小房間裏去，帶著我的成績單和通知書去見爸爸，我一邊向他說著，一邊得意非凡：「我得了五分，一分也沒扣，寶琳自願給我這麼多的分！」我之所以強調這一點的原因是：每逢我問你，我是否得了五分滿分，我聽到你答應了一聲「是」的時候，我總覺得有一分是你多加上去的。你也會給過我特高的分數，當我得了相當多的分數時，我就可以有一天的假期，整日不上課。我記得每逢這樣的日子，我總覺得時光過得格外的慢，你很高興聽我這樣說，因爲由此可以見出我不喜歡無所事事的。

每天下午我常同爸爸去散步，我們更去拜聖體。我們總是一次去一個教堂，因此我有機會到聖衣會的小聖堂裏去作最初的參拜，爸爸在那裏指給我看那隔著聖詠隊的鐵欄杆，並對我說，鐵欄後面就是修女們。我從未想到，九年後我竟也成爲她們當中的一個。散步完畢回家以前，爸爸總愛給我買點小物事；散步之後，我做完了該做的工作，其餘的時間就在花園裏嬉遊——在爸爸的身邊——我絕未想到玩偶人，我很喜歡自己調

製些東西——拾取一些籽粒以及在地上找到的樹皮，以給人偶用的小杯子盛了獻給爸爸，可憐的親愛的爸爸，他就會擱下正在做著的工作，向我微笑，假作出飲下的樣子。在他送還我杯子以前，總要問我一下，是否要將它倒乾淨，有時我讓他倒掉，但我卻常是再把那珍貴的美味飲料拿回來。我也喜歡在爸爸給我的一角小園裏搞點園藝；那兒有一個假山洞，我常以之做成小祭壇，做成之後，我就跑去找爸爸，並拉著他到那地方來，我要他閉上眼睛，到我讓他看的時候再睜開。他順從著我跟我來到小花園裏，當我一嚷：「爸爸，睜開眼！」他爲了逗我高興，就望著我自己認爲的傑作，作出驚喜的樣子，大大讚美一番。像這些溫馨的往事，我是永遠追憶不完的。爸爸對他小公主的愛心是太深切了，感激之言，感念之情，都不能表示我對他的感恩於萬一。

爸爸，這位可敬愛的王子，有時也出去釣魚，那是我最感覺興味的事，他帶我外出之時，我感到無比的快樂，我是那樣喜歡有花有鳥的郊外，我也學著用自己的小釣竿釣魚了；但我更喜歡坐在那裏的草地上，由花兒作伴。在這樣的時光，我的思想變得極爲深沉。雖然我不懂默想，我的靈魂卻是沉酣在真誠的祈禱之中了。自不遠處傳來風的嘆息，以及軍樂的微弱回聲，予人一種怡悅心靈的清寂之感。大地似是流放之區，我不禁神往於天上。下午的光陰像是過得多麼快呵，我們要起身回到百霜籟去了。在遯回以

前，我得將帶來的籃子裏的食物吃完；那是你爲我做的些塗果醬的三明治，那時它們那鮮麗對比的色調已變成一種褪淺的紅色——啊，這世界是一個憂傷之地，天堂之外，從沒有無雲翳的快樂。

說到雲翳，我想到一日在鄉下，那藍色的天空忽然變色，暴風雨聲自耳邊傳來；黑雲被電光劃破，我看到一團霹靂火就落在不遠的地方。我一點也未駭怕，我反倒高興起來，天主似乎離我很近，爸爸卻未和我同樣的感到高興；他也不怕暴風雨，但我腳下的茂草同高出我頭的雛菊上都點綴上珍寶了，那些珍寶會濡濕他的小女兒。因爲我們在走上大路以前還得走過好幾塊田地，於是他就收拾好漁具，背著我走了。

我和爸爸一起散步的時候，他很願意讓我向路上遇到的窮苦人散錢。一天我看到一個人，扶著雙拐，很痛苦的跛行著，但當我拿了錢走近他時，看到他並不像個窮苦的人；他向我悽然一笑，並不肯接受那錢。我簡直不能描繪我當時的心情。這原是我應當予以慰藉的人，但是我卻傷了他的自尊心，我敢說那個可憐的跛子已猜到我的心情了，因爲他轉過身來向我微笑了。我將爸爸給我的那塊糕給他怎麼樣？不，我沒有那份勇氣，但我真願給他一點什麼，給他點他無法拒絕的東西；我覺得對他非常的抱歉。隨即我想起你會對我說過的話：在你初開聖體的時候，你向天主祈求什麼他都會答應，想到

這個，我很高興，我那時還只有六歲，等到我初領聖體的時候，我要想著我這個可憐的人。我實踐了我的諾言，五年後，我希望我的禱求是被接受了；這祈禱的靈感，是天主自己啓發的，替祂的一個爲殘疾所苦的人而祈禱。

## 第六章

## 幼年的信心

我愛天主之心與日俱增，我深深的愛祂。我以母親在世時教我的方式去愛慕祂，以祂為我心之特殊恩賜。但我要告訴你我曾犯了一個過錯觸犯了祂，在五月裏的一個傍晚，（那是僅有的一次。）那是值得永久銘記於心的一回事，我為那次的過失，自信已做了相當的補贖，此事大有裨於我謙卑態度之養成。那一次，因為我年紀太小，不能到教堂去參加教友們的公共敬禮聖母月，我就同維克多麗待在家裏，我就和她兩人慶祝我籌辦的那小規模的五月慶典，擺上我的小燭臺、花瓶，和一對點蠟燭用的小火棒，那光景竟也十分燦爛輝煌。她有時偶爾送給我兩個小蠟燭頭，以使我高興，但這事並不太常有。啊，一個傍晚，我們正準備開始祈禱，我說：「維克多麗，你記住了開頭要唸『請

爾記憶』的經文了嗎？我就要點蠟了。」她做出要開始唸的樣子，但是一言不發，只瞅著我笑。眼看著我那心愛的火棒都燃燒了一截了；而當我又催她開始祈禱時，她還是那個樣子，我大聲的責備她說，她是個淘氣鬼，並且我還踢了她一下，——我，平時是那樣的好的性情的——卻使勁的踢了她。可憐的維克多麗覺得這不是鬧著玩的事了；當她把給我預備的蠟燭遞給我時，眼中充滿了驚悸的神情。我氣惱的眼淚至此完全化成了悔恨的眼淚，我決心不再那樣了。

我和維克多麗另外還鬧過一次齟齬，但是這一次當時並未得到悔過的機會，整個的時間內我十分冷漠鎮定。事情是這樣的：我要去拿那放在廚房壁爐上的墨水瓶，因為我太矮小了，夠不著，我就央告維克多麗幫我拿下來。她那樣做了沒有？沒有；她要我自已爬到一張椅子上去拿。於是我就拉了一張椅子來，什麼也沒說，但我覺得她的態度不太好，爲了要明顯的表示出我此刻不滿意的的心情，我就竭力自我那幼稚的字彙中，搜尋我所知道的最氣人的字眼。每逢我惹她惱火時，她總說我是個「小傢伙」，我聽了很難受。於是，當我從椅子上下來以前，就很神氣的轉過臉來罵了她一聲：「維克多麗，你這個小傢伙。」說完我就趕緊跑走藏了起來，只任她一個人在那兒咀嚼這個含有侮辱性的字眼。誰知事情發展得很快，不多會兒我就聽到她喊道：「瑪利小姐，小德蘭在這裏

管我叫小傢伙！」瑪利就來了，要我去陪罪，我就照辦了，但是並沒有真正的悔意。如果維克多麗並未伸手來援助我，那我當然可以這樣叫她了。

但儘管是這樣糾紛時起，我和她還是相當要好的。有一次她由我自己搞出的危險中將我搭救起來：——有一天她正提著一桶水走過來，我像平時一樣，坐在一把椅子上搖搖擺擺的望著她，忽然一下椅子倒了，我沒有摔在地上，卻摔到桶裏，我的腰身彎曲，腳觸著我的頭，就那麼乾淨俐落的蹣跚在那裏，真像蛋殼裏的一隻小雞，可憐的維克多麗站在那裏，望著她這見所未見的光景直呼喘，而我當時卻在那裏想掙扎出水桶，卻是無計可施，因為拘囚著我的小空間使我無法轉動。啊，她從這危險光景中救起我來確費了不少的力氣——雖然她未能保住我那一身衣服，那要從頭到腳都換過；我被水浸透，像泡在湯裏的一塊麵包。還有一次，我跌到火爐裏，幸好還沒有升火，因而維克多麗只消把我抱起來拍掉我沾的一身灰就可以了。那都發生在星期三，你同瑪利都去參加聖歌合唱團，這些可笑的驚險事兒就層出不窮了。

那也是一個星期三，杜賽里蒙席訪問教區中的教友，維克多麗對他說，家裏的人都不在，只有小德蘭在，他就逕自到廚房裏來看我，還看我做功課，我居然能以主人身份招待那聽我告解的神長，我那份高興你可以想像——我前不久才向他辦過第一次告解

呢。我首次辦告解——是我記憶中的一件快事。親愛的姆姆，你爲我準備得那麼妥當，你對我說，我實實在在的去向天主告罪了，並不是向一個人去告罪。我深信這一點，也就在那樣的心理狀態中辦了告解，我還曾問你：「如果我向他面對講話的就是天主，那我應向杜賽里蒙席說我以全心愛他嗎？」及至我明白了應如何說如何做時，我就到辦告解的那兒去了；不巧的是，當杜賽里蒙席打開了小格子窗，竟看不到人，因爲我是那麼小，我的頭還挨不到大人們放手臂的木板！於是他就要我站起來，我乃站起身來，正好看到了他，隨即我就辦告解，好像個大孩子似的。我是多麼虔誠的接受了他的降福啊！你會對我說過，耶穌聖嬰的眼淚，會洗淨我的靈魂。我想起了他的告誡，我第一次辦告解時接受的告誡：那主要的是要對聖母存著虔敬之心，於是我就歡歡喜喜的答應了。我要比以前更愛她。我走出來時，因充滿了蓬勃的生氣而歡欣，同時，又是那般的心地輕快！我的靈魂從未曾嘗到過這般幸福的滋味。

從那以後，我在每個大瞻禮前都要去辦告解，我覺得如此一來，假日才真像個假日！我是那樣的喜歡假日，那些宗教上的重要節日，充滿了值得記憶的往事。你，親愛的姆姆，將那些節日的意蘊講得那麼動聽，真好像在天堂歡度的一些日子呢。我最喜歡基督聖體遊行，那是一個使我帶著花兒走上天主之路的好機會；我並不沿路拋散花朵，



而是盡力高高的將它們向天空投去，有時候看到那些玫瑰瓣兒繽紛下降觸到聖體匣，我真是喜極欲狂了。自然，重大的節日要過很久才能逢上一次，但是每一個禮拜，都給我帶來一個——我懷著虔敬熱切的心來度過的——主日。再沒有像主日這天的了——那是天主自己的日子——休息的日子。當我很小的時候，主日這一日我起床特別遲；寶琳常常將巧克力糖拿到我的床上来讓我吃，我真把我寵壞了。接著她就為我穿衣，把我打扮成一個小公主似的；到房裏來給我梳頭髮的是瑪利，當她把頭髮扯得太緊時，我就要對她使小性子了。而走下樓來將手放在爸爸手中的我，卻是個快活無比的小姑娘，在這個歡樂的日子，她特別接受到慈父那充滿愛意的一吻；隨後我們就都去望主日彌撒了。

在到教堂去的路上，甚至於在走進教堂時，爸爸都是讓小公主拉著他的手的，我的位子和他是緊挨著的。而當我們聽道理時，因為座位太遠聽不清楚，不得不走到教堂中靠前面一點的地方，我們再找兩個相連的座位並不困難，望彌撒的教友們看到這位氣度高雅的老人帶著他的小女兒，非常的感動，都站起來讓位子。還有我的舅舅，坐在教堂中執事人員們的座位上，臉上散發著快樂的光彩，他常常說我是照耀著他的「太陽的光線」，人們對我的注意並不能使我的精神受到擾亂，神父講的道理雖然我還不能完全了解，但我總是很注意的聽著。我第一次完全聽懂且使我深受感動的一篇道理，是杜賽里

蒙席講的苦難；那以後再聽一些道理都覺得容易了。當神父說到聖女大德蘭時，爸爸就偏過頭來向我耳語：「用心的聽吧！小公主，在講你的主保聖人呢！」我很用心的聽著，但我的眼睛望著爸爸的時候，比望著講道神父的時候更多。他那可愛的面容上表現得多麼的美啊！他的眼中有時滾轉著難以抑制的淚水——由他那神聖的表情看來——他好像是已不屬於塵世，他的靈魂已在永恆的真理中尋到了歸宿。但他的生命尚未告終，還得經過一段漫長的歲月，天堂的曙光始能閃爍於那充滿了期待神情的雙目之前。到了那時候，天主，將爲他拭去眼角的清淚，以酬報他的忠心耿耿。

我要掉轉筆鋒來敘述我們的主日。像一切歡欣的日子一樣，過得格外的快，是以難免令人感到有點惋惜惆悵。我記得那全日的光陰——直到晚禱之時，我的快樂極其充溢完滿。在晚禱時，我悵然自語：休息的日子就要過去了，我又得重度我日常的生活，做我的事，並且上課——那使我有流放的感覺，渴望著天堂上永恆的休息，在真正的家鄉永度無限長的良辰佳日。甚至於在回到我們的居所百霜籟以前，在我們散步的時候，我也有愴然之感，因爲家人親戚就要分手了，爲了使舅舅高興，爸爸就讓瑪利同寶琳在舅舅家共度主日之夕。我也是願意能留在他家的；和姊妹們一道，比一個人待在舅舅家好多了。當我一個人去的時候，我成了大家的注意力集中點，使我非常不慣。我只願靜靜

的聽舅舅講話，我不願被問這問那，我最怕的是他攬著我坐在他的膝頭，用很怕人的調子唱「藍鬍子」歌謠。

等到爸爸來接我們回家時我最高興了。在回家的路上，我望著靜靜閃耀的星星，不覺悠然意遠。尤其使我欣喜的是，有一串金珠似的星點，排列成丁字形，我常指著那給爸爸看；對他說，我的名字寫在天上了；隨即，我決意不再看這濁世中的一些齷齪不潔的事物，我不要再看腳下的道路，我高高的昂起頭來，要爸爸拉著我的手，任我仰天而行——我要永遠凝望著那星光爛然的長空。

## 德蘭和慈父

冬日的黃昏，特別是冬天主日的黃昏——我如何才能將它描寫得完全呢？當呷飲小杯盛的飲料的遊戲完了以後，爸爸的一個膝頭上坐著瑟琳，另一個膝頭上坐著我，他以那悅耳的聲音唱出一些歌調，隨便是什麼，經他一唱即有感動我們內心的力量，引我們耽於沉思冥想之中！有時，在唱一些兒歌之時，他隨口為我們吟唱一些含蘊著永恆真理的詩句，那以後我們就一起去祈禱，但小公主只要她的王陪著，你會自他的神情中看到聖人們祈禱時的模樣。而那晚間節目的高潮，就是我們以年齡長幼為序，五姊妹依次去接受爸爸的一吻；自然，我是最後的一個，當我按照平時的老套說完了：「爸爸，晚安，好睡。」就被我的媽媽——二姐——抱到瑟琳的小床上，那時我就會問：「寶琳，今天

我夠乖嗎？」那答語一定得是「是，是。」否則我就會一夜淚眼不乾。

這樣當瑪利和寶琳吻過了我下樓以後，可憐的小德蘭就獨自被留在黑暗中了；盡量地想像著天使在她的身邊飛翔，不久，她就不復恐懼了；當我們在床上看不到那默默吐著光芒的群星時，我們會覺得黑暗是那樣的可怕。親愛的姆姆，是你使得我對這種恐懼習以為常，不復在意，我覺得這真是一件幸事。有時候你故意的教我在夜間到宅子另一頭的房中去取東西，只因有這些良好的訓練，雖在黝暗中，我能夠毫不膽怯。我有時覺得奇怪，你那般的愛護照拂我，而未會將我慣壞，這就是那個解答了。你不曾放過我任何一個過錯，你每次的譴責，皆是我罪有應得。你決定了的事，從不反覆；我對這一點很清楚，所以從不猶猶豫豫的不遵你的命令而行。甚至於爸爸要做一事時，必先徵求你的同意。「德蘭，來呀！」爸爸有時會這樣招呼我，而得到的答語是：「寶琳不要我去。」於是，他得事先得到你的同意。有時候，你口上答應，而心裏並不願意，我也會感覺得出來——這樣的時光我就會流眼淚了，任何的哄勸也沒有用，除非寶琳真正口心如一的答應了，並且吻了我，我才肯去。

當我生病的時候——那是每個冬天都要發作的——我受到那般細心的照拂；真使我難以描述；你對我確像一個慈母。你會把我抱到你自己的床上，（那是最大的優待了）

並且，我只要想得到什麼東西，你莫不盡量給我。我記得有一天你自枕下拿出自己的一把玲瓏可愛的小刀給了我，「寶琳」，我看到這樣的一件禮物，簡直歡喜極了，我就大聲的說：「寶琳你是多麼愛我呀，這一把上面有用母珠嵌成星星的小刀，你真捨得給我嗎？寶琳，假如我要死的話呢？你願意捨掉你的錶來救我的命嗎？」你說：「救你的命？啊！那還用說！祇要能夠使你的病快點好，我就能夠捨棄那錶。」我真無法對你表示我是多麼驚訝，又是多麼感謝，夏季我偶爾有點不舒服，你也是極其細心的照顧我，你一心一意要使我高興，你讓我坐在一輛輪車上，圍繞著花園馳騁；隨後你又讓我下車，在車中裝載上小雛菊，小心翼翼的推到我自己的花園裏，以很隆重的儀式種植上。

如果我有什麼事要託付給人，那一定是託付給寶琳，如果我有些疑惑，寶琳一定會為我釋疑解惑。我記得有一天我對一事疑惑莫解：——我不明白在天堂上天主何以不給予祂所簡選者同樣的光榮？那一定會使他們中的一些感到不愉快吧？於是你就讓我去把爸爸的酒杯拿了來，你將它和我的小酒杯並排擺放在一起，你在每個杯中都倒上水，問我哪一個杯子裝得更滿一些？我當然說每一個都裝得很滿；任一個杯子裏都不能再多盛一點了。親愛的姆姆，於是你就對我說，在天堂上天主給了每個靈魂所能承受的光榮，不多也不少，所以那最小的也沒有理由來埋怨那最大的。由種種方面看來，你不只關心

我的健康，且照拂我的靈魂。你使我在孩提時代便了解那最深奧的道理。

每年我能享受到領獎的快樂，在家庭這片小天地裏也像別處一樣，獎品的頒贈是極其嚴格而公正的。我得到的獎品皆是我受之無愧的。在八月全家團聚的時候，我自己站立在前面，聽我的慈父——我呼爲「法蘭西納瓦里之王」向我致獎勵之詞。當我去領獎並接受王冠的時候，我的心跳動得多麼劇烈啊，我覺得這好像是最後審判的日子！領獎完畢，我脫下了我的白衣，然後趕快再出場，儼然似那後面啓幕的短劇中的一個人物似的。

那是一些值得紀念的日子，家庭之內，其樂融融。爸爸喜溢眉宇，神采煥發，看到他那高興的樣子，誰也想像不到在未來的日子中，他將受到很多的苦難。由於天主特使我們事先見到的現象，我們在心理上已經有了預感。那天，爸爸已經離家數日了，兩三天內不會回來，那日下午兩三點鐘光景，陽光燦爛照人，大自然在假日中，呈現出最美妙的景象。我一個人獨立頂樓的窗邊，那兒可以俯瞰整個的花園。我閑適而自在的朝那個方向望去，我忽然看見在對面洗衣室近邊，一個人衣著恰像爸爸，像他那樣高，走路的樣子也和他相同，只是在走的時候僵硬的更厲害一些。我無法看到他的面孔，因爲他的頭遮在一條說不清什麼顏色的厚巾裏；他戴的帽子也是爸爸平時的樣子，我看到他步

履堅定的前走著，穿過了我自己那塊小園地；忽然我發覺他的情狀有點神秘。我想爸爸必定是已經回來了，故意的化了裝來使我們驚喜一下，於是我就喊了起來，聲音裏充滿了驚喜：「爸爸！爸爸！」而那個神秘的來客似乎並未聽到我的聲音；他一直向前走去，甚至頭也沒回，我看他走進了大路上的小叢林；我等著他自那枝柯伸展的稍近之處走出來，但是沒有，那警告我們注意的異象已經消失不見了。那不過只是一瞬間的事，但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五年後，記憶猶新。姆姆，瑪利當時是住在你隔壁的房間內與我的屋子是通著的。她後來告訴我，當她聽到我喊爸爸時，她頗有一種驚懼之感，好像有點意外的事發生了，但她並未說明，只跑了去找我，並問我好端端的喊爸爸做什麼，他原還在阿郎松未回來呵！我就把我看到的告訴了她。

啊，她竭力想安慰我；她說那一定是維克多麗故意披上頭巾嚇我。但當我們問維克多麗時，她肯定的說並未離開房間一步；而我是的的確確看到那個外表酷似爸爸的人了，我們三個人一道走到樹後面，也未發現有任何人經過的痕跡，於是你們倆個人都勸我不要再想這件事。不要再去想它！這樣的勸說又有什麼用處？我的腦海中常常浮現起我所見的那個奇異景象。我常常想揭開籠罩著它的神秘之紗，而發現其義蘊。我深信此事必有其含義，遲早會向我顯示出來。而一直到了十四年後，天主才為我揭去這一層神



秘之紗。

一次聖心瑪利姆姆（註1），得到和我談話的許可，我們和往常一樣，以兩項爲談話的題目——未來的天國，以及我們童年的回憶。我又向她提起我五六歲時見到的那奇異景象。我們頓時明白，此事非同尋常。我看到的當真是年邁而僵硬的爸爸，——那肅穆的神態，那蒼灰的頭髮，帶著一種顯著的跡象，表現出爲進入天堂而預受的痛苦（註2）。那不是受難期間遮蓋起來的耶穌聖容嗎？耶穌的這個忠僕在受苦難的時候，也要遮著臉去晉謁祂，爲了面對他的主子之時，可以更顯得榮耀。如今，他在遠超過我們想像的天國光榮中休息了，我們的慈父已爲我們求得了聖寵，以明瞭那次的異象。在當時，那原是他的幼女所無法了解的。他在天國休息之中，設法使我們透徹天主在十年前已爲我們預先顯示過，今日始受到的考驗，以使我们心中欣慰。由於一位慈父的祈禱，他的子女乃能先期瞥視到日後天國的光榮，聯想到日後的歡欣，心中因而快樂不已。

爲什麼天主預先許我們看到未來發生的事故呢？當時我實在年紀太小，無從了解它的意義。而如果我能夠了解的話，我會無法承擔那份憂愁。啊，既蒙賜予這種特恩，那麼，我竟是天主所簡選的嗎？在天堂之上，在永恆之中，我們將對那安排這些的最高的大智慧，讚頌不已。天主對我們是太好了，祂所給予我們的考驗，都是我們經受得住

的。在我那稚弱的年齡，我只消想到未來將遭到的憂患，就會不勝哀傷，天主如何能使我事先徹底了解呢？我有時一想到爸爸有一天會死，就會全身顫抖，一次他在梯子頂上，我恰站在下面，他大聲的對我說：「小乖乖，走開些，假如我掉下來就會把你壓扁了。」我全不那麼想；不但不走開，反而站得更貼近了梯子——如果他會掉下來，我和他一同死掉，那倒還好些，我不致看到他的死去而痛苦了。

我簡直無法形容對爸爸的愛；他的一舉一動，都引我懷念。他常常把他對於一些事情的看法都告訴我，好像把我看成一個懂事的大孩子似的；我有時很天真的對他說，如果他這樣對待國內的一切百姓，他們一定會推戴他爲王，那麼國家就會變得更爲康樂了。但我的心中仍然願意生活照常，毫無變化，雖然我這想法有點自私，但只有這樣我才能永遠是唯一了解他的人，如果他被擁戴爲王，他一定就不快樂了——所有的國王都不是快樂的；我只願他是我自己的王，我永遠要保有他那份愛憐。

當爸爸帶我們到杜爾衛去時，我是七八歲的樣子，我第一次看到的大海，給我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我目不轉睛的凝視著它，浩瀚汪洋，波濤澎湃，向我說明了天主無限的偉大與無邊的威力。我記得當我陪了爸爸在海邊上散步，並向他喃喃而語時，有一位夫人同一位先生走了過來，問爸爸說，這個漂亮的姑娘是不是他女兒。我注意到爸爸在

向他們回答「是」的時候，做了一個手勢，向他們示意不要誇獎我。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聽到人家說我漂亮，我心裏暗自高興，因為我從未想到過自己漂亮。親愛的姆姆，你也常那樣細心的防護著我，不使我注意到外表的美麗與否，以免失卻自己內心的純樸而愛慕虛榮。除了你同爸爸說的話以外，我對誰說的話都不注意，你們從未誇獎過我，因此，我對那位太太的誇獎和她那讚美的神情，也就不太注意了。

那個黃昏，夕陽沉落在那萬頃的碧波中，留下了一道金光，寶琳同我兩人坐在一塊岩石上，凝望著那海上日落的奇麗光景，我忽然想到那名為「金色道路」的動人的故事（註3）；我坐在那裏，沉思久久，我思味著那道光以及它天上的形象——那穿透黑暗，且指引白帆行駛它航程的聖寵，坐在寶琳姊的身邊，我默想著以後要時時想著天主分分秒秒都在注視著我，我要筆直的在祂目光下向前走去，直到我平安的抵達天國的邊岸。

~~~~~  
（註1）聖女的長姊瑪利。

（註2）馬爾定在生時，晚年患中風，且心智不清，他臥病幾年，他總是將臉孔遮覆起來。

(註3)  
《金色道路》是魯易絲·斯宛鎮·白洛克所作的故事集。

## 第八章

## 學校生活

我就這樣過著平靜而幸福的生活，浸潤在百霜籟家中的天倫之愛中，漸漸的長大。我的年齡已可以從事人生的戰鬥，並且進而可以了解世界同它的悲劇了。萊奧尼在那所修會辦的學校畢業時我是八歲半，我就補上了她在那學校留下來的位。我常常聽到人家說，學校生活是人生最美好，最幸福的階段，但我卻未感到。在學校讀書的五年中，我卻度著向所未有的抑鬱寡歡生活，而沒有親愛的瑟琳同我在一起，我在那裏待了一個月就要病倒。我就像一朵嬌弱的小花，得植根於特別為它準備的土壤中；這樣的花兒，倘和園中許多別的花兒在一起，就會不容易養活。那些花兒都比它茁壯，且自普通的土壤中就能吸收到所需要的生命力。

親愛的姆姆，你對我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我入學之後，乃知我自己比一般同年齡的女孩都懂得多，我插入一班，班上那些女孩都比不上我。其中有一個大約有十三四歲的光景，並不太聰明，但卻有辦法影響同學和教師們，她在心理上不願讓我這個小人兒居全班之首，並成爲修女們心愛的學生，女學童們的妒嫉原不足怪，但是她卻爲了我的成績優良，而想出種種辦法來折磨我。我是羞怯而敏感的，我沒有辦法和她相抗，我哭得很傷心，但並未向任何人訴說委屈，當時我甚至都未曾對你講這些，我沒有勇氣爲了這事去麻煩師長們，我多感的心靈痛苦異常。

幸而每到傍晚，那樣的生活就告一段落了；每逢放學回來，在家中我就逍遙自在快活適意了；那時我就會跳上爸爸的膝頭，向他報告我得的分數，他聽了就會親吻我，我把一些苦惱都忘得一乾二淨了。報告我的壓倒全班的好分數真是再高興也沒有了。聖經史的考卷上我只有一个問題未答完全，如果我知道梅瑟的爸爸叫什麼，我就會得滿分，我可以考第一名，並帶回來一塊銀牌。爸爸爲了獎勵我，賞我一塊三便士的亮亮的錢幣，我就將它收放在一個盒子裏，其中已收存了好多的獎品了，都是一樣的錢幣；差不多每個星期四我就可以得到一個。每逢過瞻禮的時候，我就把盒子打開，做爲我私人捐獻給傳信部的款子，或做其他類似的捐獻。寶琳看到她曾教過的學生成績如此優異，很

是歡喜，送給我一個可愛的環兒，以鼓勵我讀書的興趣。我這個可憐的小孩子，需要家人的溫情與愛，如果沒有這些，學校的生活就對我太苦了。

每個星期四的下午都沒有課，但不像寶琳以前給我放的假日，在那樣的時光，我都是和爸爸在樓頂陽光輝耀的小屋子裏度過的。在學校的假日中，我不得不參加一些遊戲，並不一定是和瑟琳玩——我倒是願意常常單獨和她在一起的——有時和表姊妹們同當地一些小姑娘們玩。我覺著那是一件苦事，別的孩子們喜歡玩的遊戲我是不大會玩的。我也不會玩得像她們那樣好，並且，也不是一個討她們喜歡的玩伴，尤其是當我練了一下午舞步之後，我覺得非常的疲倦，最開心的事是到園子裏去，人們稱之為星園，我們可以在那裏摘花；在那裏我有了表現的機會了，我能夠摘得很快，並且還知道到那裏去找到最好看的花，使得大家都對我羨慕不置。

一次，我真是開心，那是同我的表姐美莉在一起——沒有另外一些女孩子們強拖著我們做遊戲——美莉要我選擇一樣我最喜歡的遊戲。我的玩意兒是獨出心裁的。我們兩個——美莉同德蘭做隱士，除了簡陋的茅屋，一小塊麥田及一點自種的蔬菜外，身外更無長物。我們的規矩是不停的默想，當一個人得做活的時候，另一個得從事祈禱，絲毫沒有爭辯之聲，只有全然的沈默，而我們修道意味的活動，已使我們心滿意足，什麼都

不想了。有時舅母要我們出去走走散心，而我們走到街上時仍然繼續著方才的遊戲，像隱居修行的人一般，一同誦唸玫瑰經，而只以指頭代唸珠，所以引不起人家注意。（而那個年紀較小的隱士，有時不免粗心大意，我記得曾在午餐時給我吃的甜麵包上，畫了一個很大的十字聖架號，使看到的人爲之莞爾。）

美莉同我的靈魂極其相似，宛如孿生。我們的心性極其相同，有一次，我們的把戲卻鬧得太厲害了。一天傍晚，從學校回來，我對她說：「美莉，你帶著我走吧，我要閉上眼睛。」那回答當然是：「我也要閉上眼睛。」那麼好啦，走吧！完全同意；自己管自己——我們在小路上走，不會在交通上闖什麼禍。最初幾分鐘內，我們走得很順利，閉目亂走，真有趣極了；但是附近有個店鋪，有許多貨物擺在外面，我們這兩個小傻瓜同時倒在那些裝貨物的盒子上面，還有些個盒子從上面掉了下來。店主人走出來收拾那些東西，滿肚皮的不高興，我同美莉使勁自地上掙扎起來，我們不再裝瞎子了，大張著眼睛走得飛快，珍妮聽到了商店老板的吵嚷，把我們大加申斥，那是我們罪有應得。她決定拆開我們這一雙小人兒以爲懲罰，自那以後，美莉同瑟琳在一起，我同珍妮在一起。我和美莉的友好算是到此結束了，而就另外兩個年紀較大的來講，卻並非壞事，因爲她倆並無相似的靈魂，往常總是自學校一路吵回家來，現在好了，一切太平無事了。



我寫了這麼多，還未提到我與瑟琳的友愛，如果我將它全部寫下，將會無盡無休。自從我們移家里修之後，我們兩個的性格好像完全掉換過來了；她現在變成了一個小頑皮，而我卻變得像一個舉止大方的小姑娘，只是有點太愛哭了。儘管如此，我倆卻變得更加相愛了——我並非說我們之間從未發生過爭執，但都不太嚴重；我們在根本上意見常常是一致的。親愛的小瑟琳，我敢說她從未傷害過我的感情；她是我的一線陽光，我的喜慰的泉源。在學校裏，當我受欺時，她爲了衛護我，是那樣的勇敢，真使我無法描寫完全。有時，她對我的健康是那般關切，無微不至，竟使我厭煩了。

看她遊戲，往往使我樂而忘倦，她把我們的玩偶都擺在一起，爲她們開一個班，她自己做出一位好教師的樣子，永遠注意使自己的玩偶成爲全班的表率。而我的那些玩偶呢，總是說由於淘氣的緣故，被冷落在一旁。她常常把自己從課本上學來的對我講，使我聽得津津有味，我將她視做一切消息情報的來源了。人們總愛說我是瑟琳的小女兒，每逢她生我的氣的時候，她表示憤懣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說：「我不再認你是小女兒了；我們沒有關係了，我絕不，絕不會忘了這回事！」而我呢，就會立刻改變了態度，像悔過的瑪達肋納似的哭著，求她繼續做我的小母親，不多會兒，她就又來吻我，並答應我忘記這回事了。爲了哄我高興，她就拿起一個玩偶來，要她和阿姨擁抱一下，我記

得有一次，那個偶人被她倉促的擺弄著，以致它的手指一直扒在我的鼻子上，就這麼著吊在那兒，直到最後，還是阿姨把它拿了下來，瑟琳完全沒有注意到這回事，真使人覺得又有趣又好笑。

我們兩人一起到市場採購新年禮物時，那才有趣呢，每個人都小心著不使另外一個看到自己買了些什麼。看到這情形，你會忍不住發笑的。我們每個人大概要先用一先令買五、六樣禮物，兩人都想比賽一下，誰能買到最漂亮的東西。到了新年那天，我們急於想知道別人都買了些什麼，等那些重要的禮物都擺出來後，我們迫不及待的等著看，到底有些什麼。那天第一個起身，並說第一聲新年快樂，真是一件大事呢。禮物交換過了，我們得到的那些僅以先令購來的小禮物，使我們欣喜若狂。我覺得那些小禮物比舅舅給我們的昂貴禮物更為可愛。這還不過只是那整個快樂的開頭，後面更有許多使人歡欣的事。我們急急忙忙的穿戴打扮停當，很緊張的守候在那兒，等爸爸一走出房門，我們就親熱的勾住他的頸項，向他祝賀新年。整個的宅子裏充滿了我們的笑聲，可憐的爸爸看到我們如此興高采烈，當然也做出快樂的樣子，我們自瑪利同寶琳那裏，得到一些充滿了母愛的禮物，那也許不能算是很昂貴的，但卻給我們無限的歡樂！我和瑟琳，在那個年紀，靈魂正如同鮮美可愛的花兒，啜飲著朝露。兩株花兒的莖在和風中交結在一

起——凡是引起這一枝憂愁或快樂的，必也引起那一枝同樣的感受。

我們確可說是共享快樂；當親愛的瑟琳初領聖體時，我真感到最大的喜樂，那時候，我只有七歲，還沒上學呢。但我仍然記得——那是我珍貴的記憶片斷之一——你，姆姆，為瑟琳所仔細準備的一切。每天晚上，你抱她坐在你的膝頭，對她講解，在宗教生活中她向前邁進的這一大步。我常常也在一旁聽著，因為我恨不得趕快準備開聖體；當我因年紀太小而被打發走開去時，（這是常有的事。）我的心裏是多麼難過！還得等四年才能恭領天主，這準備時期未免太長了吧？我聽見你說，一個人開了聖體就開始了新生活，我決定不再等待了：瑟琳開始新生活時我也要。

我以前還未覺察出自己是多麼的愛她，她在初領聖體前做三天避靜時，是我第一次和她分開，在那幾天裏，我不能和她同榻而眠了。第一天我忘記了她不回家來住，將爸爸給我買的一把櫻桃給她留了起來，而她並未回來和我一道吃，我覺得很難過。爸爸走過來安慰我說，第二天帶我到她避靜的那修院去看她，給她帶一把新買的櫻桃。當她開聖體的那一天，我想，即使是我親自領受這聖事，也不會更快樂了。她的初領，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深刻印象。當天我一清早醒來時，一人在雙人床上，充滿了幸福與快樂之感。「到了，今天就是那個好日子！」我自己反來覆去的這樣說著，我真覺得當事

人就是我自己，而不是瑟琳，我想，那天我得到很大的聖寵；那確是我生平最快樂的日子之一。

## 第九章

## 病中

在前面我會掉轉筆鋒重述我的故事，追憶那些可喜的往事，現在我要敘述一些迥然不同的經驗了，那是一些使人心傷欲碎的痛苦經驗。當你，我敬愛如慈母的寶琳，受了天主的簡選而離開我時，稚齡的我實在受到一次最痛苦的考驗。曾經有一次，我對寶琳說，我願做一個女隱士；那麼不就可以遠遁大漠去過苦修的生活了嗎？她說她也和我有相同的想法；只是她要等我能夠同行時才去。自然，在她只是隨便說說好玩而已，言者無心，而那個小小的聽者卻牢記不忘了。當我偶爾聽到親愛的寶琳和瑪利談到她很快就

要進到加爾默羅（聖衣會）的話，我的憂愁殆可想像。我並不大了解加爾默羅是什麼地方，但我知道寶琳是要離我而去了；寶琳不等我長大就要走了；我又將再度失去一個愛

我的母親！那時我的悲鬱，難以描述；我自語，這就是人生，但人生還從未如此使人悽愴。當一個人看透了人生時，乃明白它的義蘊就是連續而至的痛苦，與一次再次的別離。我哭得很悲痛，那時我還不了解犧牲的快樂；我是一個軟弱的人，那樣的軟弱，結果我覺得倘能克服了那種考驗，那真可以說是聖寵的一大勝利。事實上，倘寶琳的志意向我慢慢委婉的道出，也許我還不致那樣難受；而這個消息來得如此突然，怎不使我傷心欲絕。

啊，親愛的姆姆，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對我的百般勸慰。你不斷的向我描述聖衣會中的生活，使我覺得那生活的確美好。再三尋思，我得了一個結論，我想那一定也就是天主要我隱遁其處的沙漠了。我對這一點深信不疑；那不是一個敏感的孩子的幻夢，那的確是一種聖召。我如果要入聖衣會，那不是爲了追隨寶琳，而是爲了天主，更非其他。文字實不能表達出我內心的感覺，但至此我可說是完全平靜下來了。翌日，我將心中全部的秘密都告訴了寶琳，她認爲我的這些希望都是天主的意旨；不久她就要帶我去見聖衣會的院長姆姆，我要將天主使我瞭解於心的事統統告訴她。

我們定了在一個主日天去拜會她，家人告訴我，屆時我的表姊美莉和我一同站在後面，我聽了覺得有點爲難。像她那樣的年齡，還可以直接和聖衣會的修女談話，而不

必隔了格欄，這怎麼成呢，她如和我站在一起，我如何向那院長姆姆吐訴心事呢？我要獨自立在那裏，原另有深意啊；我於是對美莉說，能看到那裏的院長姆姆是很大的光榮，我們的儀態舉止定要表現良好，我們應做的就是，將自己的心事全盤向她托出，所以我們每個人當另一個人會見時，要走開一會兒，好使另一個單獨和那位姆姆在一起。美莉如言而行；她的心中無秘密，她並不急於要與人傾訴，但我們兩人還是輪流的站在後面，我將我入會的心意吐露給那位院長姆姆，她對我的志深為嘉許，但她不能准許才九歲的人入會；該等到我滿了十六歲才成。我真恨不得立即入那修會，但當寶琳穿會衣的日子我才能初領聖體，如何能夠入會呢，事實如此，我必得暫時打消這個念頭了。就在這次的拜會中，我又聽到第二次的誇獎之詞——另一位龔撒格姆姆出見我，不停的誇讚我生得多美麗。啊，我入聖衣會，原不是要接受投贈給我的花束啊！會見完畢，我乃對全能的主一次再次的說：我要入聖衣會做修女，乃是爲了祂的緣故，只是爲了祂的緣故。

當我最親愛的寶琳留在塵俗的最後幾週中，我儘可能的和她在一起。每天瑟琳和我給她買一塊糕同一些糖果，因爲我們覺得不久她就完全吃不到這些東西了；我們整日纏在她的身邊，不使她有片刻的清靜。終於那一日到來了，那天是十月二日，那是充滿了

祝福與眼淚的辰光；那一天，吾主自祂的園中摘下了第一朵花，那就是你，不多幾年後，我們都來就你，你做了我們這些小妹妹的院長姆姆。寶琳給我最後親吻的處所，如今仍清晰浮現於我的記憶中。隨後，舅母就帶著我們去望彌撒，那時候，爸爸登上加爾默羅山，向天主獻上他第一次的犧牲。全家都在流淚。我們到了聖堂中時，一些人都以驚奇的神情望著我們的眼淚；但我毫不在意，我的淚仍然流個不停。我想，即使是大地崩裂，我也絕不會注意。我仰望著澄明的天空，不禁有點納悶：當我的心靈是如此憂傷時，何以陽光仍如此燦爛。

親愛的姆姆，你疑心我過份誇張我的感傷嗎？自然，我也十分了解，我既然計劃著將來也入聖衣會和你在一起，我就不應如此憂愁。但當時我的靈魂還未達到如此成熟的階段；在那期待的時刻來臨以前，還要受到許多重大的考驗。

十月二日是我們應回到學校讀書的日子，我得帶著一顆沈重的心回校。下午舅母來了，把我們帶到聖衣會修院中，在那裏，我隔了格欄看到了我親愛的寶琳，如今憶起我那日走過修院會客室時的心情，猶覺酸哽。我如今在敘寫我靈魂的小史，而除了我的姆姆誰有權看它呢？我必須向她承認，我在她入會以前所遭受的一切，比起後來，實不足道。猶憶你未入會前，每星期四我們兩人結伴到聖衣會修院去，我常是偎在你的身邊，



做著心靈密談。而現在只能在我離開修院以前作兩三分鐘的談話了。我哭泣著，感情激動，愴然離去。你只顧同表姊們談話，卻把自己的小妹妹們冷落在一旁，我不了解那是你對舅家表示敬意，我全然不能了解這件事，我在心中只悲哀的感到：「我是失去寶琳了。」

在悲憂的侵襲中，我是格外的善感，結果我病了。那一場病自然是魔鬼的工作；你到加爾默羅山去修道的事激怒了牠。牠決心要在我們的家庭中施行報復。牠並未敢與我們的萬福聖母一較力量，她安詳鎮定的等待在天堂之上，等待著在這細小的花兒被摧折以前平息了風暴。在那一年尾，我常常感到頭疼，——疼得並不劇烈，我仍然去上學，這並未引起任何人的焦慮，直到一八八三年復活節左右。那時爸爸帶了瑪利同萊奧尼到巴黎去了，將我同瑟琳託給舅母照管。舅舅一天帶了我出去，絮絮的向我敘述媽媽的生前，以及過去歲月生活中的種種，他的慈愛使我感動，我忍不住哭了。他說我是太敏感了；要盡量設法使我不再去想那些才好；他同舅母計議好，使我在復活節的假期中過得很愉快。我們那晚原該到教堂去聚會的，但是舅母覺得我太累了，就要我上床去睡。當我脫衣就寢之際，突然發起抖來。舅母說我是受了冷；但她雖然給我蓋了好多被子，還給我好幾個熱水袋，卻一點也沒有用，我差不多整夜都在發抖。

舅舅同瑟琳和我的表姊們自聚會中回來後，也不清楚我到底是患了什麼病，只覺得那相當嚴重，怕舅母太焦灼，他並未說明這一點；第二天他將歐塔大夫請來，他同意舅舅的說法，我是由於過份悲傷而致疾——他從未聽說過這麼年幼的孩子害這種病。每個人都著急，我只有仍住在舅母這裏，她對我照拂親切，宛如慈母。當爸爸帶著我的姐姐們自巴黎回來時，女傭譚梅出來迎接他們，面容是那麼憂戚，直使瑪利大吃一驚，還以為我是死了呢。但實際上並沒有，我這個病像拉匝祿一樣，並非致命的，而只是爲了顯示天主的光榮。在我父親的絕望中（他深信他的小女兒即使不死也會瘋狂。）以及瑪利的悲鬱中，天主顯示出祂的光榮。可憐的瑪利，她爲我受了多少苦，操了多少心！我永遠無法向她表示我的感謝；她手足情深，整日爲我做這做那。一個母親的愛心比任何醫生的醫術都更能奏效，她能夠猜到孩子的病需要什麼樣的治療。她也在舅母處住下；沒有機會將我護送到百霜籟去。同時，寶琳穿會衣的日子快到了。沒有人敢當著我的面提起這件事，因爲他們怕我因不能去參加那大典而深感失望；我曾信口說出，我可以健康起來；去看親愛的寶琳。而我卻無意中說對了；全能的天主要我得到這一絲慰藉——或者是，當你神婚的日子，爲了你的緣故而特別要邀請我，因爲你極其關切你病中的小女兒。我經常體會出：吾主當孩子們與祂舉行神婚大典之日，絕不忍使他們受到一些苦

難；那常是毫無雲翳的晴天，預先透露給人們天國的福樂；在我的經驗中，這樣的事已有五次了。我又得到機會緊抱住我這個親愛的媽媽，坐在她的膝頭，頻頻的吻她；我又得到機會與她相見，她著了結婚的禮服，看起來是那樣的美麗。在病苦黝暗的時光中，那是一個真正喜樂的日子。但是它過去得太快了。不多時，我就坐上馬車去遠了，遠離寶琳同親愛的加爾默羅。當我回到百霜籟後，家人一定勉強我去躺下，我很不情願，因為我覺得我的病已經好了，他們不應仍把我看做病人。不幸那只是痛苦考驗的開端，第二天我的病情和每天一樣的沉重，並且病況危急，似將不起。

我願將我那次得的奇異的病描繪一下。那時，我完全了解是魔鬼在作祟；但在我病癒後相當長久的時間內，我卻深深的感到，這場病實在由我自己故意惹出來的，每念及此，我大為痛苦。我將這事告訴了瑪利，善良溫存的她，盡量以言語來為我排解，使我心安。我也將此事向神父辦了告解，他竭力來釋卻我心中的疑惑，他說，如果只是心理上的症候，病況不會那樣的劇烈。我想是天主主要藉了這病來淨化我，尤其是要使我謙抑收斂，故此祂才不惜使我在入聖衣會前的一個時期，飽受不為人所知的痛苦。當我入會以後，我們的神師才使我解脫疑慮之苦；自那以後，我從未再為此事感到些許不安。

我之有那些疑慮原不足怪，因為我對當時自己病體的危殆並不大知曉。我差不多整

天精神昏迷，說著囈語，我的一些言行，皆與我的意志脫節。我常常似是暈眩欲絕，不能動轉，但我卻深知未曾有分秒失去了我的理智。隨便任何人怎樣對待我——甚至於殺死我，我皆不會抵抗；而我卻可以將人們在我身邊的耳語聽得清清楚楚，——至今仍能詳記。一次，曾有很長久的時間，我睜不開眼睛；但當人們離我而去時，我立刻就睜開了，我覺得魔鬼只有力量控制我的外在，而無法左右我的靈魂；牠也不能擾亂我的理智，只能使我對一些事物無理由的發生一種恐怖——譬如說，人們要我服下一種普通藥品，而我卻不肯。

但是如果說天主允許魔鬼走近我，牠也同時遣來一些可以看見的天使。瑪利經常在我的身邊，照拂我並慰撫我，慈愛得如同母親。儘管我給了她許多麻煩，並且不許她走開片刻，她卻從未表現出一絲厭倦。她自然有時也要走開一會兒，去和爸爸一道吃飯，當她不在我眼前的時候，我就不住聲的喊她。當時替她照顧我的維克多麗，就得一趟趟的跑去找她，因為我一直在喊「媽媽」。而當她出去望彌撒或探望寶琳之時，我卻從未表示過不願。在我臥病的時候，舅舅同舅母對我是那樣的慈愛親切，舅母每天都來看我，送給我大堆大堆的禮物，簡直把我寵壞了。也有家中的一些朋友來看我，我請求瑪利告訴他們，我不能起床來接待探病的人，我不能看到人們「像一圈大蒜似的圍坐在我

的身邊，把我當成一隻新奇的動物似的觀賞著。」我只願看到舅舅同舅母這兩位來客。我這次患病，更使我對他們增加了敬愛之情。可憐的爸爸常常說：「這樣的親戚真是少有。」他說得很對，由後來的一些事情上更證驗出這話的正確性；他現在已安居蒙受天主福佑之所了。而我呢，卻仍在地上過著流竄期的生活，我又能做些什麼呢？我只有爲他們——我那些可感的親戚們祈禱，以報答他們的恩情，如此我才能稍感心安。

萊奧尼也對我極好，她盡力做一切使我高興的事。只是我怕有時我無意中會傷了她的心，因我會說過，甚麼人也代替不了瑪利姐姐。而瑟琳呢，爲了她的德蘭，一切在所不辭。她每個星期天自學校回來時，就陪著她那個像是發了狂的妹妹——她在可以離開我的時候，也不肯抽身而去——啊，那就是愛！摯愛的摯愛的姊妹們，我曾經是你們的累贅！誰曾這樣的麻煩人，而爲人如此的愛著？啊，天堂永在，我希望自那裏獲得我應有的一份。吾主是如此的富有，我希望我能深深的發掘祂無盡的寶藏，而將我所欠你們的百倍償還，以圖報答。

## 康復

## ——一些片斷的回憶——

我在病中時，最使我歡愉的莫於寶琳的來信了，我把每封信都唸好多遍，末了都能背誦了。親愛的姆姆，在以前，也曾經有一事使我感到同樣的高興，——那是收到了你送我的一個小巧沙漏，同一個著了加爾默羅聖衣會修女服裝的偶人；我的喜悅，簡直無法形容。只是舅舅卻不大喜歡，他說與其讓我重憶起加爾默羅，莫若使我忘記為佳；而我自己卻覺得，只因為將來有希望去做個聖衣會修女，我才有活下去的興趣。我最高興的是能為寶琳做點什麼，用硬紙給她剪點什麼東西。我常常費許多時間去用雛菊或勿忘我花編成一個花環，來裝飾聖母像，因為那是五月——五月裏大自然正值美麗的盛時，

到處是生命與歡欣，而我在這裏，這一朵可憐的小花，卻幾乎因缺少陽光而殘謝凋零了。陽光就在那裏，就在近處；那陽光似乎自那奇妙的聖母像發射來。就是這尊聖母像，曾兩次（註1）向姆姆預示她渴望的訊息，我要經常的仰望這座聖像，宛如一朵花兒向著太陽。

一日我看到爸爸來到我養病的瑪利的房中，遞給一些金幣，要她送到巴黎獻一台彌撒，向我們天上的勝利之后祈求，求她保佑他的小女兒早獲痊癒，他的面容是多麼愁慘！他堅定的信德及對我深厚的愛，使我如此感動，我渴望著告訴他：「好了，我病好了。」但我以往曾有多次以那不能兌現的希望哄過他了，如今我已怯於張口，只靠了自己的願心，原並不能產生奇蹟的，而我之復元，確需要一個奇蹟。奇蹟終於發生了，那全是靠了我們的勝利之后的力量。當九日敬禮的彌撒仍在進行之際，一日早晨，瑪利到花園裏去，將我交給正在窗邊讀書的萊奧尼照拂，幾分鐘後，我開始喊瑪利，以一種比低語稍高的音調喊著：「媽媽，媽媽！」萊奧尼並未注意；我這種呼喚，她是聽慣了的。就那樣，過了好一會兒；我的聲音較前更高了；最後，瑪利回來了，我只覺著有人走進了屋子，卻不能辨認出來者是誰。於是我更提高了嗓門喊「媽媽」。這一種不由自主的迷亂心情在我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是在瑪利卻更爲痛苦。當她看到無法使我明白她

就在我跟前時，她就同萊奧尼以及瑟琳跪在床邊，向那座聖母像祈禱，好像一個母親爲病兒的生命祈禱，而她的禱語，瑪利的禱語是被接納了。

地上的這個可憐的小德蘭，似乎也覺出病弱無助，我也轉向了那座聖母像；我全心祈禱，求天上的聖母垂憐我，忽然之間，她讓我獲見她無比的美麗了——那是我從未見過的一種美——她的面容是如此的慈祥和悅，我的筆簡直無法形容；而照徹了我心靈深處的，還是她的微笑，「聖童貞之母動人的微笑。（註2）」因了她的這一笑，我的一切災難都消失了，兩點清淚輕輕的流到我的頰邊；那是快樂的淚，真正的快樂的淚。我自語著：「啊，聖童貞竟向我微笑了！我是太快樂了！但我實不可向任何人談到這件事；如果我說了，我的快樂就會消失了。」我乃轉動目光，俯視床前，我看到瑪利正溫柔的望著我，好像深受感動，而對聖母業已賜我恩寵這件事，她似乎已看出幾分了。也許可以說，聖母已經答應了她的禱求；由於她熱切的禱語，我才獲見天上母后的微笑。當她看到我的雙睛凝望著聖母像時，她乃意味到：「德蘭已經好了！」她的想法是對了，這凋萎的花朵，又恢復了生機，而那使它復甦的陽光，是不會離開它未完成的作品。當然，那不是一下就能完成的；這花兒只是慢慢的日有起色，終於她又抬起頭來，且長得如此茁壯，五年後，在加爾默羅山上的沃土中盛放了。



我前面已經說過，瑪利已約略猜到，聖母已以一種奇秘的方式對我慈惠有加。當房中只有我兩人在時，瑪利就悄悄的問我，我曾看了一些什麼；對她這充滿了愛意的詢問，我如何能拒不作答呢？並且，未經我訴說，她已多少猜到一點了。我遂向她講出了整個的經過，我的天性是誠實無偽的，原不慣於隱瞞什麼。但一經道出，我內心的幸福之感失去了，我對自己的多言，已是後悔無及。其後差不多有四年的時光，每憶起我會得到的，而又被我道破的奇妙恩賜，便感到莫名的痛苦，只有重行匍匐在勝利之后的足邊時，我才又重新獲得當日無限的快樂之感；在後面，我要再告訴你聖母如何第二度施恩於我，親愛的姆姆，現在我願告訴你，我內心的快樂如何轉變為哀傷。

我盡量坦誠的將事實經過告訴了瑪利；而當她要我答應她，將此事向聖衣會的修女們轉述時，我自然也不好拒絕。當我下次去到該會之時，我親愛的寶琳穿的正是模倣當年聖母的衣裝，看到這，我不禁喜極欲狂，這次我們姊妹的聚會是太值得珍貴了，結果，我本要向她說的話都忘了——在未見面時，我原覺得有滿腔的言語要向她訴說。同時，可敬愛的龔撒格姆姆也在場，她對我是又和善又親切。同時，更進來另外一些位修女，她們詢問著我自聖母接受到的聖愛。聖母在臂彎裏抱著耶穌聖嬰了嗎？她的周圍是有一片光燄嗎？以及等等其他的問題。這些問題困擾了我，且使我感到不快；我只有向

她們一遍遍的說，「聖童貞之母看起來美極了，並且，我看到她俯視我而笑。」她們誤以為只是聖母的容顏引起我的注意了，她們完全弄錯了。關於我患病的話題，使我痛苦異常。也許我是說了些謊話嗎？我深深的後悔，如果我未曾洩露我的秘密，我定能保持內心的寧靜。聖母使我受到這次考驗，純是爲了使我的靈魂受益。如果不經過這番考驗，我或者竟爲此而揚揚自得，不能保持謙抑的美德，且不能對自己的缺點深惡痛絕，設法祛除。但那考驗使我感到多大的痛苦！今生是無法摹描了。說到那次到聖衣會修院拜會，我不由得又想起了我首次前往的情形。那是寶琳入會後不久——在前面我忘記將它加以描述了。但有一個細節，我絕不能遺漏。在要去探望她的那天，清晨我靜臥床上，陷於沈思——我每當那樣的靜臥床上時，我總是全神貫注於熱切的祈禱。我並不像雅歌中描述的那位新娘，我從不覺得我對天父的追尋是徒勞的（註3）。那天清晨，我在靜靜的思索我入修院以後應取個什麼名字。在那聖衣會修院中已有了一位名叫耶穌德蘭的修女了，但我並無意放棄德蘭這個可愛的名字。忽然之間，我想起了我對聖嬰的熱誠虔敬，我想，如我以「聖嬰的德蘭」做名字該多妙呢！我只是心裏這樣想著，並未向任何人說出我這個白日夢，但是，多麼奇妙的事啊，當親愛的瑪利同龔撒格姆姆，問修女們我入會後應取個什麼名字時，她們想到的嘉名正是我自己所思及的！那好像是耶穌

嬰孩以表示對我的特殊寵愛，這思想上的交流真使人欣喜不止。

在你入修院以前，我的童年生活中，尚有許多瑣細的情節，我還忘了加以描寫呢。我還未提到我對讀書與繪畫的愛好。你拿給我看的的一些美妙圖畫，使我得到最大的快樂，且使我對於聖愛有更深刻的了解。我往往靜坐凝視著那些圖片，不知不覺的過了好幾個鐘頭；其中有一張是「聖龕前的小花」（註4），我覺著它的含義極其深邃，我被它吸引住了。正好不知是誰在花下面寫出了寶琳的名字，德蘭的名字不也可以寫在那裏嗎？如此，我就以一朵小花的樣兒，將自己獻給了耶穌。說到書籍，我對它們是太感興趣了，我並不大喜歡遊戲，我可以把一生的時間都消磨在讀書上面。說起來我真是太幸運了，有你們這樣的親人——人間的天使，來為我選擇那些有益心智發展及精神修養的讀物，而並不是只挑選那些使我感興趣的。有時我正讀至一頁覺得趣味盎然時，卻突然被打斷了，那真是夠掃興的！而後來我想，你將我的讀書時間加以限制，對我也許可以說是有好處的。而一方面你的確培養了我讀書的興趣，直到我入了聖衣會修院以後，才不復埋首書城；我會讀過的書到底有多少，無可計數，但天主知道我從未讀到一本不良的書籍。

自然，我也讀過一些有著傳奇意味的小說，我讀時往往渾忘了現實的生活，但

是，由於天主的仁慈，那些書中故事引起的幻象，並不能在我的腦海中存留多久，我迅即領悟出：真正的光榮乃是那有永恆性的，而如想獲得它，並無需什麼炫赫的事業，只要過著韜晦潛修的生活，勉力為善而不求人知就夠了。所謂的不求人知，應達到那樣的一種地步——即是右手所做的事，也不讓左手知道（註5）。當我讀那些愛國心強烈，宛如貞德般的法國女英雄們的傳記時，我多希望能模倣她們的行事，她們的壯志雄心與神聖的靈感，強烈的震撼著我的心。而就在這樣的情形下，我接受到一個很大的恩寵；我覺得那一次是我有生以來接受到的最大的恩寵——我一向在祈禱中很少得見一線輝光，終於燦然的臨照於我了。我深深的感到，我是爲了偉大而生，但當我自問如何才能接近那偉大之時，天主使我萌生了適才想到的意念——我的光榮應不是顯示於眾人之前的，我要以成聖爲終極目的。你也許會想，像我這樣一個能鮮德薄的人，於入會八年之後，在修德方面仍是毫無寸進，而竟然妄想成聖，未免近乎誇大。但實際上，我多少年來是有著成聖的心志的。我並不仰賴我自己的功勞，我原知我在一切方面皆不足道；我只是依恃祂，祂本身就是德，也是聖。祂所希求於我的，就是我那微不足道的努力，祂會舉揚我至祂的身邊，以祂無限的光輝、功勞籠罩著我，使我成爲聖者。我並不以爲到達成聖之路要歷盡艱難，愛盡痛苦；但天主卻急於要矯正我這觀念，遂使我受到了上述

的一些苦難的考驗。

~~~~~

(註1) 根據依搦斯姆提供的記事冊，只是一次，而非兩次。

(註2) 原文中此句之開端為：「忽然間聖童貞母后顯現給我很美麗(的面容)，如此的美麗」等等，其含義似為那是在那時刻顯出了超凡的美麗。但聖女自己所用的標點符號往往是極不規則的；如果我們將原句讀成，「忽然間聖童貞母后顯現給我，很美麗，如此的美麗。」那麼所指已非那座聖像，而是聖母的顯聖了。句子結束處原文中用了引號，像是徵引的句子。

(註3) 雅歌三章一節

(註4) 按原文文字面應為「神聖囚人的一朵小花」。

(註5) 瑪竇福音六章三節。

## 準備初領聖體

現在，我該重拾起我的故事中斷處的線索了。我痊癒後三個月，爸爸帶我們回到阿郎松；這還是我離開後首次返回此地，我見到童年所住的地方景物依然，心裏自是高興，尤其是，我又可在媽媽的墓邊祈禱，求她在天之靈繼續佑我。由於天主的仁慈，我雖入世未深但對世界已略有所知，那恰足以使我視之如敝屣，且願遠離它。我覺得在阿郎松的小住期間，我第一次看透了世相。在那裏我盡情歡暢的機會很多；幾乎可以說，每個人都友善的接待我，愛撫我，誇獎我；差不多有兩週的時光，我是踏在開遍櫻草花的路上。我自承這一切對我自有其吸引力；聖經智慧書中對我們提出的警告，的確發人深省，其中說：世間的榮華幻景，可以使一個超然的心靈眩迷（註1）！當十歲的

稚齡，小心靈是容易迷亂的，幸而我們不久就離開了那裏，這實在是上天的恩惠。我們在那裏的親友都是世俗中人，他們自然也有敬主之心，但同時也恣意的享受世俗的歡樂，他們很少想到會死亡。但死亡卻降臨其中不少人的頭上。啊！當我看到他們時，他們是那樣的年輕，富有，快樂！我的心靈時常縈迴於他們生活其中的迷人的世界，而不知他們今在何方——他們現在又能自那華廈名園中發現什麼賞心樂事？——而以往我卻常看到他們流連其間，盡情享樂！這使人憬然悟出，在這個世界的太陽照耀下，除了幻滅、徒勞而外（註2），更無其他；只有在一生之中全心愛主，常保神貧，才是有價值的。

或許我主在我準備初領聖體之前，有意使我看透世相，爲了能永遠追隨著祂，在兩條路徑之中，我做了一正確的抉擇。在我初領聖體之前的一個階段，我的生活可以說是陽光朗照，毫無雲影，我的心情極其恬適愉悅；而同時，我的靈魂無一點不寧——這情形整整持續了一年。我們生命的涕泣之谷中可能有的最高幸福，天主使我都體驗到了。親愛的姆姆，你還記得在我初領前三個月，你給我的那本小簿子吧？那對我作一簡單有序的準備步驟，頗有助益。自然，我已爲我的心靈做了很長時間的準備了，但仍需要一種新的動力——實際上，那更需要新鮮花朵的裝飾，以便吾主住居其中更爲自在舒適，

那花朵就是我那時的一些虔敬行事。而那些綻放了花朵的苞蕾，即是愛的心向與行事。你在那小簿子上寫的，要我每日實踐的項目似乎更多。

那時候，你每週給我寫一封信，它們的內容更激勵了我心靈，且助我使生活日臻理想化。我非常的需要它們；我——你的小女兒，未曾享受到昔日瑟琳獲享的幸福——每晚坐在你的膝頭——聽你講解初領聖體前該做的準備。在我臨近初領的時候，來指導我一切的是瑪利，而非寶琳；我坐在她的膝頭，細心聽她所說的每一句話；她的高貴心性，遂逐漸感染了我。宛如一個偉大的戰士，教給孩子們使用武器，她告訴我日後生活中可能發生的衝突，而常勝的棕枝，就是凱旋的獎品。她也對我講到一日日可以在我們的生活道路上隨時檢存一些精神財富，儲藏於永恆，倘我們望望然而過，不肯去伸手拾來，那將是多大的悲劇！她又為我講到，聖人的行徑乃是：即使在極微小的細節上，也充分表現出忠、信的精神。她給了我一張活頁紙，上面寫著一些應該棄絕的事，那成了我喜歡逐條思索的項目。我親愛的代母——瑪利姊姊是多麼的侃侃健談，循循善誘，她那義蘊深刻的講詞，除了我以外，更無另外的聽眾，我覺得那真是可惜！心地單純的我不禁自問：她的話既能如此的感動我，那麼，一些頑劣的罪人自然更會受到她的感動，而肯放棄了世間虛幻的貨利，一意去尋求天堂的永福了。



直到那時，還沒有人教給我心禱的藝術；我很願意諳知它，但瑪利對我神修上的進步，已很滿意了，她願仍任著我做出發聲的祈禱。一日，學校中的一位老師問起我，在我自由消閒的假期中都做些什麼。我對她說，在眠床的後面有一塊小地方，我就躲在那裏，拉下帳子將我自己隱藏起來，並且在那裏……啊，我常常去想。她就問我：「想什麼？」我說：「噢，想天主，想生命的究竟，想永恆；你知道，我就想這些。」那位可敬愛的修女覺得這很有趣，她後來常常向我提到我那些耽於冥想的時光，並問我是否仍去想那些。我知道那是在心禱，自己並未鮮明的意識到是在做什麼。天主以其隱秘的方式，教我諳知了心禱的藝術。那三個月的準備時間過得多快啊！接著，避靜的日子到來了，我在避靜期間，要像一個大女孩似的，在修院中膳宿了。那次的避靜，給我留下難以描繪的快樂回憶，雖然在外膳宿的生活，我稍感不慣，我也毫不抱怨，那是等待吾主的辰光，衷心喜樂，難以言宣。我覺得只有在宗教活動上才有這樣的快樂；當時在那裏避靜的女孩只有幾個，所以可受到細心的照料。啊，那些指導我們的修女，溫愛有如慈母。她們對我更是格外關心。每晚那位領導的姆姆帶著燈來了，給予睡在床上的我充滿愛意的一吻。那使我多麼感動，一晚，我說要告訴她一項秘密，我說著就悄悄的自枕下拿出我那本寶貝的小簿子，遞給她看，我的眼睛中閃爍著快樂的光彩。

在那些日子中，我學著那些女孩子的樣，起身下床，自己覺得很是了不起，可是沒有人幫助我穿衣梳洗，覺得很不習慣——沒有瑪利在我的身邊，我的頭髮怎麼辦呢？我只有羞羞慚慚的，將梳子放在管理梳洗室的女教師手中，她看到一個十一歲的女孩還會料理自己，覺得非常有趣。她於是就給我梳頭髮，當然她梳時沒有我親愛的代母手法那般輕柔，平日清早梳辮髮時，我常愛發出高喊尖叫，如今卻不好意思了。在避靜的幾日中，我覺得我像少數的孩子們——尤其是一些無母的孤兒們一樣，簡直被嬌慣壞了，每天瑪利和萊奧尼由爸爸帶著來看我，爸爸對我撫愛備至，所以我並未感到離家之苦。我的避靜生活極其快樂平靜，毫無雲翳。你定然知道我注意的聽著杜門神父為我們講的道理，並且能將之提綱挈領。雖然我並未將自己的默想作一紀錄，我卻有把握（並且覺得不會有誤）將它完全能夠牢記於心。

我很高興同大家一起做全部的避靜活動。我曾將一個很大的十字架（那是萊奧尼的禮物）佩在我的衣帶上，好像一個修道士似的，修女們見狀很感動，都覺得我定會竭力效法我那個在聖衣會中的姐姐。我的確很思念你，人家對我講，或許寶琳也在避靜。我們同在避靜中的兩姊妹，唯一不同之點乃是：我但要求天主將祂自己賜給了我，而她卻是將一己獻給了天主。我們同時在避靜，由於這巧合，那寂靜的期待的時光，遂覺得加

倍的寶貴。

我記得一天早晨，因為我咳嗽得很厲害，乃被送到診療室中，自從我上次害了一場大病，修女們對我非常關注；有時我感到輕微的頭疼，或者比平時面色蒼白一些，她們就帶我出去呼吸新鮮空氣，或者到診療室去休養。那天，我到了診療室後不久，親愛的瑟琳就來了，雖我是在避靜期間，她已得到了允准，可以進來探望我，她帶給我一張聖像，使我歡喜非常——你想那是什麼樣的聖像？就是那張聖龕外的小花。自瑟琳處得到這樣一件禮物，是多麼奇妙的事！我的心靈時時縈迴於過去的日子，充滿了愛意的想到她。

在那個偉大日子的前夕，神父為我赦罪（註3），那是我首次接受懺悔儀式，我的告解使我的靈魂極其平靜，天主不使一絲雲影遮掩住我的內心。當日下午，全家都來看我，我請求他們原諒，為我如此費神，使我深受感動，以至清淚沾臆，哽咽不能作語。當然家人中並無寶琳在內，但我知道她在精神上是和我在一起的：她曾託瑪利給我一幅聖像，我極喜歡它，且渴望人人都喜歡它。我寫信給畢松神父，請他為我祈禱，並且告訴他，我不久也要入聖衣會去做修女，那時我就要請他做我的導師了。（那在四年後當真實現了，雖彼時我尚未入會，但我已請他聽我告解，向他詳述我心中的情況。）瑪利

後來轉給我一封神父的回信，我的喜樂之爵是滿溢了；各事都匯合在一起來增加我的快樂。而最使我高興的是，他在信中說：「明天我將要爲你同寶琳獻彌撒。」——在那一天，寶琳同我似比平時更爲接近了，那天日曆上正是五月八日。好像天主不能決定使我們姊妹倆當中那一個接受更充沛的聖寵，所以使兩人一同來接受。

（註1）智慧篇四章十二節。

（註2）訓道篇二章十一節。

（註3）在那時，孩童們於告解之後，既說明其曾犯之過失，並不需要再接受懺悔儀式，蓋思此輩稚齡孩童，不可能故意犯過。

## 第十二章

## 初領聖體與堅振

那一天終於到來了，那對我而言，實乃一偉大的日子。那日初嘗天國福樂，歡欣無比，即使最微細的節目，也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清晨醒來，欣然的感覺出，那溫馨而神聖的快樂，熱烈的擁抱我，向我致衷心的賀意。初領時要穿的衣服，都擺在這間大屋子中了，皎白如雪，我們每個人逐一穿戴起來……。聖堂佈置得美輪美奐，那悠揚悅耳的聖詠，在清晨鮮潔的空氣中飄漾開來，顯得更是一團喜氣。「啊，環繞著主的祭壇，天使們上下飛旋。」關於這些，我不擬詳述了；有一種香息，你如使之散揚於空氣中，一定會減少了它的芬芳，而心靈所體驗到的一些可喜的事，如你一旦以人類的語言文字將之道出，一定會減損了它內在的義蘊，神聖的義蘊。那好像是給予一

些忠實戰士白石，石上有鐫刻的新名，只有接受它的人才能認識（註1）。在初領時，天主以祂第一個吻，印上了我的靈魂，我是多麼的心慰！那是愛者的一吻，由此一事，我知道我是被愛了，而我對祂的報答是：我告訴祂我愛祂，我將自己永遠獻給了祂。很久以來，祂對我並無任何需求；我對祂亦無所效力，無所犧牲；我們只是在默默之中四目相望，雖然我是如此的微渺，但我們已是相知相愛默契於心。到了現在，已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我與祂之間，已不只是無語相望了。有點什麼已消溶於無形，我和祂已不復是兩個——我——德蘭已消失不見了，宛如涓滴消失於海洋；只剩下耶穌，我的主，我的君王。我不是會請求祂取去我的自由嗎？我真怕自己會妄用它；軟弱無力的我，不會熱切盼望與神聖的力量合而為一嗎？

我的快樂是如此的深刻，如此的強烈，我簡直不能自持了，幸福的淚，撲撲簌簌的流到頰邊，我的同伴見狀非常的驚訝。「她為什麼哭呢？」事後她們互相詢問著，「也許是她心上有點不安吧？不會的，準是因為想起了她的母親，也許是因為她最喜歡的那個入了聖衣會的姐姐沒能來。」他們怎能知道，當天國的快樂洋溢於心中時會有什麼樣的感覺；我仍在地上度著流放期的生活，心靈忍受著種種的拂逆、衝擊，怎能抑止得住住熱淚的迸流？我並非爲了媽媽未能見我初領聖體而難過；整個的天堂原就在我的心裏：

當天主親臨的時候，早已遠赴天堂的媽媽也親臨了，她好像那可讚的聖母，爲我祝福，並分享我的喜樂。而我更非爲了寶琳未在場而灑淚；有她在我身邊，我自然會很高興，但我早把與愛姊共處的幸福作爲犧牲奉獻給天主了。我的內心，當時只是洋溢著一種難言的快樂，更無其他空間來容受其他的感情。同時，我覺得寶琳姊姊雖然不在，而我卻比平時更偎近了她；寶琳業已將自己獻給了主，而主是充滿了深情愛意降臨我心了。

那天下午，由我領誦奉獻經文，像我這自幼失母的人，代表同伴們來向聖母致敬，真是再合適也沒有了。我原是最高興來做這些的，向她說話，撲到她的懷裏，好像一個小孩用手臂摟抱住媽媽的脖頸，請求她的保護。我想像著她不露形迹的自天上俯視著我莞爾而笑，我不是曾看到過她向我微笑，且使我這行將萎凋的小花兒恢復了生機？現在她也使她的愛子耶穌，誕生於我的心中——那隕地的玫瑰，那山坡的百合（註2）。在那奇妙日子的傍晚，同我的家人親族，在此世之上又有了一次大團圓。彌撒以後，我又得與爸爸以及一些親人們擁抱，接受他們的祝賀。其後，爸爸拉了我的手到聖衣會修院去，我看到那已與耶穌結合的寶琳姊姊，披了和我一樣雪白的鮫綃輕紗，戴了玫瑰花冠，我覺得那時才是我們家族真正的團圓。當晚在家裏有一個慶祝的盛會，我對之並非不感興趣，爸爸送我的那隻可愛的錶，我非常喜歡，不過，這只是一種有限度的歡樂；

在我的靈魂深處，另有一種不受外物影響的寧靜之感。在那個好日子，瑪利姊姊格外的優遇我，將這個小妹妹帶到她的床上去睡。她也深知人間的歡樂辰光終將消失於暗夜，只有我們在天上那最初也是最後的結合，才不致使人與夕陽無限好的感喟。

初領聖體的次一日，仍然是歡樂的，但已有點感傷的意味。瑪利給了我一件極漂亮的衣裳，我更收到許許多多其他的禮物，但僅僅這些並不能使我心滿意足；只有天主的蒞臨才能使我滿意稱心，此外，任何的事物都不會使我感到愜意。我多渴望再次接受祂的日子來臨！一個月後，我去辦告解，預備過耶穌升天的節日，我曾鼓起勇氣來問神父，我是否可以領聖體，他居然答應了，真使我大喜過望。小小的我竟能跪在爸爸與瑪利之間恭領聖體了。這第二次的領聖體也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這次我又流下了眼淚。我心中的喜悅，難以摹描。我一遍遍的背誦著聖保祿的話：「我是生活著，或者，更確切一點來說，生活著的不是我；是耶穌生活在我之內。（註3）」自那以後，我對耶穌的來臨的渴望，與日俱增。我得到了許可，在一些重要的瞻禮之日，皆可領聖體。

每逢那樣日子的前夕，瑪利就將我抱在膝上，為我做一精神上的準備。我記得有一次她向我談到受苦，並且對我說，也許我根本無須踏上那條艱苦之路——我永遠會像個孩童似的，被仁慈的主抱在臂彎裏。次日，在領聖體後，我又想到了她的話，我突然萌



發了受苦的渴望，更相信吾主有很多的十字架要我來背負。快樂之情，頓時噴湧如潮，我覺得那是我生平接受到的最大恩寵；雖然我對痛苦的深義並未完全了解，但受苦的念頭確有使我狂喜的力量。啊！是的，我受過苦，但未愛過苦，現在，我已真正的感覺出它對我有一種吸引力了；天主單單要求我來愛祂，我只有在祂那裏才感到樂趣。我常常在領聖體的時候，默誦《師主篇》裏面的句子：「無限甘美的耶穌，將世界一切的喜樂為我轉化成澀苦吧！（註4）」不假思索，那句子就自自然的脫口而出。我好像是一個孩子，自動的背誦著他喜歡的成人教給他的話。親愛的姆姆，在後面我要告訴你，吾主已了解怎樣來滿足我的渴望，在以後全部的歲月裏，祂使我對一切的喜慰都絲毫不感覺興趣了；我如果要繼續再談這方面的事，我還得預先敘述一些別的，當我還是個小姑娘的那段時間裏，有許多事要向你傾訴呢。

那以後不久，我要行堅振了，我遂又去避靜，爲了接待聖神，得細心的做一番準備。我不了解爲什麼一些人不肯爲此多費點事；這件聖事，原是以愛爲中心的。平常人們只避靜一天，就以爲準備妥當了；我的運氣很不錯，由於主教在預定的那一日因事未能前來，我因而有了兩天的時間來準備自己，爲了度過那一日的時光，導師帶我們到附近的小山上去，那山我們稱之爲加西諾。我在那裏採了幾大把雛菊，爲耶穌建立聖體大

瞻禮日用。我的心中充滿了快樂，再也容不下其他了。我多快樂，小小的我竟有幸和耶穌當年的門徒一樣，等待聖神的到來，只還有幾個小時，我就可以成了一個裝備完全的基督的信徒；行禮時主教為我在額頭上畫的那神秘的永恆十字架跡印，我更覺得非常寶貴。

最後，我熱切盼望的時刻終於來臨了。聖神降臨於我時，我覺得並不像勁風狂飆，而是「微語的和風輕拂」，宛如厄里亞在曷勒布山上聽到的（註5）。那日，我被賦予了茹苦的強力；對我這方面的考驗於焉開始了——三姊萊奧尼，那天做我的代母，受了那禮節的感動，自始自終，淚流不已。那天她和我一起領了聖體，那個好日子給我們的快樂，因了我與吾主的重新聚合而達到最高峰。

（註1）默示錄二章十七節。

（註2）雅歌二章一節。

（註3）聖保祿迦拉達書二章二十節。

（註4）光啓文化事業二〇〇二年十九版《師主篇》卷三26第三段。

（註5）列王紀上十九章十二至十三節。

## 第十三章

## 重返學校

那令人難忘的快樂日子終於成爲過去了，我又開始了與往日無異的平凡的生活，我又得去過那不太愉快的學校生活了。在我初領聖體之時，和那麼多的女孩子們在一起，她們與我年齡相若，性情相似，心地純良，且願過虔敬的生活，而現在我又得和那些與她們迥不相同的班友們在一起了，她們非常的現實，又總愛犯規，鎮日和她們相處，使我苦惱異常。我天生的心性樂觀，但在那段時光內，我實在不願參加在同班同學們當中，去做那些乏味的小學生們的遊戲。在課間休息的時間，我常是獨自倚著一株樹沉思冥想。我更發明了一種有趣味的遊戲，那就是把看到的死在地上的小鳥，收撿起來去埋葬；有許多同伴幫我，我們爲小鳥舉行的葬儀很是體面美觀，裝點著嫩枝同小花，以配

合那小小的禽鳥。我也喜歡給同學們講故事，一邊講述，一邊編造，她們圍坐在我的身邊，居然聽得津津有味，有時，一些年紀較長的女孩子們竟也加入做聽眾。我的一個故事要繼續兩三天，因為，當我在同學們的臉上看出引起她們的興會來時，我就更想說得更有聲有色了。但沒有多久，管理我們的女教師使我這說書人的行業中斷了，她覺得在休息期間我們該活動筋骨，從事一些運動、遊戲，而不該再來用腦力。

上課的時候，我覺得把握住老師說的要點很容易，而記誦則較難。在我開聖體的前一年，我們有道理班，我得到了許可，每天可以用休息的時間來溫習，這使我克服了不少困難，而能常常得到最高的分數。如果我忘了一個字，得不到第一名，我就淚如泉湧，使那位教我們的杜門神父，不知如何勸慰！他很喜歡我（當我不哭的時候），常喊我做他的「博士」，小「德蘭」（譯者註），我記得有一次我後面的一個女孩，一時想不起向次一位同學提出什麼問題來研討，就一個個的挨下去，結果，全班皆然，隨即，神父就向我說：「現在我們看看你是不是有資格做全班之首！」我是一個多麼謙卑自下的小人兒（註1）！我只等著他這一句話了。我於是就不慌不忙的站了起來，我絲毫無誤的將問題說了出來，使全班為之驚訝不已。甚至於當我初領聖體的時候，我也是對於研究道理極有興趣的，這情形一直延續到我離開學校的辰光。

我的功課也很好，差不多總考第一名；歷史與作文是我最拿手的。我的老師雖以為我是個可造就的學生，而我舅舅闔府中的人卻都不這麼想。他們都把我看成是個劣等生，當然品行不錯，心性良好，思想也純正，只是怠惰無能。我的舅舅同舅母對我的印象如此，原不足為奇，他們對我的看法，始終不會稍有改變。我是太過於羞怯，不愛講話了，我寫的東西都極粗糙潦草，只像是初步的習作，毫無引人愛讀的能力。至於我做的一點刺繡同針線，還算不錯，修女們還滿意，但我那粗劣的活兒，自難使一般人瞧上眼。爲了這，我應感謝天主；祂要我一心虔誠的對祂，更不注意其他；我不是會祈求祂把我一切人間的喜慰都轉化爲澀苦嗎？這就是我所需要的精神上的訓練啊！我並非不注意人們的稱讚，但我已慣於聽到人們讚揚別人的智慧如何高超，我則從未有幸被人家提到過，我深感到我自己是毫無智慧的了，那麼也好，就竭盡我的駑鈍生活下去吧。

我天生敏感、友愛，如果我看到有人能欣賞我感情的深摯，我會很容易對人表示友愛。我曾經努力與我年齡相若的一些孩子結交，與其中兩人格外要好。我很喜歡她們，她們也對我傾心相與；但我終於發現朋友對我們的愛是那樣有限，那樣的多變！不久以前，我會以爲她們相當了解我，幾個月之後，我的兩個知友中的一個會返里數日，當她走後，我是多麼的思念她啊！我將她給我的一枚小戒指當成奇珍異寶似的細心收藏起

來！而她回來時我又多麼高興！但她對我只冷漠的瞥了一下，我真覺得難過極了。啊！那又談得到什麼相知相契呢，人家既已無意和自己要好，自己又何必強求呢？但天主給了我忠誠不渝的性格，當我以純正的意向愛上了一個人時，我就會永不改變的愛下去，我現在仍爲我那個老同學祈禱，我仍然以她爲我的好友。

瑟琳同我們的一位女老師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我自然也希望和她有同樣的幸運，但我無法得到人家的青睞，以致毫無結果。我幾乎可以說一點討人喜歡的本領都沒有，說來這倒是一件喜事；那使我避免了受感情牽纏的危險。我時常爲此感謝天主，祂將人間的友情爲我轉化成了澀苦，否則像我這樣的性情，很容易跌進一個溫情的陷阱中，而削弱了我奮飛的力量；那麼我又如何能夠「振翅高翔，尋到我的棲處呢」（註2）？我真無法想像一個爲世間柔情所縛的心靈，如何再能與天主親密無間的結合在一起。我自然沒有這方面的經驗，但是我敢斷言，我說得很對，我幸而對人間的愛情從未沾唇，那原是鳩毒呵！我曾看到那麼多的人受了它的毒害。他們像是些可憐的飛蛾；爲了光影而撲撞，結果飛到了近前，焚燬了翅膀，最後才回到了那柔和、神聖的愛之光燄中。他們倘能重又幸運的飛回到主的面前，那神聖的火燄之前——那是只燃燒而不焚燬的，他們那時將插新翼，更爲明麗，更爲迅捷。吾主顯然很了解我是太柔弱了，無力抵抗那光影的

誘惑；如果一旦我爲那虛幻的光閃所眩迷，那真將焚燬了我呢！

我幸而未踏入那樣的危險，我在一些他人認爲其樂無窮的事上，只看到了痛苦，我完全是靠了聖寵，才能抵抗一些世事的誘引，那絕非我個人之力。是天主特殊的仁慈，將我加以保全，而未陷入人間的情愛之中。不然的話，我自己說不定會像瑪達肋納當初一般，陷溺甚深呢。吾主對法利塞人西滿說的話極爲透譬：「那愛得少的，得的寬恕也少。」（註3）但是我呢，能說我欠主的恩情很少嗎？正相反，我比瑪達肋納欠祂的恩情更多。祂在事先設法使我不蹈有過之地，免陷於罪過之中，所以，實際上等於祂把我的罪預先赦免了。啊，親愛的，我真願把我的意思，曲曲向你表達出來。舉個例子來說吧，一個聰明的醫生有一個兒子，這孩子一天不巧踏在一塊石頭上跌倒了，扭斷了手或腳。那時恰好他的父親正在旁邊，就將他溫柔的抱了起來，盡力爲他治療。多虧得這位好父親，孩子不久完全好了；這個父親做的事，原值得他的孩子感念不忘。而假如他的父親看到了兒子前面那塊石頭，自己先跑上前去，將它搬開，然後悄悄的走開，毫未聲張。而孩子對於這件事自然也毫不知情，他絕未想到由於慈父的先見，他才免去一場災難。因而他不能像那個經過父親治療始獲痊可的孩子似的感恩，也不會像那個孩子般知道孝愛父親。但倘若後來得知：他之倖免於危多靠慈父的關愛，他定然更要加倍的孝愛

父親了。天主對我的愛護，就是這樣的。祂遣祂的愛子到世界上來，原是爲了罪人，而不是爲了義人。雖然如此，而祂對我偏多施恩之處，——不只很多，甚至可以說在一切方面，我都欠著祂的恩情。祂並未像等待瑪達肋納似的，等待著我去愛祂；祂卻使了我解祂對我如何的處處關懷，事事預先防護週到，而對祂感恩戴德，俾使我愛祂達到極點，我確是愛祂達到了極點了。我會聽到說，一個純潔的靈魂絕不能像一個會爲罪過做過補贖的靈魂那般愛祂，我真願對此荒謬說法加以駁斥。

我又離題了，讓我再掉轉筆鋒重述我的故事吧。自我初領聖體，一年的時光已經過去了，我的內心未受到絲毫的考驗；只是當初領週年紀念，我去避靜的時候，我內心感到莫名的煩亂——疑慮。除非你本身體驗過，你才會了解這種考驗的性質。其後一年半的時光，我是如何消度的，無庸贅述。我的膚淺思想及幼稚行爲，雖皆極微細不堪一提，但後來卻頗擾亂我的心神。只有將之源原本本的都告訴給瑪利，我心才稍感寧貼——我並不是喜歡向她吐訴這些，只是藉此向她表明我對她的敬愛而已。一次我將滿腔的疑慮都向她全盤托出，我中心立時感到異常恬適、平靜，但那樣的時光像是閃電般瞬間即逝去了，並不能延長多久。瑪利耐心的聽著我喋喋不休的報告，絲毫不感厭煩。我從學校裏剛一回來，她就立刻給我捲頭髮，以便次日上學時候顯得好看一些——爸爸堅持



他的小公主的美髮，總得要捲得好好的。許多女孩子看到我垂垂髮鬢，每天捲得那麼好，都感到驚訝，修女們亦然，她們都覺得從未見過為父母珍愛如此的孩子。一邊梳捲著頭髮，我一邊流著眼淚向她訴說我的疑慮。一年終了，瑟琳學業完成，不再繼續在此讀書，只剩我一人去上學，心殊怏怏，我原是與瑟琳形影相隨，無法分開的。不論在什麼場合，只要那裏少了她，我就覺得像一個無依的孤兒，學校生活之唯一引我留戀之點，至此已經不復存在了。

（譯者註）聖女大德蘭為西班牙人，富學識，有著述，此部自傳作者法國聖女德蘭乃以西班牙聖女之名為名。

（註1）在這裏聖女好像用幽默的口吻以自嘲，在「謙卑自下」的字樣下面，她自己曾劃了一條線，不然與全文語氣就不相連貫了。

（註2）聖詠五十五篇七節。

（註3）路加福音七章四七節。

## 瑪利入聖衣會

我在十三歲時離開了學校；但我仍繼續受教育，每週由巴比儂太太給我上幾種課程。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婦女，受過很好的教育。她本人有著一種遲暮的美。她和她的母親住在一起。三個組成了一個快樂的家庭——我說三個，因為她的愛貓也是家庭中的一員。我得任著「她」踞坐在我的課本上，還得客氣的對她的狀貌讚美一番。因為到百霜籟去的一段路，為一個年事已長的人實在是太遠了點，所以我就到她家來上課，因此我就和這個家庭中的人很熟稔了。當時去上課的事，我如今仍能清晰的想起來——當寇琴老太太的一雙藍色的大眼睛看到我時，她就以沉著而溫和的聲音喊著：「巴比儂太太，德蘭小姐來了。」那回答的聽音好像個孩童：「媽媽，我在這兒呢。」於是，就開

始上課了。

除去研讀課程以外，我對世事也有了較深刻的了解。你不會想到這一點吧！那房間裏陳設著老式的傢俱，到處是書籍及一札札的文稿。來訪的客人們絡繹不斷，其中包括了教士們、年老的婦女們、年輕的女孩子們以及形形色色的人。寇琴老太太盡量與客人們周旋談話，以使她的女兒有時間來教我讀書。但在那樣的時光我委實學不到什麼，我在那裏眼睛瞪著書本，卻一心一意的諦聽著那些人在講什麼，而有些談話的內容是對我並無好處的——虛榮是如此容易滲入一個人的心中！一位太太談到我美麗的頭髮，另一位太太在走到門口時，以爲我聽不到她的談話，就悄悄的探聽那個漂亮的小姑娘是誰。我無意中聽來的往往都是一些讚美的話；我爲此而快樂不已，這使我覺得我的愛己之心是很重的。

我常是準備向那些失落了靈魂的人們，表示我那份真摯的同情——失落靈魂，原是極容易，一個人只要沿著俗世那條開滿了櫻草花的路徑迷失去，就往往會錯誤到底了。設若你稍持超然的眼光，你自然能領會出世俗給與人的歡樂，不過是變相的痛苦，而不會爲了一時的虛譽而感到滿足了。但是如果天主不是自一起初就召喚我，使我對崇高的理想發生嚮往之心，且如世界一直向我展現它的笑靨，我不知自己會墮落到什麼地

步呢。祂對我的仁慈，真使我感篆深深！這真如智慧書中所說：「在邪惡攫取我的思想以前，在敗行使我心動以前，祂自世俗中將我搶救出來了。」（註1）

那滿被聖寵的童貞母后，也密切的注意著獻呈給她的那朵小花；她不願看它沾染俗塵，她預備在它萎凋以前細心的將它植於高處。植於她自己山間清新空氣之中，雖那快樂的時光尚未到來，但我對天上母親的孺慕之情有增無已。現在，我要以我自己的行徑來證實這一點。說來話長，但我要簡單的向你報告。在我於學校肄業期間，我加入了天使會，我深愛我們要唸的那些禱文，因為我對天使們有著特別的誠敬之心，尤其是對天主派來做我護守天使的那一位。在我初領聖體後不久，我更進一步的佩起一條新的綬帶，以表示我已成了一個「渴望入修會者」，要做聖母的孩子，要做更純全的貢獻；只是在正式加入這個團體以前，我就離開這學校了。而我因未能在修會辦的學校中完成學業，故無法列名於那些年紀較長的女孩子們當中做一正式會員，我並不爲了這事而難過，只因我的姐姐們都加入了，所以我也要求有做聖母孩童的權利。於是，我低首決心的來懇求入會。那些負責的女教師們不好正面拒絕我，就定了一個條件，要我每週到那裏去兩個下午，那她們就可以仔細觀察我的言行；以決定我是否有資格入會。另外一些年紀較大的女孩子們，和女教師們拉攏得很好，樂不得的有這樣一個機會前往，藉以去

聊閑天，但於我則毫無益處可言。我只是到了那裏向女教師們道聲午安，然後就到一邊去默默的做點縫紉，下課後再回家，因為無人注意到我，我就乘此機會溜到聖堂中的祭壇臺邊，在聖體龕前停留很久，直到爸爸來接我才走。那是我唯一的樂事；當真，除此而外，我還祈求什麼呢？天主才是我唯一的真正友人，祂才是我唯一能向之吐訴衷曲的人；我覺著人們即使只談些神聖的事情，也會有使人膩煩的時候，而向天主談話則比談論天主好得多了。因為人們即使以虔敬的態度談論到天主的道理，也往往會在不知不覺之中流露出自我矜誇之意。

是的，我之所以每週二次到這修院辦的學校裏來，只是爲了我們天上母后的緣故。有時候我覺得很孤獨，好像當年在校讀書時一樣，在那段時光裏，我常是徘徊於學校內的大廳中，每覺抑鬱寡歡，在那情形之下，我經常背誦一句詩，那會使我的內心又充滿了平和與力量，那句詩是：「時光只是一條載你前行的船，而非你的家鄉。」（註2）當我很小的時候，這句詩已能鼓舞我的心靈，使之歡愉振奮了。現在，雖然我童年的許多印象已隨了歲月消失，那隻船的意象又復向我顯現。使我又有了勇氣在地上度過這流放期的生活。那恰如智慧篇中所說：「船兒穿過過驚濤駭浪的大海，她的行程又留下了什麼痕跡？」這種思想有力的激動了我的心。好像我已到達了永恆的邊岸，天主抱我於

祂的慈懷，聖母也來了，還有媽媽，以及那四個在嬰孩期即飛升天國的哥哥同姐姐！好像我已開始了奔向永生的路程，即將與他們恆久團圓了。

但是，在那最後團圓之前，還有不少次的離別，在我做聖母女女兒的那一年，她將我自己的長姊瑪利帶到加爾默羅會去了，瑪利——她原是我唯一的依恃，她給與我領導、安慰，以及教誨，且是我生活的良好榜樣。啊，雖說寶琳姊姊原有得到我熱愛的優先權，但寶琳已是與我隔了一段距離，修道與世俗生活間的一段距離，生活中缺少了她的照拂，我原是無法過得慣的，但在我與她之間，自她入會後，已有一種難越的隔障，這是不能不承認的。我是失去了寶琳了，她像是棄我而長逝。她仍然愛我，仍時時刻刻爲我祈禱，但是我覺得她像是一個聖人，對人間的悲歡離合不復介意，因而，我目前感到的煩苦，只能引起她的錯愕，且增加了她與我之間的隔闕。並且，我也不能像她在家時一樣，將任何的事都向她傾訴了。瑪利姊姊去看她時，還可以在會客室中見到她，而瑟琳同我呢，只在會客時間快完時，才准許見她片刻。

只有瑪利姊姊可以說是我的一切了，簡直可以說，我少不了她。舉個例子來說，我心中的話，只能訴說給她聽，——她是我唯一能向之推心置腹的人。甚至我的神師們也無從得知我心中的一些憂苦，因爲我都已說給瑪利聽了，我向神師所說的，只是瑪利指

點給我的一些必要告解的過失而已；你不會想到，我有一些世俗雜念，且在現實生活中，我自覺頑劣不堪，瑪利卻徹底了解我的一切，她也了解我要入聖衣會的心願；設若沒有她在旁，我如何能生活下去呢？舅母本來要我每年到杜爾衛去，在她的身邊住一些時候，我自然很高興去，但得和瑪利一道去我才快活，如果沒有她，我就覺得毫無樂趣。

也許我的說法不大正確，我記得爸爸到君士坦丁堡去的那年，我在杜爾衛過的一段快樂的歲月。離開爸爸這麼長久，瑟琳同我是太難過了，於是瑪利就將我們送到海濱小住，希望轉移一下我們的心境，我覺得在那兒過得很適意，到底還有瑟琳同我在一道啊，舅母想盡了種種辦法使我們開心，她讓我們騎毛驢、撈小蝦，更從事其他種種的消遣。我那時年紀還小，只有十二歲半，我記得當舅母給了我一條藍色髮帶時，真覺得高興極了。但後來想想，我覺得這份稚氣的歡樂也該算是一種罪過，我就在當地——杜爾衛辦告解時也將它加以說明了。我們住在那裏的時候，有一晚我覺得真是夠窘的。經過是這樣的：——我的表姐，美莉長年病在床上，啼啼哭哭，鬧個不停，我的舅母非常焦心，就盡量的哄慰她——但是毫無用處，她還是哭，並且說頭疼。我自己也是差不多每天都感到頭疼的，但是我並沒有哭。於是有一天我也想學她的樣，坐在屋角的一把圈椅

上大哭起來。珍妮同舅母趕快跑來問我緣故，當我像美莉一樣的答稱頭疼時，竟然絲毫未發生作用；她們猜疑我的流淚必是另有原因。她們就和我講了一篇話，好像拿我當成個大人似的。珍妮更責備我，有事爲什麼不對舅母明講——她覺著我一定有些事悶在心裏，不肯說出來。

啊，我竟如此輕輕易易的得到了一個寶貴的教訓。我不再一味的去學別人的樣了，我現在了解「驢子與主人的愛犬」的寓言了（註3）；我真像那頭驢子，看到那隻狗受到主人的寵愛，遂也以它那笨拙粗大的蹄子扳著桌面，希望也會得到頻頻的親吻。雖說我未曾像它似的挨了打，而我所換來的也與那相差不遠了，而我得到的報酬是一種憬悟，不再妄想引起他人的注意，一次的經驗已經很夠了。次年——就是我的代母——長姊瑪利進入修會的那一年，舅母還又說起那段事，但舊事重提，僅此一遭。住在那裏我非常想家，結果病倒，致不得不將我送回里修，他們大家都以爲我病得很厲害，那裏知道我只是一心想回到百霜籟家宅；一回到那兒，我立刻就痊癒了。我就是這樣的一個女孩子，而如今天主卻要把我所依恃的人自我這兒拉走了。

當我聽到瑪利修道的心志已決，我打定主意不復在這虛妄的塵世尋求任何快慰。我所住著的小房間，原是昔日寶琳的讀書室，她去時，我就繼承了下來，並按照我自己的



情趣加以佈置，那真可以說是各物俱陳，擺著各種的聖物，以及我所珍愛的東西。屋外有一座花園，一座鳥舍。在屋子的一頭，有一個大型的黑色苦像，同我喜歡的幾幅繪畫，對面的牆上，則是用布同紅絲帶編成的一個小藍子，其中裝著草花，另一邊掛了一張寶琳十歲的像片，有一種卓然出塵的神態，像片下面是一張桌子，上面擺著一隻籠子，其中有好多隻小鳥；它們的鳴聲每使來客爲之掩耳，但我是太喜歡聽它們的婉囀啾啾了。那邊還有一張雲母石面的小桌子，上面擺著我的課本同筆記簿。其上更有一座聖母像，前面的瓶中插著鮮花，還插著一圈腊燭。隔開了其他的聖像，以及蚌殼做的小藍子，紙盒，以及其他的小東西。

此外該提到我的小花園了，它就在窗外近邊，我在那裏擺放著一盆盆的花——只是我能培植得活的幾種；在我稱之爲博物館的那塊地方，中間更有一方花壇，那真是個絕妙的去處；室內窗前，是我自己的一張桌子，上面覆蓋著綠色桌布，桌子中間擺了一個小沙漏，一座若瑟的小雕像，一個掛錶的袋子，幾只花瓶，以及墨水瓶等等，還有幾把搖椅同一張偶人的床，那原是寶琳昔日的愛物——這便是我的全部家當了。一間平平常常的小閣樓，但我覺著它就是我整個的世界——我真想寫一篇「室中漫遊記」，如同別人寫的遊記一般。我一個人喜歡呆在這裏，一呆就是幾個鐘頭，做完了我的功課後，我就

望著窗外美麗景色沉思默想。

啊，當我聽到瑪利就要離開我們時，這小屋竟對我一點吸引力也沒有了。我整日貼在她的身邊，不願有分秒離開這位不久就要遠走高翔的姐姐，啊，她爲了我的苦纏，一定下了很大的忍耐工夫！每次我在她房外走過，定要去敲門直到房門打開爲止。然後我就頻頻的吻她，好像我要將在未來的歲月中該得到的她的親吻，都一併儲存起似的。在她入會前一個月，爸爸又挈我們去阿郎松，但這次的重來不似上一次了，我覺得只有疾風與苦艾。我在慈母的墓前哭得多麼傷心啊，因我學了些稻花預備獻上，卻忘記帶去了！真的，在那幾天裏，我覺得每件事都有悲劇的意味。而目前與那情形迥然不同了。現在由於天主的恩寵，我從未因了一些小小的煩惱而精神沮喪過！回首前塵，我爲了天賜的殊恩而心中充滿了感謝之情；如今我已與往昔判若兩人了。自然我仍渴望著能夠再獲得一種恩寵，使我可以自如的控制我個人的行爲，我能駕馭自己，做意氣的主人，而不做它的奴隸；《師主篇》裏面的一些話，對我有深刻的影響（註4）；但我在未獲得所希冀的恩寵以前，我仍需要長期的學習。據那時阿郎松一般人的意見，我只是個心性極其脆弱的孩子，意志毫不堅強。

- (註1) 智慧篇四章十一節。
- (註2) 法國象徵派詩人拉馬丁的詩作《回憶》中之句。
- (註3) 拉芳登著《寓言》四卷五節。
- (註4) 《師主篇》卷三28第一段。

## 稚氣漸減

當我們離家的時候，萊奧尼決心要入加辣苦修會去做修女了；她突然的離去，使我非常難過，因為我很愛這位姊姊的，在她棄俗離家之際，我竟未能和她吻別，真覺憾恨。我永不會忘記，爸爸告訴我們萊奧尼已穿上加辣會的會衣時，他那慈祥而又欲言又止的神態，瑪利乍聽到這個消息，也覺得極其驚訝。我們曾到那個修會去了一次，但在那裏竟有一種要窒息的感覺，我們去任何地方都未曾有過這樣的感覺。那裏一點也不像聖衣會，在我們這修會裏一事一物原都有吸引人的能力；而那個加辣會絲毫不引我嚮往，我真不願意在那裏停留片刻。而那穿了新會服的萊奧尼卻是非常使人感動，她說，我們得好好的看看她的眼睛，因為以後再想看到就不容易了——加辣苦修會的修女們

在人前總是低垂著眼臉的。天主對她在兩個月中所做的犧牲已覺得很滿意了；她終於回來了，我們又看到了她那雙藍色的眼睛，經常爲淚水沾濕。當我們自阿郎松去看她時，還以爲她會在那裏一直的潛修下去，但當我們離開那黯淡沉悶的修會所在地時，我的心情卻是異樣的沉重。我們如今在家的只有三姊妹了，而瑪利不久也要離開我們去修道了，十月十五日這一天，就是離別的日子，在百霜籟這快樂的大家庭中，只剩有兩個最小的女兒了。鴿兒們都離巢遠飛，甚至於這兩個幼小的也要追蹤而去，只是她們的翅膀還不夠硬朗，還不能遠飛高翔而已。天主看到了這一點，遂趕快給予我奮飛的力量，不因我是最幼小，是最無力的一個而遲不召喚我，爲什麼他在瑟琳以前先召喚我呢？她原是有資格接受聖召的，祂捨合適的器皿，而偏去用那不合適的，無非是藉此使我們更能體會出祂的仁慈與權能罷了。主知道我是多麼軟弱，因而祂隱藏我於那開裂的岩石之後（註一）。

當瑪利進入聖衣會之時，我的心中仍有許多問題疑惑莫解，但至此我已失去了世間唯一可推心置腹的人，我只有到了天國才能再伴隨在她的身邊。那四個先我而升天的天真小靈魂們，生活的時間甚短，他們定然不了解世間的煩惱和憂懼，他們定會爲這個世間受煎熬的小妹妹難過吧？我自己以一片赤子之心向他們坦爽訴說，提醒他們勿忘我永

這是個小寶貝，是個被親人們寵壞了的孩子。由於我是家中最幼的一個孩子，如果他們活著，他們也會和其他的家人們一樣的偏疼我，他們在天堂上也絕無理由將我忘懷，他們定會以種種妙法使我獲得心理上的平靜——那原是我所需要的——以證明手足間的友愛不因死亡而中止。我無需多所等待，他們就答覆了我：一種甜美的寧靜之感，充盈於我的靈魂之中，我知道天堂之上也有一些愛我的親人。從那以後，我對我幾位小哥哥小姐姐們的誠敬之心更爲增加了；我常常請求他們相伴，我藉可向他們訴說流放於世間的生活是多麼的悲慘，同時，我多麼盼望快快與他們在真正的家鄉團聚呀。

如果說上天賜我的恩寵沛然而降，那絕非由於我個人之力，我不過仍是個缺點甚多的人。我確是燃著一團心火，勉力往好處去做了，但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我可以舉一個事例爲證。因爲我是家中最幼的孩子，我總是不大會照料自己；我們的寢室內鋪床疊被的事統通由瑟琳代勞，我未動過手。但自從瑪利入了聖衣會以後，我覺得我應該盡量去做一些事來愉悅天主，所以當瑟琳外出的時候，我有時也去整理一下床鋪了，我也到園裏把她的花盆端進來。這樣做是對的，我應當不注意人的感激與否，因爲我的目的是愉悅吾主。但實際上我卻做不到這一點，如果可憐的瑟琳對我所做的好事未表現出喜出望外的樣子，我就覺得非常難過，以致流淚。我在那段時光內之暴躁易怒，真是夠人受

的。但是，我如曾使任何一位我喜歡的親人增加了煩擾，原都是出於無心，我往往嚎啕大哭，那只有把事情搞得更糟，但我怎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呢？不僅僅是這樣，我的哭泣是和瑪達肋納的哭泣相似；當我想到我該爲自己所做的事而歡欣鼓舞時，我卻爲了我之曾爲此事哭泣過而又哭泣起來了。爲我剖析事理全無用處，什麼都不能把這惹厭的毛病治好。

說來也對，我才不過是個乳臭未乾的小孩兒；我豈能妄想進入聖衣會？欲完成我的心願，天主得行一小小奇蹟，使我長大，使我在轉瞬之間長大成人。祂爲此事選擇的日子就是聖誕節。那個燦爛的夜晚昭示給我們天主聖三的內在生活，我們那才誕生的主，將我內心的一團黑暗化爲一片光燦；降生世間以分擔我的軟弱人生的天主，給我帶來了我所缺少的力量與勇氣。那個神聖的夜晚，祂抱持我是如此的緊密，使我完全沉酣於眼前的快樂中，而絕未回顧以往；我正像一個戰士，攻下一個要塞，又一個要塞，像「一個偉大的賽跑者，他看到的只是他前面的跑道。」（註2）我的淚泉乾了；它們現在要隔很久才好不容易流一次。幼時曾有人對我說：「如果你這麼小就這樣愛哭，以後你就剩不下多少眼淚了。」由事實看來，這話竟是說對了。

那是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對了，就是那天，我得到了天主特賜的恩寵，使

童稚時期，至此結束。如果你認為可以，就稱那為「全面皈依」的聖寵吧！事實是這樣的；在那子夜的大彌撒中，吾主曾挾其無限的威力與大能降臨於我心中。彌撒完後，我們回到百霜籟的家中，在那樣一個佳節，家人預備了一些開心的節目——我要到屋角的煙囪邊去找我的聖誕節拖鞋；孩童時期，我們是非常喜歡這個節目的，因而瑟琳為我繼續安排了這一套。因為我是全家的最幼小者，就仍拿我當成小娃娃。我自那隻「魔術」的拖鞋中，一樣樣的掏出許多新奇的禮物，我不禁高興得連聲喊叫，看到我快活的樣子，爸爸也覺得很高興，看到這事能引爸爸快樂，我也就更快樂了。但是這一次吾主向我表示出來，我應該祛除一些稚氣了，因而我再也不能享受到這稚氣的歡樂了。吾主讓爸爸來使我對此事感到乏味。他——爸爸在午夜彌撒後已很疲倦了，而我那煙囪邊的拖鞋徒惹他的心煩。我聽他說那話時是多麼的難受，你是可以想像得出來的：「好啦！感謝上主，這是搞這些玩意兒的最後一年了。」

我隨即上樓，摘掉帽子；瑟琳看到我的眼中閃動著淚光，知道我的精神是多麼激動，她也要哭了；她那充滿了愛與同情的心靈，是能體味出我的心情的。「啊！德蘭，」她說，「不要現在就下樓去，你從拖鞋裏掏東西時你會更覺得難受的！」但是她已不能了解當時她與之談話的德蘭了；吾主已使我變得前後判若兩人了。我拭乾了淚痕



即刻下樓；我的心跳得好緊，但我竭力的控制自己，捏著那隻拖鞋放在爸爸的身邊，當我自其中一樣樣的往外掏禮物時，你會以為我像個皇后般快樂呢。爸爸微笑了，他又恢復了一向的好性情，而瑟琳在一旁卻覺得莫名其妙，她會覺得是在做夢呢。但並不是夢，那是極具崇高意義的現實，小娃娃德蘭已經又恢復了她心靈的力量，那是她自四歲半母喪時即失去的，如今，爲了孝行，又恢復了過來。

由於這一晚的啓示，開始了我生命的第三階段，是最燦爛的一段，充滿了豐富的恩寵。只在短短的一瞬間，主便使我有這麼大的轉變，那是在過去十年中尋求未獲的；我曾經在這方面努力過，而只這份心意便足以感動祂了。我的情形宛如當年那些宗徒們，他們說：「主啊，我們已苦了一整夜，但是毫無所獲。」像我的這種情況，祂是比對那些宗徒們更爲仁慈，祂自己拿起網，投下它，又拉起它來，滿網是魚。祂爲我比爲宗徒們做得更多。祂使我成爲一個漁「人」者（註3）。我有一種強烈的願望，欲使罪人歸化；在以前，這種願望絕未曾如此強烈的湧現心頭；簡單的說來，聖愛已注入我心，使我忘卻了自己，只一心去做主要我完成的事；自那以後，我無日不在快樂中了。

在一個特別值得思憶的主日，我凝視著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君王的苦像，我看到鮮血滴流到一隻神聖的手上，那樣子真使我感動極了。任著這寶血流到地上，無人曾加以注

意，更無人做出使人欣羨之舉——將之盛接起來，這是多麼值得惋惜的事啊！我要在精神上守望著十字架，在勞接盛起自上面流溢下來的救人香膏，永遠懷著一種願心，將它塗敷於需要它的靈魂之上。並且，吾主在十字架上的呼喚：「我口渴！」再度在我的心上回響不已；在我的心上激起向所未有的熱情，除了我與祂感到同樣的饑渴以外，我又如何能使祂稍解對人靈魂的饑渴？我還未想到祂的一些傳教士們，我只是為那些，有陷入永火地獄之虞的大罪人們祈禱——我是熾燃著多麼強烈的拯救他們的願望喲！

在這一方面，天主給了我不少鼓勵，使我得以知道，祂確已嘉納了我的願心。我聽說有一個不幸的人，因為犯了大罪被判死刑；看來他或許是到死也不會悔改的了。我定要將他自地獄中救拔出來！我為他願竭盡一切的努力；我自己原是什麼也做不成的，但是我可以把吾主耶穌的功勞連同教會的全部精神財富獻給天主；另外我更請求瑟琳代我獻一臺彌撒——我不願自己出面去請求，因為我不好意思為了我說的那個大罪人普藍濟尼獻彌撒。我也不想將獻彌撒的原因明白告訴瑟琳。但她充滿了愛意和熱誠的一再訊問我，我自然不好再向她隱瞞了。而她並未和我開玩笑；她卻要幫我的忙，使我的罪人（她這樣稱呼他）歸化。我是太感激了。我恨不得一切受造者都和我聯合在一起，一齊祈求完成這工作所需要的恩寵。我覺得我們絕不可失望；爲了在這罪人的祈禱的善工上

能得鼓勵，我懇求天主顯示一個跡象。我對天主說，我確信祂是會饒恕這個不幸的普藍濟尼的。我深信天主的仁慈是無限的，即使普藍濟尼未去辦告解，未曾做出任何悔過的樣子，我的信念也不會動搖。我只願意他有一個悔過的跡象，使我看了能夠心慰。

我的禱語得到了回答，且見於文字。爸爸向來是不讓我們看報紙的，但我想，只看有關普藍濟尼的消息諒也無妨。在他行刑的次日，我看到一份十字報；我匆匆的將它打開，映入我眼簾的報導，使我熱淚盈眶，我不得不趕快走開，以免讓人看到我的心情激動。原來普藍濟尼並未去辦告解，他於受刑之前只是一直向絞刑架走去，當他正要將頭伸進絞刑架中間去時，他忽然得到一種靈感，他將身旁的一位神父向他擎著的十字架苦像加以利用，親吻那聖傷三次。隨即，他的身雖受刑，他的靈魂卻去接受他的報償了。自那至仁慈者的唇邊，我們聽到了那悲憫之聲：「在天堂之上，那些做過補贖的罪人得到的福樂，比那些無需作補贖的義人更爲多而且豐。」（註4）

啊，這不就是我所要求得見的跡象嗎？那恰與作爲我祈禱原動力的恩寵相吻合。由於看了自吾主聖傷流下來的寶血，我遂發生了救靈魂的渴望；這是能治療他們傷患的補劑。而那個人——你可以稱他爲我祈禱於主，在他心靈上見出效驗的第一個孩童——是緊吻著聖傷死去的。這是多麼使人感動的答案啊！自從得到這項殊恩以後，我的救靈魂

之心與日俱增；我好像聽到吾主像當年對那個撒瑪黎雅婦人似的對我說：「給我點水喝。」（註5）相愛的人是喜歡交換禮物的，在我這一方面，現在藉了祂寶血的甘露，我得以獻給祂一個復甦的靈魂。而我愈是這樣做，祂愈是不以我的菲材劣質而見棄，這使我救靈的渴望更爲增強，這是祂的聖愛所能給予我的最可貴的玉液甘露了。

（註1）雅歌第二章十四節。

（註2）聖詠十九篇六節。

（註3）路加福音十五章五節，十節。

（註4）路加福音十五章七節。

（註5）若望福音四章七節。

## 第十六章

## 內在的進步

在以前，我只是在生活狹小的範圍內活動著，而自此以後，我已突破了那小小的生活圈子，天主已發現了導引我的妙方良策。回顧祂導引我走的路徑，我的內心充滿了感激，但是甚至到現在我也得承認，我雖是大踏步的向前邁進，我仍未能把握住許多東西，而都將之輕輕錯過了。我的疑慮是擺脫了，暴躁的性情是變得較溫和平了，我的心扉至今仍然開啓著。在我求知欲旺盛的現階段，我更對崇高、優美的理想，發生了恆久的渴望。課程與作業當然使我受益，但是我覺得這些並不够；我自己特別心愛的，且時時留心研讀的是兩門學科——歷史與科學。至於其他的科目，我毫不感覺興趣，只有這兩門才對我有極大的吸引力。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已比在學校裏獲得了更多的知識。呵，

是的，這也不過是「虛幻與徒勞。」（註1）在《師主篇》（註2）一書中，有一章會談到了不必要的好奇心，那，常常引我思味不已。但我仍是繼續研讀下去。我正值讀書的年齡，那是不會有什麼害處——我以這種想法來自解，實際上，我雖然似乎浪費了很多的時間，而我覺得天主並未阻止我那樣做；我常是注意著不以太多的時間消耗在讀書上，我只在一定的時間內從事閱讀。

我的年齡已屆女孩子們最危險的時期，但天主正在加意的照拂著我。祂曾透過了先知厄則克耳的預言，向耶路撒冷說了幾句話，那正好似對我而發：「誰會像我似的，在行路中來到了你的身邊？你已經長成，可以了解愛情了。我向你求婚，你是屬於我的。我的斗篷要為你蔽身，我帶來的油膏要給你塗敷，我更要衣你以錦繡；為你柔頸掛上一條項鍊，並要以華冕為你加冠；以麥、蜜同油做你的飲食；你的美是無與倫比的，這超越一切的美麗使你登上寶座。」（註3）是的，這便是主為我所做的；才剛寫下來的句子我可以全接受，並且要表示出：那恰好描寫祂對我的優遇。我只敘述一下祂給我的營養，且份量是如此豐足。

在過去長久歲月中，使我繼續前進不輟的生命滋養，也就是你在《師主篇》裏面所獲得的那種精神食糧：我覺得只有這才是有益身心的，其他皆無甚用處，直到我發現了

福音中含蘊的寶藏後，才改變了這種看法。可愛的《師主篇》啊！每一章我差不多都記住了，我從不肯和那小書分離片刻，夏日的時候，它整天在我的衣袋中，冬天的時候，在我的暖手筒裏，結果那竟成了一種「慣例」了，舅母常常隨手將它打開，隨便唸誦一個章節中的幾句，便要我接著「背出來」下面的文字，她最喜歡和我開這樣的玩笑。那時我已十四歲了，已有了更廣泛的讀書興趣；並且，天主已看出在這塊乾麵包上塗敷「油蜜」會使我心滿意足。這個，我在阿敏榮神父的著作《現世的終結及來生的奇秘》一書中得到了。那書原是聖衣會修女們借爸爸的。平常我是不讀爸爸的書的，這次卻破例了，我得到了他的許可，得讀這本書，實是我生活中另一極大的恩寵，我現在仍能憶自己在書室窗前讀這書的情景，而它給我的印象是如此的親切優美，使我無法形容。

宗教上一切了不起的真理，永恆的奇秘，常含有一種超性的歡樂，洋溢於我的靈魂之中，我已經先前看到「天主為那些愛他的人所準備的歡迎。」（註4）——是的，心靈能夠感知眼睛所永遠看不到的；並且能體會出：天堂的賞報與我們在生活中所做的不足道的犧牲，簡直不成比例，我渴望著來愛我們的主，充滿了熱情的愛祂，當有生之年，有機會來表現的時候，向祂以千萬種的佐證，來顯示我對祂的愛，那書中關於純全的愛，我們即將接受天主本身，以為我們永恆的可貴報償時，祂要賜給我們的歡迎等

等……，我抄寫下來好幾段，我一次又一次的背誦著那些使我難忘的句子。

瑟琳是我當時唯一的知心人了，自從那個聖誕節以來，我們彼此相知益深；年齡的不同並無關係，我的身量已經增高，尤其是，在舉止儀態上亦有進步。以前我總是埋怨她，嗔怪她不將自己的心事說給我聽，她就回答我說：我是太年幼了；她得等到我「和腳凳一般高」時才能信得過我。我多盼望能和神秘的腳凳達到同樣的高度，那就可偎依著她，請求她以極其信賴的態度向我訴說內心的一切；但我一切的努力都是罔然——我們的中間仍有隔閡。但現在吾主要我們兩人並肩向前而行了，祂以一種比血統更密切的聯繫，將我同她維繫在一起；我們在精神上可說是如手如足了，我們好像是聖十字若望所撰的《靈歌》中呼喚愛人的那位新娘：

女郎踏著你留下的履痕，

在路上將你的蹤影追尋，

渴望能觸到那閃閃火花，

並飲下那如神聖香膏般

發散著馥郁之氣的芳醇。（註5）

我們步履輕快的追隨著主的腳步：祂將愛之火花慷慨的散在我們的靈魂之中，祂令



我們飲下甘美的烈酒，使我們無視那些轉眼即逝之物；我們的唇吸到溫柔的氣息，只是祂，而非別個，與我們息息相通。

以上所述，就是每晚我們在樓屋中望著外面清景娓娓談心時，談話的內容。當我們看到蒼白的月亮緩緩的升上樹巔時，我們的目光向前遙遙的矚望著。它流照於酣眠大地的一派清光，點綴於我們頭上蔚藍穹蒼的燦亮星光，以及為晚風輕輕飄送著的軟綿綿的雲彩——這一切都引我們的心靈嚮往天堂！大地不過只是它的背面，猶如此美麗、恬靜，那麼它的正面又該是多麼美妙呢？也許那只是我的淺見，但我的一點靈明常使我想到聖莫尼加同她的愛子在奧斯霞地方小住時的情景，當時他們想到了造物主的奇妙手蹟而欣喜無已（註6）。我覺著自己也好似接受到大聖人們所接受的一樣恩寵：宛如《師主篇》書中所說：「天主以兩種方式顯現他自己；對於某些人在光燄中顯現，對於另一些人則以一種隱約的象徵及形象。」（註7）啊，祂覺得對我及瑟琳以第二種方式顯現較為適宜，但是將祂自我眼中遮隱起來的面紗，看來是多麼的輕盈而透明！如何再能有絲毫的疑慮？又何需乎信德與望德來堅定我們的心志？祇有愛德就足夠了，足以使我們在地上去努力去追尋我們心意中的良人聖配。「祂單獨向我們走來，以一吻來表示祂的歡迎之意；此後，我們再也不必擔心看到他人對我們的鄙夷神情了。」（註8）

你能夠想像，這恩寵在我們的心中結出了豐碩的果實；我們走上修德成聖之路時，自會覺得分外的坦易而從容了。最初自然難免有些掙扎與苦鬥，使我們顯出痛苦的模樣，但是漸漸的這種痛苦之感消失了，我已能毫無困難的抑制自我意志。「如果一個人是富有的，」吾主曾經這樣說過：「更要對他多所餽贈，而使他的財富更多。」（註9）我的情形就是如此。只要我善用祂賜我的一種恩寵，其他的恩寵必將隨之沛然而至，吾主在聖體之中已將自己賜給了我，比我所敢希冀的更為頻繁，我自己定了一條守則，祇要為我聽告解的神父答應，我都要去領聖體，一切請他自行規定，我並不敢為此特別懇求他。（近來我不如此膽怯了，而敢自動的去請求神父答應我領聖體了。我覺得一個靈魂倘使時時渴望領聖體，應該告訴聽告解的神父。吾主每日自天堂降下，並非祇在黃金的聖體龕中等候我們，祂已經尋到一個更好的所在來做為休憩之地；那即是一個依據祂自己的肖像而塑造的基督信徒的靈魂，那聖三的活聖殿。）

我到底如願以償，吾主看到我是如此熱心，如此有志，乃通過那位聽告解的神父，鼓勵我在那個五月中每週領四次聖體；而當五月過去之後，在有大瞻禮的一週中，他又將之增加到五次。我離開神功架的時候，眼中充滿了快樂的淚水；我感知吾主是決定自己來做我的領導者了。你知道，我有一宗短處，關於我自己內心的感受，向來不愛提

起；我覺得既有主引領著我，走著這樣修直、光明的道路，我又何必向人敘述我的內心呢？，主做了我的嚮導，我已無需另求他們指示了。一些指示人神修者，只不過是以其靈魂動態作為反映出主的意旨之明鏡；吾主既然要親自與我交往；任何的居間者他原都可以加以利用，我是用不著專去向某一個人請教了。

當一個園丁欲使果子提前成熟的話，他得費很多的事，目的既達，他是不會任那果子懸垂枝頭的；必是要取供客人在筵席上啖用。吾主對這柔弱幼苗般的我，費了許多恩寵來養護，也是同樣的道理。當祂在世上傳道時，祂曾在快樂之中歡呼起來：「天主啊，我讚美祢，祢對飽學之士所未曾顯示的，卻顯示給小孩子們了。」（註10）現在，祂看到我如此的柔弱渺小，祂乃自我看出施行仁慈的絕好機會。祂自己降尊來屈就我，且授予我很多愛的教訓。啊，親愛的，那些飽學之士窮畢生之力來研究他們的學問，但並未能融會貫通，當他們聽到有一宗奇秘，原是科學方法所不能發現的——真善美的奇秘，他們是多麼驚訝呵！只有在精神上保持清貧寒素者才能了解它；而這裏有一個差不多十四歲的小女孩，正預備將這奇秘告訴大眾！

（註1）訓道篇一章十七節。

- (註2) 所指或為該書卷三10第三段。
- (註3) 厄則克耳書十六章八至十三節。
- (註4) 格林多前書二章九節。
- (註5) 《靈歌》第二十五詩節。(據路藹·坎佩拜譯本)
- (註6) 奧斯定《懺悔錄》九章十節。
- (註7) 《師主篇》卷三43第四段。
- (註8) 雅歌八章一節及《師主篇》卷四12第一段合在一起而引用的。
- (註9) 瑪竇福音十三章十二節。
- (註10) 瑪竇福音十一章廿五節。



微笑聖母像



八歲時與姊姊瑟琳合影

## 第十七章

## 走向加爾默羅的第一步

在聖十字若望所著《心靈的黑夜》裏〈心靈的詩歌〉中（註1）有句云：

……唯有此光

燭照我心，

燦爛勝過日午驕陽，

明確的指引著我，照耀著我，

來到等待我者的近旁，

我久知祂乃是萬有之王。

對我而言，吾主等待我的地方就是聖衣修院；但是在我能於祂處尋到「休憩的清

蔭」（註2）以前，我要受到許多的考驗。那並無關係；天主的呼喚是如此熱切，我願蹈火以赴用表我的忠誠。實際上，我只能尋到一個人來鼓勵我的行動，此人非他，就是親愛的寶琳。我的每一次的脈搏跳躍，皆能引起她的回應，而只藉了她的指引，我才能到達那我所渴望的邊岸——加爾默羅的聖衣會，那被天上的甘露霑潤之地，五年前已迎她前往。親愛的姆姆，五年來我以為已經失去了你，但我剛剛一受到考驗，你便伸出手來指示我的前路了。

我迫切的需要鼓勵，但近來到聖衣院去看你們幾次，每次皆使我非常難過。因為我只要一提起要入聖衣會的事，就要遭到反對，那常使我為之心悸骨慄。瑪利，她覺得我年紀太小了，盡力的使我打消此念，甚至於你，姆姆，有時也竭力想澆滅我的心火，以試探我之是否真誠。如果我不是真有聖召的話，自一開頭我就要意冷心灰了。當我以實際的行動應答主的召喚時，我只遇到了一次再次的阻撓。我在這小小年紀就要入會的事，我並不願意告訴瑟琳，但那使我非常痛苦不安，因我是任什麼事都不願向她隱瞞的。這種情形並未延續多久；不多時瑟琳就知道了我所做的決定。而她不但未阻止我，且極其「英勇」的應承了天主要她做的犧牲。我說是「英勇」的，並非無因。彼時我同她是那樣的親密融洽，意趣蓬勃，好像是有著一個靈魂似的。在好幾個月中，我們過著



一種女孩子們所夢想的快樂生活，周遭的一切，無不使我暢心適意，我們極其自由自在。總而言之，那簡直可以說是人間的樂園。而現在，我們尚未及盡情的享受，卻要出乎自願的將它放棄了；但親愛的瑟琳卻從未有分秒爲此而怨嘆。另外，吾主並未先簡選了她，她本來應爲此而怨對，因她原也有此修道的心意，本應該先輪到她的。但是她並沒有那樣；你可以由此而想像當年教友們殉道的時代，那些未能先做祭獻，仍被留在牢獄中的人，與那些先在鬥獸場中做犧牲的人吻別，祝他們平安；他們只以一種想法自慰——他們想自己之被延遲刑期，未能早嘗天堂福樂，也許是天主要試探他們，以見出他們到底是否夠勇敢，一念及此，他們乃感到釋然了。瑟琳肯對小德蘭說聲再見，寧願自己落後一步，以接受艱苦的考驗。天主爲了對她表示愛心，才使她遭遇到一些悲痛的事故（註3）。

一日我向她仔細訴說心事，她才完全了解我的困難及挫折。她聽了頗與我表同感，就好像她自己的聖召遭到阻撓似的。我是對她不必有所畏葸了。但是我如何對爸爸講呢？他已經將三個較長的女兒獻給了教會，他這個偏憐的幼女即將與他分別的消息，又如何透露給他呢？在我鼓勇向他吐露真情以前，我得先與我自己的感情鏖戰。無論如何我得盡量達成這個目的；我差不多十四歲半了，離聖誕節只還有六個月，我在去年歡度

這個佳節時，接受了聖寵的光照，那時即下決心於今年聖誕節時入會了。我選擇了聖神降臨節做我宣布入會心願的日子；在那一整天裏，我會請求天國的宗徒們爲我祈禱，俾使我可以措詞委婉而得體。唯有靠了他們之力我始可克服我的畏葸，天主向我標示的入會聖召，乃是藉了做祈禱與犧牲工夫，向傳道者們傳道。

直到那日的傍晚，我們做過晚禱後我才得到向我最親愛的爸爸說明的機會。那時他已走到教堂外面，坐在井邊，他的眼前，展現著一部大自然的奇書。太陽的光線雖已微弱無力，但仍在樹巔敷了一層金黃，那些鳥兒在高高的樹枝上唱著，做它們的晚禱，父親的俊逸面孔上有一種天國的靜穆之氣，可以見出他的靈魂完全是在寧靜之中。我走過去坐在他的旁邊，一個字也沒有講，但我的眼睛已爲淚所濕。他俯視著我，他的神態總是那麼溫和，他將我的頭扳向他的胸臆：「小公主啊，怎麼啦？」他說，「告訴我。」隨即，他立起身來，像是故意的掩飾自己的感情而開始來往的踱步，仍使我偎貼在他的身邊。

我將我要入聖衣會修院的心願告訴了他，他和我竟相對的流起淚來了。但他並未說一個字來阻攔我的聖召。他只向我建議，我作此重大決定仍嫌年紀太輕。但我盡量的向他分析我的理由，以期心性誠懇忠直的他能在我的分辨中看出天主的旨意來。他的信心

是那麼的深刻，結果他哭了：「天主賜給我多大的光榮啊，要我接二連三的獻出了一個女兒又一個女兒！」我們又接著向前散步……。他竟如此和悅的接受了我的懇求，真使我衷心感謝。我有一個多麼了不起的好爸爸！他那時似乎體味到一種安和與幸福，這正是做了一種犧牲後得到的精神報償。我那時真像和一位聖人在說話似的；我多麼希望我能清楚的憶起他的話，將它寫在紙上！但我心中珍藏著的只是一片模糊的記憶。我可以試著約略的記下一些，我想，我只要寫下浮現於我記憶中的一件事就夠了——他的那一件行事，當時雖是出於偶然，但實有著象徵意味。

在那附近的短牆邊，生長著一些小白花，樣子很像百合，他摘了一朵遞給我，並向我說明天主造成這種植物，且使它生長的一番苦心。當我聽著他講解時，我覺著我好像聽到了我自己生命的故事；這朵渺小的花兒，與渺小的德蘭是如此的相似！我自他手中接過了這朵小花，好像是承接聖人的聖髒一般，接過來時我才注意到，他不是將他摘下的，卻是連根拔起來的，根莖仍極完好——好像它要在一種新的土壤中孳長新的生命，那新的土壤遠比它最初的生地肥沃。那不是正像是爸爸在幾分鐘以前為我做的嗎？他答應我在加爾默羅山上（聖衣會中）覓得歸宿，遠遠的離開我消度童年的低地小徑。我將那朵小花放在我的那一本《師主篇》的篇頁中，在〈愛主於萬有之上〉這一章做出

標記，它一直被保存在那裏。只是現在接近根子之處的莖已斷落，那好像是說，天主要使我知道，不久他就要使我斬斷塵緣，而不使我漸歸凋零。

我得到了爸爸的許可後，滿心以為從此可以一帆風順，但是事實卻並非如此，仍然有很多的阻撓，以考驗我的聖召的真實性。當我向舅舅說出我的決心時，我不禁打抖，他是慈和得無以復加的，但他卻簡單乾脆的拒絕在我十七歲以前給我答覆。他說這簡直是太不審謹了，竟讓一個十五歲的孩子過聖衣修院的生活。根據一般人的意見，那原是成年人修道地方，而不是稚齡的我所當去的。人們會對這件事有什麼樣的批評呢？他堅決的向我說，除非有了聖蹟才讓我去。我覺得爭辯無益，就很失望的離開了他，到祈禱之中尋到庇護之所。主的聖蹟，如此看來乃是我接受祂的聖召必要的條件，我如今只有祈求祂顯一聖蹟了。

一時我不能再向舅舅提到這個問題，每想到去拜見他我就發抖。那時，我覺得他早已把這事忘懷了，但我後來才知道我那種難過的样子使他的心軟了。在這陰雲密布，現出一絲天光之前，我受到了一次長達三整天的考驗，那好像是使我藉此機會，體味出聖母及聖若瑟當初尋覓耶穌時的沉重心情。那又似是跋涉於大漠中的一次朝聖；或者我們也可以說，我的靈魂像是失去舵手的一葉輕舟，顛簸於風浪之中。啊，是的，我知道吾

主是在那裏，祂是我的小船上的一個乘客，惜乎我不能看到祂，如果在我的靈魂之中，擾攘不寧風狂雨驟倒還好些，我還可在閃電照亮了暗雲之際，藉了那閃閃的光明在一瞬間看到了祂，但卻只是靜靜的黑夜，沉沉的夜色包裹住我的靈魂；我覺得自己像當年在憂苦中的吾主一樣，我是十分的孤獨，天地之間沒有一件事物能安慰我心；甚至天主自己也像是棄我而去。在那三天之中，大自然也像是和我的心情同樣的色調，黯淡無光，大雨如注。在我生活中那危疑震撼之際，我發現自然似是反映我靈魂情況的明鏡；在我歡笑的時光，太陽也無絲毫的雲影遮蔽，燦爛輝煌；如今，上天也似爲我灑了一掬同情之淚。

第四天，是星期六，（聖母的節日），我又去見舅舅，當時他神情很嚴肅，我還未來得及向他提到我的問題，他就招呼我到他的書房裏去坐，這使我有點驚訝。他看到我畏懼的樣子，開始溫存的鼓勵我，對我說不需要禱求什麼奇蹟發生了，他曾祈求天主使他能爲了主而下一決心，他的祈禱已經得到了應答。我的確不需要再祈求吾主顯聖蹟了，因爲聖蹟已經發生了；舅舅的態度已與以前完全不同。現在已無須再談什麼審慎將事了；他說，我原是天主欲在含苞待放時即折取的一朵花，他不再加以攔阻了。那是他經過熟慮的答語，是他要鄭重申明的；這已是他第三次答應他愛如己出的甥女們棄俗修

道；在這方面，他可以說是已表現出初期基督信徒的信心。我的舅母也是如此，我對她的慈愛及明智是多麼的感激！在我遭遇到重重困難的整個時期內，她從未說一句話使情勢對我益形不利；當她與舅舅對我的事一致表示同意時，我真看得出她是勉強抑制住自己，一言不發，毫未表現出內心的顧慮。但他們還不知道，他們還要被召喚再做兩次同樣的犧牲。但當天主向人要求這樣的犧牲時，祂並非是取而不予的；祂給了他們所需要的力量與勇氣作為贈禮。寫至此，我要轉移一下我的思緒，回過頭來再接再述說我的故事了。

我滿心輕快的回到百霜籟家中，在淨無雲翳的天宇下，暗夜已經逝去；吾主已經醒來，又使我的心中充滿了快樂，並使心中浪潮的澎湃之聲平靜了下來。我感覺到一陣輕風吹送著我的船帆，海岸已似遙遙在望，我祇達岸邊已無須多待了。祂當真並未捨棄了我；但我的未來仍要遇到風雨——那會遮隱了燈塔的光輝，且使我感到驚惶——唯恐不能達到彼岸。親愛的姆姆，在得到舅舅許可後沒有幾天，我就去看你了，且將那好消息向你報告，我受的一切磨難都已成過去了。而當你告訴我，那個修會的指導司鐸不會答應我在廿一歲以前入會，你可以想像出，我是多麼的驚詫與失望！

這是我所遇到的最大的阻礙，我全然未曾料想到這一點。但我並未失去我的勇氣；

我遂同爸爸和瑟琳一道去見那位神父，我懷了滿腔希望，想他聽了我說明當真有入聖衣會的聖召以後，他會向我大發悲憫之情。他對我們的態度相當冷淡，無論怎樣說也未能使他改變主張，甚至於爸爸——他是多麼偉大——也幫助我懇求，但也是毫無用處。遲緩一下並無大礙；在家裏我不是也可以照樣過一種如聖衣院中的生活嗎？自然，我無從受到修會一般的訓練，但也並非是樣樣都不能做到。未了，神父說他只是主教的代表；如果主教本人准我入聖衣會的話，他自然也無話可說了。我離開了神父的住所，淚下如雨，我很高興的看到天也正在落雨，這我正好可以用傘把我的臉遮起來。爸爸不知怎樣安慰我才好，他只能答應我，什麼時候我要到巴郁去看主教，他就帶我去，我是下了決心要實踐我的心願，我說，如果主教不允我在十五歲時入會，我就要親自往見聖父教宗。

~~~~~  
 (註1) 〈心靈的詩歌〉第三及四詩節。(據路藹·坎佩拜的譯文)

(註2) 雅歌二章三節。

(註3) 關於聖女之父瑪爾丁先生精神上的病發，那是在聖女入會後不久的事，六年之後，於瑟琳入會前未久，他與世長辭。

## 謁見主教

雖然我的生活表面上看來並沒有什麼變化，但在許多方面卻已與往昔不同；我繼續讀書，且與瑟琳一同在一位精於女紅的女教師那裏學縫紉。但在這階段，我是漸漸長成了：尤其是在敬愛天主方面。有時，我在心中感到一種新的激動——真正動情的愛。我記得一天晚上，我正不知如何向天主訴說對祂熱切的愛，以及如何渴望祂受到尊崇與敬愛之時，我想到地獄之中竟無絲毫的愛存在，我覺得那是多麼的使人難過啊！我乃告訴天主，如果祂願意的話，我準備自己深入其中，那麼在那個永遠咒罵天主的所在，仍會有個靈魂充滿了愛主之情。我自然知道這事行不通；我自然知道：只有爲了我們永恆的福祉而實現祂的心願，才能光榮祂；但是愛人們在相愛至極時總要說些痴話的，如果



沒有那樣的愛的表示，就覺得不夠熱烈似的。我並非不渴望天堂，但是「愛」就是我所期待的天堂；我敢深以聖保祿般的肯定口吻說，什麼也不能使我與引我戀慕的天主分開（註1）。

在我離棄俗世以前，天主給了我一個機會，直接與幼童的靈魂接觸——這幸運原不是一個家庭最幼的孩子經常能夠得到的。那原是由一件很淒涼的事情引起來的；我的一個保姆的親戚，去世非常之早，丟下了三個稚齡的孩子。當她患病的時候，我們就把那兩個小的接到家中來，其中那個大些的還不到六歲。我整天照拂她們，我關照她們的一些事，她們都能誠心誠意的聽從，這使我很覺高興。人們由領洗所得的信德，在她們的小心靈裏已有了深厚的根基，甚至於在那個年齡，已肯爲了準備獲得永生的報償而做犧牲了。當我要我那兩個小寶寶彼此和睦相處時，我無需答應她們玩具或糖果，她們才變乖，我只消向她們講到天堂上的耶穌聖嬰，以及祂爲好孩子準備的報酬就夠了。於是，那個快到懂事年齡的大些的小姑娘，就以閃爍的大眼睛望著我，向我詢問有關耶穌聖嬰以及天堂的各種問題，並且預備凡事忍讓她的小妹妹，她說，在她的一生中，她永不會忘記「高身量的小姐」告訴她的一切。

仔細觀察著這些天真的靈魂，我發現出，在她們如脂蠟般的可塑性幼年，倘不早早

的對她們加以訓練，乃是極大的錯誤。我了解吾主所說的：「傷害了小人兒純真的心靈」一語的深長意味（註2）。有很多的靈魂，只要領導得法，就可以超凡入聖。當真，天主並不是站在那裏，要求我們的幫忙，雖說生長榮枯需賴於祂，祂卻給予一個智巧的園丁一種機會與技巧，以培養一些珍貴嬌弱的植物；爲什麼吾主不對所有的靈魂給予同樣的待遇呢？一個笨拙的園丁，不了解她們所培養的植物，即去爲它們接枝，使玫瑰接種於桃樹上，只會將一株樹毀壞。最好的辦法是，自一起就發現出天主對此一靈魂及彼一靈魂的要求，按照祂所賜予的恩寵去做，不操之過急，也不遲滯延緩。

孩童們自大人的教誨中了解了神聖的奇秘——那就是對於聖愛的歌讚——宛如雛鳥自老鳥那裏學會唱歌。我曾經養了一隻金絲鳥，唱得極其美妙動聽；同時我有一隻梅花雀，我對之愛護備至，在牠學飛以前，我就加意的照看牠。牠是被獵人捕獲後長大的，並沒有老鳥教導——生育牠的老鳥；但當它聽到金絲雀整天啾啾，它也竭力模倣了。那對於一隻梅花雀確是件不大容易的事呢；牠的溫柔聲調，並及不上那高亢的樂師的調子。看到它那努力的樣兒真令人感動。但是最後牠成功了；牠唱的是金絲鳥的調兒，卻未曾失去牠本身韻調的甜美。親愛的姆姆，是你教會了我唱歌，自童年時我就喜聽你的聲調，現在常聽到人們說，他看到我就想起了你，那真是件了不起的事啊！並不是我有

絲毫肖似你處；但是我希望，無能的我能夠伴隨著你在永恆之中引吭合唱。

但我不能再絮聒的追述我在入聖衣會前的心境，及那段黯淡的時光了。還是再說那聖召的故事吧。在那主教特別指定的日子，十月三十一日，我自己和爸爸去到巴郁，心中懷著很大的希望，由於是去拜謁一位主教，而心中誠惶誠恐，我生平從未有一次去拜訪人家而無姊妹陪伴著。平時，我不經人問到，總是安靜的不作一語，這一次我得自行說明前來的目的，且詳陳我要入聖衣會的理由了；要證明我的聖召是確鑿有據的，這一點我自當盡力說明啊。但是天主得給我特殊恩寵以克服我的羞怯。自然，那是千真萬確的：「愛，是無所不能的，有了愛，每件事都似乎是可能的，可行的。」（註3）只是由於對天主的愛，使我能征服這些困難，至於那些繼之而來的難題，乃是我為聖召付出的最高代價。我說，那是很高的代價；但執筆的此刻，我是在聖衣會中了，置身於這為我渴望已久的清涼蔭蔽之下（註4），我轉而覺得換取我這幸福的代價原極低廉；如果仍要付出一些以保持這種幸福的話，雖然再受種種考驗我在所不辭。

我們在傾盆大雨中到了巴郁：爸爸不願他的小公主的華服被雨水打得濕淋淋的去叩敲主教的門扉，我們就搭了公共汽車前往。我們的運氣真不大好，主教同他的神職人員們正在做追思彌撒，教堂裏擠滿哀泣的婦女；而我那天穿的卻是淺色的衣服，戴著白色

的帽子站在那裏，頗惹人注意，許多人都在看我。當時雨下得那麼大，一時無法離開教堂，而最糟的是，爸爸本著一股虔敬教友的熱誠，帶著我走進堂中的最前面去，我只有極其順從的跟著他向前走，以免使他不快，但我真擔心自己會擾亂了貝郁那些熱心的教友們，那些人以後我是也沒有機會再遇到了。末了，在那高大祭壇後面，我看到一座小聖堂，在那裏我感到自在而舒適：我在這裏可以用全部的時間來熱切祈禱，直到雨停我們可以走開爲止。當走出來時，爸爸要我注意一下這教堂是多麼壯麗，那時，人已散去，似乎更顯得美輪美奐；但我全無心情來觀賞任何事物了。

我們出了教堂乃逕去拜見瑞委羅尼蒙席，他那天正在等候著我們前來，時間是他代爲約定的，但不巧在那時間內他恰好不在。我茫然的穿越了不少的街道，皇宮附近有一家精美的旅社，爸爸就帶我在那裏用飯，那些可口的菜餚我全然無心品嚐。親愛的爸爸對我是那般的慈愛，告訴我不要煩惱，主教一定會成全我的希望。我們就這樣休息了一會兒，又去拜訪瑞委羅尼蒙席；這一次另有一位先生在門口候見，但那位總本堂傳出話來請他稍待，我們就先進去了。可憐的人，那天真夠他等的，因爲那天我們會見的時間相當長。瑞委羅尼蒙席很是和善，但及至他知道我們來謁的目的後，深感驚訝。他微笑的望著我，問了我幾個問題，隨後他就說：「這邊來吧，我陪你們去見主教。」當他看

到我眼中的淚珠盈盈欲墮，他就說：「現在，把你的金鋼鑽先收回去吧，主教也許不願意看到呢。」他帶著我們穿過幾間大屋子，壁上都掛著聖像，那巨大的尺寸，使我更覺得自己渺小如蟻，我心中忐忑猶豫，不知對主教說些什麼才好。

主教正在長廊上同兩個神父講話；他同這位蒙席講了兩句話，就一同回到我們正等候在那裏的書室中來。書室中有一把很大的圈椅，朝向正在燃燒著的火爐擺放著，當主教進來時，爸爸就在我的旁邊跪下接受他的降福；兩位神長隨後就坐了下來，分坐在火爐兩旁，中間那把圈椅做什麼用呢？瑞委羅尼蒙席要我坐時，爲了禮貌關係，我實在不敢去坐，但他一定要我坐；我不是應該在這裏表現服從的精神嗎，於是我就不復猶豫的坐下來了。我看到主教坐的只是一把平常的椅子，而我卻安坐在可容得下像我這樣的四個小人兒的圈椅上——但我坐在裏面實在覺得並不舒服。我希望爸爸提起話頭，但他要我自己說明前來的目的。我當然盡力的說得流利暢達；但主教早就聽到過不少流利的言詞了，我的雄辯似乎並未能感動了他，如果有一位神長從旁爲我美言一番，對我大有好處，但是並沒有，我自那方面得到的卻是有力的反對。

主教問我，是否我早就有意入聖衣會了；「啊，是的，主教，」我答道：「很長，很長的時間了。」「啊，對了，」瑞委羅尼蒙席大笑著對我說：「但你還未對我們講，

那足足有十五年之久了。」我微笑著向他答道：「真的很久了，但算起來也沒有好多年，自從我懂事的時候，我就想做修女了。自從我了解聖衣會中的情形時，我就決心去入會了，因為我確實感覺到那就是我內心渴望著前去的地方。」（姆姆啊，我無法把我原來的句子記下來；我想當初我說的也許更得體一點，在這裏我只是向你說個大概的意思而已。）同時，主教是自父親的立場來考慮這件事；我難道不應該在家中多待一些年來安慰他嗎？當他聽到爸爸反而代我請求，希望在十五歲時我就能離家修道之時，他是多麼的驚訝，感動，你是可以想像出來的。但那自然也對此事沒有什麼幫助，主教說，他一定得和那修會的會長談談，才能做決定；倘不經過這一步驟，是辦不到的。

這是最使我難過的話，這是最使我難過的答覆，我是又碰壁了。我不只讓主教看到了金鋼鑽，且使他看到了一顆顆如雨般紛紛而下的金鋼鑽。我看出來他目睹此狀大為感動。他以手臂摟著我的脖頸，極其慈愛的安慰我，據說還沒有其他的人得到過他如此親切的撫慰呢。那麼，如此看來還有一線希望；他覺得我到羅馬去一趟乃是上策，因為那更會堅定我的心志；我該高興，實在不應該再哭了。他下週將到里修去，為我的事去見那修會的會長，他一定在我旅義期間，將他得到答覆函告我，得到這樣的結果，我真該心滿意足了。我還需要說什麼呢，即使說出來有用，我也不想再說什麼話了。我所仗恃

的流利口才，如今已是涸竭了。

主教一直送我們到花園那裏，當爸爸對他講起，這次我爲了使自己看來年紀大一些，特別將頭髮高高的梳了起來。主教聽了覺得很有趣。後來，對這事他並未忘記，他一提起「我的小女兒」來時，總要講起我這個頭髮的故事。瑞委羅尼蒙席一直陪我們走到花園盡頭，他說：「簡直從來沒聽見說過，女兒要獻出自己，而做父親的也同樣的熱切。」爸爸向他詢問了幾項有關去羅馬朝聖的問題；譬如說，謁見教宗時要穿什麼樣的衣服等等。現在，他當時的神態，猶清晰的浮現於我的眼前，他曾在瑞委羅尼蒙席身旁轉來問著：「我是否可以這樣做法呢？」方才，他曾對主教說過，如果不准我入會，我就要去面謁教宗懇求了，爸爸的言語及做法，都是未經事前考慮過的，他是一個風度優美的人，自然而然的流露一種高貴的氣質，主教不禁大爲感動。（主教平時會接見過不少嫻熟社交禮貌的人士，但是他這次接待的這個「法蘭西納瓦里之王」和他的小公主時，覺得他們自是與眾不同。）

走到街上，我又哭了起來；並非完全爲了失望，而主要的是害得爸爸陪我白走了一遭——他本來決定一得到主教滿意的答覆就打電話報告聖衣會修院的，但事既如此，他只有惆悵無言的走上歸途。我那時候真覺痛苦極了！我一切將來的計劃似已完全破滅；

我越是想把握住環境加以利用，而情況越是惡劣，這是一段悲傷的時光，但卻相當平靜的：我只是祈求天主的旨意承行，此外更無其他。有一次我在里修，爲了得到點精神上的慰藉，特赴聖衣院，結果我在那裏真的得到了心靈上的支持。你對我的痛苦，頗有同感，使我永生難忘。如果我狂妄的冒著不敬的罪名，我就要向你引用吾主在受難前對宗徒們說的話了：「你們……在這痛苦的時光守在我的身邊吧。」（註5）我親愛的姊妹們，那是一種多大的安慰呢？

（註1）羅馬書八章三十九節。

（註2）瑪竇福音十八章六節。

（註3）《師主篇》卷三5第四段。

（註4）雅歌二章 節。

（註5）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八節。



## 第十九章

## 赴羅馬途中

從貝郁回來三天後，我要走上更長的一段行程，去到羅馬。這是多麼快人心意的旅行呵。這次的旅行，使我對這陽光下的世界，這充滿了陰影與虛幻之地（註1），了解得更為清楚，實較由書本上得到的啓示更多。並非我此行未曾看到瑰麗的景象，奇妙的藝術與古聖先賢的遺蹟，那些我確是看到了不少，我更有幸能踐履宗徒們踏過的聖地，殉道者灑過鮮血的聖土，凡此引人虔敬之思的一切，使我的靈魂天際線為之擴展。我很高興能到羅馬來；但同時，我十分了解，一些懷著世俗之見的人，以為爸爸帶我來旅行，是爲了使我把棄俗修道的事多考慮一下——旅途風光會使不太堅定的信心為之動搖的。你知道，參加朝聖者泰半是高級社會人士，在我同瑟琳真還是一宗新鮮的經驗。但

我們並未因與一些高貴之士同行而生歆羨之心，我們覺得一些頭銜官階，榮華富貴，原不過是一些飄渺雲煙，隔了一段距離，我們有時覺得那很了不起，但仔細走近一看，才知一切發光的未必皆是純金。我已了解《師主篇》書中的話：「榮名高位，盡屬虛幻，不值得追尋。」（註2）我明白真正的偉大在你靈魂的意向，而不在你屬於什麼名門望族，依撒意亞不是也告訴我們了嗎，天主對祂所簡選者皆另錫嘉名（註3）？聖若望不是也說過類似的話嗎：「對那將得到勝利的，我定要……給他一塊白石版，其上鐫有新的名字，只有接受它的人才能認識。」（註4）只有在天堂之上，我們才能有幸做高貴的尊親的子女，只有在那時，我們每個人才自天主處得到應得的報償（註5）；在世間爲了愛天主而忍受貧窮，甘居卑微者，在天堂，如得居高位，尊貴而富有。

另外我體驗到的一件事，則是關於傳教士者，我從未與他們有很多的往還。我往昔讀到聖衣會的宗旨：爲傳教士祈禱，頗感不解。我們當然是要爲罪人祈禱的，但爲什麼還要爲傳教士們祈禱呢，他們的靈魂定然都是水晶般純淨透明啊：真使我大惑不解。如果客觀的看我的聖召的話，我的義大利之行確有其必要。我的意思是，在旅途中，我差不多有一個月之久，與許多有聖德的傳教士們有接近的機會，我開始認識出來，雖然他們崇高的職司使他們的地位在天使之上，但是他們也像其他的人一樣，有其脆弱及軟弱

處。這些好神父們是「地上之鹽」，如果他們尚需要我們祈禱，且迫切的有此需要，那麼對那些較懶怠的，我們該當如何呢？「如果鹽失了味，」吾主曾經問道，「什麼能夠使之有味呢？」（註6）姆姆，我現在知道，爲了那些保持人的靈魂的鹽而祈禱，俾其真味永弗消失，這任務（一如我們聖衣會修女之所爲）是多麼的奇妙。我們所獻的祈禱與犧牲，皆是爲了使神父們常保其傳教的熱誠：當他們忙著以身作則，講道啓迪，努力將靈魂帶到主前之時，我們乃爲他們而祈禱。啊，我不能再絮絮的說這些了，盡情說下去，會永無休止之時。

現在，姆姆，我要告訴你旅程中的故事；我不敢保證那定不會使你厭煩，我只是乘餘暇時間偶爾寫下幾行，所以，我也不能對我所要寫的預先計劃好。（因爲我是每每趁空閒時間，提筆零碎寫下一些，好在於天堂之上，我儘有許多時間向你訴說主對我的仁慈。我們現在還是不要節外生枝再說其他的話，你會在一瞥之下，略知我旅途中的概況。同時，我所用的都是一些通俗的日常言語，我提筆寫下去，想到那裏就向你說到那裏，好像一個孩童，他知道不論自己說什麼做母親的都會耐心聽的。

朝聖團原是定於十一月七日才自巴黎起程的，但是爸爸帶我們提前一兩天到了那裏，以便觀賞一下當地風光。清晨三點鐘，路經里修時，我矇矓思睡，但我的腦中仍模

糊的盤旋著一些念頭，想到要去的地方，以及將耳聞目睹的一些新鮮事物。爸爸的興致格外高：車開之時，他開始反來覆去的一遍遍的唱著那支老歌：

在寬廣的大路上，

我們沿著衰草古木疾行。

到了巴黎，我們開始觀光；親愛的爸爸竭力使我們開心，好像覺得我們以後再無機會觀覽國都勝景了。所看到的地方，只有一處使我流連，那便是勝利之后大教堂。我簡直描繪不出我跪倒在聖像前時心中的感覺；我充滿了深摯的感激之情，只有淚下如傾。（宛如我初開聖體之時）聖母明確的顯示給我，她曾向我微笑，並曾癒我重病；我知道她確會柔情款款的注視著我，以我為她的孩子——我開始喊她做「媽媽」，因為「母親」似覺不夠親切。啊，我會那樣熱切的祈禱，希望她能不斷的關注我，並使我的美夢早日實現，以她那無玷的衣袍遮庇住我。我自幼就如此希望，長大後，我開始了解，加爾默羅山乃是我能尋到那蔭庇的唯一的處所。

我也向我們的勝利之后禱求，請她永保我心靈的純潔無瑕，我也想到，在這樣漫長的旅程中，可能會有一些景象與聲音擾亂了我的心曲。我怕看到一些罪惡的事物，那在我還是一本未曾打開的書呢；那時，我還未曾由經驗得知，「對於心地潔淨的人，一切

都是潔淨的。」（註7）一個單純而正直的靈魂，任何事物皆不能傷害它，因為傷害我們者乃我們有罪的心靈，而非我們身外冥頑無知之物。我也懷了同樣的意願向大聖若瑟祈禱；我對他也極其敬愛，那份崇敬之情，原是與我對聖母之愛連繫在一起的；我每天皆以下的句子做為禱詞的開頭：「聖若瑟，童貞之父及保護者，……」我覺著在這聖人的保護之下，我可以在這遙遠的旅程中極其平順，我將有恃而無恐。

參觀了致命山上的大堂，並將我們獻給耶穌聖心以後，在七日凌晨，我們就首途出發了。不久，我們就和那些同行的人都熟識了；我和陌生人在一起時，常覺窘促羞澀，往往想不起說什麼話才好，但是我那令人不快的羞澀語遲的毛病，這次似乎完全改正過來了。我竟能和一些社會上的女士們、神父們，甚至珂譚西主教本人侃侃而談，應對自如了，好像我是自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這事我自己也驚訝不置。大家都對我們很好，爸爸似乎為了他的女兒們很得意，而在我們這方面，我們同樣以有這樣一位慈父為榮。在所有旅客中，沒有再比他風度更高雅的了。他總願我同瑟琳和他在一起，而在沿途停車之時，他看到我站在一邊，就會叫我過去，親切慈祥的以手臂摟著我，好像我們在家中時一樣。至於瑞委羅尼蒙席，則總是在一旁悄悄的觀察著我的舉動行事；他總是在相隔不遠處注視著我，而當我在食桌邊未坐在他的對面時，他就轉過臉來望著我，和我談

話。他之注意我乃是意中事，他要看看我是否適宜過聖衣會修院中的生活，並且，我想他一定給我打了好分數了，因為在到達旅程終點時，他表示贊助我的修道的志願。（雖然後來他並未幫我的忙，這個你是知道的。）

羅馬是我們的目的地，在前往的路上，有許多奇妙的景色引人入勝，瑞士的山巔，皆縹渺於雲際，有優美如畫的流泉山瀑，幽谷中的鳳尾棕，如此的亭高，石南紅成一片。自然之美的畫面，是這般的豪華富麗，使我感動深深，天主教在人們暫居的流放之所，在瞬間消失的世界上，尚不惜浪費這樣的傑作巨構，大塊文章！我靠近車門而立，大張著眼睛，屏止了呼吸巴望著；我真恨不得同時能看到路兩邊的風光。但當我轉頭向另一邊望去，景物竟是如此的殊異。一會兒我們到了山邊，下臨崖谷，望下去是如此的幽深，好似要將我們吞噬。不多時，我們又經過一個景色悅目的村莊，其中的教堂同山莊的頂樓，皆籠罩在皎白如雪的輕柔雲影的華蓋之下，傍晚寬廣湖面的靜靜水上，反映出藍空夕照，美麗得宛如仙境。在遠遠的地平線上，我們可以看到高山峻嶺，不過輪廓線朦朧莫辨，而當那雪覆的頂巔閃爍於陽光之下時，則璀璨奇麗至不可逼視了。

這些美麗景色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我更深深的體會出天主之偉大及天國之莊嚴華美。我也了解出修道生活之真正義蘊——那即是完全祛除了個人的意志，

做克苦的工夫而不爲人所知；我更看出，一個人是多麼容易失落了聖召的理想，而一味只顧及其小我；我心中更想：「當將來考驗我的時刻到臨之時，我將靜居於聖衣會修院隱室的四壁之中，我抬眼望到的，將只是一角星空，那樣倒很好。那時我將回憶起此刻所見的美景，那將使我格外振奮，而當我在心中想到了我愛之超過一切的天主，及其偉力與大能，我將對渺小的自我更不置意。天主爲熱愛祂的人所預先儲存的，我已先嘗，地上一切的虛幻之象，更不能引動我分毫了。」

前面，我曾提到了天主創造的奇景；現在，我要對祂賦予人類的奇妙能力，加以讚揚。我們的第一站是米蘭，在那裏，我們參觀了那擺滿雕像的雲母石建的教堂。瑟琳同我下車後完全沒有休息，我們只跟在珂主教身邊觀賞一些勝蹟，我們決心要把那些古代的遺蹟都看看，並聽聽人們對這些如何說法。甚至於當他在聖查理士墓前做彌撒時，我們也都追隨著他，我倆和爸爸都緊靠在祭壇的後面，我們的頭倚在棺上，聖人的遺體著了聖服停放其中。我們就一直這樣跟著主教，除非他要單獨行動時我們才走開。我們又曾和那些旅客們一同登上那最高的雲母石建的頂樓，一些神經過敏的婦女們走上第一層時就停步不前了，並且還用手遮起眼睛；我們登高遠望，米蘭全景皆在足底，一些過往的行人，渺如螻蟻，那真是奇妙極了。自那使人目眩的最高層下來，我們又坐在馬車上

開始了巡行——我們可以享受這樣的遊覽之樂達一月之久，可謂極盡遊目騁懷之趣，日後歸來我將倦於再行出遊了。

米蘭的聖墓，更極其闔麗壯觀，那些皎白的雲母石雕像，由於藝術家的神工妙技，座座栩栩如生。那些石像皆錯落的安放於墓園之內，更顯得美觀生動。你會覺得那些藝術家必是充滿了靈魂不朽的理想，才創造出此美妙的傑作。那邊有一個孩童的雕像，在他父的墓前散花，你會以為那雲母石已經失去了重量，那些花瓣似是他的手指間輕輕飄了起來。那裏還有一個孀婦石像，其上的面紗以及輕縵著一個少女頭髮的絲帶，都顯得飄然欲動，使人不禁想到如果它們滑落下來，一陣清風就會將它們吹回。爸爸見我們那樣快樂，他也覺得很高興。在瑞士時，他感覺到有點累，現在他的興致又恢復了。他與我們一樣對這些優美的事物大為欣賞，他有著藝術家的靈魂，對所見一切的衷心讚賞，使他那俊美的面貌更顯得容光煥發。

有一位老先生是和我們一起自法國來的，他好像是毫無詩意，他似無心和我們一同觀賞，他的聲調表示出老大的不高興：「這一路上，法國人可大開眼界了。」可憐的老先生！我覺得他還不如待在家中為愈，因為他似乎一點也未曾感到旅途中的樂趣。他常常在我們近邊，嘴裏不停的抱怨著；他不喜歡這輛馬車，這些旅館，他遇到的這些人，



以及我們所經過的一些地方——總之，事事都不合他的意。爸爸像平時一樣和悅雍容，常常和他掉換座位……：以使他高興起來；爸爸是無往而不自在，與那位令人不快的旅伴恰成一對比。人們的性格竟有這麼大的不同，在我決心棄俗修道之頃，卻有機會來觀察研究這些世相人情，這是多麼有趣啊。

當我們抵達威尼斯，景象就完全不同了，這裏沒有都市的擾攘，只有船夫招攬乘客的聲音，以及欸乃的槳聲打破了周遭的靜寂。富有魅力的威尼斯，我深深的體味出它那寂寞的情調！那堂皇的道吉宮，儘管房間寬敞裝點著珍品金飾，有著雕鏤的棟樑同雲母石的傢俱，以及繪畫精品，但也瀰漫著一股感傷的意味——那有著穹窿圓頂的大廳，那些殘酷的統治者曾在其中審判人的生死，那聲音似猶迴響於空氣中。多少年已經過去了，可憐的囚人已無再受苦，更無須終生幽閉黝暗的獄中了。當我們到達那會做過牢獄的可怕的地方，好似回到了往昔教難的時代；我很想在那裏多停留一會兒，仔細看看它到底是什麼樣子，但是並未能達到目的，後來，我們走過那道嘆息橋了——據說，所謂的嘆息，乃是一種解脫的浩嘆之聲，當那些不幸的人自地牢中被提出去受刑，以死亡來易換那長年的禁錮時，不禁輕快的發出一聲悠然的嘆息。

我們離開了威尼斯後就到波都阿去，在那裏我們會敬禮安東尼的不朽之舌，後來並

至邦羅那，在那裏停放著聖女加大利納的遺體，容顏上仍清晰的可以見出聖嬰小耶穌親吻的跡印。我如這樣一直的將沿途的風光趣事寫下去，連篇累牘也無法寫完，我只有選擇旅程中比較重要的地點略加敘述。

（註1）訓道篇二章十一節。

（註2）《師主篇》卷三24第二段。

（註3）依撒意亞先知書六十五章十五節。

（註4）默示錄二章十七節。

（註5）《師主篇》卷四5第二段。

（註6）瑪竇福音五章十三節。

（註7）弟鐸書一章十五節。

## 第廿章

## 羅馬觀光

我高興離開邦羅那，我覺得那地方完全被一些行爲囂張的大學生所糟蹋了，他們蠢湧街頭路側，不論我們走到哪裏，他們都是在後面跟蹤著——尤其是有一次，他們中間有一個的舉動，最使我不快（註1）。我們離此地到勞倫都去，真是使我再高興也沒有。怪不得聖母選擇了這樣一個地方做爲聖家休憩的地點，這是一個充滿了平和、快樂與窮苦的地方，十分寧靜。這裏的婦女都穿著本國服裝，不像其他地方似的，一味模倣巴黎的流行時裝。勞倫都這小地方使我十分喜愛，而聖家舊址，也給予我極深刻的印象。我置身於聖家的屋頂下，中心感動非常。我們的救主，曾經注視過這些牆壁，汗水曾自若瑟的眉梢滴落到這地面之上；就是在這裏，聖母會抱著她童貞孕育的耶穌聖嬰走

出走進。我看到了天使會來向她報訊並致敬的小屋，我並曾將唸珠放在一只小碗中片刻——耶穌聖嬰就會以這個碗吃過飯——這些事使我每一憶起就為之欣然。

最高興的是，我們在主的故居接受了祂——領了聖體；就在祂所寓居的地點，我們成了祂的有生命的宮殿。本來，按照義大利的風俗，每一處的聖堂中，只有一座祭壇保存聖體，只有在聖壇前才可以領聖體，在勞倫都這地方，那聖堂宛如一個雲母石的盒子，聖室就如同鑲在裏面的一粒珍貴的鑽石，而聖壇就在其外。這使我同瑟琳覺得有點未愜於心，我們要到那枚鑽石似的聖室裏去領。於是，我們任著爸爸同其他的人在外面領，他原是一個極隨和的人，我同瑟琳則另外去想辦法。朝聖團中有一位神父，得到了特別的許可，在聖室中做彌撒，我們就去請求他，准許我們在那裏領聖體；他將兩個聖體放在一個聖盤內，我們很幸運的就在那神聖的地點恭領了聖體。這真是直接來自天上的降福；更無適當的語句來形容我們的歡快的心情。將來，我們要在吾主的另一永恆居所與祂合而為一，到那時我們將有無限的快樂，永無悲慘的離別，更無須再自祂神聖的居所剝落一兩塊泥片以作紀念，因為祂的家亦即是我們永恆的居處了。這次的恭領聖體，不啻是異日福樂的先嚐。祂現在使我們先看到祂地上的寓所，使我們對貧窮及潛修的生活發生了熱愛；而祂將為我們準備天上的宮闕，在那裏我們將看到祂，不復隱於孩

提之形，或聖體之內，而是在祂真正所是的尊崇無比的光榮裏。

我還得說一些我們旅途終點——羅馬的風光。羅馬，我原望在其地得到慰藉，而只得到了一個十字苦架。晚上我們抵達那裏，在車中就被那些搬運伏喚醒了：「羅馬！羅馬！」啊，那不是一場夢，我們是真的到達那裏了。我們抵此第一天就是在城外度過的，就一些方面來講，那頗快人意；圍繞著那名城廢址，留下了往古的跡印，而中心卻是一些大商店同旅館，好像巴黎一樣，馳騁廣場之中，留下了引人縈思的回憶；但我未必將參觀過的地方一一記下了，導遊的書中都有；我只記下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夠了。看到高里賽鬥獸場我很高興；我想，在那殉道者為基督流灑鮮血的廣場中，我可以跪下，並一吻那聖地了。但怎想到竟未能順利的如願以償；那中心只是一堆瓦礫，朝聖者得在那一堆障礙物的後面祈禱——那是一堆凌亂的頹瓦與石頭，有什麼方法好想呢？我能不走下高里賽圓場而離開羅馬嗎？不，我絕不肯那樣；對於導遊者的說明，我充耳未聞——我只是下了決心要下去，我甚至想請那個路過的工人把他的梯子借給我們；我幸而未會那樣做，否則他會以為我是瘋了。

由聖經福音中我們知道，瑪達肋納聖女在天使向她顯現以前；曾數次去朝聖墓（註2）。我也是一樣；我的希望一時似無從實現，我就一直向下注視著那堆瓦礫。而（並

沒有看到天使）最後終於發現了我所尋求的捷徑：「快點！瑟琳，」我嚷著，「我們可以從這兒下去！」不消一會兒工夫，我們就爬過了那些障礙物，其地正堆著一些瓦礫，我們爬過其上，然後自那斷壁殘垣間一步步的走了下去，爸爸見我們如此的大膽，極感驚訝，不多時，他呼喚我們不要再往下走了，還是回來吧，但這兩個小淘氣怎肯聽從；好像一些兵士們因了危險當前而更爲勇敢，我們進途中遇到的困難，卻叫我們更爲奮發鼓舞。瑟琳曾聽到導遊者的說明，在那砌有十字特別記號的方位，即曾有位殉道者致命其處，不多會兒她找到那地方了，我們就跪在那旁邊，我們兩個靈魂，卻有著同樣的意念。當我的嘴唇觸到那最初的基督徒曾灑濺鮮血於其上的土塵，我的心跳動得多麼劇烈啊！我求主賜我恩寵，做爲主殉道者的見證，我的心中深感到我的禱求已被接納了。

這未耽擱多久，我們就在那地點拾了一兩塊小石頭，隨即又回到那頽垣之下，又開始了我們冒險性的爬行。爸爸並未責備我們，我們很快樂。當真，我們看得出來，他對我們的做法勿寧說有點高興。天主顯然是格外維護我們，其他一些朝聖者並未曾注意到我們溜開；他們走得比我們更遠一些，當然只是去瞻望那些壯麗的穹廬，或是在導遊者的解說下，只去注意那些雕刻著小愛神的飛簷了——導遊者及我們那些教會中的友伴都未能窺測我們快樂的隱秘。

地穴中的景象，也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奇妙回憶；當我閱讀殉道的聖人們的傳記時，即曾想像到此地的情景，而竟與實際情形相符合。我們下午大部分的時間皆在那裏度過；其地的氣氛，頗能激發人緬憶先哲的幽情，我竟然覺得在那裏停留的時間太短促了，好像只有幾分鐘似的。我們不能空手離開那裏而不帶走一點紀念物；於是我們就待在那裏，等到那些參觀的人士們走開了，瑟琳同我就一直爬到埋葬聖女則濟利亞的墓底，帶走一點因埋葬她的遺骸而聖化了的泥土；在我來到羅馬朝聖以前，我對這位聖女並無特殊的虔敬之情，我今番竟得機瞻謁了她的故居，那原是她殉道的所在，如今已建為一座聖堂。我現在已明白她被尊為音樂主保的原因了——那並非由於她的聲音之美，以及她的音樂天才，而是紀念她在心靈深處唱的歌——歌讚隱居心間的天上淨配。

自那時起我對聖女則濟利亞感到特別的崇敬，與她結下深厚的友情。她成爲我所敬愛、信賴的聖者，我向她傾訴我心中的秘密，她的每件行事都使我心動，尤其是她將自己獻於天主之手的方式，以及她對主無限的依恃，結果她終以自己童貞的理想，感化了沉溺於世俗歡樂的人們。則濟利亞聖女使我想起了雅歌中的新娘；「戰場中之歌」恰好用來形容她的精神（註3）。她整個的生命就是一首和諧之歌，在她忍如種種苦難之中，逐漸高亢悠揚；因爲她將福音蘊藏於她的心頭（註4）——就在這顆心中，她那神

聖的愛者尋了休憩之地，這原是理所當然的啊。

自然，我們之去參觀聖依搦斯教堂，此事本身也對我含有友情的意義；在我童年之時，這位聖女就是我的友人，現在我是到她的家中來拜訪了。關於那個以她之名為聖名的人的情況，我向她說了許多（譯者注）。親愛的姆姆，我盡想把她一點遺物給你帶回到里修來，我能得到的只是一片紅色的小石，當時正好自一面鑲嵌富麗的石壁上落了下來，那還是依搦斯生時的建築，可以想見她的眼睛一定會注視過它。親愛的聖女，她是多麼好，眼看我按照一切規定是無法得到她一點遺物了，而她卻使我撿拾到我所要尋求的！我常常覺得那是她格外的體恤關愛之處；那一片小小的石子，也證明了這位慈和的聖女對於我的親愛的姆姆之愛心與佑護！

~~~~~

（註1）當他們抵達邦羅那時，聖女曾被一個學生自車上舉起來，放到車站上，使她對此地生厭惡之心。

（註2）這也許是講道中偶而如此講起，福音中並未載有其事。

（註3）此處所指係雅歌七章一節。

（註4）聖女則濟利亞瞻禮第三遍經後之應答。



（譯者註）聖女的二姊寶琳的聖名為依搦斯，此處乃指寶琳而言。

## 在聖城

我們以六天的時光，在聖城飽覽名勝古蹟，在第七天早上，我隨同眾人觀見人間最偉大聖哲的那一位——教宗良十三世。我是多麼的渴望這一日的到來，但又是多麼的志忑憂懼！我的聖召之能否實現，都決定在這一天了。巴郁的那位主教處並無任何訊息，你在一封信上對我講，他未像往昔似的那般嘉許我，現在，除了得到聖父的允准以外，還有什麼希望呢？惟有盡量請求，盡量鼓起勇氣來向教宗訴說！我一念及此，不禁顫抖——天主知道，我將如何順利地通過觀見聖父這一關，除了瑟琳以外，更無人能陪伴我。她幫助我度過了那段最重要的時光，使我永不能忘；我的能否入會，是成是敗，幾乎完全在此一舉了。她對我的這次觀見，也完全當成自己的事，可以說和我懷著同樣的

心情。當時那些神長們都讚美我們這一雙小姊妹表現的親愛的精神。我記得，一天晚上我們大家都聚集在一起，因椅子不夠分配，我就坐在瑟琳的裙邊。我們看來是一對那麼相稱的小人兒，一位神長說：「瞧這兩個小姑娘，彼此這樣的相愛；她們簡直是誰也離不開誰呢。」是的，我們彼此確是極其相愛，但我們的友愛是如此的不自私，且是如此的強韌，我們並不因想到未來的別離而煩惱——我們知道，即使我們彼此隔離開，但在精神上我們依然是彼此接近的，要她到加爾默羅海岸旁的一隻小船上去看我，她並不會感到痛苦；她寧願遵承主的意旨，在世俗的驚濤駭浪中生活著，要她過多久就多久，當時辰到來，自會引渡她到一港灣。

十一月二十日，正是個主日，我們穿上參加大典的衣服，黑色的衣裝，有著帶總子的外套，以藍白相間的帶子，掛著教宗的聖牌，我們通過了聖城梵蒂岡，到了教宗自己的聖堂之內。八點鐘到了，我們看到他穿了祭衣來做彌撒，心中異常感動，他對堂內的朝聖者降福完畢，然後開始舉行彌撒，其虔敬莊嚴正配得上基督在地上的代表的身份。當吾主藉了祂的大司祭之手，來到地上時，我的心跳動得多麼劇烈，我所禱得多麼熱切！在那時刻，我具有一種信賴依恃之感，在那天的福音中，有這樣動人的句子：「你們，我的小羊群，不要怕。你們的父決心將天上的王國給予你們。」（註1）在短時期

內，加爾默羅的王國就是我的了，我對此能懷疑嗎？而吾主所說的另外一些話：祂爲宗徒們預備天國，一如祂的父爲祂預備的王國一樣……我卻在當時未能想起（註2），那句話的意思是說，他們只有背負十字架並忍耐苦難，才配領受天國。（祂告訴他們）希望他們如基督般忍受苦難，以進入祂的光榮（註3）。除非他們喝祂的苦杯（註4），便不能坐在祂的身邊。啊，我就要飲下聖父給我的杯了，一個苦杯，飲下時並非不和著眼淚。

接著是第二臺彌撒，感恩的彌撒。隨即覲見開始了。教宗坐在一張巨大的圈椅中，披著白色的長袍和袈衣，戴了白色的小帽，著了一件白短衣，一位位紅衣主教、總主教，同主教們環立他的周遭，但我無意去注意這些，因爲我只注意到聖父本人。我們一個個的行經他的身旁，每個朝聖者先吻他的足，然後吻他的手，並接受他的降福；隨即有兩個護衛輕輕碰觸他的肩，示意他站起來——我說的是觸那個朝聖者之肩，而非教宗；我這個故事敘述得多麼缺乏精彩啊！當我進去以前，我下了決心，要說出我的願望；但當我看到瑞委羅尼蒙席置身於許多人之中，站立在教宗的右邊，我的勇氣頓時消失了！同時，好像瑞委羅尼蒙席傳出話來，說是因爲覲見的人太多，什麼也不能說。我轉身和親愛的瑟琳商量，她對我講：「要說的。」片刻之後，我是匍匐於聖父的足邊吻

他的鞋子了；但當他伸出手來時，我將之握住了，淚眼盈盈的仰望著他：「聖父，」我說，「我求你賜給我一個恩典。」他俯首向我，他的臉幾乎挨到我的臉了。他那烏黑深邃的眼睛，似乎看透了 my 靈魂深處。「聖父，」我說，「爲了慶祝您的金慶大典，我請求您恩准我於十五歲時入聖衣會修院。」我定是因感情激動，而語音不清；於是他就轉向瑞委羅尼蒙席——那位蒙席正在那裏面帶驚奇不滿的神情在瞅著我呢——並且說：「我不大明白。」如果當時有天主的意旨，瑞委羅尼蒙席會很容易的就將此事順利促成了；但是並非如此，這次對我完全是苦架，而非華冠，「這個孩子，」這位副主教說，「很想在十五歲時進聖衣會修道院，她的長上們如今正考慮這件事。」聖父極慈祥的望著我，但他說的話只是：「孩子，很好，按照長上之命去做吧。」我的雙手都放在他的膝上，再做一番懇請：「是的，但是，聖父，如果你發下話來，每個人都會奉行的。」他注視著我，他吐出來的每一個字皆極有力：「安心吧，安心吧；如果天主要你入會，你定然能夠入得成的。」他說時是那樣的熱誠而有信心，語音至今猶似縈繞在我的耳畔。

他的和藹使我鼓起勇氣，我正準備再說下去；但是那兩個護衛見我對他們禮儀上的觸肩全不注意，遂以臂拉我，瑞委羅尼蒙席幫著他們使我起來；但我的雙臂仍不肯挪開

教宗的膝頭，他們就用力將我拉開，教宗將手放在我唇邊，使我親權戒，又舉起手來降福我；他的眼睛又凝視了我好一會，我的眼中滿是清淚，瑞委羅尼蒙席遂又得到了像在巴郁同樣多的鑽石。啊，他們把我拉到門邊，（或許可以這樣說），另一個侍衛給了我一枚教宗的紀念章。排在我後面的瑟琳，把這事情全部的經過都看到眼裏了，她的難過程度不亞於我，她想請求聖父降福聖衣會修院，瑞委羅尼蒙席對此不表贊同：「聖衣會修院已得到降福了。」聖父也很和善的說：「是的，聖衣會修院已得到降福了。」

當爸爸排在朝聖團裏其他的人們之中覲見時，瑞委羅尼蒙席極客氣的說：「這是聖衣會修院中兩位修女的父親。」教宗以手撫著我的父親的頭，好像因了他的與眾不同，教宗特以天主之名加以神秘的印記。呵，父親如今是在天堂之上了，這個四位聖衣會修女的慈父；吾主是以自己的手加諸他的額上了，而非假其地上代表——教宗之手。那並非預示他致命之苦，卻是賜他的忠僕以永恆的光榮。爸爸看到我於覲見完畢時直流眼淚，他也覺得難過，竭力想安慰我，但卻未能做到。我當時的心中卻另有一種寧靜之感；我已經盡力之所能來答應吾主的意旨了。但在表面上看來，我得到的只是失望；並為我灑了一掬同情之淚。現在一切皆已成爲過去，我的目的既未能達，我對旅途中所見所聞概不感覺興趣了。只是聖父對我最後所說的話，頗有安慰我心的力量，那是有預言

作用的；儘管阻礙重重，天主的意旨終於完成了——祂的意志——而非凡人的。

在過去的一些時光中，我有個幻想，就是把自己獻給耶穌嬰孩做一個玩物。祂願意怎樣對我就怎樣。我說的並不是一件貴重的玩物；把一件貴重的玩物給了一個孩子，他只有呆呆的坐著看著它，而不敢動它。但是如是一件平常的玩物——一個皮球，他可以愛怎樣玩就怎樣玩；他可以扔它在地上，踢它到各處，在上面扎個洞，把它拋在一個角落，當他興起時也可以抱在胸前。我也要天主同樣的隨祂的心願來對待我：這裏，在羅馬祂就像我所說的那樣對待我了……啊，如果這小孩要在球上扎一個洞，看看裏面有什麼，看完了，滿意了，把球一扔，去睡覺了，誰知道那小孩夢想到一些什麼了呢，而他的球兒卻是被他扔在一邊，全然被他忘懷了，或者他夢到仍然玩弄它，先扔開它，又撿了起來，讓它滾走好遠，又拿來抱在懷裏，發誓永不讓它離開他的手了。是的，祂願意怎樣做都成，但是，姆姆，你知道，自己覺得像個球兒似的被扔在一邊，是多麼難過啊！

（註1）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節。

（註2）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九節。

(註3)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六節。

(註4) 瑪竇福音二十章二十二節。



## 第廿二章

## 歸程

我在無望之中仍懷著希望。覲見後數日，爸爸去看西米昂修士（註1），瑞委羅尼蒙席也同去造訪，他與這位修士是要好的朋友。爸爸對這位修士說，他並未能在我的困難重重之中幫助我解決了難題，並將我立志修道的經過都詳細的告訴了他。這位神聖的老人聽了大為感動，甚至把這事都記了下來，並以充滿熱情的聲音說：「在義大利的女孩中就找不到這樣的。」我覺得這次覲見教宗，似乎對瑞委羅尼蒙席發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他終於相信我是真的有了聖召了。第二天，我們很早就動身到拿波里同龐培去。維蘇威火山為我們整日發出鳴炮般的有規律的聲音，並冒出了濃煙。它在龐培留下的創痕使人目怵心驚，這證明出天主的威力是多麼的強大！「祂的一瞥使大地顫抖，祂的一觸，

使群山冒煙。」（註2）但是我卻沒有機會沿著遺跡做一次靜靜的散步，默思人生的變幻無常：旅客太多，終日熙來攘往，那古城遺址向人啓發的興亡之感，是被破壞無餘了。在拿波里情形比較好些；有很多的雙馬拉的車等待我們去僱乘，我們乘車往訪聖瑪爾定修院，它座落在一座山上，登臨其上可俯瞰當地全景。但是，啊，那些拉車的馬！牠們一路之上，極不馴順，使我們飽受驚險，竟有好幾次我以為最後的辰光已經來到了呢。馬車伏反來覆去的喊著那魔術般的字眼「阿批潘，阿批潘！」那可憐的劣馬仍一個勁兒的顛簸那馬車，多虧守護天神的幫助，我們才得回到了那富麗堂皇的旅社。

一路之上，我們住的都是第一流的旅館：我生平從未享受過如此的豪華；但是，我們知道，有些東西不是在金錢換來的豪華生活中所能尋到的。如果我入聖衣會確有希望的話，則雖置身茅簷之下我也會快樂的。但在金頂、綢幔，雲母石階梯的華廈之內，卻沒有一種香膏塗敷我受傷的心靈！我深知快樂是隱在心底的，與外在的環境無關；牢獄與皇宮本無殊異，我目前在聖衣會中，雖然飽受內在及外在的磨鍊，但我卻是多麼的快樂，比那事事如意的平凡生活及完滿的家庭生活快樂得多。

那時，我在外表上雖未表現出來，但我內心實覺抑鬱不快，我覺得我對聖父的請求是被擱置忘卻了。不久，我才發覺那想法完全錯誤了。當馬車中途停下，別的朝聖者們

都下車去吃點心，只有我同瑟琳留在車中，忽然，洛高蒙席——庫坦斯地方的本堂神父——探進頭來問道：「我們聖衣會的小修女好嗎？」我於是得知，每個人都了解我心頭秘密了，他們只是好心腸不願提起，免我傷心吧了。我的請求，只得了個不愉快的結果，他們都對我表同情。你知道，在亞西西地方，我竟然有幸搭瑞委羅尼蒙席的馬車，這還是朝聖團中任何一位婦女所未曾得享的光榮呢。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我們在亞西西曾飽覽一些勝景，那依稀使人憶起兩大聖哲：聖人方濟各及聖女加辣的芬芳懿行。我們又參觀了聖女加辣的姊妹依搦斯的修道院，然後便結束在此的遊程。我會去仔細的瞻仰了聖女的面容，隨即與最後一批參觀者走了出來，如果我不會將衣帶失落在那裏就好了！當我在人群中亂徘徊著尋找衣帶的時候，一位神長看到了，將它拾來還了我，但我仍是在那裏慌慌忙忙的尋覓著，因為那上面的帶扣不知掉在那裏了，沒有那個是不大好的。啊，最後我看到它在一個角落閃閃的發亮，我就趕快撿起來扣在帶子上了。這次由於尋東西就攔了不少時間，等我到了教堂外面時，才發現只剩了我一個人了。除了瑞委羅尼蒙席的車子以外，其餘的車子都走了。我怎麼辦呢？我該去追趕一些其他的車輛嗎？那會使我誤了火車，害得爸爸著急，或者是在瑞委羅尼蒙席的馬車上請求挪讓給我一個座位？我自然是決定這樣做了：但我得盡量

的表現溫文有禮，並且壯起膽子來，我更得竭力的鎮靜，說明我進退維谷的現狀，那對他也是相當為難的一件事，因為他的車中坐滿了來朝聖的重要人物：一個空位也沒有了。幸而有一位很和善的先生救了我，他走到外面，屈尊坐到車夫旁邊，將自己的位子讓給了我。

我正像關在籠子中的小松鼠，置身於這麼多重要的大人物中，我如何能夠自在從容呢，何況還有這麼一位威嚴可怕的人物坐在我的對面呢。但他卻很和氣，曾一再停頓了他與同車人們的談話，而來和我講一兩句有聖衣會修院的話，當我們到了車站之時，所有同車的大人物們都拿起他們鼓掙掙的錢袋賞給車夫小費，但是瑞委羅尼蒙席卻不許我自小錢袋中拿出一點錢來給他；他一定要代我出了那份，他付給車夫相當多的小費。另一次在公共汽車中，他表現得更為慷慨仁慈，他答應盡量助我入聖衣會修院。諸如此類的事的確給了我一點安慰。但是，這回程無論如何沒有來時使人愉快。我原是希望教宗能助我達到入會的心願的，而這希望如今是消失了。我又置身於曠野中，孤立無助；我必得重新依恃吾主的力量，我了解祂的救助比祂任何的代理人都更可信託。

雖然抑鬱沮喪，但我對所參觀的聖地依然發生濃厚的興趣。在翡冷翠城的聖衣會修院中，我有幸看到聖女瑪德蓮·戴博濟的遺體，在修女們合唱聖詠聲中，另一些修女們

打開了外圍的鐵欄以便我們可近前瞻仰。這原是我們未曾料想得到的，於是大家一擁而前，想使自己的唸珠能在聖女的墓上觸一下，人群當中，只有我的小手才能探進圍在墳前的鐵格欄，於是每人都把唸珠遞給了我，這美差使我得意非凡。我總是有能夠接觸到一些聖髑或聖物的幸運。在羅馬聖十字教堂，我們看到了吾主真正苦架上的遺物，還有兩根棘同一枚釘子，那都封在一個金製的聖匣內，上面並沒有玻璃，於是當輪到我時，我就將一根小手指伸進上面的一個洞裡，當真觸到曾沈浸於寶血中的那枚釘子了。能說這不是祂預先許給我在地上領受的特恩嗎？啊，天主了解我的內心深處，祂深知我的意向是好的，祇要不忤祂的聖意，我任何事都願做。我要求的只是一個孩子的權利，祂答應我這事並沒有什麼麻煩，我只是要求能把父親的財寶當成自己的一樣，可以任意來摩挲愛賞。

我不大明白義大利的婦女們為什麼受到那麼多限制，人們常常的那樣說：「不成，你不能到這裏去，你不能到那裏去，你的行動有點太過份了。」到處都對我們婦女缺少尊敬。然而，你會發現，婦女們對天主之熱誠敬愛，遠超過一些男士們。並且，當吾主被釘在十字架上時，婦女比宗徒們表現得更為勇敢，她們一任自己為暴徒們所辱罵嘲笑，並且膽敢冒眾人之怒去一拭主的聖容。我想，祂既讓我們與祂同受祂在人間自己選

擇的痛苦遭遇；在天堂之上，位置的排列是按照在先者在後，在後者居先的規定的，那時，我們將更了解天主的聖意。但在這次的朝聖團參觀各地之時，我是決計走在前面了，等我到了天堂再在後面等待吧。我記得有一次去拜訪聖衣會修院的修士們，在那裏每人皆被限制於外面的走廊，而我卻大著膽子走向中間的小室，不多時我看到該會中一位可敬愛的年老修士，他在相隔不遠處做了個手勢要我走開，我走開了嗎？沒有，我反而走得更近了一些，我並且指著那靜室外面的圖畫，做手勢告訴他：那是太美麗了。是的，那時我的髮式是散垂著的，我想我看來年紀很小，他以為我不過是個孩子，就極和悅的笑著走開了。如果我懂義大利文，我就會告訴他，我自己也要做聖衣會中的修女了；只是我這如巴貝爾高塔似的遠大理想，一時未能實現而已。

我們歸途中經過了裴沙同熱那亞，就回到法國來了。沿途的景色極其優美；鐵路在一段時間內曾貼著海邊而行，望去海浪似乎都捲到我們身上來了——彼時其地正值大風雨，且正當向晚時候，所以景色更爲動人。在另外一些地方，你會看到漫野都是橘樹，掛著成熟了的果實。更有一些碧綠的橄欖樹，有著臨風翩躚如同仙子的葉片，秀美的輪廓線看來如棕櫚。日落之後，多少的小海港上，燈光燦爛，像是最初的星光開始照耀天空。我這生平初次、也是最後一次看到的奇景，使我的內心充滿了詩意。我並不爲了看

到太少而感到遺憾。我的心神是專注於比這更美的奇景了。地上之美我已觀賞過，我現在只一心一意仰望天上的奇景了；並且，如果能夠幫助一些別的靈魂與我同賞天國美景，即使閉居囹圄我也心甘情願。

~~~~~  
(註1) 一位教育傳教會的修士，是當時羅馬法國僑民中的重要人物。

(註2) 聖詠一〇四篇三十二節。

## 第廿三章

## 行將結束的百霜籟家居生活

幽居於修院中的快樂生活，我是多麼的嚮往！但是，那門扉還不會向我開啓呢；我還得再接再厲的去奮鬥，並忍茹更多的痛苦。我很知道，一回到本國，我的勇氣又將倍增。我渴望能在聖誕節這一天入會。當我們到達里修之時，首先要去訪謁的就是聖衣會修院；當時的情形，真非筆墨所能形容！我們在相別一月之後，像是有很多的話要傾吐，我們覺得別離期間比一個月長得多！當真，經過了那次旅行，我覺得增加了好多的經驗。親愛的姆姆，你是那樣了解我，你由一句話，一個眼神，就能看清我的內心，我又得與你相見，又得向你訴說心靈上受到的折磨，我是多麼的高興啊！啊！全盤的經過就是如此，我現在已經將該做的都做了，我已就力所能及的努力去做了，甚至於也向聖



父請求過了；我不知再下一步該做什麼。你要我給主教寫信，提醒他曾許下的諾言；於是，我就用心的寫了一封信，只是舅舅看了說是寫得太孩子氣，他自己又重爲我寫了一封。正當我要去投郵之頃，我接到你的一封信，向我建議先不要給主教發信，最好再等幾天；我當即遵你之命而行，把那封信先收了起來，我覺著我這麼做一定不太合適，又過了一些天，在聖誕節前十天，我才將那封信付郵。

那回信一定來得很遲吧？每天彌撒後我都同爸爸到郵局去一趟，看看有無准許我入會的信件寄來，但我每天得到的只是失望。不過我的信心仍毫無動搖；我繼續請求天主能隨我的心願，而祂當真使我如願以償，不過並不是出以我所期待的方式罷了。聖誕節到了，祂仍然無所表示，祂像那個臥倒酣眠的小孩，把祂的玩物扔在地上，毫不注意了。

我心情沉重的去望子夜彌撒；我常常巴望著能夠在聖衣會修院的鐵格欄後面傳來訊息。那時光對我的信心真是一嚴重的考驗。但當我主似乎酣眠之際，祂的心卻依然是清醒的（註1），我即使是在那種迷茫的情況之下，似也看到了一線光明。祇要我們有信心，即使那只是如芥子之微，祂也將爲了堅定這信心而顯奇妙的聖蹟，其至不惜撼移高山（註2），但對祂親近的人則不如是了！例如說，對祂的母親，祂卻任憑他們長年累月

的等待奇蹟，以考驗他們的信德是否夠堅定。當瑪爾大同瑪利亞來給他送急訊，說拉匝祿已病了時（註3），祂竟肯聽憑祂死去；在加利利的加納，當聖母對祂說，主人爲了宴客的酒告罄而感到爲難時，祂對她說，祂的辰光尙未到來（註4）。但是，祂終於給了他們何等的報償啊！水終於變酒，拉匝祿也終於復活。吾主當然也可以同樣方式來對待我，先使我等待，然後，滿足了我心頭的熱望。

雖然那是聖誕佳節，我卻大哭了一場；之後，我就去訪謁聖衣會修院的修女們。結果如何呢，我首先在那大開的格欄前看到可愛的耶穌嬰孩的塑像，手中拿了一個球，上面寫著我的名字。祂在那裏靜靜的臥著，修女們正在唱著爲祂寫的一首讚歌，那是我親愛的姊姊寶琳所做，一字一句使人聽來感到無限喜慰。由這件事更可看出祢對我的永遠不變的關愛之情。當我向那些修女們致謝時，我又哭了，但這次是喜極而泣。隨後，我又告訴了他們一樁新奇的事，那是在子夜彌撒以後，瑟琳爲我準備的。在我的房間裏，我看到了一個碗，上面飄著一隻小小的船兒；在其中耶穌聖嬰酣睡著；祂的旁邊，有一個玩的球兒。在白色的船帆上，瑟琳寫下了這樣的幾個字：「我在睡著，但是啊，我的心靈是清醒的。」而在船上單單的寫著一個字「聽命！」我未曾自吾主那裏得到一個字，祂像是閉目而眠毫未曾注意我；但是透過了這些撫慰我的人，表達出祂的聖意。這

些人原是自祂的愛之學校中訓練出來的啊！

一八八八年的新年元旦，吾主又給了我一個新的十字架來背負，這一次我要獨力來背負它了。這在我更是加倍的艱苦，我不知繼之而來的還有些什麼。據說聖衣院修會已在十二月廿八日諸聖嬰孩瞻禮時，收到了主教允准我入會的函件，但是當時她們卻未立即告訴我，因為會中規定要等嚴齋月後才准我入會。這又不禁使我淚下如雨，我一想到要等待這麼久——你知道，這對我又是一種新的考驗。目前痛苦的是，我已斬斷了塵緣；我已解脫了羈絆；卻發現天主的方舟又向這離了故巢的小鴿兒閉起了艙門！我知道，我不該爲了三個月在世俗中度流放生活，而不肯接受這安排，這是很不理智的，但這雖然看來算不得一回事，而對我卻是一新的考驗，這會幫助我勉力實踐聽命以及其他的美德。

我如何度了這三個月呢，這確是一段充滿了聖寵的時光。我起初覺得，莫如放棄了嚴格而規律的生活，自在舒服的過幾天，反正末了終會達到修道的願望，現在又何必汲汲於此？但轉念之間，我頓又領會出，這段等待的時光實在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我決定要過一種更嚴肅、更克苦的生活。我說克苦，並不是說我要做什麼苦行，我怕我是永遠做不來那些的；我曾經聽說過，聖人們從孩提時期，就過極其克苦的生活，我無意模倣

他們——我從未感到這個有什麼意味。我想這是由於我過於怯懦的緣故；以我身邊的瑟琳爲例，她常在一些小的方面克苦自己，我如果也過那樣的生活，原不必費什麼力。但我並沒有那麼做，我寧願讓人們以輕絮和柔軟的羊毛將我包裹起來，像一隻養得極其豐肥留待在市場上叫賣的小鳥兒一般。我要人家在外表上絲毫看不出我有做什麼補贖的必要，但我有我自己的克苦之道。我似是常常喜歡逞一己之意，我就要盡力抑制自己，以實踐克苦；有時我遭到誤解，但我不要爲自己解釋，而把衝到唇邊的爲己辯護的話按捺下去；我更要暗中做點善功，幫忙人家，而並不要使人知道，使人感謝；我更要筆直的坐在椅上，而不靠在椅背上以求舒適。我並沒有什麼，是嗎？我只是要做這些小小的克苦，俾使自己不致太辱沒了天上的淨配，且在這一段學習期間，留下了美妙的回憶。

三個月轉眼就過去了，那一天終於在平靜中到來了，這是我渴望已久的日子啊！聖衣會修院接納我的日子定在四月二日這一天，瞻禮二，那一天正是歡慶聖母領報的瞻禮，那一年因爲嚴齋月的關係，所以這聖母的節日向後稍延。當我入會的前夕，全家圍著桌子爲我餞別，這是我最後一次坐在這桌邊了。在臨別之前，與親人們的聚會是多麼的感傷！當你一心一意要遠離世俗，被人忘懷之際，一些慇懃的愛語，溫柔的擁抱，使人感到這次的別離確是一種犧牲，而覺得悽楚至極。

爸爸很少說話，祇以充滿了深刻愛意的眼睛望著我。舅母不時的拭淚，舅舅說了好多話，由此見出他是多麼的愛我。我的表姐們，珍妮同美莉，對我更是格外的親切，尤其是美莉，更使我感動，她把我拉到一旁，要我原諒她以往惹我不快的行事，其實那只是她的想像吧了！哪裏實有其事呢？我要將在座的人都一一提到，還要說到我親愛的萊奧尼姊姊，她在數月之前，曾去往見會中做修女，幾個月前已回來了，她親吻我，擁抱我，熱烈親愛更超過他人。我還沒有說到瑟琳，但是，親愛的姆姆，你可以想像，那晚我們兩個小姊妹是多麼的高興，那是我和她同室而眠的最後一晚了。

在那個偉大的日子的清晨，我向百霜籟——我消度童年的可愛搖籃——望了最後的一眼，從此我是和它永別了。然後，挽著爸爸的手臂，我開始登上了加爾默羅的山坡。

（註1）引自雅歌五章二節其新娘說的話。

（註2）瑪竇福音十七章二十節，此段之解釋，與一般的不同。

（註3）若望福音十一章三節。

（註4）若望福音二章四節。



一八八八年進入修會之前幾天



十六歲初學時

## 第廿四章

## 初入修院

今天宛如昨日，家人親戚都聚在一起，大家一同望彌撒，領聖體，並歡迎吾主神聖的蒞臨；我身邊的親人們都在啜泣，只有我一個人未曾流淚。我自己只感到此心怦然，它跳動得多麼劇烈啊。當我們在修院門口作別的時候，我竟感覺不出我的心是否還在跳動？這種感受，只有身臨其境的人才能體驗得出，只由外表，一點也看不出來。家人親戚都和我吻別，我跪下來請求那位世間最賢明的慈父祝福，他也跪了下來，以他眼中的淚水降福了我，天使們看到了這一位老人，將正當妙齡的最幼的女兒獻給天主，他們一定也要俯視而笑了。

我進去後不多時，天主的方舟之門，隨即在 my 身後關閉了。我接受了會中全體修



女的吻抱禮，很久以來，她們就以慈母之愛對我了。嗣後我將以她們的芳表爲自己行事的楷模。現在，我已無須爲了理想的實現而等待，心念及此，立即體味到一種向所未有的寧靜恬適之感，其深刻奇妙，至不可狀擬。這寧靜之感，一直充溢於我的心中，甚至在我最憂苦的辰光，也未會消失。像一些初學一樣，我入會後即被派去參加聖詠合唱隊。那兒的光線很暗，供著聖體燈，最初我什麼也看不清楚，只覺得有雙眼睛——那親愛可敬的珍尼微姆姆的一雙眼睛在凝視著我，我當即在她的足邊跪了一會兒，感謝天主的恩典，使我能有幸認識了這位同會的聖女！那以後我就與龔撒格姆姆一齊唱聖歌。

聖衣會中處處事事都使我感覺興趣；潛修其中，似乎完全與世絕緣了；我是多麼喜歡我的那間小室（註1）！再沒有任何的東西更能引起我這麼大的快樂了，那裏極其安靜；像是風輕無力，吹動我這隻水面上的小舟，天空晴美，不容有一絲雲影。我在入會以前所經歷過的那些艱苦歲月畢竟是值得的。我自言自語的說：「我現時在這裏真是再好也沒有了，再好也沒有了。」這種快樂是永遠不會消失的；那並不與初學者入會後的蜜月幻想一同消失。感謝主，當我進這修院的時候，心中並未存絲毫幻想；我覺得實際上的修道生活與我理想中的一樣。我所當做的犧牲，我從未有瞬間感到驚詫——然而，姆姆，你是知道的，我最初舉步遇到的，棘刺原多於玫瑰！痛苦向我伸開了手臂，我充

滿愛意的投身於它。在發願以前，我會被詢問了幾個問題，當時，跪在聖體之前，我會信誓旦旦，我說我之來此是爲了拯救眾靈。尤其是要爲傳教士們祈禱。是的，不論要達到什麼目的，定得先計劃好達成這目的之步驟，而吾主使我們清楚的了解，如果我要拯救眾靈，我得背負十字架才能達到這目的，因此，我遭受的痛苦愈多，痛苦就對我愈有吸引力。

其後五年中，我所受的就是這樣的痛苦，然而，在外表上絕對看不出來。我的感受並無人約略知道，如果有人能領會一二，我的痛苦或將稍減。當最後審判的日子到來，我們就將看到人們靈魂的全部隱秘，那會使我們爲之驚異不置。到了那一天，天主引領我所走的一條苦路，也將顯示於我所認識的人們之前，那對他們，將是一個啓示。實在，我說這話是有根據的；當我入會後兩個月的時候，我們的神師畢松神父爲了聖心瑪利姆姆發愿而前來；他對我說，他覺得天主對我靈魂之優遇，迥不尋常。在一夕當我和眾修女一同祈禱時，他就曾注意到我，我給他的印象是，我的敬主熱情仍似孩童時期一般的誠摯純真，主引導我走上道路，乃是平靜的坦途。

由於得謁見這位極有聖德的神父，我感到極大的神慰，但是那是透過了一片淚霧才表現出來，因爲欲想詳述我內心的情況相當的困難。我乃辦了總告解，這是我告解得最

完全的一次了。告解完畢，他的囑語一直縈迴於我的心頭，我對任何人的談話，皆不會有如此深刻的印象。他說，「在萬能天主，童貞聖母，及天朝諸聖之前，我肯定的說，你從未犯過一點大罪。」他又說：「你得爲了天主對你的仁慈而感謝祂；如果祂丟下你不管，任憑你自己隨意而行，你絕不會是一個小天使，你就會成了一個小魔鬼了。」我覺得他說得很對；我很知道自己是多麼的軟弱、不完美。我該向天主敬申無限的謝意；我原是常常駭怕，唯恐沾污了我領洗時純潔的白衣；而如今由一位如此睿智有聖德、全合聖女大德蘭心意的神師，說出這樣的話來，我覺得好像直接出自天主之口。他另外的話，也深深的印在我的心上：「我的孩子，你得永遠服從一位長上，一位初學的導師——耶穌基督。」

實際上確是如此；吾主真是我的導師。我的意思並不是將自己心理的狀況，向一些指導我神修的人隱瞞起來。絕非如此，我反而要使他們對我的內心一覽無遺，好像看一本展開的書冊。但院長姆姆常常生病，不能爲我費太多的時間。我知道她很愛我，對我讚美備至；但是天主要她常常於無意中對我嚴厲相待。我每逢看到她，很少有一次不是爲了做錯了事，而匍匐於前，吻地贖罪；那與她偶在一次難得的機會中賜我的精神指導，同是可貴的恩寵；天主藉了祂地上的代表如此待我是十分對的。如果大家像在俗世

中的一些人似的待我，以我爲寵兒，我真不知自己要變成什麼樣子了。倘若那樣的話，或許我不僅不能於長上的言語中領悟到天主的意旨，反而只對她們本人發生了感情，我那昔在塵俗中多幻想的心靈，或竟在修院的隱室之中爲感情的柔絲所縛了。而我如今能了無牽纏，這不得不感激天主仁慈的照拂；我是衷心的敬愛院長姆姆，但我對她的愛慕之忱毫無偏情的成份，那永遠歸趨於靈魂的神聖愛者——天主。

我們初學的導師真是一位聖女，她是屬於聖教會早期修道者的典型的。因爲她要教導我份內的工作，我整天都是和她在一起的，我覺得她極其和藹可親，但因爲我不大習慣敘述靈魂的情況，並且不知怎樣來表現內心的動態，所以總不能對她吐訴自己的感受，因而總不能勉力接受她精神上的指示。一天在休憩的時候，一位老修女微笑着向我指陳：「親愛的孩子，我想你不會有什麼心事需要向長上傾吐吧？」「姆姆，何以見得？」「啊，你的靈魂是這樣的單純！自然，你越去接近偉大，你就變得越發單純；和天主接近，常常會使我們變得更單純。」我覺得她的意見很對，但不論我是由於過份單純或是其他原因，我總不容易向別人推心置腹，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考驗。從那以後，我覺得自己單純如昔，只是比較能夠表達我的思想了。

我現在要說，吾主確也是我的神師。我進了聖衣會修院之後，就承一位神父在靈修

方面指導我，但當他被派遣至國外時，就很少有時間來照顧我了。我剛剛得到了一位神師，而你又失去他了。我只能每月給他寫一封信，報告我靈修狀況，他則於一年之中給我一封覆信。在這種情況之下，我自然而然的就仰企那靈魂的導師之導師，且領會出祂向一些哲人智者未曾宣示的奧義，卻昭示於孩童了（註2）。

這株種植在加爾默羅山邊的小野花如何掙扎發榮孳長呵！只在十字架的陰影下，被吾主之血淚灌溉，以祂可讚的聖容——那憂傷的聖容，為小花的太陽。直到此刻，我才完全了解恭敬聖容的深意；姆姆，那完全是你，使我對聖容有了較充份的認識。我們姊妹之中，你是第一個入了聖衣會修院，你也是第一個參透了聖容的含蘊及顯示的愛；現在，你將我召喚到你的身邊，我完全明白你的深意。我明白了人類該嚮往的真正目標是什麼；吾主並不要領有此世的王國，祂向我們如是表示過：「如果你欲習得一種值得了解的藝術，你一定要甘於沒沒無聞，並甘居微末。」（註3）一個人能輕蔑自我，才有真樂（註4）。我的臉像祂一般隱藏起來，不為世人所識（註5），一直受苦，永不為人所知，那就是我所渴望達到的境界。天主在引我前行的路途上，總是那般仁慈；祂先使我對一種東西發生渴望，然後，祂就慢慢的設法將它給了我——這就是為什麼祂放在我唇邊的最苦的杯爵，也永遠嚐著甘美。

（註1）這裏的「我的」二字，在原文中實為「我們的」，聖衣會的修女們強調神貧精神，以為每件事物固屬於大家。唯恐「我們的」三字易滋誤解，故凡原文中意指「我的」而書作「我們的」之處，皆改譯為「我的」。

（註2）瑪竇福音十一章二十五節。

（註3）《師主篇》卷一 2 第三段。

（註4）（註5）依撒意亞先知書五十三章三節。

## 第廿五章

## 慈父健康日損

五月裏有很多快樂的節日；親愛的瑪利姊姊就在這時候發愿並披了頭紗。她是家中的長姊，而幼妹卻有幸能幫她來做新娘的花冠。一年以前，爸爸的腿部即曾患風濕痛，我們曾深為憂戚；而因為他體格素健，不久即癒，我們也就沒把這事放在心上。在赴羅馬朝聖途中，我們曾注意到他很容易疲倦，不似往常有精神。另外我更覺得，他的精神修養是更深厚了，好像方濟各撒助爵，他竭力隱忍一些無法不惱火的事。他真可以說是脾氣最好的人了。現實生活中的煩慮並不能擾亂他的心曲，他對生活中遭受的挫折，也能泰然處之。同時，天主使他由這些方面獲得了神慰。他每天去拜聖體之時，常常流下了眼淚，面上有著神聖的愉悅，顯得容光煥發。當萊奧尼因未在往見會得到聖召而歸家

時，他似乎並未感到不快，他曾為她祈禱，希望她就長期在那裏修道，這祈禱並未生效，他也並未因此而抱怨；他踏著輕快的步子，將她接回家來。至於對我呢，他是這麼偉大的精神，接受那次的別離之苦啊。他曾向在阿郎松的友人說起這件事：「親愛的朋友們，我的小公主德蘭昨天已入了聖衣會了。只有天主才能讓一個人做這麼大的犧牲；不，你們用不著向我表示慰藉之意，我的心中充滿了幸福之感。」

如今時間到了，這個忠心的僕人將領受他的工資了。天主給予祂唯一的聖子在人間的酬報，也應同樣的賜給他。爸爸曾經獻給祂一個祭壇（註），而他本人就是第一個被選來在其上與救世的羔羊同做犧牲的殉道者。姆姆，你當然記得很清楚，在一八八八年六月，我們那悲痛的經驗，尤其是七月廿四日那一次，更是令人傷痛欲絕，這些往事深深的鐫刻在我們的心上，我已無須再重提了。我們以前所受到的痛苦，不過只是一串考驗的開端而已。

我該穿會衣了，修院已接納了我，但是，在父親病況如此嚴重的時候，能夠舉行儀式嗎？也有人說，只為我穿上會衣就成了，卻不必邀約親友觀禮；隨後，又想稍延一些時日。真是使人喜出望外，爸爸第二次的中風居然痊癒，主教就選定一月十日為典禮舉行之期。延期確使人心焦，但那個好日子卻是多麼使人快樂，諸事俱備，只是沒有飄



雪。我記不清楚我會否提到過我是多麼的愛雪花；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就已愛上了它的皎白。當雪花紛紛的落到頭上身上時，我總是要到外面散步一次。我自己也不明白是爲了什麼緣故。或者因爲我自己是一朵冬天的花兒，更因爲我第一次以幼稚的眼睛向外張望時，大自然正是粉粧玉琢。無論怎樣，我常常希望著當我換著會服白衣如雪時，我能置身於一銀白色的世界裏；而當這偉大日子的前夕，除了灰黯的天空，及偶而飄來的一陣冷雨之外，什麼也沒有，天氣相當和煦，沒有一點欲雪之意；第二天早晨，天氣依然毫無變化。

是的，我要說那是一個偉大的幸福的日子，最值得思憶的是親愛的爸爸，我覺得他從未如此神采俊爽，高貴瀟灑，每個人都以讚美的神情望著他，而這確實是他成功的日子，也是他在人間歡度的最後一個喜慶的日子。他已將他所有的孩子都獻給天主；瑟琳也剛剛向他吐露了她的聖召，他聽了不禁喜極而泣，爲了天主一一將他的孩子召去的光榮，他帶著她一同去堂中表示感謝。在我穿會衣的禮節終了之時，主教唱謝主經，有一位神父提醒他說，那是在發愿時唱的，而這閎麗的感謝主恩的聖詠已經開了端，便只有唱到完結。實際說來，這也並無不合之處。這個喜慶日子可以說是極其完滿的，它總括了我家的全部歷史。

於是，我和爸爸作最後一次的吻別，隨後又回到修院之內。當我到了我的隱室之中時，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最喜愛的粉色衣裳的耶穌聖嬰塑像，祂在群花與燈燭的環繞輝映之中，向我飄然而笑；不多時，外面忽然——雪花紛飛！那隱室前的庭院已完全是一片純白——宛如縞衣白裳的我——這確是吾主令人心感的細膩體貼之處，祂給了我白雪作為贈予祂淨配的禮物。沒有一個世間的愛人能有此權能，以這樣美妙的方式來使祂的佳侶心悅。或許，這是使熟識我的人驚訝的一個小小聖蹟。像我這樣的熱愛雪花，實在是一種相當怪僻的愛好，但如今完全看出了祂對我是如何的曲意相從，我的天上淨配選擇了雪——皎白的百合花。

典禮完畢之後，主教進來了，向我表示一個慈父的諸般愛意；我想，他爲了我的信心堅定而大爲高興，他不論走到哪裏都說我是他的小女兒。不論他什麼時候到這修院裏來，總是這樣的呼我；我更記得，有一天，他爲了聖十字若望的百年紀念，而到這修院裏來了，那日，他以雙手捧著我的臉，對我慈愛至極；我從未感到如此的光榮！由這件事，我得到了前瞻的恩典，我想到將來在天使們及諸聖的環繞下，天主將給予我同樣的款接，今番我已在世間預先嘗味到那時的快樂，雖然得達天庭爲期尚遠，但這預嘗的快樂滋味，實對我有慰心的作用。

我在前面已然說過，一月十日是爸爸大功告成之日，那使我不期然想到吾主進入耶路撒冷的聖枝主日，在那個輝煌成功的日子之後，苦難、不幸接踵而至。那苦難不僅是他個人遭受到了，那更像一柄利刃刺穿了聖母的心。當我們在世間最敬愛的人受到痛苦時，我們的心靈也往往與他們的互相感應。我記得在一八八八年我們初次受到痛苦考驗時，我曾說：「那是最痛苦的辰光，但我覺得我已力量忍受更大的痛苦。」那時，我卻未想到未來當真有更大的痛苦待我們來嘗受。我絕未想到，二月十二日這一天——只在我穿會衣的日期的後一月，我們親愛的爸爸竟會這般不幸，這般卑屈的受到病苦的折磨。這一次，我不再說什麼準備忍受更多痛苦的話了，我不再竭力描繪我內心的憂苦了；文字又如何能表達其萬一呢。

一旦到了天堂，我們憶起會得到接受這些考驗的光榮，將感到極大的快樂；實際上，即使只就現在來講，我們也將會爲了會忍茹這些痛苦而歡欣之至。爸爸在那輾轉病榻的三年中，所受到的極大的痛苦是有價值的，對於我們之忍茹痛苦大有助益；什麼樣的神慰與啓示都不如這種裨益於精神的機會更有價值，甚至於連天使們都爲此而對我們生歆羨之心呢！至於我自己，我像平時一樣，對此滿滿的一杯苦酒，只想多嘗。不久，我當真又嘗到這苦酒味道了，我的心與靈魂，皆感到十分不寧。對每天的祈禱我也感到

乏味；而當我的這一點由祈禱所生的喜樂也被剝奪之際，我才真感到自己是最快樂的人，因為，我一向所渴望的就是這個，如今，已得到了滿足！

親愛的姆姆，我們應該多麼快樂的回顧過去一段不幸的時光！那只使我們自心底發出愛與感謝的讚嘆，在那個時期裏，他的五個女兒都一起舉步，向者更完美的生活境界而奔馳。萊奧尼同瑟琳，在蓋恩地方暫度著流放期的生活，她們仍在塵俗之中，但也屬於天上。那些考驗對於親愛的瑟琳的靈魂，有多大的助益啊！在那期間她寫的信件，都流露著爲了愛而致命的意味。我們與她在客廳中多次的會晤是何等快樂！聖衣會中修女們會客時，屏障於中間的格欄並未使我們分開，卻更使我們密切的結合在一起了。在思想、心志上，在對基督、對眾靈的熱愛中，我們結合在一起了。當我與瑟琳談話之頃，絕未有分秒涉及世俗，談的完全是天上的事。我們好似回到陽光輝耀的百霜籟的宅屋中，一心一意夢想著永恒。同時，在渴望獲致永恒之時，我們選擇的最好的東西就是受苦，對塵世的憂樂，全不措意。

註：此係指瑪爾丁先生於里修之聖伯多祿教堂中捐建之祭壇。

## 第廿六章

## 發愿的前夕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我的神婚期近了，訂婚期在我已太長了。在我初學時期行將告終之際，人們對我說，目前先不必做請求發愿的打算，院長姆姆定然不允所請；我得再等八個月，起初，我的這種犧牲精神似乎還不夠；但不久，我把事情看得較為清楚了。記得那時候我用的是蘇倫神父作的一本談默想的書「靈修生活的基礎」，我在祈禱的時候，心中乃生了一種感悟，我覺得我之迫切的想發愿，原是摻雜著很多的「愛己」成分在內。我原該愉悅主心，使祂滿意，不該只圖自己的稱心快意。而照我現在的做法，只是想知道我能否使祂按我之意而行，卻不是自己來奉行祂的旨意。另外我更想起了一件事，一個新娘在行大禮之日總得有一件嫁衣，而我幾曾準備我的嫁衣了呢？於是，我就

對天主說：「我不再央求祢答應早日發愿了；祢要我等待多久就等待多久；只盼著不是爲了我的過錯而延遲主與我的結合。同時，我要加工細做，使自己有一件美麗的婚服，上面綴滿了珍寶。我知道，當祢看到一切準備停當，天地間任何事物都不能阻止祢的降來，以我永爲祢的淨配。」

自從穿了會衣以來，我更了解如何才能使自己日臻完美，尤其是保持神貧這一方面。當我起初萌發修道之念的時候，並未曾思及這些，我日常用的都是上好的東西，凡日需用之物，應有盡有，從不缺少。吾主使我在這種生活當中過了不少時候，祂是在逐步導引我，祂並非使我們一下就參透祂的奧妙旨意，祂是以漸進的方式啓迪我們，使我們的心地日益開朗。當我十三四歲的時候，在我早期的靈修生活之中，我常常自己納悶：還有什麼更高遠的境界有待我去努力追求呢；我更不知道怎樣才能使自己更了解「完美」的意義。當然我不久就領會出來：越是向前奔馳，越覺得目標遙遠，而現在——啊，自己對那完美境界，雖永不能企及，但我已不再對此事過份注意了；甚至於我還爲了路途迢遙，亟待奮進而高興呢。

我說了些什麼？噢，對了，說的是吾主在這個時期給我的指引。一夕於晚禱之後，我到擺燈的架子上去拿我寢室中用的燈，而竟然沒有尋到。那時大家已開始守靜默，是

無法將它找回來了。那當然是由於一個修女拿錯了，把我的燈當成她的拿走了。我很需要一盞燈，但我無法可想。我認爲這是一件於我有益的事，我自思神貧並非只指的是摒棄奢華，而是連必須之物一併也沒有。我的周遭是一片黝暗，但竟有一片光輝照徹了我的心靈深處。自此以後，我開始愛上了粗劣難看，以及用來頗感不便的東西。我的小屋中原來擺著一個玲瓏好看的小瓶兒，一天不知被什麼人拿走了，另換上一個有裂口的破瓶子，我卻著實爲這件事高興起來。有時候我遭受到誤解，甚或代人受過，自己很想剖白一番，而話到口邊又強自按捺下去，但我之如此抑制自己，並非全然不費一番力氣的。這就是我在這方面初次稍有成功的小故事，儘管那是微不足道，對我卻自有其價值。一次，窗檻上擺的一只小花盆不知怎的被人打破了，管理初學的導師以爲定是我搞的，她要我注意這件事，並囑我下次要格外倍加小心。我未曾分辯，只以唇吻地，答應將來一定留神。我並沒有這種代人受過的好習慣，做這小小謙卑委實相當困難。我自己定得盡力去想：到最後審判之日，真相即可大白，心中才稍覺寬解，而繼續勉力如此做去。當一個人在實際上默默無言的克盡職守，是得不到什麼感謝的，因爲那原是應盡的本份；而一個人犯的過錯，卻常常連累他人遭受誣枉。

我沒有機會立一些偉大的善功，只有悄悄的做些小事來幫助他人；我常常把別的修

女忘了疊起來的外袍褶疊好，在諸如此類的細事上，使我自己有點用處。我確實是對於茹苦一事有著熱愛，但我怕那只是由於自己未曾充分嘗到痛苦滋味，才發生了這種渴望。在這一方面，我極力不使之形於外。我坐在椅子上時，總是挺直了腰身，而不靠在椅背上——人家說那種坐法會駝背的。如果長上們給我列出一個做克苦功夫的詳表，那我就會立即失去了實踐的興趣。而我實際上是，隨時隨地絕不放過一個克苦自己的機會——我徹底消滅愛己之心，那是比任何身體上的克苦更有功勞的。我穿了會衣之後，就在更衣所中工作，藉此我常有機會將我那份愛己之心置於應置之處——那就是將之踐踏於腳下。親愛的姆姆，能與你在一起工作，我是多麼的歡喜，並且我可以趁此良機做效你的好榜樣，這個一點也不假；不過我們在一處工作也自有其不便之處，因為我們定要遵守修院裏的規則，而目前，我也不能再像以前在家中時一樣，可以向你盡情的吐訴心事；這原是加爾默羅山，而非百霜籟啊。聖母到底幫我縫製嫁衣了，當這衣裳準備好了的時候，婚禮自可如期舉行，更無半點阻礙；主教處准我入會的許可已經送來，修院也同意我正式入會，我發愿的典禮訂在九月八日舉行。親愛的姆姆，如果我把寫呈你的這些篇自述，更加詳盡的描繪，那會增加很多的篇幅，但我不擬在此世再詳加敘述了。當不久之後，我們相聚於渴望已久的天國之父的膝前時，我就可以向你細細訴說了。



我的婚服上綴飾的珠寶，多半都是舊有的，其中有一件卻是嶄新的，晶瑩明麗，光彩四射。這些珠寶，就是我所受的一些痛苦的考驗。那時爸爸的病勢已極沉重，他之未能前來參加我發愿儀式，在我實是一大打擊——這本是一件小事，卻是令人傷心之至。在醫院中，爸爸的病情，有時似稍有好轉，他便被攙扶出來，坐在馬車上散散心，而他坐火車來參加我的發愿儀式，不知是否合適。瑟琳亟願爸爸能於我披頭紗時前來，自不消說。她在信上寫著：「我並不敢勞動他，使他在整個的儀式進行時都在場，我只希望在典禮告終時我能把他請出來，陪他安安靜靜的在修院會客室的格欄前，降福小德蘭。」親愛的瑟琳是多麼好！「愛之所在，無所不能。一切似乎皆可能，一切似乎皆可。」受了愛力驅使的人，完全不同於平常人之小心翼翼，謹慎將事，不敢向前邁一大步！這次天主卻讓我小心謹慎了——藉了這個以爲我克制自己的適當的方法。父親是來不成了，我得像一個孤兒似的，舉行我的神婚大典，我只有懷了更堅定的信心向在天之父禱求。

在提到這些事以後，我原應該先說到我在發愿前所做的避靜；那並未使我得到什麼神慰，只感到枯燥乏味，且有被拋置一旁的感覺。吾主又再度在船上睡著了。有幾人能體恤祂而不去驚動祂的安眠呢？祂原不能總是應答人們的呼求，爲他們做這做那啊；我

寧願讓祂靜靜的睡著，不受驚擾。我敢斷言，在我抵達天鄉，開始我永恆的退省以前，祂是不會使我體味出祂蒞臨的快樂了；我並不爲此事而抱怨，我要祂這樣待我。自然，由我的缺少神慰，可以見出我絕非聖人。我想，我之於祈禱中只感到枯燥乏味，實應歸咎於我自己的錯誤，我自己的冷淡，以及信心之缺乏。經過了七年的修道院生活之後，我口誦禱語且向主虔致感恩之情時，竟仍是如此的板滯而乏味，我自己也像是入睡了一般，又有什麼理由可以推脫呢？但我並不爲此而後悔；我想到在父母充滿愛意的注視下，幼兒蹣跚著入夢，以及醫生以麻醉劑使他的病人安眠——總而言之，我之如此，也是天主的意思，我深知天主是了解我們以什麼材料做成的，祂忘不掉我們原是一把塵土。我發愿前的避靜，宛如我自那時以後每次的避靜，都只是一段很枯燥的日子。然而，我感覺得出來，就在我自己茫無所知的情況下，天主卻在向我指示正途，以使我實踐祂的意旨，且達到高遠的神聖境界。你知道，我常常有一種感覺：吾主並不爲我準備下旅途所需的全部食糧，而只在當我饑渴的時候，祂出其不意的將食物賜給了我；我不清楚那是怎樣擺在那裏的，但我卻是實實在在的得到了。由此可以看出，吾主是潛居在我的靈魂之中的，只是我未曾理會這件事罷了。祂就是這樣暗中以聖寵來啓迪我的心靈，以使我常常能了解在特殊的時光祂要我做什麼。

在我發愿的前幾天，我得到聖父教宗的降福，真使我滿心快活。我曾託了和善的西米昂修士爲我同爸爸轉求這個恩惠。我真高興有這機會來報答爸爸伴我同赴羅馬的恩情。當我神婚之期——那個偉大的日子來臨之際，我的生活天際線上，淨無雲翳；而在那佳期的前夕，我的靈魂卻陷於前所未有的擾攘不寧之中，在以前，我從未對自己的聖召有過任何的疑惑，而如今我卻受到這一嚴重的考驗。當我在早禱後拜苦路時，我突然覺得我的聖召僅是一場空夢，一個幻想；我雖仍以加爾默羅山爲我渴望棲息之地，而魔鬼卻使我清楚的感覺到那不是收容我的地方；如果我假意來過這種並未得到聖召的生活，我只不過是欺瞞長上。黑暗瀰漫處處；我心中只盤旋著這種想法，除此以外，我一無所感，一無所思。憂心忡忡，甚至感到駭怕。（我是多麼的愚昧啊！我雖深知這是魔鬼的作祟，但我仍覺得駭怕。）我想，如果我把這事告訴了初學的導師，她也許就會阻止我發愿呢，然而，即使我爲了這個被遣返世俗中去，我也要聽命，以實踐天主的旨意：那也比我徒逞己意，逗留在加爾默羅山爲佳。我終於去謁見我的導師了，我迷惑煩亂的站在她的面前，想把我的疑慮都全盤告訴她，很幸運，她對此事了解得比我清楚，使我的滿腔疑慮頓時消失。當我一向她吐訴出來，我的心中就豁然開朗了——或者魔鬼希望我不這樣做，而由於我謙卑自陳，牠只有敗退下去。同時，我爲了使我的謙卑達到

更純全的地步，我就將我內心一些古怪的誘惑都告訴了院長姆姆，而我的非非之想，只引她大笑起來。

## 第廿七章

## 發愿 · 珍尼微姆姆

九月八日的早晨，我的心中似乎極其寧靜，在那寧靜之中，我發了愿。我的靈魂與吾主的神婚大典，並無西奈山上的雷鳴與電閃來慶祝，卻有我們的祖先厄里亞所聽到的「低語的微風」（註）。那日我要求的恩寵是浩蕩無涯的；我覺得我有皇后般的權能，她可以發揮她的影響力，使囚犯獲釋，使國王與背叛他的子民言歸於好；我要煉獄中的靈魂皆行升天，使普天之下的罪人咸來歸主。我熱切的為我的母親、姊妹們及家人親屬們祈禱；更格外為我可憐的爸爸祈禱，他現在受了這麼痛苦的折磨，而仍保其聖德。我將自己獻給了天主，請求祂完成祂的意旨於我，絕不讓任何人物阻隔於我與祂之間。（在這部手稿的篇頁中間，夾了一頁，上面所寫完全是聖女發愿時的心志意向，這原是

她自己作的，按照習慣，她在發愿時將這一頁擺在心頭，下面就是那張自敘心向的片紙的內容：)

一八九〇年九月六日。

耶穌，我天上的淨配，我這第二件衣衫潔白無瑕，宛如我領洗時著用的，我願祢佑我，永不失去這件純白的衣裳；當我有心犯罪過之前，即使是小罪，也請祢立即將我召到祢的身邊吧。願我除了祢——唯一的祢而外，更無所等待，無所尋覓；願凡人在我皆無足置意，而他們對我亦覺無足置意——唯有祢，耶穌，乃我之一切，願地上受造之物，皆無力擾亂我內心之寧靜，除了愛而外，我向祢祈求者唯有心靈上之寧靜。此愛乃與祢同樣無際無限，愛並非爲了我，而專是爲了祢。耶穌，我願爲祢而死，精神或身體爲祢而死，最好做身心皆爲祢犧牲的殉道者。賜我恩寵，俾我能完全信守入會時之誓言，始終不渝；使我了解如何去做才堪稱祢理想的淨配。永勿使我成爲修院中之累贅，永勿引起任何人之注意；耶穌，爲了祢的緣故，我希望所有的人皆以我爲一粒細砂，可以被踐踏於腳下，不再被憶起。我願祢的意旨完全承行於我，直到我抵達祢爲我準備妥當的永恒居所。耶穌，願我能成爲拯救靈魂的路徑。特別是在今天，願全世界上無一靈魂失落，願煉獄眾靈皆獲登天國。耶穌，如果我說得太多，將我不當說的話亦貿然說

出，請祢格外曲諒，我只是爲了悅樂祢心，才如此喋喋不休。

啊，那個偉大的日子也成過去了，宛如一切的日子終必逝去一般，不論是快樂的或是悲哀的。甚至於在我們最幸福的辰光，也有一個明天在望。但這一次就不同了，當我將聖像擺在聖母像的足邊時，我的內心仍然充滿了歡樂，情緒毫未呈低潮的現象。我深感到這一次我獲得的快樂，將不隨時光消逝。聖母的誕辰且是我與天主的神婚之期，真是一個奇妙的日子；每件事都是如此的巧合——才誕生的小小聖母，爲耶穌嬰孩獻上了這個小花蕾，在這充滿了微事細節的佳日，我接受的恩寵卻絕對不少，同時更有那與之俱來的內心的平和；那晚，我充滿了寧靜的幸福之感，我仰視頭上的眾星，不禁欣然的想到天國之門將向我開啓，供我以充滿了熱誠的眸子遙遙凝注，而我將在永恆的福樂中與天上的淨配結合。

同月二十四日我行披頭紗之禮，但這頭紗卻是在我黯然的憶起重重往事之中披上的，行禮時我自始至終淚落如滂，爸爸不能到場給予他的小公主最後的降福。畢松神父也已遠去加拿大。主教本已決定到我舅舅家中進晚餐，但他因病不能前往。這些都是些使我掃興的事；但事過境遷之後，那卻留下了平和的餘味供我品嚐。那一日天主准許我盡情的流淚，使一些人見狀爲之驚訝不已；在那以前，我曾盡力忍受一切挫折，不流一

滴眼淚，但那完全是靠了特別的恩寵，而在九月二十四日這一天，吾主讓我單憑一己之力來撐持場面，這麼一來，乃見出了我自己的力量是多麼的微弱。

八天後，我的表姐珍妮結婚了，她對她的良人體貼入微，一意委順，姆姆，我真不知如何來向你表明，我多麼願意效法她的行事，來對我的天上聖配。我真願知道，我該當怎樣做法，因為我對我主的懇懇體貼處，自不能比珍妮對她的夫君疏忽，她的配偶雖是一個很好的人，但只不過是一個凡夫俗子而已。我曾模倣她的喜帖格式，自己也戲擬了一個，大意是：

德蘭修女與耶穌「聖嬰」兼「聖容」婚禮的請柬：

創造天地的萬能之主，普世之君王，及天國母后瑪利亞，謹邀台端蒞臨參加彼等愛子耶穌基督，萬王之王，君主中之真君主，與德蘭馬爾定之神婚典禮。新娘因天主所賜奩資而得二郡邑：——「聖嬰」及「苦難」，因此而得「聖嬰及聖容」之封號。

馬爾定先生——榮為一切不幸及苦辱之承襲者，以及馬爾定夫人——天廷之命婦，敬請參加彼等幼女德蘭與天主聖言，聖三之第二位，以聖神降孕為人子者——天國之母后瑪利亞之子耶穌之婚禮。



因事先不克柬邀台端於九月八日參加僅許天朝神聖參與之婚禮，謹祈於彼等成婚歸來後再賁臨參加。

明日即屆永恒清結功罪之期，耶穌基督，天主之子，華貴莊嚴，乘雲而降，審判生者死者。

時間尚未確定，請君準備，醒寤以待。

現在，親愛的姆姆，我還有未曾向你傾訴的事嗎？我想我已說完了，但我又突然憶起一事：自獲受教於珍妮微姆姆，我得到很大的快樂，這個我還隻字未向你提及呢。那真是難以估計的恩寵啊！天主惠我已多，而又安排我與一個聖女能夠生活在同一屋頂之下——她的聖德不止令人仰止，並且是可以做效的；她的美德似是隱而不顯，看似無甚奇特之處，但值得嘆賞正在這一點。我自她獲得許多神益。有一個主日，我記得格外清楚：——我像平時一樣，來向她做短時期的請教，當時我看到已有兩個修女在她那裏，按照會規我們是不許可三人同時謁見的，於是，我只向她微笑致意，準備走開。但她以目視我，像得到上天的啓示一般，她說：「孩子，聽著，我有話要對你講，你每次到我這裏來，常能得到一種精神上的紀念物，今天又有一個：你懷著滿腔的和平與喜樂以事

奉天主吧，永遠要記住，天主乃是和平之主。」於是，我向她道了謝，走了出來，但我幾乎是含著滿眶熱淚走出來的，我深信天主已經給了她一種啓示，將我的靈魂狀態透露給她了。本來那天我的心緒鎮日不寧，且有幾分抑鬱之感，我處在精神上的黝暗之中，甚至對天主的垂愛竟也發生了疑惑。至是你可以想像，她的話給了我多大的安慰。次日，我詢問珍妮微姆姆，她可曾得到了什麼樣的啓示，她說，並未曾得到什麼啓示；而這使得我對她益發讚佩欽敬，我因以了解她之所以能給予令我感動的指示，確是由於吾主生活在她心中的緣故；這種精神上的美點，才是最真實，最睿智的，這就是我渴望獲致的，因為那毫無幻想的因素在內。

在我發愿那一日，珍妮微姆姆也曾親口對我說，在她發愿以前，也曾受到過類似的試探，我聞聆之餘，突感興奮，親愛的姆姆，你當然也記得，在我們遭到很大的困難時，這位姆姆給了我們多大的安慰。她留在我們心中的，完全是一種芬芳的憶念。當她行將去天堂獲得賞報之日，我第一次守候在她的病榻之前，內心非常的感動，我對聖人之瀕危之際的細微動作也看得很清楚。我足有兩小時之久看顧著已陷彌留狀態的她，我自思當時自己應該充滿了虔敬之感，但是，實際上我卻並未做到——我變得痴呆而麻木。隨後，當她的靈魂重生於永恆之時，我的心境全然改變了，我感到一股情熱與歡

樂，簡直非筆墨所能形容。好像是珍妮微姆姆重生之時得到的幸福與快樂，也使我分嚐到一些；我想她之直升天國，是無可置疑的。我記得有一天我會對她說：「姆姆，爲你而言，煉獄是不存在的。」她溫和的答道：「那正是我所希望的啊！」她在謙遜之中懷著希望，自爲天主所嘉納，我們靠了她而得到的一些恩惠，對此正是一絕好的明證。

在她彌留之際，修院裏的姊妹們都希望得到她的一點遺物以作紀念，你知道我所珍存的她的遺物是什麼？當她在最後的死亡的痛苦之中，我看到她的睫毛上閃動著一顆清淚，那是她最後的一滴眼淚。只在那裏閃亮，並未流下來。當大家圍著她唱讚美詩的時候，我看到那淚珠兒仍在閃動，沒有人將它拭去。那晚，我拿了一塊細紗布，輕輕的走過來將它沾拭下，做爲我珍存的遺物——聖女最後的一滴淚。我將它放在收藏我入會誓言的小盒子中——常將它隨身帶著。

我很少做過有意義的夢，對於夢中的情景，我向不重視。爲什麼我終日思念的天主未曾入過我的夢魂之中呢？平時我常夢到樹林、花朵、小河同海洋；差不多我總是夢見孩童們在我的身旁，我常是撲蝴蝶、捉珍禽，度過了夢中的光陰；你也許可以說那是一些詩人的夢，卻非神秘之夢！只有珍妮微姆姆歿後不久的一天，我經歷到深慰我心的夢中情景。我夢見她寫遺囑，並給每一位修女留下紀念物，但輪到我時，好像已是無物

可得，因為一切已無剩餘了。她乃自床上欠身而起，以清澈、美妙的聲音連說了三次：「我將我的心留給你！」

註：列王紀上十九章十二節。

## 第廿八章

## 流行感冒·副院長依搦斯姆姆

那位神聖的姆姆離開我們一月後的光景，流行性感冒開始蔓延。我們當中只有三個人未曾病倒。對虛幻的世界，我又有了有一種新的感悟。在我十九歲生日那天，就有兩個人死亡，不多時，又有兩個人相繼死去。不久，在聖器收藏室中，只剩我一人負責經營了，那位負有管理此室總責的修女，病況相當嚴重。我一個人忙著準備喪儀用的器物，又得隨時注意在彌撒進行中開啓聖詠隊的格欄……。天主是太好了，我雖然忙碌已極，但祂給了我足夠的體力來做這些事，使我當時對落在我頭上的一些工作，竟毫未生退縮之心，這使我如今回想起來，竟覺得有點難以置信。死亡似乎到處猖獗；那些照看病況危殆者的一些修女，她們自己也都是步履維艱的病人。一位修女往往在悄無人知的情況

下，已然死去。一晨我起身後有一個預感，我覺得瑪達肋修女已經死去了；我看到甬道裏仍是黑洞洞的，在各隱室之間無人走過，我乃走去看她（室門是開敞著的。）她果然已是衣裝整齊的躺在草墊上死去了，我並未感到太驚惶，我走去爲她拿來一枝蠟燭同一個花圈。

黃昏時候副院長死去時，只有我一個人旁照料，除了我們這些置身其中的修女們以外，修院中當時淒涼的景況殆非外面人所能想像。在這愁慘的情況下，天主是時時刻刻在關注著我們的：那些死者都是安然的過世了，似乎未受過什麼痛苦就到另一更美好的世界上去了；死者的面容顯露出安詳與快樂的神情，似乎她們都在舒適的安眠。實際上她們也確是如此。一旦此世歸於幻滅，她們即將起，而永遠受天主賜予其所簡選者的幸福。當其他的修女們幾乎都受著這種病苦的考驗，而我獨能倖免，每日我恭領聖體時心中有說不出的感謝。這事真是有點奇妙呢，甚至當疾疫流行之際，吾主依然對我嬌慣如故，當祂一些忠實的僕人不復能享受領聖體的恩惠時，我仍有幸能每天領受祂。我每天能夠接觸做彌撒用的聖器，並準備祭壇上的麻布以備主蒞臨時用，自然也是極大的福樂；我願我的內心能夠充滿了感激，聖堂中的執事，在受任命時所接受的訓示，我常是反覆思憶，以免或忘：「你管理聖器的人，應永保自己無玷。」

至於我領聖體後的感激之念，有否使我大發虔敬之情，我真不敢說。實際上，我卻覺得自己更不如平時了。說來那原也不足為奇；我已經將自己獻給了天主，如同一個女居停般準備接納祂，這原不是爲了使自己滿意，而是爲了使祂高興。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以空了的座位來狀擬我的靈魂，上面還有些浮塵呢，我祈求聖母賜予清除淨盡；隨後我又請求她搭起一座幔帳，華貴得足以在此時光內應用，以迎天上嘉賓。並請她盡量的以取用方便的飾品來加以點綴；我將請求天上諸聖及天使們前來，並在此奏起妙樂，我想，當天主蒞臨於我的靈魂之時，這是我所能表示的最熱烈歡迎的場面了。如果祂感到滿意，我自然也感到滿意了。但是運用我的想像力，卻並不能使我於祈禱時免於分心，昏然欲睡。當我唸完感謝禱文之後，才意識到自己唸的時候，精神是多麼的渙散。只有將一日中剩餘的時光，用來感激我獨領聖體的殊恩。

姆姆，你可以看出，我所走的道路並非是充滿了疑懼的；絕對不是。我常常自己故意找出我自己的失敗的可笑處，而加以充分的利用，而吾主似乎也不以為意，不然的話，祂爲什麼要鼓勵我走上這條小徑呢？我記得有一天我不大想去領聖體，這在我是極少有的事；我覺著天主好像也理會出我內心中缺少點什麼來了。我記得當時我曾自語「現在，如果爲了某種原因，神父只給了我半個聖體，那這事就令人煩惱了，我將認爲

這是一種標誌，說明了天主不大高興到我的心裏來。」於是我就走向領聖體的格欄前，信不信由你，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神父拿起兩個聖體，而不是一個，——兩個顯然分開的聖體，將之給了我。我的眼中充滿了快樂的淚水，天意與我心的契合，使我感念至極。

在我發愿後一年，差不多在珍妮微姆姆去世前兩個月的時候，我在避靜之中獲得了極大的恩寵。通常是大家一起做的避靜，往往比我個人單獨的退省得到的神益爲少，但這次的情形則不然了。領導那次避靜的神父，以能感化大罪人而蜚聲於時，但並不見得對修道的人能有何啓發，所以我當時我覺得他不一定能夠了解我而給予我適當的指示。但儘管如此，我還是做了一次九日禮，並熱心的禱告。天主自己乃是我的導師，祂也急於使我了解這一點，所以才選了這位神父來供祂驅遣，而最後我對他這個人選極其感佩，對這位神父的指導如此嘆賞的也許我是唯一的人呢。在精神上，我曾經過了一段極其迷茫的時光，我甚至懷疑到天堂的有無。但我對自己內心的疑慮並不預備說出來，因爲我沒有把握將它表現得恰如我所想的。隨後我到了神功架前，忽然間我的心地開朗起來，差不多我剛一開始告解的時候，我就立即感覺到那位神父極能透徹我的內心，他有著使人驚嘆的透視力，真可以說是奇妙極了。

我的靈魂變成了一本一覽無餘的展開的書卷，那位陌生的神父似是比我自己更能了



解其內容。他引我在那信與愛的海洋裏揚帆前進。以前我雖然極愛這汪洋大海，但我懼怕冒險航行其上。他對我說，我的過錯並不引起天主的不快。「我以天主代表的身份，且以天主之名確切對你講，你爲祂所做的一切，祂感到十分滿意。」這些話對我是多大的安慰，殆可想像——從來還無人如此確切的提醒過我：一個人的過失可能不會忤犯天主；我對此有了把握之後，在地上流放期間所患的對天堂的懷鄉病，我也可以忍受得住了。同時，我自心底深感他說的是真話；天主原是比较母更溫柔，而你，姆姆，永遠肯對我那些無心的小過錯加以寬恕。我曾一再的領會出來：你對於我的輕輕愛撫，比你的申誡對我更有效果，我好像是天生成的那樣的一個人——當我驚懼之時，我就蜷縮起來；而當我接受到了愛，我就能載欣載奔的以最大的速度前進了。

自從你被選爲我們修院的院長那輝煌的日子以後，我的寶琳姐姐做了天主在地上的代表了——愛的摯情使我的雙足如飛！吾主藉了你的影響力，完成了多麼奇妙的工作，如果不是由於這一件事，經過這麼長久的時期也許我還不能明白呢。你的芳表使了我解：我們要忍辛茹苦，才能使信德繁衍，我對吾主言語中的深意了解得較以前更爲清楚：「要相信我對你們說的話；一粒麥種必得落在地裏死掉，不然的話；它不過仍是一粒麥種；但如果它死去，其後就能結出豐多的籽粒來。」（註1）你曾經得到多豐富的

收穫！你會以眼淚播種，但不久你將看到你辛勞的報償（註2）；你將帶著你的麥捆歸來，充滿了歡笑而在那豐多的麥捆之中，藏著一朵小小的白花；我們在地上流放期間所過的一段黯淡沉默的時光中，你對我的慈愛與不平凡的啓示，使我永難忘懷。將來到了天國以後，我將把我自你體會出的溫馨和聖德向你吐訴出來。

在這兩年之中，我體會很多的事情，天主待我可謂仁慈極了，凡我所願望的，祂無不答應，好像祂當初對所羅門王一樣（註3），不只俯允了我修德成聖的心願，且應允了我所希求的一些世上虛幻影像——自然，我得到它們以前我已看透那原是虛幻，但祂還是將它們賜給了我。姆媽，我永遠以你爲我的理想，並且希望與你極其相似；因了這個緣故，當我看到你描繪出美麗的圖畫，寫出優美的詩句時，我就往往對自己說：「有那樣繪畫的天才，寫作的技巧，且能以這些作品來對靈魂發生啓迪作用，真了不起。」我絕未敢發生妄念，祈禱著自己也能有那樣的天才，我只是自己在心靈深處有這種願望吧了。但當吾主降臨我內心之時，祂定然高興藉此機會告訴我：「人們在今世陽光下所做的，不過皆是幻滅與徒勞。」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我竟然也貿然的從你學畫了，天主俯允了我將姆媽教導我的能善加利用；我竟也學你的樣來寫詩，並且居然寫出爲人讚美的頌禱之詞來。當撒羅滿王檢視自己所做的一切時，不是也覺得他那些全無意義的業

績皆是徒勞嗎？我也有類似的感覺。我發現在深藏韜晦之中，對受造之物（人）全然無所知，乃是真正的幸福。我並且也進一步的理解出來，即使我們有「使死者復生，萬邦歸化」的事功，而毫無仁愛之情，那我們也是一點價值也沒有。天主給予我的一切，並未助長我的虛榮心，而卻使我對祂更加嚮往，我更了解：唯有天主是不變的，只有祂才能滿足我們心中無限的渴望。

吾主更以許多不同的方式來愉悅我；我指的是，當我穿會衣之日突然飛雪，以滿足我稚氣的願望……等等的事。只就花朵一項來說吧——你知道我是多麼喜歡花的一個人；當我於十五歲時自己幽居於修院隱室之內時，我還會經想：我將永無馳騁田野，欣賞芳菲的快樂了。而實際上如何呢，從未曾有一個時期像我入了聖衣會後一樣，有這麼多的花兒經過我的手。新郎常常贈祂的愛侶以花朵，吾主並未曾忘了我，祂會給我送來好多薊頭花、雛菊、罌粟花等等，都是我最心愛的。還有一種名叫麥菌花的小花朵，自從我們遷至里修後就未曾看到過它；我心頭縈繞著郎松林松度過的溫馨童年的回憶，渴望著和那可愛的小花重逢。啊！在加爾默羅山我又看到它了，它向我燦然而笑，好像說，如果我們竟肯爲了天主犧牲了一切，祂將在大事小事上報償我們千百倍。我的心頭還懷著一種最大的渴望，而我常常擔心，不知它能否實現。

（註1）若望福音十二章二十四節。

（註2）聖詠一三六篇六節。

（註3）列王紀上三章十二節。

## 第廿九章

## 瑟琳進入聖衣會修院

我心中那種渴望是什麼，就是瑟琳能夠入聖衣會修院，我們這座修院。那真像是一個美夢，因其太美好了，所以唯恐它不能實現。在那個夢裏，我又可以和童年的伴侶生活在同一的屋頂下，再一度與她分享苦樂。但是它能實現嗎？我於是做了一次「割愛」的祭獻；我將瑟琳的將來完全信託於吾主，如果主要她去到天涯，我也準備目送她揚帆而去。在她那方面，我唯一憂懼的事就是她不能棄俗修道成爲耶穌的淨配；我之愛她如同自己一樣，我簡直不敢多想，她如嫁給了一個凡俗的丈夫，將會落到什麼下場。我擔心她目前在世俗的生活中，偶涉繁華場合，會遭受到我所倖免的一些精神危險；自從我入了聖衣會修院以後，我對她有著一種母親的情懷，不只是姊妹的情愫了。我記得有一

天聽說她要出去參加一次晚會，我本來已很久不哭了，乍聞此訊不禁難過得清淚沾臆，祇有請求天主照拂她不要跳舞，我的禱語竟被垂聽了。她原是舞步嫺熟的，但那晚她卻覺著不能跳，那位邀她同跳的舞伴，竟也無法勉強她起舞。沒有辦法，只好送她回到原位，他隨即快快的離開她，當晚並未再來相請。她這異乎尋常的舉動，增加了我的信心，我深信吾主對她宛如對我一樣，已在她的前額上做了特殊的記號。

去年七月廿九日，天主特在那一天使他的一個忠僕擺脫了人生的羈絆，而當爸爸被召去領受天堂賞報之日，也便是瑟琳解脫世上羈絆之時。她是我們姐妹的代表，一直照拂著我們熱愛的病中的慈父。她自己的持身行事，宛如一個天使。天使們在完成了天主交付的工作以後，就直返祂的座前報命；因此我們總覺得他們善於飛翔。而瑟琳也好像是一個天使般展翅翱翔；她願隨天主的召喚去到各處，但事實上她只消走短短的一段路就可以了。她曾經許下心願做一種犧牲，那是一項保持了兩年的秘密，使我十分難過，而她自己爲此也十分難過（註1）。爸爸生平每決定一事，立即將之付諸實行，決不肯拖延，在他去世以前，他曾極其注意的安排瑟琳的事，在九月十四日這一天，使我們姐妹又在修院重聚了。

我記得，有一天瑟琳入修院的事仍似有重重困難，我在謝聖體的時候對天主說：

「你曉得，我渴望著知道爸爸是否一直就到天堂上去了，關於這事，我並不敢請求祢回答一個字，只求賜我個信號就夠了，如果艾梅修女答應瑟琳入聖衣會，一切順利毫無阻礙，那就是祢對我的答語了，我就知道爸爸是一直到天堂之上與主相聚了。」親愛的姆姆，你當還記得，耶穌艾梅修女覺得我們三姊妹同入一個修會已經足夠了，她不願第四個得允再來入會。但是每個人的心靈原都在天主的掌握之中，祂原可隨意來左右它。這一次祂是將那位修女的心意改變了。我在謝聖體後遇到的第一個人就是那位修女，她態度和悅的將我帶到你的室中來，她在那裏向我談到瑟琳的事，曾感動得我熱淚盈眶。天主在種種事情上使我一切的希望得以實現，真使我無以為報。

現在，我一切的心願已了，唯一的心願就是如醉如痴的來熱愛天主。我一切稚氣的願望似乎都消失了。我確是仍喜歡將花兒朵朵兒裝點耶穌聖嬰的祭壇；但自從我一心想將鮮潔美妍如同花束的瑟琳獻給吾主以來，對於獻上凡花俗卉的事就不再放在心上。我還要希求什麼呢？雖然痛苦與死亡皆有引動我心的力量，但真正的使我動心只是愛。我曾有一度覺得受苦就是向天國的涯岸滑行；我確信我定將早夭而被攜往天鄉。現在我唯願一心的順從主命，那是指示我方向的唯一南針；我熱切禱求的唯有一事，即是我心實踐主旨，不為任何世物而耽擱，我將和我們的聖祖十字若望一齊說：

愛者之心中深藏有瓊漿，

我開懷暢飲至於酩酊，

醉中離去踉蹌而行，

神思恍惚

失去了我牧放的群羊……

我竭盡心智

忠誠耿耿，主前效力，

羊群何在，不復置意，

其他工作我亦不復縈繫，

一心愛主，乃我天職。

另外在別的地方他也寫過：

我了解愛，深知

愛之偉力大哉無限，

我心揉雜善與不善，



唯主將之聖化、消翳，

與主相合，化而爲一。（註2）

啊，姆姆，這愛的道路給人多大的安慰！我們可能在這路上仆倒，可能未克應答賜我們的恩寵，但是只要永遠去愛，自會對一切善加利用，使一切不悅主心的事完全化爲灰燼。只在心底留下謙遜、深邃、且有吸引力的平和。

我自我們的聖祖十字若望的作品中，得的啓示之多，簡直難以盡述。當我十七八歲時，我所需要的精神食糧盡在於此。雖然後來我覺得一切神修的書對我並無太大助益，我不論讀多少本，神形枯燥一如往昔，但我仍然喜歡讀。不過只要我打開一本書——甚至是最精彩最動人一本，我的心扉卻即刻緊緊的向它關閉了；我甚至對其內容也不甚了解，即使了解，我也無法深入。只有閱讀聖經及《師主篇》時，頭腦才不致如此遲鈍。讀此二書的人可以由其中獲得豐富的營養。但當我祈禱的時候，我心中想到的只是聖經中福音的部分；我的靈魂有那般熱切的需求，福音對之最爲適合。我常常在其中發現了新的光輝，致對其中我一向未能了解的深奧義蘊，皆能徹底的理解了。我已經了解下面那一句的文義：「天國就在這裏，就在你們之內」（註3）。吾主在對於一個靈魂加以

啓迪的時候，並不需要借助於書本或教師。祂不就是萬世師表嗎，雖盡在不言中，而能使人與祂心會神通領略一切？至於我自己，我從未聽到過祂的語聲，但我深知祂時常居於我之中，當我或行或言時，對我加以引導啓示。當我最需要指引之時，我昔所未曾見到的一線光明向我閃爍了；但這並不發生於我祈禱之時，不論祈禱的多麼熱切也從未見到這一線靈光，而在我做著日常工作之頃，卻往往有那光輝照臨。

親愛的姆姆，我既接受了這麼多的恩寵，我以聖詠中的話來應答，你自然覺得那是理所當然的了：「感謝吾主，主是仁慈的，祂的慈愛永無終極。」（註4）我深信如果一切的受造者都同樣接受到這種恩寵，自將無人是為了「怕情」才來敬奉祂，而單是爲了愛了；我們所有的人都一心一意的來愛祂，無人將傷祂的心，這動機是由於愛，而非由於恨。但事實並非如此，一切人並非被造成一個類型；靈魂應有不同的類型，如此，無窮美善的天主才會受到不同的光榮。只是祂對我的慈愛是瀰漫充盈於我的生命之中的，祂那同樣引我企慕讚頌的其他方面之美，實在也就是由這慈愛的背景照射出來的。那都似乎有著「愛」的燦美奪目的輪廓與形象；甚至於天主的公義，也是含蘊著愛的意味的。說到天主的公義，真可謂奇妙極了，祂體諒我們的一切缺點，徹底了解我們性格的軟弱處。我又有什麼懼怕的理由呢，祂既會那麼仁慈的寬恕了那個浪子的敗行，自然

也會同樣仁慈的對待常侍祂身邊的我了（註5）。

那年六月九日，聖三瞻禮，我更被賜予一種恩寵，較以前更清楚的了解：何以「愛」是天主所最喜歡接納的。我想到了那些義人們，他們將自己獻給了神聖的正義之主，以為全燔之祭，將罪人們應受之罰，完全承當起來，以息主怒，這是一件好事，一件成仁取義的好事，但我並不想這樣做。我的心靈所呼求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主，何以人們只肯爲了平息祢的義怒才做全燔之祭，而祢的愛卻處處遭受誤解，且毫不受到人們的注意，祢準備爲一些心靈浪費祢的聖愛，而那些心靈卻轉向一些平凡的受造之物（凡人）；好像在那不幸的結合中果真能發現幸福似的；他們不肯投向祢的懷抱，而接受祢的無限之愛，那麼，祢這不被接受的愛，就非得封閉於祢的心房之中嗎？祢一旦發現了一些準備奉獻於祢，爲祢而做純全的祭獻的靈魂，爲了祢的愛火而心火熾燃，祢定然會儘速的滿足他們的願望；祢定會熱烈的接受他們，以傾洩祢自己的愛，鬱積祢心中的，原是無限的柔情。如果祢的公義必要得申於地上，那麼，祢那充滿於我們靈魂中的愛之偉力，將是多麼強烈呢。我們知道，祢的仁愛，峻極於天（註6），耶穌，讓我有幸做一個祭獻者，爲祢的聖愛而熾燃吧！」

親愛的姆姆，是你引我在這方面獻身於主，你知道，一切恩寵之河流，或者可以

說，恩寵之海洋，自那以後即泛濫停瀋於我的靈魂之內。自從那值得憶念的日子以來，神聖的愛情似乎已將我完全浸透，更將我密密的裹起，仁慈之愛使我與前判若兩人，純潔化了我的靈魂，使之不留一點過咎之痕，直到末了，我對煉獄之苦，一無憂懼了。我自己深知，我連進煉獄的價值都沒有；只是爲了靈魂得救才能如此。同時，我深信愛之烈燄比鍛煉我們的烈燄更能聖化了我們；爲什麼吾主要我們忍受不必要的痛苦呢？如果祂無意來滿足我們的那份願望，爲什麼祂要引發我們那做祭獻的欲望呢？不是這樣的，再沒有比愛之路更能使我們得到喜慰的了；就我本身而言，除了一心委順，竭力完成主的意旨而外，任何事也引不起我的注意。

姆姆，這就是你的小妹妹向你述說的全部生活史，你，你本人原比我更能了解我的一切，以及吾主所行於我的，所以，我只在一如此狹小的範圍內僅述及我修道的生活，你不會覺得太簡略吧。這被我自己題名爲「一朵小白花的故事」的文字，將會如何收束呢？或者，當它正值鮮艷之際，就被擷摘下來，或者，它將被移植於更遙遠的地帶；我皆不能預卜。但我知道，主之仁愛，將永被於我，而對於將我獻於主前的你，將永不忘感激祝福。在永恒之中，我是你榮獲的花冠中的一朵小花，我將爲此而歡欣不已；在永恒之中，我將永遠應答著你的歌發出回聲，那是一支愛之歌，它永遠洋溢著新鮮的靈

感。

### 會服披肩的意義

JHS的字樣是耶穌給祂卑微新娘的聘禮；她在幼年之時，曾被稱為「勃利西那的小孤兒」，但現在人們知道她是「耶穌聖容兼聖嬰的德蘭」。這兩個稱謂是她渴望得到的尊榮、財富、希望。那被分裂開的葡萄樹是吾主亘古常新的象徵，祂曾說過：「我是葡萄樹，你們是它的枝子，」並且曾告訴我們，祂要我們結豐多的果實（註7），它的兩個卷鬚，其一綴飾著聖容，另一綴飾著聖嬰，用以象徵德蘭自己，她在地上最大的願望是做葡萄，等待著自己被採擷，她悉憑祂之意，任祂將那葡萄的汁子擠出來，以潤澤口渴將死的人的口唇；豎琴就是我一永遠奏出愛之妙樂的象徵；FMT的字樣，包括著方濟各、瑪利、同德蘭三個名字的字頭，並因我自己會呼我自己為聖母的小花，遂畫出一朵小花表現出它因曉星的光輝照耀而重甦；綠色的底子代表我出身的家庭，背景有一座山，代表加爾默羅山，在盾牌的一邊，也畫了一枝愛之箭，那就是我為道致命的頭銜。到我被允准爲了對耶穌之愛而灑流鮮血之際，就可以用它了。我願回報祂爲我所做的。

切；但我不忘我只是一根脆弱的蘆葦，（那也描畫在披肩上了。）最後，那個光彩閃耀的三角形象徵聖三。祂永遠給我這卑微的靈魂豐沛的賜予。爲了感謝這種種恩惠。我將永遠記著那諺語：「愛只能以愛來回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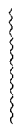
吾主向祂卑微淨配所賜的殊恩：

- 一八七三年一月二日出生
- 一八七三年一月四日領洗
- 一八八三年聖母顯現微笑
- 一八八四年五月初領聖體
- 一八八四年七月十四日行堅振禮
- 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定志修道
- 一八八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覲見教宗良十三世
- 一八八八年四月九日入聖衣會
- 一八八九年一月十日穿會衣
- 一八八九年二月十二日父親離家去療養院，痛苦沛然而至，聖教法定聖召檢核
- 一八九〇年九月宗座良頒賜降福

一八九〇年九月八日發愿

一八九〇年九月廿四日領聖紗

一八九五年七月九日獻己身於聖愛



(註1) 畢松神父，隸屬於加大拿教會，曾邀瑟琳至其地傳教，但未前往以前，此事不必宣示於他人。

(註2) 聖十字若望神修歌第四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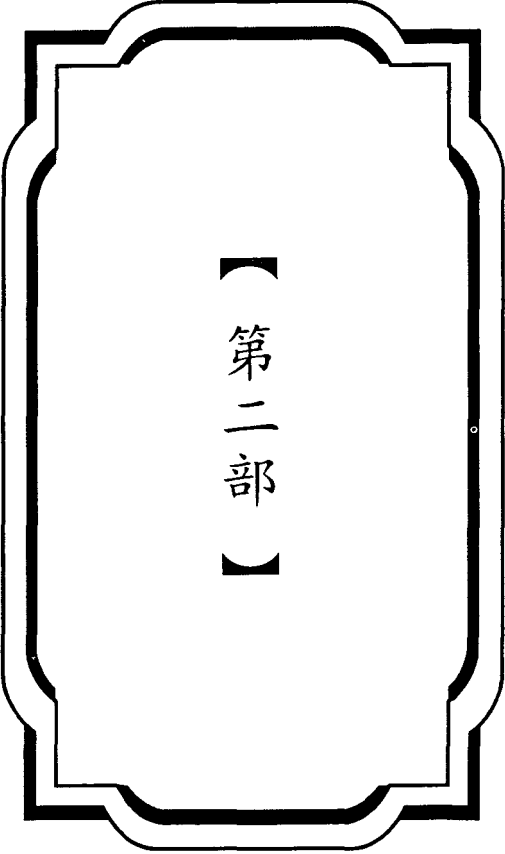
(註3) 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節。

(註4) 聖詠一一八篇一節。

(註5) 路加福音十五章三一節。

(註6) 聖詠三十六篇六節。

(註7) 若望福音十五章五節。



【第二部】



## 第卅章

## 致聖心瑪利修女書

親愛的姊妹：（註1）

你要我將我避靜的情形加以詳述，以做紀念。或許這是我所做的最後一次的避靜了。我很慶幸能得到院長姆姆的允許，能有這個機會與你談話。你與我是有雙重的姊妹關係的，是你在很久以前——當我還不會說話的時候——即曾以我之名代發誓願：我要忠實事主。親愛的代母，今晚，你會代她獻於天主的女孩，懷了孺慕之情，及感念之忱，向你傾訴心曲。但是，姊妹，爲什麼在許多人之中，你偏偏要知道吾主向你的代女顯示的奧蹟呢？我深信祂顯示於我的與顯示於你的相等；我之能夠諳知如何聆取神聖的訓誨，還不都是你教給我的嗎？雖然我覺得對於那些心靈也難以盡行領會的啓示，語言

原也無法表達完全，但無論如何，我還是要向你說些極幼稚的話。

莫以爲我是沉浸在精神慰藉的浪潮中，得到了不少神慰吧；我唯一的安慰就是：在墓塋的這一邊——人間——絲毫感覺不出安慰。我得自吾主的訓示是隱而不顯的，祂的音聲在我並非清晰可聞。而也並非由書本中領悟出來，因我近來已不大能完全按照書中一切去實行；只在長時的頭腦遲鈍與精神枯燥之後，偶爾我會對禱語中的末一句反覆的思索回味不已；例如：「你要一個導師指示你的行動嗎？你要細讀生活這本書中含蘊的愛之學問。」愛之學問，是的，這句子在我的靈魂深處引起了優美的回聲；那是我需要的全部的學問——我得摒棄一切以獲得它，並且，像那雅歌中的新婦，一點也不計較我爲愛而失去的一切（註2）。只有愛才能使我們成爲天主願意我們所是的樣子，我唯一所希求獲得的就是這個。但是如何能獲致它呢？吾主已經指示我們達到這目的唯一的路徑，那就是在父親的臂彎中安然入睡的孩子全然依恃的心情。「單純的心靈，接近了我。」在箴言中，聖神如此說，在別的地方，他也告訴了我們，只有幼小者才被賜以悲憫（註3）。先知依撒意亞以天主之知向我們顯示：當最後審判的日子到來，「祂要如牧者般關愛祂的羊群，將那些最小的羊聚攏在一起，抱於胸懷。」好像這猶不足，這位先知更以他那充滿靈感的注視，穿透了永恆的深邃，以主之名，向我們大聲疾呼：「我

要像母親哄慰愛子般哄慰你：你將如同被抱在懷裏的孩子，坐在慈母的膝被搖簸著。」  
(註4)

天主做了這樣的許諾，我們除了向著祂默默的流著感激與愛的熱淚以外，還能做什麼呢？哎！世上那些軟弱多瑕疵的靈魂如果和我有同樣的想法就好了，——我，實在是這些人中最不細心的——他們當中的人絕無理由失望，以為不能攀登仁愛之山，至其頂峰。吾主並不要求我們做出什麼豐功偉績，只要我們一意委順，全心感激祂就夠了。聽祂的聖訓吧：「我接受你們的奉獻，並非意在接受你們的公山羊；我已有了山林中的各種野獸，山嶺亦為我所有，及其上的牲群；天上的每隻飛鳥我沒有不知道的。如果我餓了，我不會為此而抱怨你們，我是大地及其上一切的主。你們要我當真吃牛肉，喝羊的血嗎？你們獻給主的犧牲，當是爲了表示讚美而獻的犧牲，如此，你們就向最高的主完成了誓言。」(註5) 你看出了吾主所要求我們的是什麼；祂並不要求我們做這做那，祂只要我們一心的愛祂。那聲稱對我們毫無需索的主，竟甘於向一個撒瑪黎雅的女子要一滴水飲——那時，祂是渴了，祂爲何口渴，那便是天地的創造者對於卑微的人類要求愛，當祂說那話：「給我點水喝」(註6)；祂是渴望著我們的愛啊。

我是越來越了解吾主所渴望的是什麼了，自那些奔逐世俗福樂的人處，祂只發現了

負心與絕情；而甚至於在祂自己的宗徒之間，能毫無保留的將一顆赤心獻給祂，並真正了解祂的愛之柔情者，又有幾人呢？親愛的姊妹，你同我有幸得以深刻了解天上聖配的深情密意；倘你能將對這方面的了解都筆之於書，我們將能讀到多麼奇麗的妙文啊！但你並未這樣做，你只將它隱藏心底，秘而不宣。「對國王的指示，定要保密」；你卻向我說：「那最能光榮天主的作爲的，才公開的來宣示它們。」（註7）我深知道像你這樣保密是對的；我寫出了這些行文字，只是爲了使你高興。我如何能以地上的言語，表示出天國的奇秘呢？我如今振筆疾書，盡力揮寫，但我發現寫了這麼多篇頁還未曾觸及正題。有這樣多的奇妙風光，這麼繁複的晦明變化，我怎能一一的加以摹描？我一定得等到這世界的夜色在吾主的面前消失之後，這位神秘的藝術家借給我色彩，我才能圖繪出祂使我的靈魂於目前看到的奇妙景象。

你會要我寫下我的夢想，以及我想呈上的被你稱之爲「小小學說」的內容。在後面的篇頁中，我要把它寫出來。但寫得太粗疏了，我不知道你能否看出我寫了些什麼。你或者會嫌我的一些句子寫得太牽強生硬；倘如此，也請耐心的看下去吧，那都怪我的文筆太不佳了。不過我要向你說，關於我靈魂之趨向，我卻是直述無隱，絕無牽強之處；那是寧靜而平和的。在下面，我將以直接向吾主訴說的口氣道出；我覺得以這種方

式寫來更爲容易，但我有點擔心，即做這種寫法，也難免詞不達意。

耶穌，我的至愛者，祢對待我卑微的靈魂是多麼體恤周到；我的周圍，風雨狂驟，忽然透露出一線祢仁愛的陽光！復活節日來了，又過去了，那是五月的一個星期六，那是祢光輝的勝利；而我的靈魂仍處於風雨交加的狀態中。我想到一個靈魂有幸福實現奇妙的夢想，那是多麼慰人的經驗呵；但我並未祈求被賜予這種幸運，我對自己說，那樣的美夢並非我這樣卑微的靈魂所能夠希望的，我所有的，只是足以搖撼我入夢的風雨。次一天是主日，五月的第二個主日，我不敢確信那是否就是聖母特賜我恩寵，向我微笑的紀念日。當黎明時曉光微露之頃，我又入睡，且入夢了。

我似站在一道迴廊邊，另外還有幾個人，但是只有聖母和我挨得最近。忽然之間，我覺得有三個聖衣會的修女也在那裏了，我並未注意到她們是怎樣來的。我只覺得她們是爲了謁見聖母而來；我也斷定她們是從天堂來的。我意識到我自己曠了起來：（自然，那也只是在我沉寂的心靈中發出的聲音。）「啊，我多麼願意看到一位聖衣會修女的臉啊！」聽到了我的話，三個修女中最高的一個好似應允了我的要求，當我跪下，揭起她的頭紗——我是說，將那紗爲我自己披上時，她更走近我了，我立即認出來，她就是可敬的耶穌安妮姆姆，是她在法國建立了革新的聖衣院。她的身影有一種空靈的美，

並非熠熠閃光，而是為光照明了，——那光似是自她發出，卻並未與她合而為一，因而，雖然有頭紗遮住，我仍可以看到她那聖潔的面容。

我的心中如釋重負，輕快無比；像這樣一種感覺，是無法將之重現紙上的。自從我做了這個夢以後，好多月已經過去了，但夢中情景，清晰依然，使我仍為之心喜不已。我仍似乎看到安妮姆姆的面容，以及她那可愛的微笑；我仍似感到她親吻我的面頰。當時既承她如此溫柔的相待，我不覺鼓起了勇氣：「姆姆，請你」，我說，「告訴我，天主是否要我在世上停留很久，還是祂很快的就要將我接走？」她溫柔的笑着答道：「是的，快了，我告訴你，會很快的就把你接走了。隨後我又說：「姆姆，請再回答我另一個問題：我為天主做的一些小小的犧牲，以及更勉力往好處去做的一番心意，祂還覺得滿意嗎？」聽了這話，那位聖女臉上現出了更親切的神情；她說：「天主已不要求什麼了。祂對你滿意，很滿意。」她像一個慈母擁抱愛兒似的擁抱了我一下，然後就去了，在快樂之中，我想起了我的姊妹們，我想代她們要求點恩賜；但已是來不及了，我已經醒了過來。風雨已經停止，我的天空澄明靜定。我不只是相信，且覺得確有天堂，並深感到其中的人民——那些成了聖的靈魂們在默默之中關照著我，以我為他們的孩子。我以前對耶穌安妮姆姆的事蹟，並未太注意過；只在別人的談話中偶爾聽到她的名字，我

從不會想到過她或請她代禱過，夢中情景，使我永難忘懷。及至我看出她原是如此的愛我，如此的重視我，我對她充滿了敬愛與感激，更有無限的企慕，且對天國嚮往不已。

耶穌，我的至愛，這不過是祢決心要賜我更大的恩寵，以使我靈魂富足的前奏曲，今天我憶起了這些，乃反來覆去絮聒不已，還要請祢格外原諒；這原是我做祢淨配的六週年紀念日啊。耶穌，如果我突然毫無理由的向祢吐訴出我那渺不可及的企望與渴望，請祢原諒我吧；同時更請求祢使我的希望實現，以慰我靈魂的傷痛。

耶穌，能夠有幸做祢的淨配，做一個聖衣會的修女，且藉了與祢結合，做了靈魂之母——那一定會使人感到心滿意足了吧，但也並非盡然如此；我上面所列舉的那些榮銜，都是我聖召中所必有的，除了這個聖召以外，我覺得還有好多別的聖召似的！我覺得我像是被召來做一個戰士，一個傳教士，一個宗徒，一個聖師，一個殉道者；我覺得：我倘若未能爲了祢的緣故而完成種種英勇的行事，就好像不能滿足我本性上的需求似的。我覺得我已有勇氣來做十字軍及教會的輕騎兵了，我已能夠爲了保衛教會而戰死疆場。同時，我更要做一個傳教士；當祢因我的呼求而自天國下降時，我將以雙手來接住祢，那將多麼快樂啊！我能將人們的靈魂呈獻給祢是多麼快樂啊！但是，我儘管有做傳教士的願望，但我又羨慕聖方濟各的謙卑自下，我很願意模倣他，只盡傳教士的職

分，而不接受傳教士的光榮。親愛的耶穌，我如何能平復了我這些自相矛盾的雄心壯志，我如何能實現這卑微靈魂的美夢？我雖渺小，卻渴望著如先知及聖師般，能對人類的心靈發生啓迪照明的作用。我深知一個宗徒的使命，我願周遊世界，宣揚祢的名，且將祢的十字架，遍插在外教人住居的土地上，只有一種任務我並不會感到滿意，我要走遍五洲以及遙遠的島上傳播福音。我現在於這方面原是毫無成就，即使我完成了本份內的任務，原也只限於今生幾十年的歲月；我卻願自天地肇造之始即做一個傳教士，直到天地終窮。

我的救主，我要為祢灑流鮮血至最後一滴。做一個殉道者是我少女時代以及修道期間的美夢；然而，在這修院裏我也同時有了更遠大的理想，只做個傳教者並不能滿足我的心意，我要經歷到各種各樣殉道的方式。我要受鞭撻，受釘，如同祢一樣，更像聖巴爾多祿茂一般，被活活的打死；如同聖若望般，被投於油鑊，受盡一切殉道者歷來受的各种酷刑；像聖依孛斯及聖則濟利亞般引頸受戮，並像我所喜愛的貞德般，當被縛在火刑柱上時還低喚著祢的名字。當我想到世界末日，在偽裝的基督出現之時，真正的基督徒所受的一切迫害，我的心跳就格外加速了，我多希望教友們將受的一切苦難都保留著，通通由我一個人來承當。親愛的耶穌，我懷著種種這樣的渴望，只有自祢那兒借來



生命之書卷，將一切聖人的英勇事蹟都抄錄下來；我希望他們的業績我都能一一做到！對於我這個卑微無能的靈魂這些可笑的想像祢作何想法？啊，想到了我的軟弱，祢曾指引了我一條途徑，以滿足我童稚時期的壯志，對於我另外一些鴻圖雄心，祢現在也指示我應循的途徑了——它的範圍之廣，可以說是包括了全世界。

我曾決定在聖保祿的書信中尋求答案，當時，我仍為未實現的希望所苦，以致我的祈禱每每不能集中精神。在格林多前書第十二、十三章，曾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些篇章中的前一部分，使我了解：我們不能皆成為宗徒，皆成為先知，皆成為教會聖師以及其他職司的人；教會原是由各種不同職司的人組成的。眼睛有它的功用，而手則另有它不同的功用。這答案已很夠清楚了。但是並不能滿足我的熱望，並不能使我定下心来。那個瑪達肋納，因一再俯視那空了的墳墓（註8），終得賞報。而我，藉了沉潛深藏於我自己的卑微無價值之中，乃能被高高的提升起來，以達到我自己所希望的（註9）！讀到那一章的末了，我看到那樣慰心的句子：「要珍視上天賦予的最完美的，同時，我能指示你一條路徑，勝過其他。」

至於這是些什麼呢？保祿宗徒又繼續為我們解釋：上天賜予我們的一切——即使那最完美的，其中如果沒有愛，也等於烏有；仁愛，是一切路徑中最好的一條路，因為通

過了它可直指天主。現在，我是完全的平靜下來了；當聖保祿說到奧體不同的肢體時，我簡直有點說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屬於它的哪一部分；或者我能體會出我是它的全部。仁愛——那是我的聖召之鑰。如果聖教會原是以不同的肢體組成的，它定不能缺少其最重要者；它必定有個心，而這心是燃燒著愛之火的。我看出來，這愛才是使教會其他部分活躍起來的動力；如果它停止了作用，則宗徒也將忘記了播講福音，殉道者亦將不灑其鮮血。事實上，愛可謂包括了一切聖召。愛形成了它自己的宇宙，包括了一切的時空——那就是永恒。我有此感悟，歡欣若狂，不禁高呼出聲：「耶穌，吾愛！我已尋覓到我的聖召，而我的聖召就是愛。」我已發現了我屬於教會的哪一部分，我已尋到了天主為我指定的位置。那只是深深的含蘊在教會慈母心中的愛，更非其他——而那愛同時亦可說就是一切——我的夢想到底實現了。

我當真是喜極欲狂？不，那說法還不大恰當；那完全是見到了那引我安然進港的燿燿燈塔時的心情，極其寧貼而平靜。愛之燈塔現在於我的眼前燃亮了；我能夠反映出它的光明。噢，我深知我只是一個孩童，也有著孩童的軟弱處；而也由於稚氣未脫，我才有勇氣向祢獻出一切。按照古老的法律，萬王之王，偉大的主，原是只肯接受純潔無玷的祭品的；只有最完美無瑕的祭物才蒙至聖的公義之主悅納。但是現在，懼怕的規條已

被愛的法律所替代，而「愛」選擇了我，以我這軟弱且不完美的人兒，做爲燔祭；那原是我們所希求的。「愛」降尊屈就這本屬虛無的我，以這原屬虛無之物爲燃料，燃起它熊熊的愛燄。

耶穌，我深知愛只能以愛來還，我所不斷追尋，且終於獲得的唯此而已：——以我愛，還祢愛，而使自己感到滿足。祢曾警告祢的門徒們說：「世俗之子，比光明之子精明得多了」（註10）。隨即，祢就向他們提出了忠告：「將你們妄取來的不義之財加以利用吧，去用它結交那將迎你至於永恒居所的朋友吧！」啊，我原是雄心勃勃，要獨自囊括一切聖召，那可以說是聚斂來的不義之財，或竟對我的靈魂有害無益；我要做一個光明之子，利用這財富來結交永恆的友人。心念及此，我不由得想到了向我們先祖厄里亞要求雙倍精神財富的厄里叟，他當時會向厄里亞發出呼求，我也以那意思向天國的天使及諸聖祈求：「我是最卑微的人，」我對他們說，「我深深的知道我自己的缺失。但我也明白你們慷慨熱誠，喜歡對跟前的一些人有所助益，同時，我要你們，天國諸聖，拿我當你們的孩子，我因了這身分而得到的光榮，皆完全屬於你們。但當我向你們要求雙重的愛意時，請勿爲我的冒昧而見責吧！」

耶穌，我不知如何確切的表達出我的懇求；如果我一味的如此懇求，我自己也不禁

爲了這份狂妄而深感負疚了。我求祢寬恕我，因爲我只不過是一個孩子，孩子們說話原是不顧輕重的。但是做父母的只要能辦得到，無不盡力來滿足愛兒的非非之想，以至於到了溺愛過份的程度。而我，本是個孩子，聖教會的孩子，聖教會是慈母，也是皇后，萬王之王的淨配。而我極其稚氣，並不注意安富尊榮；甚至對天國的榮華也不大在意；我很了解，那原是應該屬於我的年長諸兄天使以及各位聖人的。我的慈母教會的后冕上的珠寶奇光，映射及我，在我已是極大的光榮了；我沒有其他的要求，我所要求的只是愛，來「愛」就是我唯一的手段，加意的虔誠行爲，是我做不來的；我既不能宣講福音，更不能如殉道者似的灑流鮮血，我現在明白，那原無關宏旨，我的兄長們儘可以代我去做這些事，而我，這一家之中的幼女，只消貼近王的寶座，爲了我那些在疆場上效命的長兄們來愛就夠了。

而我這份愛要怎樣表現出來呢？愛是需要以行動證明的。對了，甚至於一個小小的孩子也能散花，使那荊棘之屋芬芳滿室；甚至於一個小小的孩子也能唱歌，以他那尖銳而不能夠婉轉的嗓音，高唱偉大的愛之讚歌。我的生活就將是這樣的；撒擲花朵——不放過任何一個做小小犧牲的機會，在這裏做個笑臉，在那裏說句和善的話，永遠去做一些小小的好事善行，其出發點全然是愛，而非其他。我將在愛的精神中，苦我的一切之

苦，且樂我一切之樂，結果，我就能永遠在祢的寶座之前散花；凡我遇到的一切花朵，我都要擊下它的花瓣，使之爲了祢的光榮而繽紛拋散。在祢棘刺上散佈花朵，這樣的快樂的忙碌著的人，如何能愁慘呢？即使我必得自棘刺上採花時，我也要唱歌；棘刺越是尖利，歌聲越是柔美。耶穌，我不問這花朵這歌聲對祢有什麼用處；我知道這些小花瓣的芳香之雨，以及自我小心靈中發出的歌聲會使祢愉快，那在天國獲勝的教會，也要向它們微笑，且將接受下這些爲愛而受折損的小花，並將之轉呈於祢神聖的手中，天國的教會也將參加我這稚氣的嬉戲，將這些因被祢所觸接而變得極其聖潔的小花朵，散佈於處處；散佈於煉獄眾靈，以減輕他們的痛苦；散佈於地上戰鬥中的聖會，以增加它制勝一切的新力量。

是的，耶穌，我真愛祢，我真愛我的慈母般的聖教會。那句話一直縈繞於我的心上：「以無私的愛爲出發點的細微行事，比靈魂一切作爲的總和更有價值。」但是我的愛是一種無偏私成份的愛嗎？也許我這無窮的愛之心願只是一個好夢，一個美麗的幻想？耶穌，倘是這樣的話，就請祢使我知道吧；我只需要曉喻真理。如果我的願望是不會實現的空想，就使之消失吧；我何必受此不必要之苦呢？即使我這些已臻最高境界的愛之理想，以後並未能達到，我想，我也不會爲此而抱憾；除非死後因爲祢顯聖蹟，一

切我生前的希望不能憶起，不然的話，那記憶也永遠能慰樂我心；受煎熬到這般地步，爲了祢而癡心到這般地步，比我在天國領的賞報更爲可貴。就讓我這樣下去吧，在我於地上的流放期中，使這又苦又甘的生活變得有無限樂趣。耶穌，如果僅僅渴望著愛祢己是這樣的幸福，而享有、嘗味到祢的愛，又將是多麼快樂呢？

但是，像我這樣一個不完美的魂靈，如何又能享受到完滿純全的愛呢？耶穌，我的最初的、唯一的愛者，我要請教祢這問題的答案。像我這種無窮的願心，應該是那些鷹揚高舉，接近峰巔的偉大靈魂具有的，而我覺得自己只不過是一隻羽毛未豐的雛鳥，像我這樣的人決不會成爲山鷹的；而像我這般軟弱的人，心靈的眼睛卻有山鷹的明利，竟然要一觀陽光，那聖愛的陽光。但這可憐的羽毛未豐的小雛鳥不能希望與山鷹來比，那些些偉大的靈魂，一飛沖天，直指聖心；小雛鳥只能拍著它的翅膀，熱切渴望著能飛。祢可以想像得到，它不能存什麼其他的想望，當它發現自己是如此無力時，只有失望而死。但是，不，我並不爲那個而發愁；由於我自己尙有自知之明，我就停留在我駐足之地，目光一直凝望著太陽，不受一些遮障；狂風、暴雨、濃雲可以遮隱住它天上的光耀，但我目不稍瞬，我知道它永遠在那裏。在雲後，其光輝從無稍減。當然，有時風雨在我心中吼鳴；使我幾乎不相信那遮蔽住天際線的暗雲後還有什麼，在那短短的一瞬

間，我看出了自己是多麼軟弱，只有固守住原來的方位，以鎮定自己，雙目直視著那不可見的光，那光是只向著信仰的眼睛而照射啊。

耶穌，祢一直對我極有耐性，並且，我也從未遠離過祢；但是，我知道，祢也知道，由於我的毛病甚多，當我應凝視那燦爛射目的陽光時，我卻是目光游離。眼神散漫，我定然瞧著像那樣一隻意志不集中的鳥兒，一會兒在這裏啄一點穀粒，一會兒又在那裏啄一點，一會兒又飛出去捉一條小蟲，穿過一道細流，沾濕了它才長出的短短羽毛，甚至還瞅瞅它碰到的小花兒，我既經發現我自己絕不能比得上山鷹，我就更縈心一些世間微事了。但在犯了這些不忠誠的分心的過錯以後，我並未撲飛到一個小角落裏，慟哭欲絕，我只是又轉向太陽，它乃是我愛之焦點，我並在它的光輪裏曬乾我透濕的翅膀。我將自己一切的過錯都告訴了天主，以低柔如呢喃燕語的聲調，將最微末的細節都說了出來；我縱身投入祂的懷中，以之為約束自己，及得到祢的熱愛的最好方法——祢不是對我們說過嗎：——祢來是爲了召喚罪人，不是爲了召喚義人。

而如果天主並未表示出已曾聽到了我的這些絮語，那又將如何呢？如果太陽永遠隱秘起來，又將如何呢？那我就忍住翅膀透濕的不舒服；我就停留在那陰冷的地方，爲了能夠忍受天主要我忍受之苦而高興，雖我知道這一次完全是由於我自己的過失。耶穌，

我自己只是個孱弱而軟弱的東西，我認爲這乃是我的幸運！如果我是偉大的靈魂之一，我將會羞於在禱語中將自己的一切缺點都向祢直述無隱，我將羞於在禱祝之中沉沉睡去了。我現在就是那樣，當要定睛注視那陽光，卻發現它被雲層遮住，不見一線光芒，我乃不知不覺的就入睡了。我就像是一隻鳥兒，在天色漸漸黑下來時，閉上了眼睛，並將頭藏在翅膀底下，它夢到了陽光依然燦爛嗎？或許。無論如何，當我追憶起自己的這一切經過來時，我不會有什麼不快。我的心仍然在靜息之中，我重拾起我的愛之工作了。那些天使同聖人們，向著他們的熾烈目標，鷹鳥般的飛去，我向著他們發出了呼求。他們防護著我，使我不致落入那捕噬小鳥的鷲鷹的掌中。那些惡魔原本無法攫住我；耶穌，我只屬於祢，祢這神鷹的暖巢是築在祢愛情的日光之下，我願被攫投其中。

聖言降生爲人的耶穌，值得接受讚美與熱愛的，祢對我好，祢不斷的拉我貼近祢的身邊，祢爲了引領著人的靈魂循著正確的路徑，到達了聖三的胸懷，才降臨於這人間流放之域，準備受苦，死去；而現在，祢又長駐於那光芒萬丈不可逼視的輝光之中，隱藏於聖體之內，仍常時蒞臨於這宛如涕泣之谷的人間。祢仍準備以祢自己的聖體來滋養我的靈魂，祢如果不賜予盼睽，給予它生命，我可憐的靈魂隨時都可以沉落，化爲虛無！耶穌，我對祢感念至極，我情不自禁的要向祢說，祢對我可謂愛護備至；我既得蒙



祢如此厚愛，我的心如何能不馳繫於祢，我又如何能不對祢無限的信賴依恃呢。一些大聖人們，以他們山鷹般的強力，為祢完成了俗人視作瘋狂的奇妙業績。我是個卑微可憐的小人兒，委實不能做出什麼奇妙的事，但祢定得允准我有一種愚誠，願祢的愛能接受我做為獻祭。你定得允准我有那份痴心，請求祢的那些神鷹們，我的長兄們，為我向祢求得我所亟需的恩寵，能夠像插了鷹鳥的雙翼般，向祢的陽光飛翔而去，而那雙翼，只有祢才能借予我，我的愛者，但祇要祢心願，我就準備靜靜的待著，毫無展翅之力，我定睛凝望著祢，我——這祢的愛情獵獲之物——為祢的愛心與關切而沉酣，這情形，祢願意保持多久就保持多久好了。我並且希望，有一天祢將自祢的愛巢中降來，將祢這個可憐的小人兒帶走，帶她到愛情之中心，使她為愛之火焰而消鎔，她永遠是向這愛之烈焰獻出的祭品啊！

親愛的耶穌，我多麼願意向那些自知微渺的靈魂們說明：祢是如何的願意降尊紆貴屈就它們。倘在極其罕見的機會中，我偶爾得知祢尋到了一個比我更小更弱的靈魂，而它又能一心一意的為了祢無限的仁慈而奉獻自己，祢一定對它更格外的恩寵有加。我為什麼覺得有向人敘述祢的愛心的必要呢？那是因為祢已經使我透徹了祢的愛之深意，祢對我尚如此優遇，我豈又能疑惑祢對別的人會兩樣呢？我知道祢會對他們如對我一樣，

我請求祢會如此。我懇求祢對那些像我一樣渺小的靈魂，一律予以仁慈的照顧，為祢自己尋到一大批願作祭獻者，唯其他們自甘微末渺小，才配接受涵容祢的愛。

聖嬰及聖容德蘭修女——最卑微者寫。

(註1) 此處之姊姊含有本義及修女之義，因聖女此函乃寫呈其長姊者，而此姊同時亦為聖衣會中之修女。

(註2) 雅歌八章七節。

(註3) 箴言九章四節。

(註4) 依撒意亞六十六章十二至十三節。

(註5) 聖詠五十篇十四節。

(註6) 若望福音四章七節。

(註7) 多俾亞十二章七節。

(註8) 此事在福音中並無記載，若望福音二十章十一節。

(註9) 聖十字若望的回憶錄。

(註10) 路加福音十六章八至九節。

【  
第三部  
】

## 第卅一章

## 獻給龔撒格院長姆姆的手稿

親愛的姆姆，你曾經表示過，願我能完成一項工作，將天主的仁慈寫了下來，以爲你我神修上的指導。當我開始搖筆書寫之際，那靈感完全得自你的修院中一個可愛的女兒——依搦斯姆姆。天主會將我孩童期的監護之責完全交給了她。當我唱歌讚美聖母園中一朵春季的小花接受到的恩寵時，是她擔任指揮，如今該是你來指揮了；而我歌詠的，則是燦爛的黎明過後，直到日午的炎熱到來之時，那段時光的歡欣，姆姆，有你在我的旁，同時更爲了實現你的心願，我一定盡力把心中對天主及對你的感激表現出來，你在我的心目中，乃是吾主在地上的代表。我之能奉獻自己的身心於祂，不完全是你的居間介引嗎？姆姆，你記得那一天嗎？我敢斷言，像你這樣的細心人定不會忘記的。至

於我自己，我定得等到進入了天堂才有那份描寫它的能力。在這人間，我簡直找不出適當的字眼來描寫我在那個可愛的日子的心情。

親愛的姆姆，自從那天以來，我與你兩心之間結合得似乎更為緊密了。我的意思是說天主第二度使你擔當起院長姆姆的重任之日。姆姆，我知道那一天你很難過；你雖是含淚播種，但倘若於天堂之上，欣聞自己得到了那麼豐富的收穫，你一定會快樂非常……，姆姆，你不介意我這種稚氣的話語吧？當然不會的，你願意任我隨意向你講話，全然不考慮一個初學者對院長姆姆如此措詞是否得體。我知道自己會顯得對長上失禮，但如果你不嗔怪我的這種講法，這是你的過錯呀！因為你永遠如一個慈母般親切的待我，而並不以長上的態度對我。

親愛的姆姆，我常有那樣一種感覺，我覺得你向我說話時，完全是天主藉了你向我說話。許多修女都覺得你把我嬌慣壞了，自從我入院以來，你對我完全是慈愛、優遇。但實際上也不盡然；由我紀錄早期生活的記事冊中，你可以看出，你可以看到我對你給予我的不可更易的，母親般的指導的感想。爲了你未曾對我過分溺愛，我衷心的感激你。耶穌很明白祂種的小花兒需要灌溉；只有謙抑的清水才能使它復甦——像這樣一株小植物，不對之加以扶持是軟弱得不能生根的。姆姆，這來自天上的祝福，我是藉了你

才得到的。

在最後的一年半中，耶穌已看出：只有改變計劃才能使它更爲欣欣向榮。祂一定是看到那水份已澆灌得夠了；現在需要陽光的溫煦才能抽長。所以我自祂那兒得到的完全是微笑；姆姆，祂再次藉了你向我微笑了。完全是一片和煦的陽光，它使得花朵開得格外好，卻並未將之曬得枯萎；在它的杯底，仍然有早期露到的珍貴露水涓滴，這是以提醒它，它原是多麼微小而脆弱的。全部的事實我還不大能夠理解完全，但約略有點感悟，如果全世界都開始注意我，稱揚我，向我致很多讚美之詞，那也不能再爲我已有的滿足上再增加虛僞的一滴。由於我徹底了解：在天主的心目中，我只是柔弱無援，毫無可取之物，此外什麼都不是。這樣我已感到極大的滿足。我不明白我怎麼會是這樣的，這也許自有其原因吧。當我幼年時，杯中尚沒有謙遜的清水，也沒有人對我加以讚美；現在我已不會再有羨慕虛榮的危險了——我的苦辱已漾至杯沿，並且，我覺著啜飲此杯，使我暢然自適，不論世界是如何的揄揚讚美我，我也決不肯拿這杯子和它交換。

親愛的姆姆，當我說到這些話的時候，我並未想到你對我的慈愛與信任，莫以爲我是對你不知感激的不孝的孩子吧，不是的。我上面一段話的意思只是說，別人對我的讚美，現在已毫無引我沾沾自喜的危險了，我如今已能夠爲此而感到欣慰，並了解我些許



一八九六年與三位姊姊及表姊合影



德蘭飾演聖女貞德的角色



的長處皆歸功於天主的仁慈，那完全是出於祂的恩賜啊！如果祂要使我顯得更好一點，我不應該爲此而憂惶，反應該高興才是，祂願如何安排我就如何安排吧！姆姆，祂引導一些靈魂所循的路徑是如此的不同啊。當我們讀聖人傳時，我們了解：他們當中有許多人，並未曾爲了身後未留下些許遺物或片言隻字而顧慮。另外一些，如我們的姆姆聖女大德蘭，則從事著述，記載他們所得到的啓示而使教會增加了財富；他們並不擔心洩露了天主偉大的神秘，只希望藉此而使人們更了解吾主，並更愛慕祂。在這行事迥不相同的兩種人當中，天主最喜歡那一種呢？我覺得祂不會有所偏愛，二者皆忠實於聖神的領導。祂說：「告訴那些義人們，一切做法都對！」（註1）當我們但遵耶穌旨意而行時，一切自然都對。而我，以我小小的行事方式，藉了努力奉行姆姆你要我做的，以實踐耶穌的旨意。

親愛的姆姆，你知道的，我曾希望能做一個聖女，但當我將自己來與那些聖人相比時，總是遺憾的感到有些不同之處——他們如同一些巍巍山嶽，白雲繚繞峰巔，而我只是一粒細砂，被那些過往的人踏在腳下。然而我並不因此而氣餒；我向自己說：天主使我們懷有的高遠理想，無不有實現的可能。我顯然是毫無偉大之處，但即使我如此微薄，我也有超凡入聖的可能。缺點甚多的我，已安於我之所是；但我要努力尋出一條小

路，做爲達到天堂的捷徑。到底（我自語），我們是生活在一個日新月異、發明甚多的時代。現在人們甚至已不必費力去一步步的爬樓梯——在一些富有的人全然不需要去費那份力量了。我的身量很小，無法登上那高高的梯子，難道我不能設法去搭昇降機以接近耶穌嗎？於是我就到聖經中去尋找一些含蓄的暗示，希望真能夠發現我所需要的昇降機，我看到了一段，那永恒的大智者說：「有單純如孩童的人嗎？」（註2）那麼叫他到我的跟前來吧。」我就向著那大智者走去了；我走的似乎是一條正確的路子；天主對這應祂之邀而來的孩童般單純的靈魂做些什麼呢，我接著又將聖經讀了下去，我發現了下面的啓示：「我要像慈母撫愛她的愛兒似的安慰你，你將似一個被慈母的衣襟裹著，抱持於懷的孩童。」（註3）從未有這般感動人的言語了；再未有比這更慰心的音樂了——我終於能夠在耶穌的手臂中被舉到天庭！如果這事當真實現了，我真不需要長大了；相反的，我要永遠這麼小，更小。

這奇妙的發現，更遠超過了我的希望；主啊，我如何才能宣揚祢的仁慈，使之能普遍的爲人們知道呢？聖詠中有云：「主啊！是祢在我的幼年啓發我的靈感，當我年老髮蒼之時，我仍在訴說祢奇妙的行事。」（註4）老年——像在我的這種情形之下，那指的是什麼？或者那指的是現在；在天主的眼睛中，兩千年等於念載，等於一日。親愛的

姆姆，莫以為你的孩子是急急要離開你吧；能夠於年輕時夭亡，何以比暮年死去是天主更大的恩寵呢？我並不注意這個，我也不禱求這個，唯耶穌之命是遵。只是當祂似乎來近，像是對我招手引我享受祂天國的光榮之頃，我卻不免欣然色喜。至於說到天主在地土完成的一些奇妙之事，我早已看出祂並不需要什麼人居間，至少並不需要我這樣渺小的人。

姆姆，如果我寫的這些使你感到不樂，請你原諒我吧，我是渴望著你能夠快樂的。但是，如果爲了耶穌要我們母女暫時分別一會兒，而使祈求的「長相聚首」一事未能在人間實現，你不以爲那能在天堂實現嗎？在你的指導下，你要我繼續完成的一項特殊的工作，一件輕易而使人愉悅的工作——你不覺得我在天堂也能做得同樣的好嗎？何必爲了我的遠離而惋惜呢？

你對我說的話，宛如好多年前耶穌對伯多祿說的：「餵我的羊吧！」我受此重任，不覺驚詫錯愕，乃向你說：我做這件事，是太渺小不夠格了。你能自己去餵羊並照拂我，並分一些恩寵以滋養我嗎？親愛的姆姆，你確是對我一要求予以注意了；你確是一視同仁的照拂山羊與綿羊了。同時，你並要我經常和那些小羊在一起，帶他們至蔭涼之處，並告訴他們哪一片草原是最豐美的，且指點他們不該觸嚙可愛的花朵，只能以足

踏過。姆姆，你何以竟然如此放心，不怕我會使你的小羊迷路呢？你爲什麼不因我的年輕識淺而解我之職？我想你一定記得一事：天主有時賜給我們當中最幼小者智慧，並且，耶穌有一次快樂的說：感激天父，祂將那向成年人隱秘起來的，都顯示給那些幼小者了。自然，大多數人都不了解這一點，而只以他們的淺陋之見，來臆測萬能之主的尺度標準。在世界到處我們都看到一些他們意想不到的例外的事，但他們卻完全無視於天主對一些年少者的殊遇。那些淺見之輩只是習慣的憑年齡來衡量經驗之多寡，來判斷心智之高下，不然的話，爲什麼大衛王在他年輕時於聖詠中稱他自己爲「年輕且受人蔑視的人呢？」（註5）他在同一篇聖詠——那是一百一十九篇，也曾很坦誠的說：「我比一些年長於我者更爲博學，我忠於祢的使命，……沒有比祢的話更能照明我的幽徑的了。當我決心實踐祢的意旨，我的心是多麼的平靜。」（註6）並且，姆姆，天主給了我如許的光照，好像得自多年的經驗！姆姆我如今對自己一切行事，皆覺得不過爾爾，我並不因自己榮幸擔當的工作沾沾自喜，且也無意說一些話使你覺得我過分謙虛。我寧願單純的來承認，是聖母的好女兒，承認全能的天主確會行偉蹟於我，其中最偉大的一事，就是使我感覺出自己的無能，自己的渺小。

- (註1) 此為聖女引自依撒意亞法譯本三章十節。
- (註2) 箴言九章四節。
- (註3) 依撒意亞六十六章十二至十三節。
- (註4) 聖詠七十一篇十七至十八節。
- (註5) 聖詠一一九篇一四一節。
- (註6) 聖詠一一九篇，一〇〇，一〇五至一〇六節。

## 中心迷茫

親愛的姆姆，我想，無需我加以說明，你自然也會想像得出，天主覺得以種種考驗來鍛鍊我的靈魂，乃是極適當的舉措。自從我出生以來，我已受了很多的苦，不過我年幼時一邊受苦一邊感到難過，到後來已經能甘之如飴了，儘管受苦，我卻感到了快樂與平靜；我覺得受苦乃是至樂。姆姆，你如徹底了解我的心境，聽了我說的這些話才不致覺得可笑。只由外表看來，好像我受到的苦比誰都少。但是倘若人們知道我去年所受的苦，他們真將感到驚訝不置呢。姆姆，你知道我所受到的一切痛苦；但我仍然要將它再訴說一番，因為我覺得那是天主對我極大的恩寵，而那是你任院長期間我得到的祝福。

去年，天主使我有幸得於嚴齋日守齋，我那時感到自己的康強遠勝往昔，我那股強

力一直撐持到復活節。但耶穌受難的這一天，祂賜給了我一個禮物，那就是在極短的時期內就有在天堂上看見祂的希望。回憶起來，那真是多麼快樂的日子啊！我守望著耶穌那明供聖體的祭壇，直到午夜時分，我才回到我的隱室，我忽然感到一股熱潮湧起，直湧到我的唇邊，我當時簡直興奮得無法安枕。我不能確定那到底怎麼一回事，但我想到我快要死去的時候，我的靈魂中充滿了喜樂。我是真的吐血了嗎？只是燈已經熄滅了，我得等到早晨才能確知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那並不需要等待多久，我醒來後最初想到的是，我就要得到一個好消息了。當我到了窗邊之時，我知道果真是如此！在喜樂至極之頃，我更有著一個信念，那就是耶穌在祂的受難紀念日，將祂第一道的召命頒佈於我，那新郎已經在途中了的呼聲，自遠方傳來了微弱的聲音（註1）。

我參加了修院中唸早課以及耶穌受難日一切的禮節，極其虔誠。我迫不及待的等著輪到了我的班來見你，那我就可以請求你的寬恕，我就可以有機會向你報告我得到的好消息及我的喜樂了。我更附帶著向你說（那完全是真實的），我並未感到什麼痛苦，姆姆，我會請求你不要使我受到什麼優待，這樣就很好了；我得到你的允准，在聖瞻禮六這一天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意思來消度，那真使我舒快極了。我們聖衣會中嚴齋期的刻苦，這一次最使我感動；想到我距天國已如此之近，我無時不在興奮之中。最後，這快

樂的辰光結束了，我臥倒病榻的時候到了；耶穌又再次賜予我離此世的信號，永恒已是遙遙在望。我該說明，這次我的信心極其活潑而瑩澈，升入天堂的念頭，使我有無限的幸福之感，我不相信真有一些對什麼也不相信的無神論者；那完全是一個人故意作一些違心之論，才說什麼不相信有天堂。什麼，他們竟然說沒有天主所居的天堂嗎？那所在原是我們永恆的賞報啊！

在復活節期那段快樂的日子裏，耶穌更使我認識出一點：一些無信仰的人所以喪失了信德，皆由於誤用了天主所賜的恩寵，那乃是我們寶貴的財產，真正的幸福泉源。祂更使我的靈魂籠罩在一片濃密的黝暗之中，使我感到無限的迷茫，我一向歡欣踴躍的期待著天國，而至此那份天國之思也成爲一個疑團與苦悶的癥結。而這考驗並非只是數日、數週間的事，這得到天主認爲可以的時候才算終結，但那時刻至今尚未到來呢。

我希望我能寫下我對此事的全部感受，但是不幸這個是不大可能的；我們得身臨其境，才能徹底了解那隧道是多麼淒暗。也許，我可以利用一個譬喻來加以說明。我假定自己出生在一個終日霧氣氤氳的鄉村裏；我從未見到過大自然浸沐在日影之中，嫣然微笑的美麗神態，但我自孩提之時就聽到人家說過那美妙的風光；我並且知道我居住的地方並不是我真正的家鄉；另外的一個所在，才該是值得我渴望神馳的中心點。這是一個



生長於煙霧迷濛中的人信口編造的童話嗎？啊！不是的，那是確有其事的；那個陽光燦爛的國度中的君王曾經來到，並且居住於這霧氣瀰漫之地達三十三年之久。

可嘆幽暗竟不能辨認光明的君王！但是主啊，我在這裏呢，祢自己的孩子們當中的一個，祢的聖明之光，燭照著我，我完全了解；並且，爲了替一些弟兄們請求祢的寬赦，我甘願吃那些毫無滋味，並缺乏營養的東西，直到祢准許我離去時，我才肯離開這與罪人們同席的，飲食無味的餐桌。我更以一己之名向祢禱求：「主，矜憐我們吧，我們是些罪人！遣送我們還鄉，重得到祢的恩寵吧，願那些未受到信德火炬光照的人們，終於得見到它的光芒。並且，耶穌，如果被那些人弄污的餐桌，需要一個熱愛祢的靈魂做犧牲，以淨化它，那麼，讓我去吧，我願接受一切的考驗，直到祢準備在那光明的天國中接見我之時。我所請求者唯有一事：那就是護佑我，使我不犯任何罪過來觸犯了祢。

親愛的姆姆，我寫得似乎太枝蔓了；是我那黝暗之鄉的童話，忽然之間轉變成爲禱詞了。我不知你對我寫的這些有無興趣，在這凌亂蕪雜、詞不達意的文句中，能否看出我到底要說些什麼。姆姆啊，我寫了這些原不是求其在文學上有什麼價值，我只是遵命來寫的，即使你讀來覺得厭煩乏味，但你終究會了解我是盡力而爲了。我就鼓起勇氣再

接著說我這小故事吧。我方才正說到，我自幼即有個願望，脫離這在黝暗中流放的生  
活；我不僅是聽到別人那樣講，我心裏實在有著一種渴望，我終日憧憬著那比現實不知  
要美好多少倍的世界。我好像那個哥倫布一樣，他心中早就覺著有一個新大陸，那是別  
人所未曾想到的，我覺著終有一天，那更完美的國度會成爲我的居所。而現在呢，忽然  
之間，瀰漫於我周遭的霧氣更爲濃厚了；它籠罩著我的靈魂，將它封裹起來，致使我無  
從再去發現我永恆家鄉的可愛景象——一切美好的憧憬都已幻滅了。

我多麼厭煩那重重包裹著我的黑暗，我更竭力想藉了對那美好國土的思念，以恢復  
我玉石一般精神上的澄明；而結果如何呢？我感到向所未有的痛苦，一些罪人們是長期  
生活在黑暗中的，而黑暗也似乎自這些罪人處學得巧言如簧，我好似聽到它以嘲笑的口  
氣說：「一切皆是夢幻——說什麼天國沐在一片光輝之中，散發著馥郁芬芳之氣，說什  
麼天主創造了一切，以及什麼祂將是你永恆的報償！你竟當真相信那包圍著你的黑暗日  
後會消失嗎？算了，算了，去渴望死亡吧，死亡會使你的一切希望皆成爲荒唐無稽；那  
只是一個淒暗的長夜，一個虛妄的長夜。」

親愛的姆姆，我多想把這包圍著我靈魂的沉沉夜色給你描寫下來，但那只像一個畫  
家第一次臨摹實際上的模型一般失敗了。而我在摹描之頃，自然會難免說出不敬的話

來，我真怕我已經寫得太多了，如果我有冒犯耶穌之處，願祂能夠原諒我；祂很了解我雖未因信德獲得滿足，但我亟思過一種充滿信德的生活。我覺得在我生命垂盡的今年，我比以往發過更多次的信德。每當心中重生矛盾之時，每當仇讎向我挑戰之頃，我幾曾與之面面相對，且鼓勇與之週旋呢？沒有，我並沒有那樣做，只有弱者才接受決鬥者的挑戰，我在深思之後，轉身向耶穌那裏去尋求隱蔽之所了，並向祂說：我準備爲了不能窺見它的美麗又有何妨？雖然天主給我的這種考驗使我的生活極苦，毫無情趣可言，我仍能向祂說：祢所行於我的一切，皆能使我喜樂（註 2）；因爲沒有比「爲愛祂而受苦」更大的樂事了。如果那只是內心的痛苦，不爲任何人看到，則更會悅樂主心。而縱然祂對這事不注意（假如說這是可能的話），我也不會感到苦惱；只要有機會爲了信心不堅之罪做補贖，我是願意多受一點苦的。

親愛的姆姆，我如此描述我的症候，是否顯得有點幾近誇張呢？由我去年寫的一些小詩中表現的情緒看來，你也許覺得我的心中洋溢著無限的喜樂呢；那遮蔽住神秘之主的薄紗似乎已經不存在了。而實際上，那簡直不是一片紗，而是一堵長牆。高聳至天，將那星辰的光輝都遮住了。當我寫那些小詩歌詠天堂幸福，及永與天主契合之樂時，我當時並未有什麼幸福之感——我只是寫下我願意相信的事而已。有時候，確也有一線光

明穿透了黝暗，而在那一剎那間，那考驗似乎告終；但轉瞬卻又消失了，我憶起那一閃的光耀，似乎覺得眼前的黝暗更爲加深了。姆姆，我覺得在以前我還未會完全了解天主是多麼慈愛；祂當我有力量來承當時，才來考驗我。早些時候，我如受此考驗，定然會沮喪氣餒了，而現在呢，那只不過消滅了天國在我的心上引起的喜樂而已。親愛的姆姆，如今還有什麼來阻止我靈魂的振翮奮飛呢？我亟欲來做的就是繼續愛下去，直到我愛得死去而後已。

（註1）：《師主篇》卷三47第二段。

（註2）：聖詠九一篇五節。

## 第卅三章

## 德蘭與遠方傳教

姆姆，我重看我昨天寫給你的滿紙凌亂的文字，我幾乎不相信我的眼睛了。我的手顫抖不停，致使我無法不暫時擱筆，我現在深悔貿然的寫下了那些了。我盼望今天能寫得稍稍完整可誦，因為我已不似昨天似的臥在病榻之上了；在這可愛的白色小圈椅上，我可以寫得稍像點樣子。姆姆，我很知道我常常離題；但在這裏，在我追敘過去以前，我要描述一下現在的心情，以免將來會忘記。我首先要說的是，你對我慈母般的關切著實令我感動；我的心中充滿了感激，對你的感情，我永不敢忘，永不。你爲了我早獲痊癒，而向勝利之后做的九日敬禮及望彌撒，尤使我感念不已。這是多麼珍貴的精神賜予啊！自然，我覺得這對我的靈魂是有極大的好處的。當做九日敬禮之初，我就對你說，

聖母也許會使我痊癒，也許會攜我至天堂之上；你及眾修女爲我這個入會未久的病人而費神，真使我心中老大不忍。但如果這是天主的意思，我就準備終生纏綿病榻之上，至於壽、夭；我全不放在心上；我要求的唯一的恩寵，就是我有個負傷的生命——爲愛所傷。

我並不怕活得久長。我並不要自人生的戰場上退却；主是我的磐石，祂使我驍勇的善戰，祂保護我，且爲我之倚靠（註1）。因此，我絕不要求天主使我早早的離開塵寰，但我總希望祂願我如此。當一個人未能實地爲光榮天主而有所盡力之時，天主常是鑒取他這份心志的，而我的心志是什麼樣的呢——極其遠大的壯志宏圖。

姆姆，你也知道，耶穌不止一次將苦杯放在我的唇邊，但每每不及我品嚐它的澀苦之時，祂就將這杯子撤走了。親愛的姆姆，達味聖王歌詠所說的話是對的：「兄弟們和睦相處，其樂融融！」（註2）事實確是如此，但我常常感覺到在今世和睦共同在一起生活，也需要犧牲的精神。我之進聖衣會，完全是爲了耶穌的呼召，而不是爲了要享受和修女們在一起生活的快樂。我很了解，你們是盡量的抑制自己對同會中修女們的一些本性上的情感的，修會中的生活，是一種長期的克苦。我並不是說，你和同會的修女們也保持著距離；怎能有一種誤解呢？兄弟們合力禦侮，或者結伴去贏得殉道者的華冠，

這種作法是無人能夠非議的；大家在一起可以彼此鼓勵，尤其是，個人的光榮也就是全體的，其中一個人殉道，也就等於餘下的一些人殉道。而修道生活的嚴格克苦，神學家們認為不啻殉道。一個人將他的全部心靈交予天主之時，並未失其與生俱來的情愫；正相反，當此心中之愛變得更為純潔神聖之時，他也就更富於感情了。我對你及我的姊妹們的愛慕，實在是一種最純全的感情。我能夠和自己的胞姊們在一起，同心協力的為天主的正義而戰，是我最快樂的事。同時，只要那神聖的司令官同意，我就準備毫不遲疑的立即轉戰另一疆場。我固無須等待祂的號令發出；祂的一個盼睐，一個手勢，就足以使我心領神會。

自從我在聖教會的方舟中得到隱蔽之所以來，我就會想，如果耶穌要挈我早去到天鄉，祂定是像諾厄之差遣祂的可憐小鴿兒般對我有驅遣。有一日天主會要我飛出窗口，告訴我飛得遠遠的，遠遠的，帶著一根細小的橄欖枝，飛到一些外教人定居的海岸。姆姆，每念及此，我的靈魂如插雙翼。我覺得我似是凌空翱翔，一切的受造物皆在我的下面！我看出：甚至於在聖衣會中別離也是在所難免；除了在天國以外，世間不能有長久圓滿的相聚。我真希望我的靈魂永遠棲息於天國之上，而遙遙的矚望著世間的一切！我常常想，自己會被派遣到一個遙遠不可知的國度，我想到我的姊妹們也會被派

遭到迢遙的地帶，那雖會使我痛苦異常，但我也願意忍受。我永不會忘記一八八六年八月二日那一天，我們會中的一些姊妹們真的到遠方去傳教了，大家都覺得耶穌依搦斯姆（寶琳姊）必也是其中之一。如果事實已如此決定，我絕不想設法挽留她；只是我的心情感到異樣的沉重。自然，像她那樣心思細膩對人體貼，又富於情感的人，天生的不適合與不能了解她、欣賞她的人們生活在一起的，千萬種思慮起伏於我的心中，耶穌並未在意，也未曾平息我洶湧的心潮。我遂向祂說：「親愛的天主，我決計爲了對祢之愛而忍耐一切；祇要是祢的意旨，我雖懷憂而死也心甘情願。」我這樣的聽命，使耶穌很覺滿意。

幾個月以後，聽說另外兩位修女去了，那是聖三詹尼薇修女同瑪瑞修女，這也是一種考驗，藉此可以觀測到人的內心深處。我常常懸想著她們可能受到的一些考驗與挫折，這麼一來，我竟然不能自陰雲之後看到一線天光了；只在我的內心深處還保持著些微的寧靜與平和之感。

親愛的姆姆，你是睿智的，自然明白天主對這事的安排，你以天主之名向修院中的這些初學者說，離開這受培育之地的時光，尙未到來；你這樣說，並不是不了解她們到遠方傳教的高遠理想；你自己早歲即曾請求被派至西貢，一個慈母的未竟之志，常常在



孩子們心中發出了回應。

親愛的姆姆，你傳教的心志，在我自己的靈魂深處也如響斯應的發出了回聲了，這個你是了解的。我久久以來就抱著那種願望，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只要聖母保佑我恢復了健康，我願離開這在你慈母般的愛護下度著這樣快樂生活的綠洲，而走向荒野。至於我爲什麼要這樣呢，讓我向你報告吧。有一次你對我說，一個聖衣會的修女到異地傳教是要有特別聖召的，而許多並沒有這種聖召的人，往往都以爲自己已然有了；你更對我說，我是有那種聖召的，只是我的健康不佳，致使我的理想難以實現。當然，如果天主要我到遙遠的地帶去爲祂服務時，這種障礙自然也就會消失，我自然也能努力從事這工作了。但如果我勢須離開你，離開這親愛的聖衣會呢，這離別當然是相當痛苦的；耶穌並未使我心如鐵石，惟其因我柔弱的心靈是如此易於感受痛苦，我就把能夠感受到的痛苦都獻給耶穌吧！

姆姆，俯察一下我在這裏的生活吧，我並未受到過什麼重大的紛擾——我要做的就是將囑命我的做好，那是多麼使人高興而輕快的工作啊！我從未感到過貧乏，凡我所需用的東西，我常常能夠得到，而尤其可貴的是，在這聖衣會中，我得到你的愛，以及全體修女們的愛，這在我更是彌足珍貴。你可以了解，完全是爲了這個緣故我才夢想著到

遠方去，置身於一個異地的修會之中，更無人關切我，愛護我。日處其間，心靈完全等於被放逐了。故我之所以準備離開充滿溫情的此間，而到遠處去，絕不是因為我覺得對那接納我的國外聖衣會有什麼助益。自然，人家期望我做的，我定會努力去完成，但我知道我才能薄弱，即使勉勉以赴，也會成績毫無。我現在說到這些時，並未想到一些實際上的工作，我全心渴望的只是去實踐天主的旨意，且以最能悅樂祂心意的方式來犧牲自我，如此而已。

實際那樣去做會使自己感到意興全無嗎？當然不會的。當我們一心一意期待著受苦的時候，突然會有一線幸福的微光向我們射來，使我們感到無限的驚喜。姆姆，此外，你知道，最大的幸福就是受苦本身，你會認為那是唯一值得追尋的珍寶。我倘若顯得迫不及待的要到一些遠處的修會中去，我絕非有意炫耀我欲受苦。因為倘若我心中存有此念，則絕不會嘗到寧靜的甘美了；假如是那樣的，我現在定會爲了我不能實踐遠方傳道的聖召而苦悶。很久以來，我的身心已不由自己作主，我已將此心此身全部獻給了耶穌，所以祂可以隨心所欲的支配我。祂使我渴望著去過一種徹底流放的生活，同時，也更使我了解，那樣的生活中含蘊著什麼樣的痛苦；我是準備飲下那充滿了渣滓的苦杯嗎？我立即伸手來接耶穌遞給我的苦杯時，祂卻又抽回手去了，我遂恍然：祂所要求於我的只

是我接受這苦杯的決心而已。

姆姆，我們藉了發愿聽命，免去了多少焦慮煩惱啊。修道者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其長上的意旨。這單純的信心是多麼值得羨慕！她在奉行長上的命令時，永遠覺得是循著正確的路途前進；絕無誤入歧途之悲，甚至於當她覺得有錯誤時，那錯誤也不在她，她只消一心委順完全聽命就是了。當人們不肯正視那目標，不肯追隨它，而自己企圖直接追隨那遭其代表人誤解了的天主旨意時，聖寵的泉源不久必將乾涸，他們會突然發現自己是漫步於沙漠之中。親愛的姆姆，我覺得你就是我的指南針，耶穌要你引導我安全到達永生的海岸；我簡直無法向你描述，凝目注視著你，我感到多大的喜慰，我要一直目不轉瞬的注視著你所指的方向，繼續在這種方式下去實踐主的意旨。自從天主讓我受到了對信德發生疑惑的試探以來，祂在我的心中，奠定了更為堅定的信德精神；結果，你在我的心目中就更為偉大，我覺得不僅是一位對人極其愛護且極為人們所敬愛的姆姆，同時，耶穌更生活在你的靈魂之中，且透過你向我傳佈祂的旨意。自然，你對我格外看待，使我像個嬌慣壞了的小孩，你對我的囑命，皆是輕簡易行的。但我深深的感覺到，即使你對我再嚴格一點，我愛你之心仍不會稍減的。我該當知道那乃是天主的旨意之所在，你是為了於我更為有益才那樣待我的。

(註1) 聖詠一四四篇一至三節。  
(註2) 聖詠三三篇一節。

## 第卅四章

## 禁院內的小犧牲

親愛的姆姆，上一年天主對我恩寵有加，使我了解仁愛的本義。自然，我以前也對之略有所知，只是知道得並不完全；耶穌說祂的第二條誡命「愛人如己」和第一條一樣（註1），我對其中深意並未了解清楚。我只是勉力去愛天主而已。當實踐愛主的心意時，我更進一步了解：如果我們只在言詞上表現出愛天主，那將毫無價值：「天國的門並不為那些只在口邊主啊、主啊的喊著我的人而開；只為那些實踐天主——我父意旨的人而開。」（註2）這裏所說的主的意旨為何？耶穌接著又把這一點告訴我們了；也可以說在福音的每一頁上都表現出祂的意思來了，尤其是在最後的晚餐中祂表示得更為清楚。祂知道宗徒們對祂的愛更為熾烈，因為他們才剛在他那奇妙的聖事內領受了祂。於

是，祂——我們人類的救贖者——給了我們一條新的誠命。祂對他們說——（啊，祂是如此的態度溫存）「我給你們一條新的誠命，那就是你們要彼此相愛。你們彼此間的愛，該與我對你們的愛相似，你們彼此間的這種相愛之情，乃是一種標誌，會使人們看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來。」（註3）

那末，耶穌對門徒們是怎樣一種愛法呢？爲什麼祂要愛他們呢？祂與他們可以說是天地懸殊；祂是永知，永智——而他們呢，只不過是一些可憐的罪人，無知而庸俗。而祂卻稱他們爲朋友，爲兄弟，要他們在祂自己父親的王國內隨侍於自己身邊；祂決心爲他們贏得獲進天國的權利，祂自己甚至不惜爲了此事而死在十字架上，「這就是一個人能夠表示的最大的愛。」宛如祂個人的自述：「祂可以爲他的友伴而捨棄生命。」（註4）

姆姆，默想耶穌這些話，我開始感覺到自己的愛是多麼不夠，顯而易見的，我並未像天主愛我的姊妹們一樣的去愛她們。現在我已理解，所謂的完全的愛，就是容忍別人的短處，對他們的軟弱處毫不見怪，即使他們的心性中只找到些許可取之處就大爲高興。但我認爲最重要的一點是：將愛德鎖在心靈深處是無用的。耶穌說：「一盞燈並不是要點著了放在斗裏；那要放在燈檯上，使整個房子裏的人都得到光亮。」（註5）我

想，將這燈放在燈檯上，是爲了發生仁愛之光；而它發出的愉快光輝並非只爲了照射我們所愛的人；而是爲了整個房子裏的人，毫無例外。

愛人如己——是天主教在降孕爲人前提出的一條誠命；祂了解每個人的愛己的心念是多麼有力的一種動機，除此而外，祂更不能找到更高的標準來稱量對鄰人之愛了。但這並不是耶穌授與祂宗徒的新的誠命，祂另給了人們一條新的誠命，意義更爲明顯（註6），我並不能恰如愛己似的來愛人；我要像耶穌愛他們一樣的來愛他們，並且直愛到天地終窮之時。親愛的主，祢從未要我們去做力所不勝的事，祢能比我自己更清楚的看出，我是多麼的軟弱、多瑕疵；如果祢對我說，要愛我的姊妹們如同祢之愛她們，那意思定然是，祢必是在我的心靈深處來表現對她們的愛了，——祢知道，只有在這樣的情形下，我才能實踐這條誠命。如果祢未曾給予我一種恩寵，使我具有這份愛力，那就談不到這條新的誠命了；這誠命原是要證明：祢要透過我來愛一切祢要我愛的人，我是多麼的高興接受它啊！

當我實踐愛德之時，我時常有一種感覺：耶穌是在我之內行愛德了；我和祂結合得越密切，我對諸修女無分軒輊的愛越強烈。當我要使我的這份愛更爲熱烈時，我該如何做呢？當魔鬼要我去注意一些我並不覺得太可親的修女們的缺點時，我又該如何來抵

措呢？那時候，我就會趕快提醒自己，專心去想那位修女的一切長處，一切善意。自然，她犯的一些過失是被我看到了。但安知道她不是經常極力克服這些缺點，而屢次去勝過呢？只由於她是過份謙虛，不肯使我們知曉？

我們認爲的過錯，實際上也許是可讚美的行爲呢……那完全看個人的意向如何了。關於這一點，我自己在一件小事上曾有過一次經驗。那是正當休息的時候；那司閻已經搖過兩次鈴了，那表示就要打開大門，讓工人們把預備裝飾聖誕生的馬槽的樹木搬進來，親愛的姆姆，那時你未在那裏，我在那休息的時間內就覺得沒有什麼興趣。並且我想那工作對我很適宜，如果我能被派去做個特別的助手就好了。副院長姆姆真的就召喚我以及我身邊的那一位修女了；我們兩人當中有一個可以去。於是，我立即開始收拾我所做的針線，但我故意慢慢收拾，爲了讓那個修女先收拾完畢，她好去。我想，她或許願意到外面幫忙去。一位管理我們的修女站在那裏，笑著看我們，當她看到我最後才收拾好立起身來時，她說：「真是一輛慢馬車！這次你的冠冕上沒有特加的珠寶了。」自然，所有的修女都不明白我的用心，以爲我是個自顧自的人呢。

我簡直無法對你描述，這些小事情對我有多大的好處，使我更能容忍別人的過失！另外還有一件事——那對減少我的虛榮心頗有好處；當人們誇獎我的時候，我不禁自



語：「當我想做一件善行時，她們往往認爲那是我的過錯；她們認爲是我的長處的，想想也真沒有味道，安知那不是我的過錯呢？」我又引用聖保祿的話自解：「至於我，受到你們的判斷，或別人的判斷，我完全不拿著當一回事，連我自己也不判斷自己，雖然我自覺良心無愧，但並不能因此而成爲義人，有能判斷我的，就是主。」（註7）什麼是最好的方法，確實保證天主將從寬判斷你的一切——或者全然不判斷你呢？啊，我竭力使我的心中但存仁愛；主不是曾說過嗎？「不要判斷他人，不然你自己也將受判斷。」（註8）

親愛的姆姆，看到了剛才我寫的這些，你或許以爲實踐愛的誠命在我沒有什麼困難吧！啊，幾個月以來，實踐這一項美德似乎不像以前似的需要自我戰鬥一番了；但我並非說我已足德性完美，毫無過失，我的缺點是太多了，以致時犯過咎！我的意思只是說，我現在於犯過後再重新振作起來，在我已並非太困難的事而已。我對抵抗誘惑一事，的確還沒有多大困難；天使們是站在這一邊衛護著我；在一次大的勝利之後，他們不忍看我被征服，關於這事，我就要說給你聽。

在會中有一位修女，委實使我憎嫌，她那做作的態度，做作的談話，以及她的性格，使我無法喜歡她。但她是個有聖德的修女，天主必然非常的鍾愛她；因而我也不可

由著自己的性兒不喜歡她。我提醒自己說，仁愛並非只是一種細膩體貼的情感，是要見諸行事的。於是我決定像我最喜歡的人似的來對她。每次我遇到她時，我總是爲她祈禱，爲她的美德與功勞而讚美天主。我確信耶穌是願我如此的，因爲一切的藝術家都願其創作受到人的讚美，而如此巧妙的塑造人類靈魂的耶穌，並不欲我們對祂的創作不讚一詞——祂要我們循著這個方向走去，直到我們達到了祂所選擇居住的內部聖殿——心靈，且對其美麗發出讚嘆。但我對那位使我極感不快的修女，不僅多多祈禱；我對她更竭力想以仁愛來相報。當我想與她反唇相譏以折服她的時候，我卻盡力做出和悅的笑容，並極力想辦法改變話題；《師主篇》這本書不是告訴過我們：讓別人逞其雄辯，遠比去駁倒他們爲好嗎（註9）？在休息的時間以外，工作完畢的時候相遇，倘我內心的矛盾過於強烈時，我總是悄然遁走。

她對我對她的觀感毫無所知，更絕未理會我爲何如此做法；末了，她自以爲她的性格使我願意親近她呢？一次在休息的時候，她滿面春風的向我說：「耶穌聖嬰德蘭修女，我願你告訴我，我的哪一方面使你感到愜意了？不論甚麼時候我看到你，你總是對我欣然而笑。」啊，自然啦，她真正引動我之處是隱藏在她靈魂深處的耶穌；耶穌使最難下咽的東西甘美可口。我只有向她說，見到她時總使得我發出快樂的微笑——自

然我並未說明這快樂完全是屬理智方面的。

親愛的姆姆，我曾經向你說過，我之能不打敗仗，獲得勝利，我的最後妙著只是悄然遁走；甚至於在我入會初學期間，我也常常試著這樣做，且常常生效。我要告訴你一件這樣的事，那一定會使你覺得很有趣。一日早晨，你的支氣管炎病又犯了，我悄悄的向你屋子走去，我是要去送還鎖聖體柵欄的鑰匙，因為那時我正管理更衣所。在我的內心深處，我深自慶幸能有這個機會可以看到你，當然，我格外小心，不使我的外表顯示出我的心情。有一位修女正好看到我了，恰巧她是鍾愛我的，但善良的她怕我會驚醒了你，於是，她就拿過我手中的鑰匙，我怕我自己爲了怕失去這個好機會而和她爭辯起來，我就很和悅的向她說，我和她一樣的擔心驚醒了你，但是交還這把鑰匙乃是我的責任，自然，我現在已經明白過來，如果我任她去，那我將表現出一種更好的精神；她是一個年輕的修女，但較我爲長。那時，我卻未能有這種想法；我就跟著她想走進你的屋子，而她一把將門拉住了，使我無法進去，結果我和他所擔心的事果然發生了——我們做出的聲音驚醒了你，而我就也進去了。

當然，事已至此，我是那個禍首，而受我連累的那位修女開始絮叨不已，說明這事責任該由誰來負：「是耶穌聖嬰德蘭修女弄出了響聲！啊，她真是夠執拗的！」我這方

面當然會有不同的說法，我很想爲自己辯駁，但很幸運，我的心頭閃過一種極明智的想法——如果我張口申辯，我的內心還能保持寧靜嗎？同時，我覺得自己受到這樣的攻擊，我唯恐把握不住自己了，我不見得能再沉住氣一言不發；唯一的上策就是走開。說時遲那時快；我掩旗息鼓，退出疆場，讓這位修女自己在那裏滔滔不絕；那使人不禁想起卡梅拉對羅馬的詛咒（註10），我的心跳得好緊我無法走得更遠，只有坐在樓梯邊，玩味著我「雖敗猶榮」的戰果。姆姆。那並不够勇敢，不是嗎？但我覺得，自知潰敗難免，莫如不戰而退。

啊，我回顧初學時期，看出自己是多麼的幼稚，想起自己無故醞釀起漫天風雨，不禁自笑。自那以後，天主使我的靈魂漸臻成熟，羽毛漸豐，展翅能飛，我如何才能報答這份大恩呢？我現在已無懼於老鷹的攫噬：「如果小鳥保持驚覺，蛇也將無所逞其詭計。」（註11）日後我再回顧我現在的靈魂情況，自然也照樣充滿了缺點！但至少我已了解自己不過是這樣一個平凡的人，它的缺失並不能使我感到意外——了解自己的脆弱，我並不感到什麼煩惱；我反而到處喧嚷這件事，每天我希望又多看出自己的一些缺點；「愛遮蓋許多過惡」，而就在這裏，耶穌顯示給我一個豐富的礦藏（註12）。

- (註1) 瑪竇福音二二章三九節。
- (註2) 瑪竇福音七章二一節。
- (註3) 若望福音十五章十二節。
- (註4) 若望福音十五章十三節。
- (註5) 瑪竇福音五章十五節。
- (註6) 若望福音十五章十二節。
- (註7) 格林多前書四章三至四節。
- (註8) 瑪竇福音七章一節。
- (註9) 《主篇》卷三44第一段。
- (註10) 見考乃依的戲劇《霍瑞思》。
- (註11) 箴言一章十七節。
- (註12) 伯多祿前書四章八節。

## 愛心

吾主的新誠命之嶄新的意義在那裏？在聖經的記載中，祂自己曾對我們說：「你們已經聽到說，你愛鄰而恨仇，但我告訴你，要愛你的仇人，爲那些迫害你的人祈禱。」（註1）自然，在聖衣會中是遇不到敵仇的，只是覺得一些人心性比較不投合而已。你對一位修女有好感；另一位——啊，你很想走好長一段路來避免和她相遇；她不自覺的折磨著你。好了，那麼她就是耶穌告訴我當愛的那位修女，她就是我當爲之祈禱的修女。由她的行事雖然也可以看出她不喜歡我，但是「如果你愛那些愛你的人，又有什麼功勞呢？甚至於罪人也是愛那些愛他們的人的。」（註2）而只去愛那位修女並不夠，你得以事實來證明你的愛。我們自然會把喜歡的東西餽贈給我們喜愛的人，我們心裏自

然感到滿足，但那並不是愛德——罪人們也是懷著同樣心理的。吾主的聖訓的另一點，由祂的話可以知道：「給予每個人所需要的東西，如果一個人拿了你的東西，不必要他歸還。」（註3）等人家需索時再把東西給他，怎比得上出於一番好意自動的送給他？人們有需索時，其方式有種種不同；如果他們很客氣的來請求，你自然也很容易慷慨的賄贈，但如果他們的措詞並不委婉得體，除非你是富於愛德的人，否則你定會做出極其傲慢的樣子，以各種各樣的理由來予以拒絕；你更對那個可憐的求助者加一番指摘，說她的說話不得體，然後才肯把她所需求的給她，這麼一來，你費的時間要多出二十倍，直截了當慷慨的給予她，倒是簡單多了。

應他人的請求，給予他們一些東西，還不算難做到的，而你的東西被別人拿去，久假不歸，你竭力抑制自己，不張口去索還，則是比較難以做到。我在這裏說的比較難，只是說大體上似乎是這樣罷了。主的軛畢竟是輕快易負的軛，一旦你將之加於肩頭，你會感到肩負它的那股甘美的滋味——聖詠的作者的話，自會浮漾在你的唇邊：「大敞開我的心扉，輕輕快快的安排好你計劃的道路。」（註4）什麼才能使我的心扉大啓呢，除了愛以外什麼也不能，親愛的耶穌啊！一旦心靈被融鎔於溫熱的火燄之中，走上祇為我們劃出的道路——那新的誠命，那是多大的快樂呢！我要繼續的向前奔跑，

直到那個快樂的日子來到，——祢准許我，在婚宴中侍立祢的身邊，做眾童貞女中的一個；那時，我走的不是狹窄小徑，而是無限的空間，我將唱著嶄新的歌曲追隨祢，那將是一支什麼樣的歌呢？那是愛的讚歌。

我說了些什麼？啊，是的，耶穌告訴我，勿須向人索還我的財富；我的確應該認為這樣做並無困難，因為，實際上說來，原並沒有一件東西我能稱之為我的。我曾經發了神貧聖愿，甘願放棄一切世俗的財物；因此，當一個人拿走了一件實際上並不屬於我的東西，我並沒有索回的權利；自己真正的感到貧窮時，心地是多麼舒快！當我這意思時，我每覺少一樣東西倒是少一樣累贅，心不再為物所役。只是當我體會出耶穌的意思來時，我同時更發現，自己每逢失落了一樣應用的東西而感到不便時，常常極其煩惱，不能忍耐。例如說，當我繪畫時，我何嘗不明白我所應用的畫具，原沒有一樣是屬我的。接著，我就坐下來畫，卻發現畫筆和顏色都摻混在一起了；並且還有些東西如尺子、筆刀等等也不見了；我頓時失去了我的耐性！這樣的時光，我必得盡力控制住自己，不然的話，倘我一定要去把這些東西尋找齊全時，自己一定會顯得非常的惹人厭煩。當然，倘若一個人失落了賴以安身立命的東西，自然應去將它找回來；而如果他態度非常的謙和，那自然絕不會違反了耶穌的囑命。那末，在這種情形之下，你得像個乞



兒似的，伸出你的手來（因為你要藉此以維持生活），但如果別人拒絕了你，也不必在意，因為你根本就沒有向他索取的權利。

啊，一旦看透了得失，靈魂中洋溢著怎樣一種平靜恬適之感啊！能保持真正的精神上的清貧——再沒有比這更大的快樂了。而倘你對所需之物，也只以可有可無的態度去向人家索求，別人不僅對你之請加以拒絕，甚至連你已有的也剝奪了去，這樣的情形下，你將如何呢？吾主給我們在這方面的訓示是：「如果有人要你的衣服，就給他，並且把你的外套也脫給他（註5）。脫掉外套意思，我想指的是抑制住最後一絲的傲意，低首下心的甘去為他人執賤役，做奴隸。如今外套是脫去了，你可以輕快的上路了，如果你高興，儘可以放開步子向前奔跑；我主又接著說，「如果他要勉強你陪他走一哩，為了你自己的好處，你就陪他走兩哩吧。」（註6）要知道只把人們所需求的東西給了他們並不够；更要進一步為他服役，並且還使他們覺得我們為了能得到這一機會而感覺欣幸、光榮；當人們將我們正要用的東西拿走時，別做出不樂意的樣子；一定要顯出很高興的樣子。自然，親愛的姆姆，我向你說我關於這方面的想法時，並不是說我自己當真做到這一步了，只是我有心朝這方面做去，這實踐的決心使我的心中有一種恬適之感。

今天我似乎比以往更表現得不得體。談到愛德，我竟然拉拉雜雜的講了一大篇道理，你看起來一定感到吃力而乏味。親愛的姆姆，由我所寫的這些，你定可想像出養病室中的修女們對我是何等的慇懃照拂了——只需爲我走二十碼的路，她們竟會毫不遲疑的走上一哩！在這裏，趁著養病的機會，我可以儘情的觀察愛德之實踐！她們的虔誠熱心，自然能潤澤我的心靈，但她們的過份關愛，竟使我找不出適當的字眼來形容了。我執筆寫作之頃，只有像個屋頂上的麻雀般孤獨才能文思暢旺，但這份清靜並不能常常保持，當我擱管欲寫之際，一位修女捐著一把乾草叉來了，走至我的身邊，在她完全是一番好意，覺得和我閒聊幾句也許對我的病體有益。她就這樣聊下去了，先說到晾稻草，再說到鴨子，又說到小雞，後又說到醫生，一件接著一件。那並未佔去多少時間，但很多修女都這樣對她表示親愛……另外一個晾乾草的忽然又出現了，將幾朵花兒放在我的衣服上，假作出給了我一些寫詩的靈感！但我那時並不想寫詩，並且我寧願花兒仍然在枝頭搖曳。一件件事就這樣過去了；最後，我竟倦於開闔這本寫自傳的簿子了，我打開了另外一本書，暗示給她，我想自其中的聖詠及福音中抄錄下一些文字，以慶祝聖母的瞻禮——這倒也是真的，因爲我是喜歡引用一些書中的文句的。

姆姆，如果我將在我們修會遇到的諸如此類分心的事都寫出來，一定會引你發笑

的；我在寫這篇東西時，往往寫不到十行就要受到打擾。你也許會想像得出來，這在我倒不是什麼開心的事；但是我感謝天主，感謝各位修女，爲了她們對我的愛心，我遂竭力做出喜歡的樣子，並且更故意的表現出她們的好意使我特別的高興……事實是這樣的：一位晾乾草的修女才剛在要走開時對我說：「可憐的小妹妹，像你整天這樣寫一定很累呢。」我說：「不要爲了這事替我擔心吧，看起來我好像我整天都在寫似的，實際上我還什麼都沒寫出來呢。」她聽了這好像才放了一點心似的：「說來呢，這也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但那也好像我們把乾草搬運進來一樣，也算是一種消遣吧。」我真覺得她們這探病的方式的確費我的精神，而完全與診療室中修女們的探視不同；我對她說幾乎還不會寫出什麼來，這也是實情。

很幸運，這些事並不會減低了我的興致。爲了證明這件事，我要告訴你耶穌於闡釋愛德上透露給我的一線光明。直到現在爲止，我說的一些不過都只是見諸於外表上的愛德而已，現在，我要將我對於精神上愛德的看法向你做一報告，我想我信筆寫來，將表現於外的愛德與其內在的意義混爲一談了；我想，唯然我寫得極其凌亂，不知所云，你也一定能夠了解我的意思，我的這些話原是只向你一個人吐訴的，而你每次都能在我一大堆蕪雜的文句中抽出個端倪來。

在聖衣會中，一個人並不必將聖經中的訓示逐字逐句的做到，有時候有工作在身，而恰好有位修女來請求你幫忙，當然無法允其所請，而如愛德深深的植根於心中，它自然而然的能夠表現出來，無論或允或拒，都能使人感覺得出來，如果能夠委曲婉轉的說明你無法相助，那自然也會使人像得到你的協助一般的高興……如果你一向愛幫忙人家，一些修女動不動在任何事上都要你幫忙，那你也不能厭煩，你也絕不要以為只拒絕她這一次並無關係，而回拒了她，因為耶穌說過，對那向你告貸者不可掉轉頭去，不予援手。

還有一件事是：我們對人好要出乎自然，不可只爲了給人好印象而假做出慇懃的樣子，也不可爲了希圖人家的報答才肯幫忙。吾主曾經說過：如果你借給人家財物，而只想著他們歸還，那你又有什麼功勞？罪人們不也是同樣的將財物貸與罪人，而彼此之間得到了等量的報償嗎？不，你借給人東西時要毫不存望其歸還之心；那你定將得到很豐富的報償（註7）。甚至於可在今時此地得到豐富的報償；在這慷慨施予的道路上，這不過只是向前邁進的第一步，你寧願將東西給出去，親眼見它歸於別人的名下，這倒還容易做到，而將錢借給別人，完全不指望其歸還，卻是比較困難了。有時候有人來見你，以極其有把握的口氣說：「親愛的修女，你可以幫我一兩個鐘頭的忙嗎？我已經得

到了院長姆姆的許可，我也將同樣多的時間爲你效勞；我知道你是很忙的。」你深知她不會當真賠補你的時間的，你定會回答說：「太客氣了，我就把這段時間送給你好了。」餽贈是比借予更慷慨的行爲，那不致有損受惠者的自尊心，同時，更使那個修女了解她之回報與否，我並不介意。

噢，是的，吾主的訓誡是多麼與我們的本性相悖啊；倘若沒有祂的恩寵，我們完全不能來奉行實踐，且更不能了解其義蘊。姆姆，愛德是有其深刻奧義的；如果吾主已對你的女兒中之一賜予恩寵，使她能參透其深意，那麼當她向你訴說這事的原委時，那聲音該當聽來如同天國的妙樂般優美。但是在我的傾訴中，你只聽到了孩氣的絮語，若非天主的聖言使我有繼續寫下去的勇氣，我勢將向你道一聲歉而擱筆停寫了。

親愛的姆姆，昨天我曾說，如果有人取去我任何的世間之物，我不會向其索還的。沒有它我照樣能活下去，因爲那並不是真正屬於我的。世間的珍貴之物確是如此，而天上的可貴事物是怎樣的性質呢？那些也是不屬於我的；地上的一切都是自天主借來的，如果祂將之取回，我也無權怨嗔。但是，有些時候，自己的一些奇思妙想，確可說是自己的珍寶，我們會覺得沒有人該將之據爲己有。舉個例子來說吧，當我們得到准許彼此交談的時候，我同一位修女說到我在祈禱中得到的光照，但不多時她就在同第三者談話

時提到了，好像那是她個人的想法似的；那不是竊取嗎？還有一次，在散心的時候，我同身旁的一位修女悄聲的說了一句很機智的話，恰恰符合當時情景；她聽後就大聲的講了出來，也不說出來源；那不是掠奪我的東西嗎？當時，我不便加以說明，但我確有這種意思；如果有機會，我決定使大家曉知此事，儘可能和婉的說明有人竊取我的思想。

姆姆，這些人性中的缺點，我都深切的體驗到了，所以能言之鑿鑿，倘然我覺得只有我一個人有這些毛病，我是多麼的高興啊！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因為你要我管理那些初學者，我乃必得來諦聽她們訴說她們所受的種種試探，藉了爲你在這工作上效力，我獲益之多，實難盡述；而使我受益最大者，厥爲我必須以身作則，實踐我所教誨於人的信條。我確實感覺到，吾主賜給我一種恩寵，使我對秉賦的才智及世俗的財物一併不放在眼裏。我偶爾觸發了靈機，說出爲別的修女所珍視的話來——她們把它據爲己有，再行道出，又有何不可？我覺得這原是理所當然的。你知道，我的靈思原並不屬於我，它原是來自聖神。聖保祿不是對我們說過：——我們如果沒有天主聖神之助（註8），連向天主呼一聲父不都成嗎？當然，如果祂要藉我的靈魂將一種良好的思想傳達給人，祂不是儘可以利用我嗎？一隻載著聖髑的驢子，以爲向聖人表示的一切恭敬儀節都是爲了牠呢，如果我把我偶爾得的靈思也認爲是自己的，不是同那驢子犯了同樣的錯誤嗎？

我絕無不重視那些思想的意思，這些深刻而珍貴的思想，頗能滋養靈魂，並使之與天主結合。但是我很久以來就了解絕不可憑恃這些妙想靈思；在祈禱中接受到的光照，與個人的完美與否原毫無關係；最美的思想如果沒有行動來表現，也就毫無價值。一些人爲了他們得受如此的優遇，靈魂得飽飫這樣的珍饈，而謙卑的感謝天主，這對他才發生了作用。但在一個已飽飫珍饈的人，卻不應以有這種種妙思而沾沾自喜，像那個在聖殿上的法利塞人般自我炫耀。那將如一個人看著自己擺陳盛宴，他所謂的客人們在歡樂的宴飲，以羨慕的眼光望著那位闊綽的主人，而主人自己卻不能享受，饑餓而死。

只有天主才能看到我們心靈深處，而我們人類卻是目光如豆，這是多麼真實的說法啊！當我們看到一個人天賦異稟，我們往往不禁自語：「天主愛我不如愛這個人之甚，我不能到這般完美的地步！」事實當真如此嗎？天主有權利，因不同的目的，而使受造者有不同的面目，且使祂鍾愛的靈魂們得到適合於其本身的滋養。在法老時代祂就是這樣的，祂對法老說：「我爲什麼造你如你之所是，就是爲了那個理由，爲了由你證明出我的權利，且使我的名宣揚於普世。」（註9）自從祂說過這話以後，多少世紀已經過去了，而祂對待我們的方式，依然如昔，並未稍變；祂總是藉了這個人或是那個人，影響另外一些人的生活。

- (註 1) 瑪竇福音五章至四四節。
- (註 2) 路加福音六章三二節。
- (註 3) 路加福音六章三十節。
- (註 4) 聖詠一一九篇三二節。
- (註 5) 瑪竇福音五章四〇節。
- (註 6) 瑪竇福音五章四一節。
- (註 7) 路加福音六章三四至三五節。
- (註 8) 羅馬書八章二六節。
- (註 9) 羅馬書九章十七節。



## 第卅六章

## 做初學者的導師

如果畫家在上面揮灑丹青的畫布能夠思想、說話，它就絕不會爲了那個油畫刷子的一觸抹、再觸抹而煩惱了；它不會妒羨那把筆刷，因爲它深知它的一切美皆來自那個揮動著筆刷的藝術家，卻非筆刷本身。而在另一方面，畫筆也不應對經它所繪成的傑作自居任何的功勞，它了解那是藝術家一筆筆畫成的；藝術家都是願意克服困難的人，且有時利用破筆殘墨，覺得更有意味。

啊，親愛的姆姆，我就是一枝殘舊的畫筆，吾主將它撿了來，用以在一些靈魂上描繪圖象，那些靈魂原是你交給我照拂的。一個藝術家只用一枝畫筆，不會感到揮灑如意，他至少需要兩枝，一枝用來描出大致的稿樣，那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以塗滿畫布

了，而更需要一隻較小的，用來描出細微之處。姆姆，我覺得你就是那枝大筆，當耶穌要在你的女兒們當中發生重要的作用時，祂就將它拿起來了，啊，多麼宛轉如意的一隻筆啊；我呢，則是那隻小筆，祂先用了大筆，然後再用這隻小的將畫面加以渲染。

祂第一次用這枝小筆約在何時呢，那大約是在一八九二年十二月，那個日子我永不能忘記，那乃是我接受特殊聖寵的時光，當我只有十五歲時，我有幸獲准入聖衣會；我見到會有一個和我同為初學的姊妹，她入會比我早幾個月。她雖然年紀比我大八歲，但有純真孩氣的性格，所以年歲雖然不同，但是我們在性情上卻極相似。不多時，我們這兩個初學期的修女已很談得來了，並且已成爲形影不離的好友，這使你大感快慰。你覺得這種日臻親密的友誼，或可收到有益的效果。於是你就讓我們不時相聚，同談靈修方面的事。我那個同為初學的伴侶，是如許的天真忠誠，使人無法不喜歡她；但同時，她的行事頗有使我不解之處，她對你的敬愛之情與我絕不相同，我覺得她對其他一些修女的態度，也需要改進。

那時，天主已經給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課——那即是祂對一些人表現出很大的容忍，祂只在那裏靜靜等待著她們，並使他們慢慢的體會出祂給予的啓示。因此，我也並不著力去促進那頒賜聖寵的時光提前來臨；我要安靜的等待，直到耶穌向我表明：那時光已

然到來了。一天我正在想到你給了我們許可，談論有關這方面的事，（宛如我們神聖的會規中所規定。）藉以煽旺「對天上淨配的愛慾」。而我必得歉憾的承認，我們那次的談話，並未達到了預期的效果。我覺著我得直言不諱的說明白我的看法，不然，我就得摒棄這與世俗友朋間閒聊一樣的談話，這事已不應再拖延下去，天主已使我體會出表明態度的時間已經到了。那日將是一個週末；我如此想定之後，第二天，我懷著滿腔的感激之忱請求天主助我將欲說的話都吐訴出來，那措詞一定得極其委婉，但能得到對方的信賴；如果不可能，我就請主藉了我而發言。主俯允了我的禱求；當真，祂允許此事產生了意外的效果。那是多麼確切不移的道理啊：——那些仰望祂的，必蒙光照，對那些心誠的人，那光在黝暗中如曙光之顯露（註1）。這裏引用的第一句，正好可應用於我的身上，而第二句對我那位友伴可說再恰當沒有了；她有一顆多麼真誠的心！當我們談話的時間到來，可憐的人，她一眼就看出我有點與以往不同了，當她在我身邊坐下來時，不禁面色紅酡；我將她的頭攬在胸前，將我心中所想的都向她講了出來。我的聲音帶淚，我的態度溫存，使她了解我對她確是友情深厚，結果她也不禁感動得流下淚來，她的淚與我的混合在一起。她很謙遜的承認我說的都是實情，她答應開始一種新生活，並要我常指點出她的錯誤。末了，當我們分手之頃，友情當真達到一超性的境界，不復

是庸常凡人的了，福音中的話恰好用來形容我們：「兄弟幫助兄弟，猶如金城。」

自然，這只是那枝小畫筆在揮動——姆姆，如果天主不用你這枝大筆在畫幅上揮動，則小筆描的一切轉瞬即將晦暗不顯；祂對於那些完全屬於祂的靈魂所做的安排，你完全體會得出來。在那段時光裏，對我那個可憐的朋友來說，實在是一艱苦的階段，她覺得那是很痛苦的經驗；但你的堅定方策終於告成，對這位你要我格外愛護的姊妹，我盡了慰勉之責；在進行這工作之時，我設法使她了解愛的真義到底是什麼。我向她說明：她多時以來所愛慕的不是你，而是她自己。至於我自己對你的愛，則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一回事，自我的修道生活開始以來，爲了怕我對你的親切愛慕走上錯誤的道路——有如一隻小犬對其主人的自然戀慕——我已割捨了我自己本性上的愛悅。真正的愛情的滋養是犧牲；與一個人抑制「自愛」的程度成正比，越能斬除「自愛」的意念，越能真摯而熱誠無私的去愛人。

當我初學之期，我的心常是受到一種誘引而躍躍欲動——我總想走進你的屋子，以得到一點快樂與慰藉，於是，每逢走過你的辦公室之時，我總得急急的以最大速度跑過去，然後，站定下來，雙手緊緊的把持住樓欄。難道我不能找些藉口，請求你准我做這做那，而趁機會到你的辦公室裏去嗎？這樣的思想交雜於我的心中；姆姆，我簡直無法

告訴你，我想了多少種理由做藉口以遂我的心願。而我當初竟能把握住自己，我是多深自慶幸，堅毅自持的人是會得到賞報的，我很欣幸的說，我已得到那賞報了。我覺得我已無需乎對我心靈希冀的慰藉轉頭不顧，因我已決心愛天主於萬有之上，我的靈魂已完全能恪遵那個決定了。我很高興的發現，當一個人愛主之際，心靈自能開展，對一些所愛之人，更爲無限的溫柔，這遠較自私褊狹之愛深刻得多。

啊，親愛的姆姆，那可以說是你，也可以說是天主自己用這枝小畫筆所作的第一幅作品，那不過只是個開端；將有更多的畫幅任我圖繪。我將在人的靈魂的空漠之處從事工作。在起初，我即了解這完全超過我的能力，我懷了投向父親懷抱中的孩子的心情來到天主面前，且將頭兒偎在祂的肩際。「主啊！」我說，「我是這樣一個可憐的小東西，我還未得到哺養祢這些孩子們的食物，如果祢願使她們得到所需要的，即請把它放在這裏——我的手中。我將不離開祢的懷抱，我將不轉頭望她們；我只將祢所給與的遞給那來向我索要食物的。那些人會覺得那食物非常的可口而有滋味，我知道該受到感激的是祢，而非我——這多妙啊！有一些則對之加以抱怨，做出苦臉；我也並不爲此煩惱——我將竭力使他們了解，那都是祢賜給的，我並不敢妄生給他們掉換食物的念頭。」

姆姆，你付給我的這份工作，我似乎已不大感覺困難了，我把一切都託給了天主，

因爲我明白靠我自己的力量什麼也做不成。我已開始體會出來，只有一件事關係重要：永遠與吾主結合，一日親密過一日；無待我的請求，祂就將我所需要的東西都賜給我。根據我的經驗，凡我所需求的沒有一次遭受失望；當我的姊妹們需要精神的食糧之時，天主會應她們的需求而置於卑微的我的掌心中。親愛的姆姆，我對你說，如果我不是依靠主力；而憑恃些微己力，我早就無能爲力，而將這責任輕輕的卸卻了。隔了一段距離看來，那似乎進行得很順利，照顧靈魂，使她們更愛天主——總之，按照你的計劃，你的理想來啓迪她們，難道還有什麼困難嗎？但是走近一些來看，那全然不是很順利的，絕不是。一個人會發現，如無天主之助，而想做有益於人的事，那將宛如使旭日升於午夜一樣的困難。一個人更會看出，得完全排除了個人的心願與意見，引著她們走上天主指定的道路才是正途，絕不可引導她們奔向我們個人選擇的路徑。

而那還不是真正的困難之處，使我最感到爲難的是必須記住她們個人的過錯，即使是小小的缺點，也要盡力的設法祛除而與之宣戰，一直戰鬥到底。當我不幸的……——不，這種說法未免過於怯懦，我該爲那些姊妹們爲此事慶幸才是——自我投向耶穌的懷抱，我好像是堡壘斥堠中的一個守兵，專心注意著敵人的攻擊。什麼也逃不出我的視線，我曾屢次爲了自己犀利的目光而感到驚訝，先知約納的行事獲得了我的同情，他想

在尼尼微城遭到毀滅前先行逃掉。我自己寧願受譴責，而不願處處挑尋別人的過錯！我想，這與我的心意不合的事，勿寧是對我有好處的。一個性喜指摘別人過錯的人，做初學者的導師定不會發生什麼作用。那受指摘的人不但不能看出自己的過錯，反而會那麼想：「這位導師正在犯肝火，才向我這毫無過錯的挑眼！」

自然，你的那些小羊覺得我對她們太嚴厲了。如果她們看了我現在所寫的，她們一定會說：「一切都很好，只是她似乎不太注意一點，那就是總是一味的考察我們的言行，並教訓我們。」啊，我實應在那雪白的羊毛上指出污點來，並將那被路邊籬笆扯住的羊毛梳理好！隨便她們說什麼好了，不要緊，她們是深深了解我是熱愛她們的；我並不像那僱來的牧羊人，看到狼來了就捨棄了羊群逃走，我準備為她們犧牲性命（註2），但我卻不讓她們覺察出來我對她們的愛達到這樣高的境界。並且多虧天主的恩寵，我也決未曾想使她們對我個人發生眷慕之情；我十分了解，我的任務就是將她們帶到天主之前，並且告訴他們：吾主地上的有形代表就是你，她們的敬愛之心只應向你表示。

（註1）聖詠三四篇六節。

(註2) 若望福音十章十一至十二節。



## 第卅七章

## 關於祈禱

親愛的姆姆，我現在要說，我深感到教學相長的意義了，在教導他人之時，我也獲益非淺。我更注意到一件事：一切的靈魂，程度容或有深淺，但必得從事同樣的戰鬥，但自另一方面看來，沒有兩個靈魂是相同的，畢松神父說的很透徹明顯：「人的靈魂不同，各如其面。」我們自然不能以同樣的方式來教導啓迪那些初學者。對她們當中的一些人，我得竭力使自己顯得極其渺小，我得毫不猶豫的，以極其謙下的態度，將自己內心的戰鬥及失敗都向她們講出來。有一次她們知道原來我自己也和她們有同樣的弱點，這些小妹妹，遂準備向我承認她們藏放於心中的過咎。而對另外的一些人呢，一開始我就看出要用相反的方法來加以誘導：態度該極其嚴正，說一不二。對於這一些初學者，

不能夠顯得自己與她們無甚差別，過份的謙卑，反會被她們看做怯弱。天主已賜予我一種恩寵——我不怕戰鬥；無論遇到什麼事，我也必得盡到我的責任。一些初學的修女不止一次向我提出抗議：「如果你希望對我們的教導發生作用，你的態度該再溫和一些，厲聲嚴詞不能使你收到任何的效果。」我還未曾見到過自己對自己的情形能判斷清楚的人，每個人都自以為是！當大夫給孩子動一次痛苦的手術時，孩子必會號叫不已，人家必會對他講，痛苦比行手術時的痛苦更難忍受；幾天後，孩子在手術後又恢復了健康，能夠到處玩耍跑跳了，孩子是多麼高興啊！對待靈魂，亦復如是；她們很快的就會了解，一劑藥永遠比糖對身體更為有益，她們就不會再懼怕服藥了。

有時，一些人在旦夕之間會發生一種神妙的變化，這每使我不禁悄然微笑。她們來看我，並且對我說：「你以嚴厲的態度對待我們是對的，你知道這事情的經過嗎？當我昨天離開你時，我覺得我真是受夠了；我自語，我要稟明院長姆姆，我不願再和耶穌聖嬰德蘭修女再有什麼接觸，但後來我又明白過來，那只是魔鬼作祟，我才發生了這種念頭；隨即我想到必是你為我祈禱了，我遂平靜下來了。我的心中開始閃現一道光，為了使你徹底了解這回事，我就跑來見你了。」像這一類的事，每每能引起一篇很感人的談話；這一次我很欣幸自己能本著心性去作，不計怨責。

是的，我都知道。但我很快的了解我們不能求其速成。費了許多眼淚建成的，也許由於一句不小心的話而前功盡棄。如果我不巧說了一句話似乎與昨天的話相抵觸，我的初學者們就會找出漏洞了。萬一發生了這樣的事，我就將默默的作一短禱，真理常常會由那至尊者顯示出來。設無祈禱及犧牲，我又能完成什麼工作呢，我全部力量之源，盡在於此。那乃是主給予我們的莫之能禦的武器，我已經一再證明了這一點——其感動靈魂的力量遠勝過任何的語言。這是許多的例證之一，那使我更為堅定，且給我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

那是在嚴齋期中；我們會裏只有一個初學需要我的照顧，我對她真不啻是一個護守天神了。一晨她來看我，容光煥發，她說：「你絕未想到昨晚我做了一個什麼樣的夢！我夢見我同我的妹妹在一起，我竭力想改變她的心性，使她不再貪慕世俗虛榮。我曾為她講解你作的詩『我一生愛的』，以進行那說服的工作。」

『耶穌，祢賞報了千百倍  
我們為愛祢而失去的；

我生命的芳馨皆是為祢，

永遠奉獻更無悔意！』

我有把握，我說的每一句都深深的銘刻於她的靈魂深處了，我覺得很快樂。今晨我一覺醒來，我很納罕，是否天主真要我對這靈魂有所效力？嚴齋期過去後，我能否給她寫封信，將夢境告訴她，並對她說，吾主有意要她全心歸向祂？

我並未對這件事過份重視。我只對她說不妨試試，不過她要得到院長姆姆的許可。嚴齋期還有好多天呢。親愛的姆姆，我猜想你對這請求一定感到幾分詫異，那真有點太孩子氣了。你說——那自然是天主啓示你來說的——聖衣會是以祈禱的方式來拯救一些人的靈魂的，而非靠了書信往還。當我聽了你的決定，我立即明白，那是來自天主，我遂又向聖三瑪利修女建議：「我們得多加點人力；我們就爲這件事多多祈禱吧，如果在嚴齋期終，我們的祈禱被接納了，那真是多麼值得感謝啊！」主的仁慈是無限量的，祂俯聽了孩子們的祈禱——真的，在嚴齋期中，又多了一個將自己奉獻於天主的靈魂。這是一個真正的奇蹟，一位初學的修女以其無比的虔誠而獲得了。

祈禱的功能是多麼的奇妙！好像一個皇后，時時向皇帝陛下懇求，凡所請求，沒有不被允准的。倘若以爲禱語一定要引經據典，爲這特殊的要求更得另編一套煌煌的言詞，才能蒙到天主的垂聽，那就完全錯了。如果當真需要那樣，我想我的禱語絕無一言可採。你是知道的，我唸誦日課，自己深感到不配，但除此而外，我更沒有其他的辦

法，我不能不憚煩瑣的到書本中去尋求華美的祈禱詞——那會使我的心目眩亂。華美的祈禱詞爲數甚多，一個勝似一個，我又怎能都把它背誦下來，或加以選擇呢？我只有像還未啓蒙的孩子那樣做，我只以極其簡單的話語向天主講出我的要求，並沒有什麼漂亮的句子，而我的禱語，竟然祂都完全了解。我覺得祈禱是向天主流露一片真情；其義爲專心致志仰望上天，不論是在快樂或失望中，皆發出充滿感謝的愛之呼聲；以一種強大、超越的力量開啓了我的心扉，且使我與耶穌結合得更密切。親愛的姆姆，聽我說了這些，切莫以爲我們同聲禱祝、或同在聖體龕前祈禱時我未能虔敬行之。我絕未曾那樣，我喜歡公誦禱文；吾主不是對我們說過嗎，當我們以祂之名而聚集在一起，祂就會來臨於我們中間（註1）？在那樣的一些情形之下，我覺得諸姊妹們特別爲了我的冷淡而向吾主致其虔誠之誠。但我獨自一人時……我自己來承認這件事真覺得難以啓齒，誦唸玫瑰經我也並未得到多少神益；我唸得非常的不好！我竭力想強制自己，但仍然毫無用處，我不能默思玫瑰經的奇秘；因我不能使心靈專注其上。

由於自己缺少這種誦讀經文的熱誠，曾有一個時期我對自己異常失望。我真不能了解自己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既然如此的熱愛聖母，爲了她而誦的經文，在我應不感到任何的困難啊！何況那是她格外喜歡的經文呢！現在我已不再爲這事而過於苦惱了；我

覺得天上母后既是我的母親，一定了解我的孝心，那已會使她感到滿意了。有時，當我感到精神異常枯燥之際，沒有一絲心念能引我接近天主，那我就慢慢的唸一遍「在天主等父者」，及一遍「萬福瑪利亞」。它們使我多麼的心滿意足！那遠比我很快的唸它們一百遍有益。同時，我更知道聖母並未生我的氣，因為我每次向她呼求的時候，她都來予以援手。遇到任何的急事及困難，我皆立即轉身向她，她真是最關切我們的慈母了。每逢我和所教導的初學修女們談話之前，我總是一次再次的向她呼求。自會欣然的領會出有這麼一位慈母的好處。

那些初學修女們對這一點卻未能了解，她們常常問我：「你爲什麼每次對一件事都能解答得出來呢，有一次，我真以爲那件事對你是相當費解的，你是從那裏得來的那麼多靈感呢？」她們當中有一些人極其天真，只因爲我有時候能在她們還未開口的時候就能料想她們的意思，她們遂以爲我能洞悉她們內心情況了。一天晚上，有一個初學者滿懷愁緒的去就寢，但她決心不使我知曉她的憂苦；翌晨，她和我說話時還故意作出了笑臉，而我也並未注意到她同平日神態有什麼不同，但我對她說的話，卻好像當真了解她的心情一樣：「你是在爲了什麼事情而煩惱吧。」她聞言驚訝不已，我想，即使月亮掉在她的腳邊她也不會感到更大的驚訝了。我對自己的言中也極感驚異；我深知自己並無

洞悉人內情的本領，而發言卻如此的中肯！自然我明白那完全是由於有天主在，祂就在我的近邊，我不過像一個小孩背書一樣，用的全是祂的話，而不是我的。

姆姆，你很了解，那些初學修女們總是能毫無拘束的把她們心中的一切全盤向我托出，不論是快意的或是不快意的皆毫無隱瞞。她們隨口就向我說出來了，她們感覺無需對我心中存著那份對導師的敬畏。天主是使我們在外表顯得極其屈辱嗎？我不能那樣說，祂只願我在內心感到自己的卑微——自外表看來，一切皆極順利，彷彿我的行程滿了修道生活的榮耀！你也許會想那是一種險巖之路；但是我覺得我一定要走這一條路，自然，那只是爲了他人我才走這條險路，而非爲了我自己。而如果這裏大家都公然看出我的本質，我不過只是個缺點甚多的修女，兼又才短無能，頭腦不清，是非不明，那麼，姆姆，你自然會覺得無法要我幫助你了。而天主卻這樣用一層紗遮起了我內在在外的一切缺點；這個經過化裝的我竟有時能引起初學者的敬重。我敢說她們對我的讚揚絕非出於有意的，只不過是道出她們天真心中的看法而已。我老老實實的說，她們的讚詞並未引起我的虛榮，因爲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知道我的短處甚多。

我有時更渴望聽到對我的批評，是指摘而非讚譽！姆姆，你是知道的，我受苦澀勝過甘甜；而我的靈魂正如我的味覺——已厭膩了放糖太多的食物！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吾主特別爲我安排，使人給我送來一盤「生菜」，其中有很多的醋同香料，除了油以外，各樣的調味品都有。如此一來，就更爲可口，這些小菜是一些初學者在我不意之中端上來的。天主揭起了遮隱我缺陷的面紗，我那些可愛的小妹妹們看到了我的本來面目；她們對我的一些缺點並不太在意。她們只以極其使人高興的坦誠，向我說出我使她們難過的一些時光，以及我一些不好的習慣，她們說得那樣自然，使人聽來真以爲是在說別個呢。她們很知道怎麼樣做才會使我快樂，而快樂一詞實還不足以代表我歡忭的心情；這一道美味的菜餚，使我內心欣喜無比，人的天性是愛受讚美的，爲什麼這與我們天性不合的事竟給我這樣大的歡樂呢，我自己也莫明所以；如這事不是我親自體驗到的，我一定也不會相信。一次，我正像那次似的渴望受到一些坦白的指摘，一位初學者正好走了來，她竟使我如願以償。這使我禁想起史米詛咒達味王的事來。「是的，」我自語，「她向我說那樣的話，一定是來佈達天主的吩咐。」（註2）我飽餐著恰如其時擺陳上來的飲食，有如一位美食家般歡樂！這就是天主的仁慈要我所走的道路，他不能總是供給我富於滋補的食物——我指的是那些受指摘的事——但不時的有孩童們飯桌上落下來的麵包屑（註3），使我得以隨時撿著吃。祂的仁慈是如此的可感，我得到了天堂之上才能將它描述完全。



- (註1) 瑪竇福音十八章二〇節。
- (註2) 撒慕爾紀下十六章十一節。
- (註3) 馬爾谷福音七章二八節。

## 再談犧牲

姆姆，當我仍在人世之際，我定要在你的協助下說出天主無限仁慈的事蹟。我自你委託給我的工作上受到很大的益處，我定要向你一提。在前些年，如果我看到會中一位姊妹的工作爲我所不喜，或者我覺得不太合適的時候，我常常對自己說：「我多麼願意把我的想法告訴她，指出她的錯誤之處，那對我個人而言是有好處的。」現在，我個人是擔當一點這方面的工作了，姆姆，我要向你說，我的看法與以往完全不同了。我想起以前的心念，不禁輕鬆的吐了一口氣，自忖：「虧得那位修女不是一位初學，糾正她原不是我的責任。」不久以後，我開始設身處地的來爲那位修女設想，並相信她的一切舉動，完全是出乎善意，她對人原是充滿了美意的……。姆姆，自從我臥病以來，由你對

我的慈愛關照，我更體會出仁愛的義蘊。你使我受到最嬌寵的待遇，且總會不憚煩瑣的多方愛護、厚待我！在我還能參加團體散心的時候，你小心著不使我受了風！這種種體貼之處，真使我難以盡述。姆姆，由你對我的慈愛關切，我體會出對於姊妹們靈魂上的病苦，我也應予以深厚的同情與體貼。

我已經理會出一件事，那原也是順理成章的一件事：——會中最有聖德的人，也是那最受人敬愛者；每個人都願和她們談話，不待她們開口，就願為她們效勞。這些能忍受別人的冷淡的修女，卻最易受到各方熱情相待。那恰像聖十字若望所說的：「祇因我無意去為自己尋取什麼，一切卻都得到了。」當然，人們也會向這樣的一些修女表示出修道人應有的禮貌，但是祇因人們怕說出一些使她們不快的話，也就不大敢和她們接近了。

我說那些人不太完美，並非只指的是精神方面——即使是我們當中最有聖德的人，也在德生方面得到了天堂之上才能夠達到的最純全地步，我此處說的不完美，指的是缺少判斷力，教養不夠，以及過份敏感等等一切使生活不太愉快的毛病，真的，這可以說是一種痼疾，無真正痊好的希望。但是，對於像我這樣的一個病人，院長姆姆是怎樣待法呢？即使我的病體纏綿不癒，她仍會耐心的看我要這樣做；在散心的時候，以及其他

的時光，我要選擇修女中最不招人喜歡的一位，路旁那個負傷的人，原是需要一位好心的撒瑪黎雅人照拂的。一句和善的話，一個友愛的微笑，往往會使那不大與人接近者的心中充滿了喜悅。我所說的愛德，並非只是做到這一點，如果我們的目標只是爲了某一個人，往往會氣沮心灰；因爲我出於至誠的一句話，往往被人完全誤會。但我之如此做，原是爲了悅樂中心，那麼我對一切人和善，尤其是對不爲人所喜者和善，即使受到誤解，也並非是毫無收獲的啊！

祂在福音中給了我們什麼樣的忠告呢？啊，那大意好像是：當你設宴的時候，不要邀請你的親戚好朋友；他們會回請你，那你就得到應得的報償了，該去把請帖送給窮人、跛子、同殘廢的人，你該爲了他們無力設宴回請而深自慶幸，事情是這樣的：你們的大父看到了你們做的善舉，而將報答你（註1）。聖衣會的修女們能爲她姊妹們擺陳的宴席，也只是屬於精神上的，以和悅與歡笑做成的；至少我個人是只知道這樣的一種，並且，我竭力想在生活中實踐聖保祿的良箴，與樂者同樂（註2），實際上，他也是與悲者同悲，而在我準備的宴席上，有時眼淚也包括在菜單以內，而永遠懷著使悲者歡愉起來的心念：「天主喜歡一個喜孜孜的樂捐者。」（註3）

我記得當我做初學時，天主激勵我所做的一件仁愛的行事。那原是一件很微細的

事，但是注意我們悄悄的所做的善行的天王，對我們的仁愛行動並不計較它重要與否，不等到永生之時，祂就給我們賞報了。那時，伯多祿修女仍能參加聖詠隊並到膳堂中去進餐，在傍晚做禱告時我常常跪在她身後，並且，我知道，在五點五十分時候，一種相當麻煩的差事就要落在一個人頭上了，因為她要被攙扶著才能走到膳堂裏去，而那些醫療室中的修女是太忙了，無法來照應她，那是一件微小的差事，但如果要想來做卻也得相當的費點心力，因我知道伯多祿修女是難以取悅的，她病得很厲害，並且也不願更換攙扶她的人，不過，那實在是一個實踐愛德的好機會，我認為不可輕易錯過；吾主對愛德是怎樣解釋的呢？祂對我們講，我們為祂的一個最小的兄弟所做的，就等於為祂做的（註4）。於是，我就以極其謙下的態度請求為她效勞；使她答應我的要求委實費了些事，我得到這個好差事，真可謂一極大的成功。每個傍晚，當我看到伯多祿修女向我搖動她的沙漏時，我就知道她的意思是：「我們去吧！」

你簡直想不到，起初的時候，我為此是費了多大一番手腳，但我決心要開始去做，我們就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來，我得先挪開她在聖堂中的座位，將它帶走，不能有匆匆忙忙的樣子——這是很要緊的——隨即開始進行了。那任務就是緊跟在這位可憐的患病的修女的後邊，拉住她的腰帶以扶助她向前挪動；我這樣做時盡量的使自己的動

作輕柔，但如果不小心她跌倒了，她就將跌在我的身上——那都怪我未曾將她攙好，才使她跌倒，「天哪，孩子，你走得太快了，我會摔傷了的。」而如果我走慢了，卻又說：「你爲什麼不跟上我來？你的手在哪裏？我摸不到呀，你的手撒開了，我快跌倒了，我知道我快跌倒了，我早就說過了，你來照顧我是太年輕了！」

最後，我們終於順利的走進了膳堂，還有更多的困難要克服；我得使伯多祿修女坐到一個座位上，盡可能的不要使她有什麼不舒服。以後，再格外小心的爲她挽起袖子；那我才能走開。但不久我注意到她還有個不方便之處，她那雙有殘疾的可憐的手，將麵包拿到盤子裏來極其費力；於是，我在走開以前，再爲她效一次勞。她原並未使我來做那事，我對她的慇懃使她大爲感動；就是這件事（實際上我全未想到）使她對我有了好感，後來還聽到她說，我做的一件更使她高興的事，就是當我切好了給她的那份麵包，即將離去之頃，向著她的那甜甜的一笑。

親愛的姆姆，我向你描述這一些早已成爲過去的愛德方面的細行，你一定覺得很奇怪吧。啊，我這麼做是有理由的——我覺得我爲了光榮天主，該當把祂顯示給我的仁慈紀錄下來，這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嗎？——祂使這件事縈繞在我的心頭，久久不去，有如一股芬芳馥郁之氣，常留在嗅覺之中——這香息更引我再去做一些新的表現愛德的

行事。其中有一些細節，我覺得仍然如春日微風般清新。有一件這樣的往事重又縈迴於我的記憶中了……——一個冬天的黃昏，我正如平時一樣做著我份內的工作——當時是寒冷又陰暗……忽然，我聽到了遠方正奏著悅耳音樂，在我的想像中出現了一幅圖畫——一間華麗的客廳，擺著鍍金的傢俱；一些衣著入時的少女們在談笑寒暄……隨即我回顧我正在照撫的那一個可憐的病者；這裏並無音樂，只不過有著一陣陣的痛苦呻吟；這裏也沒有鍍金的傢俱，只有我們那修會中的蕭然磚壁，在微弱的光影中隱約可見。

我內心的經驗，沒有什麼值得描述的。我只知道，天主以真理之光，照徹了我的靈魂，使我見出世間的榮華只不過充滿了平凡的華美，既有此徹悟，我的心中乃洋溢著極度的歡欣。我願意對你說，我不願犧牲掉十分鐘的實踐愛德的苦工，來換取千年的俗世宴飲之樂……我們正苦戰之中，熱戰方酣，雖然戰鬥的生活極其艱苦，但我們想到了天主將帶我們超脫此世的一切，就會使我們感到超過世俗一切的歡欣之上的歡欣，在地上尚且如此，那麼天堂的福樂為何如耶？在那裏，心中輕快無比，恬適無比，並且，我們漸漸的理解，天主之所以揀選我們住在祂地上的室宅中，因為那是通向天堂的前廳——這是多麼大的恩寵呵！我並不是說，愛德的行事，常會使我們的心靈歡騰，而自從度修道生活之初，吾主已使我清楚的感到，正如祂臨在大地之上，祂居住於修道者的靈魂之

內，這使我感到無限的安慰。當我照料聖伯多祿修女的起居時，我好像是看到了她靈魂之內的天主，即使我照拂吾主本身，也不會更加細心體貼了。

親愛的修女，事實確如我在這裏所說的，愛德的行事並非永遠如此容易做到，爲了證明這一點，我要向你報告一下我與敵人的斥埃戰，那一定會引你聊發一噓。在傍晚禱告的時候，很久以來我的座位就貼近一位修女，她有一種奇怪的毛病；她是不大用經本的，我想，她在禱告中定是能夠得到許多光照。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她一進來之後，就開始做出一種響聲，很像人在磨擦兩個蚌殼。除了我以外，無人注意到她的這一點；我的耳朵聽覺銳敏——也許有時是過於銳敏了。姆姆，我簡直無法向你描述，這些細微的聲音，使我厭倦之至。我想轉過臉來，向這位擾亂人的心意者，以目示意；她顯然並未理會到給予人的擾亂，並且，除了這樣，好像無法使她意識到這件事。但是，——我的內心深處有這種感覺——最好爲了天主而忍耐下去，並且，不使那位修女感到難堪。於是，我就安然不動，竭力想接近吾主；也許漸漸的，我會對這聲音聽而不聞……但雖盡力這麼想，卻是一點用處也沒有；我在那裏竭力使我的祈禱成爲痛苦禱語，因爲極其努力，結果通體汗流！受苦，那沒有關係——但我得擺脫那刺激人神經的聲音，寧靜而快樂的去受苦；於是，我的內心只定於一念，我不再徒然的希望聽不到它，卻竭力要改變



心情，使自己對這惱人的聲音發生喜愛。我乃專心致志，一心去聽，好像它是什麼悅耳的妙樂，而我的禱語——那自然不是什麼寧靜的禱語——含有將此妙樂一併獻給天主的義蘊。

有一次，我幫著洗衣；對面有一位修女，每次撈起手帕時，總使污水濺到我的臉上來。我起初想向後退，並擦擦臉，暗示給這位濺起水珠的修女：如果她能小心一點，我將非常感激。但忽然之間，我卻想：「不接受白白送上來的東西，真可說是個傻瓜！」我反而一心來使自己對那些污水發生愛好；而最後，我真的喜歡上這樣一種新的灑水式了，我決定以後祇要有機會就再來接受這優待，幸運的再獲得這種滋潤！

親愛的姆姆，你深知我是個微不足道的人，不能向天主獻呈點什麼，只做一點微不足道的犧牲。有時，我錯過了機會，未能做一些犧牲來換取我心靈上的寧靜，我只有安心的忍耐這片時內心中失去的寧靜，而更細心的注意著下次機會的到來。天主對我是這樣好，我不必懼怕祂——祂總是將我所渴望的給了我，更恰當一點來說，祂總是使我對祂將要給我的東西，先發生一種渴望。我之受到信德方面的考驗，即是如此的。恰在那種試探發生以前，我即會對自己說：我似乎未受到過很多外面的艱苦的考驗，也許天主是要我走上另外一條的路子，以度我的虔信生活——我想，祂是無意要那樣做的——我

也看不出我有要受到什麼考驗的跡象，但我終不能一直過著這樣毫無困擾的平靜生活呀！按天主的意旨，祂要我做些什麼呢？啊，答案不久就揭曉了。我看出這位我的心愛之主真有辦法，祂並不改變我的路子，祂給了我一種試探——一味苦藥，它的苦味，與我快樂的甜美之感混合在一起。

（註1）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二節。

（註2）羅馬書十二章十五節。

（註3）格林多後書九章七節。

（註4）瑪竇福音二十五章四〇節。



德蘭將一枝百合花放在一本有關中國的書旁，  
攝於一八九六年七月



一八九七年六月七日手持耶穌聖嬰及聖容像

## 第卅九章

## 德蘭與傳教地區的昆仲

當吾主要使我受到種種考驗時，祂皆在事先警告注意及之，並在心理上作一準備，不僅在對我考驗時是如此。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我多年來都渴望著能有一位兄長做神父——那似乎是永遠不能實現的一種渴望。我想，我的兩個小哥哥若不是早早的就被帶到天國，我或者可以看到他們走上祭壇！而事實上，天主已決定要他們去做小天使，我的夢想永遠也不能實現了。而現在，天主賜給了我那麼多我所渴望的恩寵，祂仍覺意有未足，祂使我和祂的兩個傳教士有了精神上的聯繫，做我的神昆。親愛的姆姆，我願向你詳述天主如何滿足了我的渴望，且更遠超過了我所預期的。我願有一位神父每天在祭壇上爲我禱求——啊，天主滿足了我這種心願，且還不只是一位神父呢！

兩位神父中之一位，可說是一八九五年我們神聖的會祖大德蘭賜給我的主保瞻禮日的禮物。我正在幫著洗濯，工作得正起勁的時候，依搦斯姆姆將我叫到一旁，將她才收到的一封信唸給我聽，那是一位年輕的修士寄來的，（他聲稱）由於聖女大德蘭的啓發，他願有一位修女爲他的靈魂得救而虔心禱祝，並且，藉了她的祈禱與犧牲的助力，他日後出而傳教時，也能成爲拯救很多靈魂的工具。在他這方面，他答應當他能夠舉行彌撒聖祭之時，他將永不忘爲這位修女禱祝。

依搦斯姆姆就對我說，她要我做這位傳教士的姊妹。姆姆，這事使我感到多大的快樂啊，我簡直無法描寫了。這真是我的夢想之實現，這原是我所未會料想到的！我感到童稚般的歡欣：我得使自己恢復童年時的心情，追憶這一類快樂的往事，那種強烈的快樂情緒，真使我的靈魂涵容不下了。我已經很多年未嘗到這種快樂了：我覺得我的靈魂又增加了新的弦索，更好似一種遺忘了的曲調，又在我內心深處發出了清音逸響。

同時，我更了解我擔當的神聖的責任，並立即開始了我的通功祈禱，且加倍的熱心。我自承，起初的時候，我並未受到多大鼓勵，要我繼續這樣祈禱下去。我的那位神父兄弟曾給依搦斯姆姆寫來一封很客氣的信，說明他對我們的感激。但除了十一月裏，我收到一張他寄來的明信片，說明他已入伍，此外便毫無音訊，直到第二年七月間，我

們才又得到他一函。

親愛的姆姆，在天主的照拂下，這神聖的任務，最後的步驟，還得由你來完成。祈禱與犧牲，自是一個人所能給予傳教士的最好的幫助：當吾主爲了光榮祂本身而使兩個人有聯繫時，祂有時允許他們交換意見，且在彼此的心中點燃起愛主的火焰；而這只能在修院中的長上的指導下才可行。（不然的話，這樣的通信，實在可說是利少害多，即使就這教士而言並不如此，而就一個隱居潛修每易想到自己的聖衣會修女來講卻是如此；而如她常常與會外的人通信的話，即使與受信人相距頗遙，也每每使她不能與天主一心契合，而有分心之虞。她也許自以爲是從事一種值得一述的歷史性的神聖工作，而實際上，卻是誤把一種無益的分心之事，當成救人靈魂的熱情了。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我們這裏也並不例外。我怕我只是任憑己意去揮筆：倘希望在通信上能收到神益，那定得是在長上的指示下寫的，寫時定該以之爲不得不做的苦差事，而不想自搗管中得到樂趣。我對初學者們的談話亦然；我定以自我抑制爲要義，我絕不爲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向她們問東問西；並且，如果她們正在談著有趣味的話題而突然轉到一些厭人的話題上時，我絕不引她們再回到原來的題目上。凡是能引起自己興趣，自謀愉悅的事，都是不值得稱道的。）

噢，姆姆，我簡直是無可救藥了——我又離題過遠了！我自己又犯了平時的老毛病，說了這些枝枝節節的話，請你原諒我，讓我說一下要講的話吧；我總得以這樣一種方式來報告我的一些事。姆姆，我知道，向你說話是和向天主講話一樣，祂耐心的聽著我訴說喜樂悲歡，絕不厭煩，就好像祂全然不曉得這些細事似的。姆姆，你對我也是這樣的；你有很多的機會了解我對事情的看法，且對我生命中的大事極為清楚；我沒有什麼新奇的事件可向你報告了。我向你絮絮叨叨的說了這麼多的事情，其實，你對它們的了解，原不亞於我自己，而我竟連篇累牘的向你說個不停，這真使我不禁啞然失笑。但是，親愛的姆姆，這是遵你之命而寫的。目前你如果對我寫的這些不感興趣，將來也許可以讀它以娛晚年，然後將它投在火裏，我也不算是白寫了它了。我，像小孩子似的寫著，興趣所在，揮筆亂塗；你莫以為我自己會覺得這些可憐的材料還有什麼用處，我是遵命而行，此外更無其他目的；即使你看都不看，當著我的面將它焚燬，我也毫不在意。

啊，我又該回過頭來接著講我的那些事了，說說那兩個目前在我生命中佔如此重要位置的兄長吧。我記得那是去年五月底，在我們到膳堂去以前，你派人來叫我。姆姆，我可以對你坦白的說，當我走進你的室中時，我的心跳得很快；你叫我有什麼事呢？這



還是你第一次這樣召喚我。你要我坐下來，問我可否負責促成一位傳教士的精神願望，他就要接受神父的品位了，且在祝聖後不久即將派到國外去，你將一位年輕的神父的信念給我聽，使我了解他的目的。

我起初很高興，但遂即我又惶悚起來了。我會爲了一位將要成爲宗徒的人，獻上我那可憐的神功了；那在我已是覺著不可以的了，豈能又爲第二位再同樣的效勞，況且，還有很多比我好的修女；她們當中的一位難道不可以爲那位神父做他所希求的神功嗎？但是，你卻不願意我推辭，告訴我說，一個人原可以有兩位神父兄長的。我說，也許我對你的服從可以使我的善功有雙重的功勞，你說是的，會是這樣的，並又加上好多種其他的理由，暗示我對多認識一位神昆的事，不必多所疑慮（註1）。我的心中已與你同意了；實在的，因爲（宛如我們所接受的訓示）一個聖衣會的修女的雄心，應該包括全世界，當然可以依賴天主的恩寵，同時爲兩個以上的傳教士祈禱了。我豈能不爲四方的所有傳教士祈禱呢？我也要爲一些普通的堂區中的神父們祈禱，他們的工作，有時像到遠方向信異教的人們傳道一般艱巨。不，我要像我們的會祖大德蘭似的，要做教會的好女兒，並爲教宗的意願祈禱，那是概括了全世界的傳教事業的；這便是我大體上的目的；但是如果我自己的兩個哥哥未早日登天做了天使，而做了神父我也會爲他們禱求，

特別將我自己與他們宗徒的工作合而為一。

與天主賞我做兄長的神父們的精神上的合作，全部經過就是如此。我所做的一切善功皆同樣的屬於他們，屬於他們每一個；天主是太好了，祂絕不會把一份恩寵分割開來賜與，兩人都能得到全份。天主是如此的富足，我所要求的祂可以隨意給予多少。我不要費時間來一項項的列舉我所要求的了。我已有了兩位兄長，且有會中所有的初學者做我的幼妹；如果我仔仔細細的為他們需求的事祈禱，一天的時間會覺得不夠，並且，我還會爲了疏忽一件更重要的事而抱遺憾。祈禱的一些複雜的方式是很好的，但那不適合於我這樣單純的靈魂。因此，一天早晨，當我感恩之際，爲了使我的依恃之情得到滿足，祂教給了我一個極爲簡單的秘訣。祂使我了解了聖詠中一個字句的義蘊：「請吸引我追隨著你至於處處，看啊，我們受了那薰香芬芳的吸引，急急的追蹤於祢之後。（註2）」親愛的耶穌，祢甚至於不必等我們說：「不要只吸引我，也吸引那些我所愛者前來吧！」，這種說法「吸引我」已含有那種意思在內了。主啊！我深知祢的一切皆帶著芬芳，當我受到那香氣的吸引，我並非只以第一人稱單數追隨在祢的身後——一切我所愛者都跟著我向前奔跑。這些並非出於勉強或被迫；那是祢對我的吸引力的自然影響所致。那涼涼的河流就是這樣的奔向大海，途中所遇到的一切皆偕之俱去。耶穌，祢的

愛就是海洋，茫無涯畔：如果我縱身投入它的萬頃滄波，我也將我的所有全攜與之俱。主，祢知道，這一切屬於我的是什麼，——就是那些祢認為適合與我聯繫合作的靈魂，更無其他。

（註1）此句在聖女手稿上不太清楚。

（註2）雅歌一章三至四節。

## 第四十章

## 德蘭的祈禱傳教事業

那些靈魂就是祢交付給我的財富，當想到了它們時，我也就大著膽子將祢向在天之父說的話，當成我自己的了，那些話是祢在世界上做一個過客，一個有壽夭的人的最後一夕所說。親愛的耶穌，我不知道我這流放歲月何日才能告終，還不知有多少傍晚，我仍度流放於大地之上的生活，每晚祈禱，我將歌誦祢的仁慈。但對我而言，我逗留人間的最後一夕也終將到來；我主，那時我仍願向祢獻上同樣的禱詞：「在地上，我曾藉了完成祢交付給我的工作，以顯揚祢的光榮。我已經使祢託付給我的那些靈魂認識了祢；他們是屬於祢的，而祢現在更將他們交给了我照管，現在他們已漸漸知道，祢所賜予我的一切，皆創始於祢；祢賜給我的訊息，我已經透露給他們了，他們聽了乃獲知我原是

祢遺派來的。我爲那些祢託付於我的人們祈禱，他們是屬於祢的。我即將離開這個世界了，當我去覲見祢的時候，他們仍留此塵世。聖父，對於祢託付給我的那些人，求祢因祢之名而護佑他們。現在，我正向了祢而去，當我仍彌留人間之頃，我要將這一點向他們告訴明白，那末，那自祢而來的快樂，在他們的心中，將達到極其完滿的地步。我不請求祢使他們也離此人世，但祢應使他們清楚了解罪惡是什麼，他們原不屬於此世，和我一樣的不屬於此世。我不只爲他們祈禱，我更爲了那些聽了他們的言語而信仰祢者祈禱，父啊，我所願望的就是：我在那裏，祢託付給我的人也同在那裏，使這世界可以知道，祢對他們的垂愛，宛如對我的垂愛。」（註1）

親愛的主啊，在我投到祢的懷抱裏以求蔭庇之前，這些話就是我要向祢反覆述說的。我是太冒昧了吧？不，很久以來祢就曾答應我，可以對祢毫無拘束。祢曾經向我說出了那位老父對那個浪子說的話：「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註2）親愛的耶穌，因祢這樣說過了，祢的這些話也就爲我所有了，故此我可以自由的運用它們，希望藉此能將天父賜我的降福，也給予祢託付給我的那些靈魂。自然，我請求祢使那些祢託付給我的那些靈魂「在我所在之處」，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他們不能得到較我更大的光榮，一切原是祢賞賜的，只要祢認爲合適，祢賞賜給他們什麼不成呢？我之所以這樣

說，是表示：我們只要求有一天可以聚在一起，同享天國的榮福。

我的主啊，祢知道我所要求的唯一的事就是愛祢；除此而外，我更未存奢望希求其他的光榮。在我的童年，祢的愛已入主了我的心靈，隨著我的長大，這份神聖的愛也繼續增高，而到了現在，那已好像是一個深淵，其深度難以丈量。愛能引發出愛；耶穌，我對祢的愛，繼續向祢湧發，好像要充滿了祢的愛所形成的深淵——但那毫無用處，我的愛比消失於海洋之中的一滴露水還不如。爲了能夠愛祢如祢之愛我嗎？唯一的辦法就是接近祢，以借得祢的愛來愛祢，這樣我才覺得心安，稍少一點都不能使我感到滿足。親愛的耶穌，我對這事並沒有什麼把握，但我到現在還未曾看到，除了我之外，祢是否在另一個凡人那裏虛擲了更多的愛！這就是何以我要來請求祢，懇請祢使那些祢託付給我的靈魂們，也能接受到和祢給予我的一般多的愛意。將來有一日，在天堂之上，我也許會發現出來祢之愛他們，勝過祢之愛我。爲了知道這些人贏得比我更多的愛，我將歡欣不已，但是，在今世此間，我想，祢賜予無功無德的我的愛最多，不可能有人再得到祢更多的愛了。

親愛的姆姆，我該回轉筆鋒向你說一些話了，上面那些文字是如何寫出來的，連我自己都覺得莫名其妙；我從未刻意要寫，但竟然寫了那麼多，所以最好趕快收筆吧。只

是在我重述我的神昆們的事蹟以前，我要說明兩件事。當我談到將主給我的訊息透露給他時，我並未想到他們，只想到那些初學生。我無意狂妄的來對那些傳教士作什麼指示，我幸而尚未如此驕傲，實在，如果我曾給過我的姊妹們一些意見，那完全得歸功於你，姆姆，你以天主的代表的身份，曾賜我這種寵佑。另一方面，我說到我並不願他們離此人世，以及我將爲了那些因他們的言語而信主的人祈禱時，我指的卻只是你那些精神上的兒子們，我那些精神上的兄長們，我更爲了那些遠方傳教區內，因他們的傳道而靈魂得救的人們祈禱。

現在，姆姆，關於那一段聖詠中的話：「吸引我，急急的追蹤在你的身後」，我想我寫的有點難以使人瞭解。吾主說：「不被那遣送我前來的父所吸引者，無人能接近我。」（註3）那末，藉了祂那些輝煌的譬喻，以及那些不同尋常的談話，祂指示給我們：只要去敲，就可以打開，去尋找，就可以得到，大張著手臂謙下的呼求，就可以得到我們所要求的（註4）。並且，祂對我們說，如果我們以祂之名向天主教呼求，一定會被允准，這一切說明了爲什麼聖神在吾主降生以前很久就高瞻遠矚，示我們以那禱語的形式：「吸引我們，急急的追蹤在祢的身後。」

當我們請求被吸引，我們的意思當然是：我們要與那激動我們心靈者儘可能的密切

連接在一起。假定火和鐵是有知覺的；假定一塊鐵對火說：「吸引我來接近你吧！」那意思不就是它要與火合而為一，被那燃燒的力量所穿透，被它所籠罩，直到二者似乎混而一嗎？姆姆，我的禱語，彷彿似之；我要吾主吸引我至祂的愛之熔爐，使我與祂結合得更親密，終於，祂在我的心中生活行動了。當那火焰熊熊的燃著之際，我將呼求祂引我更貼近，更貼近；而它對我的近人也發生同樣的妙用，雖然我只是一粒可憐的鐵屑，它在熔爐之外將毫無生氣。而我近邊的那些人則將同爐中的我一般，生氣蓬勃——像雅歌中的女子一樣，她們受了高貴愛人足跡所經之地留下的芳香所吸引，而向前奔馳。那被聖愛所啓發的靈魂，自不能無所事事；雖然她們可以像那個聖女瑪利亞一般，坐在耶穌的足邊，諦聽祂那充滿了火焰及神慰的言語；她似乎無所貢獻，但貢獻得如此之多！聖女瑪爾大爲了招待耶穌而來回忙碌，且願她的妹妹也那樣做，而實際上瑪利亞所做的，比瑪爾大的功勞爲大。（吾主並未對瑪爾大的操勞而有所不滿，祂的母親，雖貴爲天主之母，但終生仍從事於家事的操作；她不是爲了聖家預備膳食嗎？瑪爾大是一位虔誠的主持家務的女子，但她未能默默的操作，這是美中不足之處。）所有的聖人都看出瑪利亞行事的重要，尤其是那些盡力將福音之光，照耀普世的人們，天主的那些良友，如聖保祿、聖奧斯定、聖十字若望、聖多瑪斯、聖方濟各，聖道明等人，皆在祈禱中深



求他們智慧的奧秘；那一種神聖的睿智，使最偉大的心靈也對之讚美不置。

致力於科學研究的人說：「給我一個槓桿同支點，我可以舉起全世界。」當初阿基米德並未向天主如此說，所以他的請求未被允准，並且，無論就那方面來講，他也只是想到了物質世界，而未想到其他。但是聖人則確實獲得了向天主請求的權益了；天主教給他們用的支點就是天主自己，祇是祂自己，而那槓桿就是祈禱，只是那祈禱必須是心靈燃燒著愛焰的祈禱；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聖人們改變世界的方法，也就是他們將一直用下去的方法，以迄天地終窮之時。

而現在，親愛的姆姆，我得向你報告，吸引我心靈開始愛之尋求的芬芳，殆何所指。吾主已升向天庭，我只能隨著祂留下的足跡來跟隨祂。那足跡是充滿光輝與芳香的！向福音投下一瞥，耶穌的生活就變成充盈我呼吸的空氣中之芳香；我立即知道朝了什麼路徑奔馳。我並不想搶到最前面，能做最後的一個我就覺得不錯了；我並不要置身於前列，宛如法利塞人一般。我要在那稅吏般的謙遜自下的祈禱中鼓起我的勇氣。而瑪達肋納，她才是我一心要模倣的好榜樣，她之所以那樣心性執拗，定要來到耶穌之前，完全是受了愛的驅使，而單憑了她的那股執拗，得到了耶穌的垂愛，這多麼使我動心啊！我有把握那樣說，即使我的靈魂爲了即將陷於罪過中而不勝沉重之感，我仍將心中

充滿了悲悔之情愛，投入主的懷抱；我知道祂對任何一個回到祂懷抱的浪子都極其慈愛，不，並非爲了主賜給我們所不配領受的仁愛，以保持我們純淨無瑕，我才插了信與愛的雙翼向祂飛去……。

(註1) 若望福音十七章四至二四節，稍有省略或增添。

(註2) 路加福音十五章三一節。

(註3) 若望福音六章四四節。

(註4) 瑪竇福音七章七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聖女小德蘭回憶錄 / 里修小德蘭 (Thérèse of Lisieux)

著：張秀亞 譯

— 十四版 -- 臺北市：光啓文化，1996〔民85〕

面；公分

譯自：Autobiography of St. Thérèse of Lisieux

ISBN 978-957-546-277-2 (平裝)

1. 德蘭 (Thérèse, de Lisieux, Saint, 1873-1897) - 傳記

249.942

85008637

## 聖女小德蘭回憶錄

1962年11月初版

2009年4月十四版二刷

©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者：里修小德蘭 (Thérèse of Lisieux)  
譯者：張秀亞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洪山川  
出版者：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台北市(10688)敦化南路一段 233 巷 20 號 A 棟  
電話：(02)2740 2022  
傳真：(02)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光啓文化事業)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 94 號  
發行者：鮑立德  
E-mail：kcg@kcg.org.tw  
網址：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師大路 170 號 3 樓之 3  
電話：(02)2367 3627  
定價：320 元

光啓書號 207031

ISBN 978-957-546-277-2

本書係聖女小德蘭的靈修自傳，作者透過其謙和自然的性情，陳述其對宇宙、生命的詠嘆，及其對造物真宰的依恃與企望。文筆婉轉優美而蘊意無窮，是法國文學史上的名著，在世界文壇上亦有一席之地。

本書由文筆輕靈秀逸的張秀亞教授譯來，神韻肖似，值得細讀。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ISBN 978-957-546-277-2 \$320



9 789575 462772 0 0320

光啟書號 207031

定價 320元